

薛丁山征西

作者：如莲居士

第 1 回 道宗设计害仁贵 假传圣旨诏回京

前言说到薛仁贵大小团圆，今不细述。且说程咬金进京复旨，君臣相会，朝见已毕，退出朝门，回到府中。裴氏夫人接着说：“老相公辛苦了。”程咬金道：“如今这个生意做着了，果然好钦差，落了有三万余金，再有个把做做便好。”老夫人道：“有利不可再往，如今你年纪高大了，将就些罢。”吩咐备酒接风。程铁牛过来，拜见父亲，孙儿程千忠也来拜见祖父，他年纪只得十三岁。今日夫妻二人吃酒，自不必说。次日自有各公爷来相望，就是秦怀玉、罗通、段林等。徐茂公往河南赈济去了，尉迟恭在真定府铸铜佛，皆不在京。只有魏丞相在朝，他是文官，因程咬金是兄辈，也来相见，坐满一殿。程咬金一一答礼，程铁牛出来相见，把平辽王事告知。众公爷辞别起身，各归府中。

又有周青等八个总兵，一同到来问安，问起薛大哥消息。

程咬金道：“他有两个老婆，又有女儿，兴头不过，不必挂念。”周青对姜兴霸、李庆红、薛贤徒、王心鹤、王心溪、周文、周武说：“如今在长安伴驾，不大十分高兴，薛大哥在山西镇守，要老柱国到驾前奏知，保我等往山西一同把守，岂不是弟兄时常相会，操演武艺，好不快活，胜似在京拘束。”程咬金道：“都在老夫身上。”周青等叩谢而出。

次日五更上朝，天子驾坐金銮，文武朝见已毕，传旨有事启奏，无事退班。程咬金上殿俯伏。天子一见，龙颜大悦：“程王兄有何奏闻？”程咬金奏道：“老臣并无别奏，单奏周青等总兵，愿与薛仁贵同守山西全省，要封赠樊氏夫人、王茂生等。”传旨依程咬金所奏，卷帘退班，龙袖一转，驾退回宫。

文武散班，程咬金退出朝门。周青等闻知，不胜之喜，到衙门收拾领凭。八个总兵官辞行起程，离了长安，竟到绛州，至王府与薛大哥相会，王茂公实授辕门都总管，柳氏原是护国夫人，樊氏封定国夫人。王府备酒，弟兄畅饮，自有一番言语，不必细表。次日薛仁贵传令八位总兵官各处镇守，自有副总参将都司等官，都是总兵掌管。薛仁贵在山西镇守，盗贼平息，境内太平，年岁丰稔，安乐做官，不必细述。

再说长安城中，有皇叔李道宗成亲王在朝，晓得薛仁贵在山西镇守，朝廷时常赐袍带盔甲名马等项，自不必说。这日回到金銮殿中，想起那薛仁贵朝廷如此隆重，执掌兵权，镇守山西，手下有八个总兵，我只生一女，名唤鸾凤，今年已十七岁了，是元妃所生，才貌双全，意欲招他为婿，使他退了前妻。

难道不从皇叔之岳丈？他做了郡马，但是张美人与他有仇，因他将张士贵

子婿五人斩首，每每对我哭哭啼啼，要报冤仇。想起薛仁贵，他也过失算计，不如且回宫中，将此事劝说。算计已定，退回宫中，张美人接驾，来到安乐宫。张妃朝见，宫娥备筵席，李道宗朝南坐着，下首张美人相伴，彩女敬酒。酒至数巡之后，到二更了，退回宫内，与张妃安歇。成亲王与朝廷只差一等，也有内监宫娥彩女，东西两宫，殿前有指挥，真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尊。

次日王爷起身梳洗，吃了早膳，张妃流泪，说父兄惨死，要千岁与贱妾复仇，杀了薛仁贵，方泄胸中之恨。成亲王道：“孤家岂不知之，那仁贵朝廷十分隆重，朝廷大小俱是他心腹，左丞相魏征，鲁国公程咬金在朝，圣上最是听信。他无短处，难以动他；倘有反叛之心，孤家方好在圣上面前上本，如今如何动手？今孤家倒有心事，我家郡主鸾凤未招佳婿，意欲招仁贵为婿，使他休了前妻，若允便罢！若然不允，说他欺骗亲王，强逼郡主，私进长安，此节事就好摆布他了。”张妃听得，心中一想，只得答应。待我与张仁商议，他足智多谋，又是我赠嫁，他屡屡要报老爷之仇，忿忿不平。于是勉强对王爷道：“千岁之言不差，也要从长计较。”王爷说：“美人之言不差。”传令带了兵丁，出长安打猎去了。

张妃宣张仁。那张仁黑赧赧一张糙脸，短项束腮，大眼鹰鼻，颌下六撮胡须，其人刁恶多端，奸巧不过。随了张妃，来到王府，成亲王看他能事，凡事与他商议，言听计从。听得娘娘传宣，他头戴圆顶大帽，身穿紫绢摆开直身袍，粉底乌靴，来到宫中，口称：“娘娘，奴才叩见。不知呼唤奴才，有何事干？”张妃道：“张仁，你知老爷公子姑爷都被薛贼陷害，夺了功劳，昏君听信，不念有功之臣，竟将我家满门屈杀，倒封薛贼做了王位，十分隆重。我想起来，此仇怎报？今日千岁要把郡主招他为婿，如今想起来，此事怎样？故此特唤你到来，与我定下一计，须要摆布他。”张仁低头一想，说：“有了。郡主又不是娘娘所生，须要如此如此。”张妃听了大喜。命张仁出去，候大王回来听宣伺候。

再说王爷回归府中，张妃接着王爷，又说此事。张妃说：“千岁须要与张仁商议，他极有高见。”王爷听了，忙唤张仁。

张仁听唤，来到宫中，叩头已毕，立起身来说：“大王呼唤奴才，有何吩咐？”王爷道：“孤家有一事与你商议，但不知你主见如何？”张仁道：“千岁有什么事，说与奴才知道。”王爷道：“孤家想那郡主招薛仁贵为婿，事在万难。”张仁道：“这不难，千岁要招仁贵，他已有二位夫人，定然不顺，莫若传一道旨意，骗他到长安，待奴才邀到王府，若不顺从，王爷将酒灌醉，五更上本，说他私进长安，闯入王府，有谋反之心，是以擒拿，候万岁发落。凭他认了什么罪，难道万岁叔父倒弄不倒仁贵不成？此计如何？”王爷听了大喜

道：“张仁此计倒也决绝，若不成，王府宫中之事，外边必不晓得，倘不然就报了张美人的杀父之仇。”摆宴饮酒，张妃在旁，极口称扬，当晚就在张妃宫中歇息。来朝与张仁做成主意，差官往山西。

再说薛仁贵在山西，太平无事，与二位夫人朝朝寒食，夜夜元宵，已经一载，四方安静。这一日正坐银銮，忽探子报进，说：“圣旨下。”吩咐打开中门，忙摆香案，接进天使，当殿开读：“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，朕念卿救驾之功，思念至深。朕忽有小恙，召卿来京，君臣一面，作速来京！钦哉。”仁贵谢恩道：“我皇万岁万万岁。”香案供着，一面相待天使，说圣上欠安。天使道：“前日龙驾危险，如今天子幸好了。故此召平辽王进京，朝廷还有圣谕。”仁贵听了，吩咐总管王茂生，令各守汛池，武官不必相送，本镇连夜进京，二位夫人不必想念。君命召不俟驾而行，即同天使上了赛风驹，离了绛州，竟望长安而来。不知吉凶祸福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 2 回 郡主撞死翠云宫 咬金保救薛仁贵

却再讲说天使，原是张仁扮的，假传圣旨，所以旨上说圣上有恙，故不敢耽搁。此乃仁贵一点忠心，不多数日，来到长安，进光大门，相近成亲王府前，有一班指挥相迎，邀进了府中。仁贵不知是计，竟到银銮殿，同这假天使朝见王爷，口称千岁。王爷见了大悦，吩咐内监办酒，邀入宫中，说：“平辽王在山西辛苦，朝廷想念，孤家无日不思，今日来京，特备水酒，与平辽王接风。”仁贵道：“承老千岁美意，但是臣未见天子，不敢从命，待见过万岁，然后领情。”王爷苦苦相留，仁贵只是不允。天使道：“大王相留，平辽王暂饮几杯，不必推卸，少不得下官与你同去复旨，今日天色已晚，明日五更朝驾，大王也要进朝，暂且相留，却是老大王美意。”仁贵听了他劝，信其意实，上前谢了大王，然后安席。大王主位，天使同仁贵坐了侧席，仁贵告坐坐下，席中笙箫盈耳，灯烛辉煌，珍馐百味。太监上前敬酒，天使又在旁相劝，杯杯满，盏盏干。仁贵吃的是药烧，不好落肚的，大王与假天使吃的是平常酒。酒壶有记认的。直饮到三更时，仁贵吃得大醉，不省人事，睡在地下。王爷传旨：一面撤去筵席，闲人赶出外面，然后将仁贵绑出，明日见驾，说仁贵私进长安，闯入王府，行刺亲王，此节事就可处死他了。张妃道：“这节事不稳，倘然朝廷问起说怎么私进长安，他说奉旨钦召来京，天使是假，圣旨又是假的，说闯入王府，行刺亲王，这节事益发无影无踪，况且朝中鲁国公程咬金，圣上最是亲密的。奏怀玉、罗通、尉迟宝林、尉迟宝庆，又与他是心腹，倘反坐起来，就当不起了。”王爷听了这话，目定口呆，说：“坏了坏了！如今怎么办？”张妃道：“如今木已成舟，悔已迟了，想出一个妙计才好。张仁你且去想来。”张仁原要王爷上当，说：“果然娘娘虑得到，朝廷追究根由，奴

才这狗命虽万剐千刀情愿的，但是大王金枝玉叶，遇其一难，甚为可惜。”李道宗听了，发抖说：“依你便怎样？”张仁道：“如今势不由己，只得如此如此。”大王无可奈何，将仁贵抬进翠云宫，放在郡主娘娘床上。

郡主一看大怒，说：“父王听信妖精，将丑事做在我身上。”大哭一场，将头撞死房中，血流满地，忙报知千岁，张妃好不欢喜。李道宗凄然泪下说：“害了女儿，可恨薛礼这厮，与他不共戴天。”忙乱了半夜，传殿前指挥，将仁贵发到刘廷尉司勘问。

那廷尉司奉承王府，将仁贵百般拷打，昏迷不醒，乃用大刑，将锡罐蟠在身上，用滚水浇进，其身犹如火烧，他只是不醒。正在那里审问，郡王们多晓得了，秦怀玉听报大惊，说道：“反了！反了！从来没有这般刑法，若见了朝廷，自有国法，怎么私下用刑。”吩咐殿前侍卫速到廷尉司，将薛爷放了，不必用刑。侍卫奉了驸马爷之命，来到廷尉司讲了。他惧怕驸马，只得放了，所以没有口供。太宗圣驾坐朝，见文武百官已过，班中闪出一位亲王皇叔，头戴闹龙冠，身穿黄袍，足下乌靴，执笏当胸，上前哭奏道：“陛下龙驾在上，老臣有事冒奏天颜，罪该万死。”天子道：“皇叔有何事启奏？”李道宗道：“老臣只生一女，名唤鸾凤，不想薛仁贵昨日私进长安，闯入王府，老臣将酒待他，他强逼郡主为配，老臣回绝了他，不想竟闯入翠云宫，将小女强逼，小女立志不从，竟拿起台上端砚，将小女当头打死，现今血流满地，尸首尚存。”亲手将本送上。天子听奏，龙颜大怒，将本放在龙案上，暴跳如雷，说道：“这逆贼行此不法之事，擅私自离禁地，私进长安，闯入王府，竟将御妹打死，寡人不斩这贼子，埋没了萧何法律。”怒发冲冠，喝叫指挥将逆贼绑出法场梟首，前来缴旨。指挥领旨，竟到廷尉司，将仁贵绑缚牢拴，拥进朝门。仁贵还是昏迷不醒。

那些众臣子一见，哪里知道曲折之事，不知仁贵犯了何事，皇上如此大怒，立刻要把他斩首起来。内中尉迟宝林兄弟等，好似雷打一般，乱箭攒心，把皇上一看，又不敢保奏。程咬金见陛下大发雷霆，也不敢救他。只见仁贵推出午门，望法场而去，只得闪出班来，大喊刀下留人。午门前指挥回头一看，见是鲁国公保救，只得站住了脚。程咬金连忙跪下，说道：“陛下在上，仁贵犯了何事，龙颜如此大怒，要把他处斩？”皇上说：“程王兄不知细故。”就将此事说明，道：“王兄，你道该斩不该斩？”咬金道：“万岁还要细问，不可斩有功之臣。”众公爷又上前俯伏保救。皇上道：“诸位王卿御侄在此，多去问他，为何打死御妹？”秦怀玉等谢恩，离了金阶，来到午门叫声：“大哥，因何而起？”仁贵原是不知人事，满身打坏了，低着头，指挥扯定，一句话也没有。众公爷也没法，只得复旨说：“人已打坏了。”皇上哈哈冷笑说

：“这个十恶不赦之徒，斩首有余，王兄还要问他什么？”咬金看见皇上赦是一定不肯的，且保他下落天牢，另用别计相救。又奏道：“他跨海征东有十大功劳，万岁可赦其一死。”万岁道：“虽有功劳，封平辽王已报之矣。今日因奸打死御妹，朕切齿之恨，王兄且退班。”咬金没法，只得说：“陛下念他在三江越虎城滩上救驾，又在长安救了殿下，百日两头双救驾，暂监天牢，百日之后处斩。”皇上听了准奏，说：“以后不可再奏，恼着寡人。若有人后来保奏，一同斩首。”传令放绑，下落天牢。文武谢恩退班，驾退回宫。

成亲王回府，与张妃说知，圣上大怒，立刻处斩，有程老头儿苦苦相救，如今下落天牢，百日之后梟首。张妃听了，流泪道：“倘然百日之后圣上回心，又有一番赦免，怎么办？只是不能报父兄之仇。”王爷说：“美人不必悲伤，他害了我女儿，此恨不消，慢慢在圣上面前设法，就要处斩。”吩咐开丧，收拾女儿尸首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 3 回 薛仁贵下落天牢 小儿痛打李道宗

第 3 回 薛仁贵下落天牢 小儿痛打李道宗

再说仁贵下落天牢，才得苏醒，满身疼痛，对禁子道：“这是哪里？”禁子道：“千岁，你还不知？”就将如是长短，一一说明。仁贵听了，说：“昨晚我在王府饮酒，怎么因奸打死御妹？此事没有因头，分明中了奸王之计，若无程老千岁，险些儿我有杀身之祸。我府中二位夫人，怎得知道？恩哥恩嫂，未得报知。李道宗要害我，不知有何冤仇。罢罢！唯命而已。”不表仁贵在牢中受苦，再说那一班公爷，都到程府商议。

咬金道：“侄儿们回去，差人先到牢中探望，倘圣上回心，就好相救了。”众公爷称是，多回府中，只有秦怀玉同了尉迟宝林，进牢相望。禁子见了驸马，即忙叩头，开了牢门放进二位，外面跟随之人不容进去。秦怀玉、尉迟宝林见里面俱是披枷带锁囚犯，又到一处，原是干净一间房子，狱官出来跪接。问薛爷在哪里？言在里面。即吩咐且回避，不要伺候。二人走进一看仁贵身上刑具，实是伤心。叫声：“哥哥，为何受了这般苦楚？”仁贵抬头一看，见了二位大哭，叫声：“兄弟，愚兄有不白之冤，要与兄弟讲明。”立起身来见礼，拜谢救命之恩。

二人说：“哥哥不必如此，你且讲来。”仁贵把天使钦召进京，王府相留饮酒讲了，以后之事并不晓得。秦怀玉道：“你中了奸王之计。张士贵之女是李道宗之妃，她恨你杀了他父兄，她在奸王面前做成圈套。圣上有甚小恙？哪里有天使相召？他将女儿逼死，陷害你强奸郡主，又将砚将女儿打死。圣上误信，龙颜大怒，竟无宽赦。程叔父保救一百天，倘圣上回心，我等保救出狱。

仁贵道：“二位哥哥不消费心，君要臣死，不得不死，奸王将女儿污吾，圣上岂不大怒。吾若一死，走到阴司，决不饶他。烦致谢程老柱国，我薛礼生不能补报，当死衔结于九泉也。”秦怀玉说：“哥哥何出此言。”再说那张仁，打听得驸马公爷往监相望，便报知千岁。道宗听了大怒，忙差人到监中禁约，一面抱本上殿奏知。天子传旨，差指挥到天牢，说薛仁贵是钦犯，若有人到监，通与本犯一齐治罪。秦、尉二位正在监内与仁贵言语，忽王府人到来，说不许容留官员往来。狱官无奈，只得对驸马说：“有圣旨下。”狱官接旨开读，秦、尉二位无奈，只得出监，从此监门紧闭，牢不通风，就是罗通等到来相望，也不能够了。只得差人暗暗送饭。王爷又晓得了，对张仁说：“如今怎么摆布他？”张仁说：“千岁，他同党甚多，哪里绝得米粮。若要绝他，只有大王亲驾守住牢门，不容人送饭，十天之外绝了他的食，就饿死了。且他斗米一餐，哪里挨得三天。愿王爷明日便去。”道宗听了大喜，张妃又在旁撺掇，果然次日道宗带了家将，竟到监门守住，十分严密，禁子哪里用得情来。如此守了一天，次日又到监门把守查问，差人守住牢中，禁子不许进内送饭。

秦怀玉闻知，十分着急，无计相救。怀玉正在着急，报说罗千岁等到来相望。怀玉接进殿前，罗通、尉迟宝林、迟尉宝庆、段林、程铁牛等，坐满一殿。罗通开言说：“薛大哥此事，如今怎么相救？”宝林道：“如今绝食，要饿死的，我们无计可施，特来与大哥商议。”程铁牛道：“我家老头儿无主意。”怀玉说：“圣上十分不悦，皇叔做了对头，如今绝了食，要饿死了。待进了食，然后另寻别计就好做了，如今奸王守住监门，哪里容得进去，这便如何是好？”大家在殿上议论纷纷不决。只见殿后走出一个小厮，年八九年，满身煊华，面如满月，鼻若悬胆，还是光着头儿。来到殿前，对着众人说：“伯父叔叔，要救薛伯父，待孙儿救他，使他不能绝食。”怀玉听了，大喝道：“小畜生还不进去，满殿伯叔俱不能有机，你这小童出来胡说。”他却不走，对着怀玉说：“爸爸不依，看你众人怎么救法。”笑了一声，走进去了。那罗通道：“此子何人？”怀玉道：“不瞒诸位兄弟说，小弟有两个孩儿，一个名唤秦汉，年才三岁，在后花园玩耍被大风刮去，至今并无下落，公主十分苦楚。方才是二小儿，名唤秦梦，年方八岁，公主爱惜如珍。小弟只有此子，方才出来无礼，兄弟们莫怪。”众人道：“原来是侄儿，年少如此高见，后来必成大器。”怀玉道：“不敢。”再说秦梦出了后门，吩咐家将，请各府小将军，罗章、尉迟青山、程千忠、段仁等，都是八九岁，逐日嬉游惯的有十多个，闻得秦梦相请，都到秦府后门，见了秦梦说：“小哥，今日呼唤吾等到来，向哪里去玩耍？”秦梦道：“兄弟们，吾有一事，要与你们同去。”将薛伯父如此长短，要去打那皇叔。

小英雄听了，高兴说：“快去。”吩咐家将不必随从，兴兴头头来到监门。道宗见了这班小厮，说：“此是什么所在？擅敢来探。”吩咐手下人打开。这般小英雄听见来捉，倒也乖巧，忙动手，见一个，打一个，打得那些王府家将头青脸肿，没命的跑了。可怜李道宗，被秦梦当胸一把扭住，面上巴掌乱打，胡须扯去一半，小拳头将皇叔满身打坏，跌倒在地，只叫饶命。

秦梦道：“今日才认得秦小爷，恐防打死了，弄出事来，饶了你这老狗头罢！”这道宗好像落汤鸡。又见罗章等将车轮轿伞都打得粉碎，说：“兄弟们去罢。”打得这个模样回去，各自回府。

再说那李道宗，爬起身来，满身疼痛，胡须不见大半，黄冠蟒袍粉碎，乌靴劈断，忙唤家将，只见那些家丁一个个犹如斗败了的公鸡，强伸头颈，喝道好疼痛。道宗说：“狗才，为何都躲过了，看孤家被人打得这个模样，回去处死你们。”家将道：“大王不看见么？小人们被他们打坏了，性命都不保，这等人年纪虽小，力大无穷，小人才动得手，被他一拳一脚，哪里当得起。”道宗道：“如今不必讲了，为首的是秦怀玉之子，我明日上本奏他。如今轿伞都打碎了，就扶我回府去罢！”家将忙扶了王爷回府，与张仁商议，连夜修成本章，待五更上朝，奏明圣上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 4 回 薛仁贵天牢受苦 王茂生义重如山

第 4 回 薛仁贵天牢受苦 王茂生义重如山

再说秦梦向至后门，心生一计，将鼻子一拍，又拾三角尖石头，将头划开，满面流血，大哭进房，见了公主，倒在地下。

公主看见，忙问：“孩儿，被何人打得这般？说与母知。”秦梦道：“孩儿被李道宗打坏。”公主听了，柳眉倒竖，信以为真，便吩咐摆驾。内侍宫娥依旨，公主上了三金盃，带着宫娥宫监，出了后门，进了后宰门，来到保身殿，见了长孙娘娘，朝拜已毕。皇后传旨平身，公主谢了恩，立起身来。金墩坐下。

长孙娘娘说：“公主女儿，又不宣召来到，必有缘故。”公主禀说：“那皇叔十分无礼。外孙年少，偶然走到牢门，只见皇叔在那儿把守，竟唤家将把外孙打坏，特去奏明父王。女儿况且只生一子，念他祖父父亲，要与孩儿出气。倘若死了，要李道宗偿命的。”唤秦梦过来，拜见娘娘。秦梦见了皇后大哭。

娘娘见外孙儿被打得头破血流，十分爱惜说：“孙儿不必如此悲伤，外祖母都晓得了。”正在那里讲，忽报天子驾到，长孙娘娘与公主俯伏接驾。

天子问道：“御妻，为何皇儿也在这里？”公主奏道：“父王，孙儿被人

打伤，特来奏知。”万岁道：“皇儿，朕的外孙，哪个敢打？”公主说：“孩儿过来，拜皇外祖。”秦梦年小伶俐，见了万岁，啼啼哭哭上前来奏说：“孙儿出外游玩，偶然在监门经过，闻得薛伯父在监，想看一看，只见成亲王守住监门，要绝他的食。这也罢了，他竟将孙儿拿来毒打，要将吾拿去处死。亏孙儿逃得回来，奏明皇外祖。”圣上看了，果然有伤。

公主又奏道：“他祖父秦叔宝，东荡西除，打成唐朝世界，就是驸马，也有一番功劳。望父皇作主。”万岁道：“孙儿你总会生事，所以有这番缘故。”公主又奏道：“父皇看孙几年才八岁，皇叔身居尊上，难道小童打了老的不成？”长孙皇后又在旁帮说：“果然不差，八岁的小孩难道倒打了皇叔。”圣上说：“知道了。”一声传旨退宫，与皇儿解愁，命左右治酒，在宫饮宴。

再说贞观天子，五更三点，景阳钟撞，龙凤鼓敲，珠帘高卷，底下文武朝见已毕，谢恩退班。只见班中闪出一位大臣，当殿跪下，奏道：“臣成亲王李道宗有本奏明。”万岁道：“奏来。”成亲王奏说：“秦怀玉纵了秦梦，将老臣毒打，胡须扯去大半，蟒袍拉碎，遍身打坏，还有行凶外人，总要万岁究出处治。”圣上一看，果然皇叔胡子稀稀朗朗，面上俱是伤痕，碎袍东挂一片，西挂一片。朝廷是昨日公主先已奏明，是晓得的，闻言叫声：“皇叔，你在哪里被秦梦打的？秦梦年方八岁，倒来打你，毕竟在外多事。”李道宗道：“老臣不过在天牢经过，被他就打，万望圣上详察。”朝廷道：“姑念你皇叔，不来罪你，你守住监门，要绝薛仁贵的食，而朝廷自有国法，百日之内，少不得偿御妹之命，本也不必看了，拿去。”竟丢下来，天子龙袖一卷，驾退回宫，文武散班，只有李道宗满面羞惭，被秦梦打了，还被圣上道不是，只得闷闷回去。

再说怀玉这一班同朝，看见李道宗唇上的胡须都不见了，满脸青肿，一双眼睛合了缝奏出许多事来，众人都捏把汗。听得圣上不准，才放下心，一齐来到秦府。差人到监门打听，果然不差，就秘密与禁子商议暗暗送饭，想这仁贵便有命了。差人回复驸马，怀玉等欢喜。秦梦走出外面，来到殿上见了诸位，叫伯父叔父，说：“倘无我，薛伯父真要饿死。”秦怀玉道：“畜生几乎弄出事来，皇叔是打得的么？倘然死了，为父的性命活不成了。”秦梦道：“孩儿打他不是致命处，要打死他有什么难处。”罗通道：“果然侄儿主意不差。”秦梦道：“罗叔父说得极是。我去也。”就往里头去了，秦梦伤的是外伤，头是自己砍伤的，停了一天就好了。

再说银銮殿上这些公卿称扬秦梦，又商议要救仁贵，但无计可施，只得各自回府，慢慢的与程伯父计较。且讲仁贵进京时，有家将跟随，见王府邀进。后在外闻了这个消息，耽搁了数天，有程千岁保救，下落天牢中。便连夜回到

山西，报知王茂生，如此长短，一一说了。王茂生大惊，忙进后堂，报与二位夫人听了，昏倒在地。樊员外忙来相助，扶起柳氏夫人，王茂生说：“二位夫人不必悲伤，如今我要赶到京中，与奸王拚一拚。”换了青衣小帽，带了盘缠，吩咐妻子好生伺候二位夫人，以防奸王又生别计，来拿家小。员外道：“此刻不必费心，朝中大臣自有公论，决无有累家属，王官人放心。”茂生含泪别了二位夫人，竟上长安告御状不表。

再言八位总兵晓得这个消息，也无可奈何，只得暗差人来京打听。王茂生一路风惨雨凄，到了长安，进了这光大门，又走了数里，只听前面有喝道之声，乃是程千岁朝罢回来。千岁乘了八人大轿，一路下来，看见王茂生，乃认得的，命左右唤他到府中来。左右领命，上前唤王茂生先到府中。咬金回府，到后堂唤王茂生进来问道：“你来京做什么？”王茂生见了咬金，叩头说道：“老千岁，我是一个小人，明日朝中告御状，就死也罢！我兄弟是正人君子，不会做这样污行，奸王听信张妃，将女儿陷害，圣上不明，反将有功之臣处斩，此真不明，明日与奸王拚命。”咬金说：“我知道，朝中多少公侯尚不能救他，御状切不可告，倘动了圣怒，你的性命难保，平辽王反要加罪了。且到监中探望兄弟，待吾寻计相救就是了。”茂生听了，谢了千岁。此时正是午饭时候，带了午饭，竟往天牢。

禁子不肯放进茂生，茂生多将银子相送，然后进监，与仁贵相会，抱头大哭，言讲了半日。禁子催促起身，无奈回到程府。

明日又到牢中送饭，天天如此。程咬金心想，过一百日能有几何，倘然到了日期，焉能保救。吾一面修书二封，差人往汉阳府报知徐大哥，真定府报知老黑，待他二人到来，就好相救了。

不表差人望二处投递，却说英国公徐茂功正在那里赈济，见来书要去保救薛仁贵的事。他晓得阴阳算定，薛仁贵有三年牢狱之灾，早了救不得，忙回书付原人带回。差人接了回书，回到长安，来到府中。咬金接着，忙取回书来，拆开一看，书上说明，朝中现有魏大哥同众兄弟相救，要我无用。竟回绝了。

咬金说：“坏了坏了！”怀玉道：“老叔不必着忙，还有尉迟老叔到来，就可有救了。”却又等了数天，尉迟恭不到，好生着急。为何尉迟恭还不过来，如今一百日相迫，故此着急，汉阳府是早路多，水路少，来得快；真定府是水路多，旱路少，来得慢。

尉迟恭何日到来，救得成救不成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 5 回 薛仁贵绑赴法场 尉迟恭鞭断归天

第 5 回 薛仁贵绑赴法场 尉迟恭鞭断归天

再讲尉迟恭奉旨在真定府铸铜佛，还未完工，看了咬金来书，十分大怒。忙将公事交督工官，带了从人，不分星夜就往长安，来到府中。二位公子同了黑、白二位夫人接着，尉迟恭问起情由，宝林、宝庆就将事长事短说明。老千岁一闻此言，大怒说：“哪有此事！圣上昏庸，忘了有功之臣。罢了！我明日进朝，先要扳倒奸王，必要救出仁贵。如不然，有打王鞭在此。”等不到五更三点，就上朝。二位爵主相随，来到朝房。百官还未到，黄门官听报虢国公尉迟老千岁上朝来，吩咐开了午门。老千岁来到朝廷坐定，不多一刻，百官多到了，上前参见。

鲁国公程咬金，驸马秦怀玉，并那殿下罗通，一班小公爷都到了，一齐上前参见。程千岁叫道：“尉迟千岁，来得正好，仁贵受了奸王屈陷，吾保救监牢中一百天，如今限期将满，要你相救。”尉迟恭说：“老千岁，吾特为此事星夜赶回。吾今日上朝，少不得与圣上奏明，无有不赦之理。”那倒运的奸王也在朝房，听得此言，忙出位来到尉迟恭面前叫声：“黑匹夫，薛贼犯了大罪，你在此胡言乱语。”尉迟恭一见李道宗，怒从心头起，恶向胆边生，喝道：“奸王，唐朝哪有你这不争气的，自己亲生女儿，将奸情污她，羞也不羞？还有何颜立在朝房，还不回去。”李道宗听了这番羞辱，心中大怒。说：“黑贼，你擅敢得罪亲王，罪该万死，少不得要凌剔你。”尉迟恭听了，说：“你剔我，我挖你这双眼睛看看。”李道宗看见，就把袍袖一遮，把头一低，尉迟恭两个指头要挖他眼，他袍袖高大，两个牙竟被打落了，满口鲜血，疼痛不过，说：“反了反了，黑厮擅打亲王，打落门牙，与你一齐面君再说。”尉迟恭原是莽夫，见道宗满口流血，倒着了急。程咬金说：“果然打亲王，老臣见的，大王快将牙齿与我做赃证，少不得上朝要见驾，老臣是个见证。”李道宗只道他是好意，就忙将两个门牙交与咬金。咬金拿来，竟往朝门外抛了去，无影无踪。皇叔见了说：“你们这班都是一党，将吾门牙抛到哪里去了？来拿还我，少不得面君。”咬金哈哈大笑道：“大王你进朝门，年纪高大，性急跌落了门牙，与老黑什么相干？”尉迟恭看见程咬金丢了门牙，就胆大了。说：“你自己性急跌落门牙，不要来欺诈。”李道宗听了益发大怒，说：“明打脱我门牙，倒来说反话。”咬金对文武百官道：“那大王方才进朝，自己跌落门牙，你们都看见么？”百官听了，也不说不跌，只把头点点。咬金道：“如何！跌了下来，倒来诈人。”只听净鞭三响，驾坐早朝，文武朝见，山呼已毕，退班就位。只见虢国公当殿见驾。圣上一见，龙颜大悦，说：“朕久不见王兄，想是王兄完工前来缴旨么？”尉迟恭上前奏道：“完工尚未，久不见龙颜，老臣前来，有表上奏朝廷。”下面成亲王李道宗见他保救仁贵，倘圣上准了他怎么处？只得也上金阶奏道：“尉迟恭不奉圣旨，私进长安

，在朝房擅打亲王，将老臣打落两个门牙，望万岁处治！”尉迟恭奏道：“皇叔进朝房时，跌下马来，撞落门牙，现有文武百官、鲁国公程咬金等都见的。”圣上听了，半信半疑。宣鲁国公上殿。咬金走上金阶，跪下俯伏。圣上说：“王兄，此事如何？”咬金奏道：“皇叔进朝性急。年纪高大，在马上跌下来，偶然跌落门牙是真的。”万岁爷听了此言，低头一想说：“皇叔退班。”李道宗又吃了一番大亏，只得退在班中。朝廷细看尉迟恭本章，说：“尉迟王兄，薛仁贵因奸不从，打死御妹，朕甚可恨，曾降旨若有保救者，与本犯同罪。王兄与朕患难相从，焉肯舍得？传旨殿前指挥，速往牢中取薛仁贵，午时三刻处斩，前来缴旨。”指挥奉旨，往牢中将仁贵缚绑停当，拉往法场而去。王茂生一见大哭，到法场活祭。

再言尉迟恭见本章不准，反将仁贵绑赴法场，吩咐抬鞭来。

左右忙将鞭取过。尉迟恭接了，忙上金阶，说：“圣上既不准老臣之言，为何又将仁贵立刻斩首。这鞭乃先皇所赐，有几行字在上，求万岁龙眼观看！”天子只做听不见，传旨驾退回宫。

尉迟恭好不着急，难道为臣的拿起鞭来打君王不成，没有此理。

尉迟恭没法可施，在万岁后面一路随了，口中大叫说：“万岁要赦薛仁贵的罪。”朝廷进了止禁门，将门闭上，要进里头去不得了。尉迟恭没法可施，只得对着门上高叫：“薛仁贵有十大功劳，海滩上又有救驾之功，万望万岁准老臣之言，放了薛仁贵。不然，有功之臣心中不服。老臣冒奏天颜，伏乞圣思宽赦。”忽内监传旨：薛仁贵犯了十恶，罪在不赦，老千岁不必苦奏，少不得明日早朝讲明此事。尉迟恭听得此言，心中大怒说：“此鞭乃是先君所赐，上打昏君，下打奸臣，善求不如恶求。”用尽力气叫声：“昏君听了，当真不赦？”内使说：“圣旨已出，不能挽回，老千岁请回府去罢！”尉迟恭见难以保救，且待吾打进宫门，与昏君性命相拚，必要救仁贵性命。不然难在朝中见人，拿起竹节钢鞭，对着止禁门一鞭，只听得一声响，那鞭分为十八段。尉迟恭说：“不好了，当日师父有言说：鞭在人在，鞭亡人亡。”再看门上，写着止禁门，说道：“宫中止禁门，任你甚么大臣，不奉宣召，不准到这里；倘非宣召到此，就要斩首。我倚仗着这条鞭，如今断了鞭，焉能得出去。

也罢！性命难保了。”对着止禁门说：“老臣苦心来奏，万岁只是不准，念臣相随多年，尽忠报国，如今就此拜别了。”向止禁门拜了二十四拜，立起身来，将头向着止禁门一撞，血流满地，竟死在门下。

内宫圣上闻知，将禁门开了。圣上一见，说：“王兄何苦如此？”心中十分苦楚，龙眼滔滔下泪，传旨鲁国公程咬金、尉迟宝林兄弟。他三人原在外面打听，闻传旨，即忙进宫，看见尉迟恭撞死，俱大哭。圣上说：“御侄不必悲

伤，就在止禁门首开丧，文武挂孝，以报王兄开国之恩。”宝林兄弟谢恩。

程咬金奏道：“尉迟恭为保薛仁贵，将性命来换，念他征东救驾之功，洗马单鞭救主之功，望万岁将仁贵还禁监中，至来年秋后处决。”朝廷听了，龙首点点，传旨将薛仁贵仍下天牢，待明年秋后处决。圣旨一下，刽子手放下了绑。王茂生扶了薛仁贵，复进天牢。仁贵回到监牢，晓得尉迟恭身死，放声大哭，说：“尉老呵！你今为了区区，将身惨死，吾好痛心！”茂生再三劝慰。

不知后来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 6 回 茂公回朝救仁贵 宝同遣使下番书

第 6 回 茂公回朝救仁贵 宝同遣使下番书

再说那宫中朝廷亲自祭奠，文武百官、皇亲国戚亦都来祭奠。三日之后出殡，在朝文武俱来相送，一路上素车白马，安葬已毕。兄弟谢了圣旨，复谢各官。朝廷降旨：封宝林荫袭父爵虢国公，宝庆封为陈国公，尉迟号怀封平阳总兵。黑、白二夫人见老相公身死，大哭。但蒙圣恩御祭御葬，又封了三位儿子，遂感念圣恩。朝中无事，太平天下，不知不觉，又是一年了。到了秋后，万岁驾坐早朝，文武朝见已毕，圣上对程咬金说：“如今没得说了。”咬金无可奈何，不能解救。下边秦、罗、尉迟等，好似雷打相同，都不敢出来解救，面面相觑。圣上即降旨，将仁贵绑出法场斩首，报来缴旨。旨意已出，竟将仁贵绑缚去了。

合当仁贵有救，却好徐茂公汉阳府赈济完了，前来缴旨。

见法场正要处决，茂公说：“刀下留人！”指挥见了英国公徐千岁，怎敢动手。徐茂公来到殿上，俯伏金阶复旨。圣上看见徐茂公，龙心不胜之喜，说先生在湖广赈饥，想是完毕了，百姓如何？徐茂公奏说：“湖广汉阳府前年大荒，蒙万岁洪恩，救活了数百万百姓，今年麦熟，百姓均活了，如今来复旨。老臣来朝，见法场处决薛平辽，已刀下留人，欲求解救。”万岁道：“他犯了十恶不赦之罪，朕旨意今日一定要斩，先生你不必再管他。”徐茂公奏说：“老臣亦奉旨要救薛仁贵。”万岁说：“徐先生痴了，只有寡人的旨意，哪个做得朕的旨意。”徐茂公说：“万岁三年前已降过旨意，老臣奉旨的。”圣上说：“先生益发荒唐了，三年之前，哪里有什么旨意？”徐茂公说：“万岁前年在三江越虎城外打猎，老臣奏明要遇见贤臣，但这人福浅，早见不得君主，还要得三年福满。望陛下不要见他，过了三年，班师到京，见他尚不为晚。就是圣上金口玉言一说：‘早见朕三年，难道他还要折寿？’臣说：‘寿倒不折，只怕有三年牢狱之灾。’万岁说：‘卿益发虚混了，这牢狱之苦，只有寡人做主，哪个监得他在牢。如今既发心要见，虽然应梦贤臣，将来犯了十恶大罪，寡人只将功折罪，并不把他下在天牢。’老臣又奏道：‘万岁金口御言，说在

此的，后来薛仁贵有什么违条犯法之罪，求陛下要赦的。’蒙吾主金口说：’自然赦他。’故此，老臣今日是奉三年前万岁的旨意。”贞观天子听了，龙首点点说：“先生主意怎么样？”徐茂公道：“如今仍将薛仁贵发下天牢，明年秋后处决。”天子说：“依先生所奏。”乃传旨放他仍落牢中。万岁龙袖一卷，驾退入宫。

程咬金这一班公爷，今朝见要斩仁贵，恨不能解救，今见徐茂公上朝，欢喜不过，料是一定放的，不道又下天牢。众人不解，程咬金上前叫声：“二哥久违了，方才圣上倒有心赦宥，二哥为何又发天牢？”徐茂公说：“兄弟你不知，天数已定，他命中注定有三年牢狱之灾，就早出来，也没路的，圣上终久疑心，另寻别事。俟他明年恭恭喜喜出来，岂不妙哉。”程咬金不悦，各自回府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不觉一年相近来了。

再讲西番哈迷国有一元帅，乃苏定方之孙、苏凤之子苏宝同。国王封他为扫唐灭寇大元帅，坐镇锁阳城，与陕西交界。

他差使臣来到长安，此日万岁驾登早朝，有黄门官启奏说：“有西凉国差官朝见。”天子说道：“宣进来。”使臣来到金阶，俯伏奏道：“番邦使臣杨魁叩见，愿天朝圣主万寿无疆。

今有番表一道，献与龙目观看。”朝廷说：“什么表章？取上来。”杨魁把本一呈，接本官呈上龙案开拆，龙目一看，有数行字在上面写着：扫唐灭寇苏元帅，三世仇冤要报仇；手下雄兵千百万，要灭唐朝尽九州。战书到日休害怕，不夺长安誓不休；若要我邦不兴兵，唐主称臣自低头。

唐太宗一见番表，不觉龙颜大怒，说道：“罢了罢了！那些蝼蚁之邦，如此无礼！苏宝同无知小人，也来欺负寡人！过来，把使臣斩首午门，前来缴旨。”两旁一声答应，将使臣绑赴午门，一声炮响，斩了首级，上朝去缴旨。两班文武不解其意，徐茂公出班说：“陛下龙驾在上，西凉国王表章上说些什么？万岁龙颜如此大怒，为何把使臣斩首？”太宗道：“徐先生你拿表去看，便会明白。”徐茂公上前，取过表章一看：“果然无礼，天朝岂惧番邦。今斩了来使，只恐有一番争战，不比扫北征东容易。”太宗说：“苏宝同何等样人？这般厉害，先生讲个明白。”徐茂公说：“苏宝同乃是苏定方之孙。苏凤逃入番邦，生下一男一女，男名宝同，国王招为驸马；女唤金莲，纳为后妃。今宝同之父已死，宝同有飞刀九把，一纵长虹三千里，手下有妖僧妖道，都是吹毛画虎之人，撒豆成兵之将。他镇定锁阳城，和陕西交界。晓得杀了使臣，必然乘势兴兵前来，怎生拒敌？不如先起兵征讨。”太宗说：“朕主意已定，谁人挂印征西？”连问数声，无人答应。太宗问茂公道：“先生，如今哪个为帅？”徐茂公说：“征西还是征东将。”圣上说：“先生又来，征东是薛仁贵

，难道又是他不成。”徐茂公说：“原是应梦贤臣。”圣上龙首一点，如今用兵之际，待他立功赎罪，传旨意一道：速往赦出薛仁贵。封为天下都诏讨，九州四郡，马大将军，挂印征西大元帅。

天使来到天牢开读，仁贵也不谢恩，也不受旨。天使回殿复旨，天子问道：“薛仁贵不肯受旨，情愿受死，怎么办？”徐茂公说：“他受三年辛苦，心不甘服，要万岁赐他上方宝剑，倘若有文武不从，先斩后奏，必然肯受诏的。”圣上依议，就将上方宝剑付与天使，即到天牢开读。仁贵只说：“要成亲王到天牢，同到万岁驾前，奏明冤情，三年受苦，绑赴法场。如皇叔不到，臣愿受死。”天使只得又将此言奏明，圣上知了，宣皇叔成亲王，道宗慌忙跪伏金阶奏道：“老臣不往牢中去了。

他掌了兵权，生杀之柄，倘有羞辱，老臣性命难保矣！望圣上恩宥。”天子想想不差。程咬金见圣上不决，只得上前说：“老臣前去宣仁贵，不怕他不受旨。”天子闻言说：“程王兄此去，必然薛王兄肯来。”程咬金接了旨意，竟往天牢。开读已毕，仁贵谢了恩，对咬金说：“老柱国你晓得的，晚生受奸王哄骗，三年牢狱之苦。必要杀他祭旗，方泄此恨。”程咬金说：“平辽公，都在老夫身上，包你祭旗。”仁贵说：“老柱国担当得定么？”咬金说：“担当定的。”二人出了监门，有左右请换了袍甲，上马竟入朝来，兵将跟随，文武簇拥，昂昂然来到金阶俯伏，口称：“罪臣薛仁贵，蒙吾主不斩之恩，又封元帅，心中感恩不过。”底下武职官，一个个上前参见。薛仁贵说：“明日相见。”圣上赐宴金銮殿，众小公爷相陪，你弟兄饮酒庆贺，朕不奉陪回宫。小弟兄三年不会，今日相逢，欢喜不过，饮至二更，各自回府。

次日五更坐朝，命大元帅薛仁贵在教场之内，把团总兵大小三军武职们等，操演半个月，演好武艺，然后发兵。领陛下旨意，仁贵出了午门，来到元帅府，说要发令与各府总兵官，明日俱嘱大小三军，在教场中操演龙门阵。

不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 7 回 唐天子御驾征西 薛仁贵重新拜帅

第 7 回 唐天子御驾征西 薛仁贵重新拜帅

再说徐茂公在朝，奏说：“万岁，西番不比东辽，那些鞑囚，一一都是能人，厉害不过，必须要御驾亲征才好。”万岁道：“先生，苏宝同这厮，朕甚痛恨，必要活擒拿来碎剐，以泄此忿，方称朕心。”徐茂公说：“这个自然。”一面降旨，着户部催促各路粮米。户部领旨。圣上把龙袖一转，驾退回宫。

明日清晨，薛仁贵打发哥哥王茂生，往山西安慰二位夫人并八位总兵周青等，教他操演三军，不日调用。

再说薛仁贵在教场中，操演三军。选定吉日，兴兵前去征西。过了半月

，薛仁贵上金銮殿，奏：“臣三军已操演得精熟了，候万岁几时发兵？”圣上说：“徐先生已选定在明日起兵，请王兄回衙准备，明日就要发兵了！”仁贵领了旨意，退回帅府，另有一番忙碌。这如今各府公爷，都是当心办事，到了明日五更三点，驾登龙位，只有文官一班了，武将都在教场内。

大元帅薛仁贵戎装上殿。当驾官堂前捧过印绶，交与元帅，皇上御手亲赐三杯酒，仁贵饮了，谢恩退出午朝门，上了赛风驹，竟往教场来。先有众公爷在那里候接，俱是戎装披挂，挂剑悬鞭，都上前称：“元帅在上，末将们在此候接。”薛仁贵说：“诸位兄弟将军，何劳远迎，随本帅上教场来就是。”诸家兄弟及驸马秦怀玉等，同元帅来到教场中。只见团总兵营官员，游击千总参将百户都司守备，这一班武职们，都是金盔银铠，跪接元帅。仁贵吩咐站定教场两旁，当中三军齐齐跪下，迎帅爷登了帐，点齐队伍，共起兵三十万。大队人马，点秦怀玉为先锋：“带一万人马，须过关斩将，遇水成桥，此去西番，不比东辽，这些鞑囚甚是骁勇，一到边关停兵，候本地大兵到了，然后开锋打仗，若然私自开兵，本帅一到就要取罪。”秦怀玉得令，好不威风，头戴白银盔，身穿白银甲，内衬白罗袍，腰挂昆仑剑，左悬弓，右插剑，手执提罗枪，即跨上呼雷豹。尉迟兄弟为左右接应，护送粮草，程铁牛、段林、胜贤为保驾。

鲁国公程咬金，英国公徐茂公，同了天子，在金銮殿降旨，命左丞相魏征料理国家之事，托殿下李治权掌朝纲。

天子降旨已毕，然后同鲁国公、英国公出了午门，上日月龙驹马，一齐来教场。元帅薛仁贵接到御营，即刻宰杀牛羊祭了旗。元帅对程咬金说：“老柱国，晚生前日有言，要将李道宗祭旗，老柱国一力担当，如今皇叔不来，晚生承老千岁屡屡相救，不曾报得，今日论国法，借重老先生一替了。”咬金听了，大惊说：“借不得的，待我去拿来罢！”走出帅台，心中想起，王爷怎么拿得？转念一想：有了，令箭一支，传先锋秦怀玉。驸马说：“老叔父有何使令？”咬金说：“贤侄，如今不好了，李道宗不到，要将吾祭旗，你到王府且不可拿他，若说拿他，他定不出来，只说奉旨点了先锋，特来辞行，骗他来至银銮殿，叫人拿住，捉了他来，交与元帅，吾就没事了。”驸马依言，来到王府。叫人通报，说驸马爷做了先锋，要去征西，特来辞别。家将报进，对王爷说了。李道宗想道：秦驸马乃朝廷爱婿，倒来辞行，难道不去见他？令左右请驸马进来，果然秦怀玉即下马，来到银銮殿，李道宗出来相迎。

秦怀玉一见李道宗，大喜，命左右拿下。王爷说：“为何前来拿我？”驸马说：“圣上在教场，命吾们来请你去商议。”竟带了李道宗，出了王府，直往教场而来。那个倒运的张仁，看见王爷带去，也跟到教场来了。程咬金一见

大喜，说：“贤侄之功不小，救了老夫性命。天子同元帅在演武厅。”仁贵一见李道宗身边张仁，知就是假传圣旨的，即命左右速将李道宗身边的长大汉子拿来。左右一声答应，忙将张仁拿上将台薛元帅奏道：“假传圣旨，哄进长安，骗入王府，都是这人。望圣上究问。”天子道：“你叫什么？为何把元帅骗入长安，此节事情，你从头讲来。如说不明白，取刀伺候。”张仁吓得魂不在身，口中说道：“没有此事，小人从来不认得元帅，冤枉的。”元帅奏说：“不用刑法，焉能得招。”天子传旨取箍头带上来。张仁一上脑箍，口中大叫说：“小人愿招。小人是张娘娘妇嫁，来到王府，蒙王爷另眼相待，后来太爷父子都被元帅斩首，娘娘十分大哭，用计假传圣旨，将元帅召进，用酒灌醉，抬入王府宫中。郡主畏羞，撞阶而死。求圣恩饶小人狗命。”天子听见，龙颜大怒，说：“有这等事，倒害了元帅三年受苦，朕悔不及。”命指挥斩首报来。一声答应，将张仁绑出法场斩首。又传旨将张妃白绫绞死。

圣上再对薛仁贵说：“元帅，如今屈事已清，张仁取斩，张妃绞死，但皇叔年纪老了，作事糊涂，倒害了御妹，如今又无世子，看朕之面，免其一死。”薛仁贵说：“只要万岁心下明白，晓得臣冤屈，也就罢了！”程咬金听得说：“不好不好！仁贵做了王位，尚且被他算计，死中得活，想起来我乃是国公，也被他算计，就当不起了，必须斩草除根为妙。”忙奏道：“皇叔不死，元帅征西，恐不肯尽命去拿苏宝同。”皇上听得此言，但深恨番表，要活拿苏贼，如元帅不肯用心，如之奈何？只得说：“王兄所言不差，但天下无有杀皇叔之理。”程咬金说：“这不难，如今将皇叔放入瓮中闷死，待今日起了兵，明日差人暗暗放他出来，岂不公私两拿。”圣上说：“如今哪里得有一大瓮来。”咬金说：“长安城中有一古寺，叫玄明寺，大殿上有一口大钟，倒也宽大，将皇叔放在当中。”圣上就依议。

程咬金谢了恩，带了李道宗竟到玄明寺而来，看那大殿上有汉铸的一口钟倒在地下，钟架子已烂掉了，便叫许多军士将钟抬起，请皇叔坐在当中。

李道宗懊悔不该听了张妃，如今是奉旨的，倘皇天有眼，等他去了，还有一条生路，只得听天而已。军士看见皇叔坐定，将钟罩皇叔在内。咬金吩咐取干柴过来，放在钟边，四面烧起。

军士果然拿火来烧，李道宗在内大叫：“程大老头儿，这个使不得的！”凭你喊破喉咙，外面只做听不见，顿时烧死，竟来到教场复旨，说：“皇叔恶贯满盈，天忽降下火来，将殿宇烧坏，皇叔竟烧死在殿内。”天子听了，也无可奈何，命户部将玄明寺大殿修好。

再讲元帅祭了大纛旗，皇上御奠三杯。元帅祭旗已毕，吩咐升炮拔营，三声炮响，拔寨起兵，前有三十万兵马，摆开队伍，元帅戎装打扮，保住了天子

龙驾，底下有二十九家总兵，都是弓上弦，刀出鞘，文官同殿下李治送父皇起程。皇上传旨不必远送，文武各回衙署理事。殿下谢了父皇，回转长安。薛仁贵护驾帅兵径望西凉进发，好不威声震耀，家家下帘，户户闭门。正是：太宗在位二十年，风调雨顺太平安。迷王麾下苏元帅，差来番使到中原。辱骂贞观天子帝，今日兴兵往西行。剑戟刀枪寒森森，旗幡五色鬼神钦。金盔银铠霞光见，洁白龙驹足端轻。年老功臣多厉害，此番杀尽西番兵。

若要问征西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 8 回 一路上旗开得胜 秦怀玉枪挑连度

第 8 回 一路上旗开得胜 秦怀玉枪挑连度

再讲大唐人马，旌旗烈烈，号带飘扬，正望陕西大路而行，前去征西平番。这不比扫北，所以御驾亲征。大队人马步行，过了宁夏甘肃一带地方，出了玉门关，过了瀚海，一路多是沙漠之地，来到界牌关。界牌关外五百里，是西凉国地方，人烟稀少，此处划有江界，若是大唐人马到来，必须要穿过宁夏，过了玉门关，然后到西鞞鞞地方。前日贞观天子将杨魁斩了，随来的使者，飞奔到锁阳城，报与苏宝同。早已作好防备的各关守将，日夜当心，差小番儿探马，远远打听。

界牌关有一位镇守总兵姓黑名连度，其人身长一丈，头大如斗，膊阔腰画，一张朱砂脸，面短腮阔，眼如铜铃，颌下一部连鬓红须，两臂有千斤之力。他上阵用一柄九连环大刀，重一百二十斤，其人厉害不过。他正在私衙，与偏将们讲谈国舅带战书到中国，被大唐天子将使臣斩了的事。国舅听了大怒，要起人马取唐天下，以报父母之仇，早晚必有一番厮杀。忽有小番儿报进来，说：“不好了！启平章爷，小番打听得南朝圣主御驾亲征，带了大兵三十万。有平辽王薛仁贵为大元帅，前部先锋驸马秦怀玉，左右先行，有战将数员，底下合营总兵官，前来攻打界牌关。”黑连度听了，大笑道：“方才在这里讲，国舅兴兵取中原，谁知他们来送死！可打听明白了？”小番道：“在玉门关打听得明白的。”问离关有多少路？说是头站先锋快出玉门关了。再要速去打听。诸将连忙问道：“大老爷，南朝兵马到来，何以这等大笑？”“唔呀！诸位将军，国舅欲取中原花花世界，所以前日下战书与大唐君主，他反将使臣杀了，国舅大怒，奏知狼主，狼主怒甚，命国舅起兵。不料他倒兴兵前来，亦算狼主洪福齐天，大唐天下该绝的了！薛仁贵为帅，他是火头军，有什么本事？盖苏文堕其术中，他征东容易，看来如今征西烦难，我国元帅厉害，乾坤一定是我狼主的了。”诸将说：“何以见得。”“今唐朝所靠薛仁贵本事，只道西番没有能人，所以御驾亲征。可他还不晓得，西番狼主驾前都是英雄豪杰，何惧薛仁贵、秦怀玉。待唐兵到来，必然攻打界牌关，待本镇出去活擒唐将，以献国舅

，岂不是本镇之功。”诸将大喜，叫声：“平章爷，这个关头全靠你，小将们回衙操演人马，早晚必有一番厮杀。”却说这花智鲁达不花等告别回衙，自是小心去料理。那黑连度吩咐把都总，关上多加火炮灰瓶石子，强弓弩箭，若唐兵一到，即来报我，紧守关头为要。

再说大唐先锋秦怀玉，领了一万人马，从陕西、宁夏、甘肃一带地方，出了玉门关。有军士报说：“启上驸马爷，前面是界牌关了。”问还有多少路。说离关十里。吩咐放炮安营。

军士们过来，打听大兵一到，速来报我。各领命前去。

如今要说大唐天子，统带大队人马，过了玉门关，一路西来，早有驸马秦怀玉相接道：“小将在此接侯龙驾、帅爷。前面就是界牌关。不敢抗违帅爷将令，扎营在此。”薛仁贵说：“驸马听了本帅之令，马到成功，西辽可定。”吩咐大小三军，扎下营寨，忙进御营。天子说：“小王兄前选召的八位总兵到否？”薛仁贵奏道：“前蒙圣恩调用，离了山西，早晚必到。”话未了，外面报进说：“周青等八位总兵见驾。”天子大悦，吩咐宣进来。周青等跪下奏说：“周青同兄弟七人朝见。”天子说道：“八位总兵在此保驾。”即谢了恩，立在旁边，传令拔营进兵攻关，放炮三声，各营齐进。

关里小番报进：“启上平章爷，唐兵已到关下了。”黑连度说：“方才关外放炮之声，想必唐兵到了停营。若然有唐将讨战，前来报我。”番儿得令，在关上观望。再说唐营元帅出令：“哪一位将军出去讨战，闪出先锋秦怀玉，道：“小将出去讨战。”元帅大喜说：“西番鞑子甚是厉害，第一关开头，须要取他之胜，才算得唐将英勇，今驸马出去，必定成功。”命尉迟宝林、尉迟宝庆兄弟二人为左右翼，若驸马胜了番将，二人乘势抢关。秦怀玉骑了呼雷豹，手执提罗枪，挂剑悬鞭，顶盔擐甲，一声炮响，大开营门。尉迟弟兄俱结束停当，随了秦怀玉，金鼓声响，豁喇喇豁喇喇，一直冲到关下，小番兵看见，好一个唐将，乱箭纷纷的射下来。天子御驾亲征，叫他早早出关归降。

“秦怀玉关下大叫，早有小番报进：“启平章爷，南朝蛮子在关外讨战。”黑连度听报，传令诸将和大小三军同本镇出关，杀那唐兵片甲不回。黑连度脱了袍服，顶好盔，穿了甲，拿了刀上马。出了总府衙门，来到关上，往下一瞧，唔呀！好一个蛮子，但见他头顶闹龙银盔，身穿锁子黄金甲，面如银盆，三鬃长须飘扬脑后，左悬弓，右插箭，坐下呼雷豹，好不威风。远远的有二员恶像唐将在后面。黑连度吩咐把都儿，发炮开关。一声响，关门大开，放下吊桥，黑连度出得关外，诸将一同出关，后拥有三百攒箭手，射住阵脚。秦怀玉抬头一看，见一个鞑子，望吊桥直冲下来，见他头顶双凤翅金盔，斗大红缨，面如红砂，狮子口，大鼻子，朱砂脸，一双怪眼，短短一脸连鬓胡子，身上穿着

一领猩猩血染大红袍，外罩龙麟红铜铠，左悬弓，右插箭，手执一柄九连环大刀，坐下一匹乌黑点子马。直奔阵前，把刀一起。秦怀玉执提罗枪架定，说道：“那守关将留下名来。”“晤，你要问本镇之名么？俺乃西凉国驾下，红袍大刀国舅大元帅苏麾下，加封镇守界牌关，总兵大将军黑连度。你可晓得本镇的刀法厉害么？”秦怀玉说：“不晓得你无名之辈。今天兵已到，要将你们一国蝼蚁，杀个尽绝，何在你这胡儿霸住界牌关，阻大兵去路。顺吾者生，挡路者死，快快献关，方免一死。若有半字不肯，那时死在秦爷枪头之上，悔之晚矣！”黑连度大怒，喝道：“你这狗蛮子，有多大本事，如此夸张么？俺不斩无名之将，通下名来，俺家好斩你。”秦先锋说：“你要问爷之名么？洗耳恭听，吾乃大唐驸马，大元帅薛麾下，加封护国大将军、前部先锋，姓秦名怀玉，难道不闻秦驸马之名么？”黑连度哈哈大笑，说：“原来就是秦琼之子，我也晓得中原有你之名，到西凉就无奇了。

唐主尚要活捉，何祝你狗蛮。”秦怀玉说：“休得多言，照秦爷的枪罢！”即挺枪照黑连度面门刺来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 9 回 界牌关驸马立功 金霞关尉迟逞能

第 9 回 界牌关驸马立功 金霞关尉迟逞能

黑连度忙把手中大刀噶喇叮当还转几刀，战到二十个回合，怀玉这条提罗枪神出鬼没，阴手接来阳手发，阳手接来阴手发，不即不离，在连度两肋里刺进，左肋上，右肋下，一枪分做八八六十四枪。这黑连度舒动连环刀，迎开来，挡开来，抬开去，还转刀来，左插花，右插花，苏秦背剑，月里穿梭，双龙入海，二凤穿花，左上右落，却砍不着。他二人战到四十个回合，并无高下。黑连度大喊一声，诸将快与我上前擒捉秦怀玉。众将齐声赶到，花智鲁达不花等数十员将官，一齐上前，围住秦怀玉。唐将尉迟兄弟二马冲到阵前，叫声驸马休得着忙，兄弟来助战。秦怀玉见二人来到，方得放心。

黑连度提刀就砍宝林。宝林急来相迎，敌住黑连度。宝庆把数员番将尽皆杀散，番兵死了大半。单有黑连度一口大刀厉害，战住秦怀玉、尉迟宝林二人，不分雌雄，一场好杀。三将又战有四十回合，黑连度刀法渐渐松下来，回头看那自家兵将，多被宝庆杀死，好不慌张。此时却被秦怀玉一枪，兜咽喉刺进来。黑连度叫声：“呵呀，我命休矣！”要招架已来不及了，只得把头一偏，但肩膀上已中了一枪，大叫一声，带马就走。宝林一纵坐马上前，叫声哪里走，提起竹节钢鞭，夹背心儿一击。

黑连度大喊一声，口吐鲜血，马上坐身不稳，被秦怀玉兜心一枪，跌下马来，复一枪结果了性命。即吩咐军士取了首级，迅快抢关。秦怀玉一马先冲上

吊桥，宝林、宝庆兄弟二人把枪一招，令诸将快抢吊桥。周青、薛贤徒、姜兴霸、李庆先、周文、周武、王心溪、王心鹤，八位总兵官，上马提刀，抢过了吊桥。

那些小番儿闭闪不及，被秦怀玉一枪一个刺死。宝林兄弟同众将把刀乱斩，斧劈的，枪挑的，杀死不计其数。杀进帅府，检查钱粮国课，粮食丰盈，仓廩充足。遂请关外大元帅同贞观天子，大小三军，陆续进关。

百姓香花灯烛挂灯结彩，迎接天子。又将粮草钱粮，开清在簿，送上元帅。怀玉、宝林兄弟上前奏道：“小将们杀却番奴，已得关了，钱粮开写明白，献上元帅，奏请缴令。”薛仁贵说：“三位贤弟取了界牌关，西辽丧胆，其功不小，果称英雄。”太宗大悦：“王儿御侄，真乃将门之子，比那秦王兄，尉迟王兄更狠。”传旨备办御筵，庆贺大功，过了一宵。次日清晨，把关上哈迷王旗号毁除了，升起大唐帅旗，驻扎三日，令发炮拔营。三军如猛虎，众将似天神，离了界牌关，一路往前，人马向金霞关进发。番兵探马听说失了界牌关，飞报进关去了。

行兵三日，地广人稀，青草不生。又行三日，来到关外，将人马扎住。后队大元帅人马已到，吩咐安营，放炮三声，安下营寨。

再说金霞关守将名忽尔迷，身長一丈，头如笆斗，面如蓝靛，发如朱砂，颌下黄须，力大无穷。这一日升堂，有小番报进，说：“界牌关被大唐打破，夺取关头，黑平章阵亡。现有败伤把都儿在外。”忽尔迷闻说界牌关失了，大惊说：“快宣进来。”把都儿走进跪下说：“大老爷，不好了！大唐兵将实在骁勇，界牌关已打破，不日兵到金霞关了。”忽尔迷一听此言，吓得胆战心惊说：“本镇知道，速去锁阳城报与苏元帅知道，早早发兵救护。”吩咐关头上多加石子灰瓶炮石，弓弩旗箭，小心保守。大唐兵将到来讨战，即报与本镇。“再说关外元帅升帐，聚齐众将两旁听令，尉迟宝林披挂上帐，说：“启元帅，界牌关驸马立了头功，如今金霞关，待小将出马取此关头，以立微功。”仁贵说：“好，贤弟此言，真乃英雄，但要小心向前。”怀玉听了，说：“启上元帅，界牌关多亏二位贤弟助战，取这关头，今日原是我去枪挑番将。”元帅说：“将令已出，驸马可去押阵接应。”尉迟宝林顶盔擐甲，挂剑悬鞭，提枪上马，带领军士冲出营门。来到关前，大喝一声：“着关上的快报与关主知道，今南朝圣驾亲征破番，要杀尽你这班胡儿。界牌关已破，早早出来受死。”关上小番急忙报进：“启爷，关外大唐人马已到，有将讨战。”忽尔迷闻报，忙取盔甲，上马提刀，披挂结束，打扮停当，带过马跨上雕鞍，提刀出府来到关前，吩咐开关。哄隆一声炮响，大开关门，放下吊桥，一字摆开，豁喇喇一马冲出。宝林抬头一看，此将甚是凶恶，你看他怎生打扮？头戴红

缨亮铁盔，身披龙鳞铁甲，面如蓝靛，发如朱砂，眼似铜铃，两耳招风，一脸黄须，坐下一骑红鬃马，大刀一把，亮光闪烁，枪刀双起响叮当，喝声霹雳似雷鸣。宝林大叫道：“来的胡儿羯狗，通下名来。”忽尔迷说：“你要问魔家的名么？俺乃红毛大刀大元帅苏麾下，加封镇守金霞关大元帅，忽尔迷便是。”宝林说：“看你尽是西辽羯狗。今日天兵已到，不迎接献关，反阻抗去路，分明活得不耐烦了！”忽尔迷大怒，也不问姓名，提起刀来，向宝林头上劈将下来。宝林叫声来得好，把枪呱哒一声，便一枭，忽尔迷喊声“不好”，在马上仰。宝林把手中枪紧一紧，一枪当心刺进来。忽尔迷避闪不及，枪中前心，将身一仰，跌下马来。宝林复一枪刺死，即吩咐诸将抢关。众人听得抢关，骑马争先冲上去了。秦怀玉在那里押阵，见宝林刺了番将，急把枪一招，说声：诸将军快去枪关。麾下尉迟宝庆、周青、王心溪、王心鹤、李庆先、姜兴霸，这六骑人马，带三军在后赶来。宝林赶上吊桥，小番扯起也来不及了，忙发狼牙箭乱射，被宝林枪拨开，从箭中赶进，刺了几个小番，一拥赶上，俱过了吊桥。

六骑人马杀进关中，鼓响如雷，叫杀喧天。这关内偏将、牙将、麾将们，顶盔擐甲，上马提刀，前来抵敌。宝林弟兄两条枪，好不了得，来一个刺一个，这番兵俱被杀伤。周青使一口铁剑，逢见兵将逃走不及的，尽皆杀死。尉迟宝庆、王心溪等，提大刀杀人如切菜。进入帅府，盘查钱粮，迎请唐朝大元帅，同天子及御军进关。

宝林上前启奏，说：“小将缴令。”元帅说：“贤弟取此关头，其功不小。”天子说：“御侄少年扫北，本领还与秦骝马一样。”立即传旨：在帅府设宴贺功，称赏恩犒。次日清晨，把西辽旗号去了，竖了大唐旗号，养马三日，放炮起行。三军浩浩荡荡，行兵三日，望接天关进发。来到关外，人马扎住。

后队大元帅人马已到，吩咐离关十里安营。尉迟宝庆上前说道：“骝马与哥哥取了二关，元帅且慢安营，待小将出马取关，先开一阵，倘胜了番将，就此冲进关去，马到成功，岂不为美。

若不能取胜，安营未迟。”秦怀玉说：“此番将厉害，我自去罢！”尉迟宝庆说：“骝马何轻视我，未曾与朝廷出力，此关决要让与小将去破。”元帅说：“将军若果然要去，必须小心，待本帅与你押阵，靠着陛下洪福，将军胜了番将，本帅领人马冲进关中，这也是你之功。”宝庆领命，顶盔擐甲，挂剑悬鞭，上了乌骓，把马一催，来到关前，大喝一声：“守关的快报进去，说天兵到了，速速献关。若有半言阻抗，本将军要攻关了。”不知宝庆如何胜得番将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 10 回 空城计君臣受困 宝同一围锁阳城

第 10 回 空城计君臣受困 宝同一围锁阳城

不讲外面宝庆攻关，且说小番报进来道：“启总爷，大唐人马已到，有蛮子讨战。”总爷大惊道：“中原人马几时到的？可曾安营？”小番启上道：“平章爷，才到未曾扎营，走马抡枪讨战。”总爷说道：“连取二关，又要取接天关。”吩咐带马过来，结束停当，挂剑悬鞭，手执琅琊棒，却带领众把都儿，一声炮响，大开关门，一马当先冲过吊桥。宝庆抬头一看，原来是一员恶将，十分凶险。怎生打扮：头戴一顶四凤双龙亮铁盔，身穿锁子黄金甲，手执惯使琅琊棒，坐下一匹千里银驹马，好一位鞞子番将，黑脸黄须，直到阵前。宝庆大喝一声道：“来的胡儿住马，可通下名来。”总爷把棒一起，噶喇架定说：“要问魔家名来，你听我说，我即镇守接天关总兵段九成便是。

可晓得大将军厉害么？还不速退，休来纳命！”宝庆便把枪直刺过来。段九成把棒一架，回手就是一棒，喝声打来，当头向顶梁上打将下来，好厉害，果然泰山一般。宝庆把枪往上一挡，噶喇一声响，架开在旁，回手一枪，正中咽喉，跌下马来，即死于非命。小番儿见主将已死，晓得金霞关内杀得厉害，大喊一声，各自逃生，往锁阳城去了。元帅好不快意，领人马随宝庆进关去了。兵卒一齐到总府驻扎。宝庆进帐缴令，勇猛取关，朝廷大悦，说：“其功非小，御侄英雄更胜父兄，果然将门之子。”宝庆见朝廷称赞，好不快活。即传旨改换大唐旗号，盘查官库钱粮，养兵三日。元帅与军师商议取锁阳城。

再言锁阳城，乃西辽地方人烟稠密之处。周围百里，三关十门，元帅苏宝同镇守，帐下有雄兵百万，战将千员。他是苏定方之孙，苏凤之子。罗通扫北将他父亲杀死，但逃走了苏凤。

后来他投在西凉国，招为驸马，其姊纳为皇后。苏宝同幼年投师在金凤山李道符仙长处学法，练就九口飞刀，飞镖三把，一纵长虹一千里。时时切齿，要报祖父之仇。差官下战书到中原，不料唐主斩了差使，苏宝同大怒。正欲兴兵夺取长安，不料唐主拜仁贵为帅，御驾亲征。失了三关，告急文书飞报锁阳城，苏宝同大慌，忙请二位军师商议。你道这两位军师是谁？一是扫北野马川李道人，名唤铁板道人。他用铁打成一尺长半寸阔铁板，共有十二块，块块有符，要与他交战，念动真言，起在空中，打将下来，要打为灰泥。他身长一丈，头如笆斗，眼似铜铃，尖嘴大鼻，颌下红须，根根如铁红，惯用古定剑。当年被尉迟恭杀败，在西凉投在苏宝同帐下，拜为军师。另一僧乃敖来国出身，名唤飞钹禅师，用两副金钹，与人交战，起在空中，打将下来，头儿打得粉碎，自称西天活佛。长不满四尺，阔有三尺，似石敢当。

这两位合契投机，都在元帅帐下。闻知元帅相请，二位来到帅府，见了宝

同，主客坐定，铁板道人说：“不知帅爷唤吾二人到来何干？”宝同说：“二位军师，你还不知，本帅欲取中原报祖父之仇，不料唐王拜薛蛮子为帅，兴兵前来，征伐西凉。前日小番来报，已夺了三关，不日来攻锁阳城。吾与军师商议，今唐兵到来，必要一网而擒，拿住罗通，活捉薛蛮子，然后兴兵杀上长安，夺了中原国位，狼主为君，将罗家满门抄灭方休。吾实不知二位军师有何妙计，以为本帅雪恨。”飞钹禅师与铁板道人道：“只要我二人略施小计，总教唐兵百万一网兜尽，钱粮兵马尽归我邦，唐朝君臣尽将诛戮，直上长安，狼主身登龙位，帅爷十大功劳，可以报仇雪恨。”苏宝同一听此言，欢喜大悦，开言说：“二位军师有何妙计？早说与本帅知道。”铁板道人说：“一些也不难，若薛仁贵遣将讨战，不必与他交战打仗，现在元帅统领三军出城，退至寒江关，留此空城，这薛仁贵必赶进城来，只要一进城，我们即将百万雄兵，将锁阳城团团围住，此时十门攻打，任教他外无救兵，内无粮草，插翅也难飞出去，不出三月，尽皆饥死。彼若出城交战，帅爷弄起飞刀，吾二人相助，杀他片甲不留，能人亦难出营，然后慢慢攻打，岂不是拿唐皇如反掌矣！”元帅说：“军师计算甚高。”众将无不欢欣，传令大小儿郎官员人等，尽搬到寒江关安营，把座城池调空。宝同同了二位军师及诸将，离却锁阳城，竟往寒江关居住，点齐数十万人马，暗中埋伏，专待合围城池，不许漏泄。

再说薛仁贵在接天关，传令发炮起行，进兵几日，乃陆续到了锁阳城。有探马报进，上前禀道：“启知元帅，前面就是锁阳城，但见城头上旌旗展荡，又无兵卒，大开城门，吊桥并不扯起，不知什么计策？故此禀上元帅。”仁贵哈哈大笑：“诸位将军，你们莫轻视，料此苏宝同无能，大开关门，兵卒全无，内中有计。今日圣驾征讨，谅无大事，你们大家须要小心进关，看他使何诡计？”那徐茂公开言声称：“元帅，那苏宝同不出关门交战，竟带三军去了，留此空城，吾军兵马休要乱动，不可进关。不然，又是征东三江越虎城故事。”程咬金叫声：“军师非也，我们的秦骠马并尉迟二位将军，英雄无敌，连夺三关，不用吹灰之力，锁阳城之将，难道不晓得么？决然是闻此威风，谅他不敢迎敌，所以弃城逃遁。即闻我老臣之名，他亦胆战心惊，哪里有什么计？分明是怕我们，逃走去了。”薛仁贵说道：“老千岁之言不差，他这班都是犬羊之辈，何足虑哉！我大唐天兵一到，他便望风而走，此关又非建都之地，怕什么？且入锁阳城，然后进兵取西辽，吾皇洪福齐天，西辽必定该灭。”遂吩咐大小三军开进城去。元帅一声令下，众军齐望关内而走。

军师徐茂公屈指一算，却是圣上该有几年灾难，将官有此一劫，天机不可预泄。元帅命尉迟宝林四处查点明白，恐防暗算奸计，盘查钱粮，原实充足，意有数年之粮。百姓安顿如故。军师传令军士，先运粮草进关，然后请圣上

进城。元帅及诸将远远出城，迎接天子，进入关中。天子身登银銮宝殿，众臣朝参已毕，大元帅传令，把三十万人马扎驻营头，把十门紧闭，商议取寒江关。

再言苏宝同暗点人马，探听飞报，今见唐王君臣已进城中，四面号炮一起，有百万番兵围绕，十门齐扎营盘，共有十层白帐，旗幡五色，霞光浩荡。吓得城上唐军急忙报入帅府，奏上万岁道：“不好了，城外有百万辽兵，围住十门，密不通风。”吓得天子魂不在身，众大臣冷汗淋漓，知是中了空城之计。天子道：“薛王兄，这便如何是好？中了他们诡计了，这一个城池有什么坚固，若他们攻打进来，岂不要丧性命？快快拨备人马出关，杀退辽兵，以见英雄。”薛仁贵说：“陛下宽心，且往城上看虚实，如果厉害，再定主意。”圣上说：“是。”同了军师、元帅、程咬金及众将上西城一看，围得密密重重，枪刀威烈森森。唐主见了，心慌胆丧，诸大臣无不惊慌。忽听得三声炮响，营头一乱，都说大元帅到了。这苏宝同又来围住西门，九门有能将九员，数百万雄兵，截住去路，凭你三头六臂，双翅能上腾云，也难杀出辽营城，如何是好？不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 11 回 苏宝同大战唐将 秦怀玉还铜身亡

第 11 回 苏宝同大战唐将 秦怀玉还铜身亡

不表城上君臣害怕，单表苏宝同全身披挂，坐马持刀，号炮一声，来到西城。两旁骁将千员，随后旗幡招展，思量就要攻打城池。忽抬头一看，见龙凤旗底下，坐着唐天子。怎生打扮？但见：头上嵌宝九龙珍珠冠，面如银盆，两道长眉，一双龙目，两耳垂肩，颌下五绺花须，长拖肚腹，身穿二龙戏水绛黄袍子，腰围金玉碧带。下面城墙遮蔽看不明白，坐在九曲黄罗伞下，果然好福相。南有徐茂公；北有程咬金；还有一个头戴白银盔，身穿白绫显龙袍，三绺长须。苏宝同在城下高声大呼道：“城上的可就是朝廷李世民么？可晓得在木阳城之时罗通将我祖父杀死，吾祖有功在朝，吾父苏凤被打百下，奔入西辽，生我兄妹二人，正欲兴兵到长安，不料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今日已到此邦，我把尔等君臣，尽归一网。快把罗蛮子送下来，万事全休，放你君臣回去；若不放出，休想回国。”扬声喝叫，吓得圣天子毛骨悚然。

薛仁贵、秦怀玉奏道：“万岁休要慌忙，待臣发兵出去，擒此苏贼。”圣上依然回帅府。元帅来教场，聚齐诸将，说：“如今苏宝同在城下猖獗，本帅起兵到此未曾亲战，他口口声声要拿罗通，此情可恨。待本帅开关，与他交战，立斩番将，方消此恨。”闪过先锋秦怀玉，说：“元帅未可，待小将出去开兵。”元帅说：“驸马出城，待尉迟兄弟与你押阵。”顶盔擐甲，准备停当，吩咐放炮开城，金鼓一响，大开城门，一马争先，来至阵前。抬头一看，见

一员大将十分厉害，他头戴凤翼盔，斗大红缨满天威，身穿铜龙甲，内衬绿绫袍，绣金龙凤腰，左有宝雕弓，右插琅琊箭，坐下乌龙驹，四蹄发炮声如雷，手持大砍刀，左手提刀，右手抚三绺长须，果然是中原人物。

苏宝同提刀，一声喝：“蛮子，少催坐马，通下名来。”秦怀玉说：“我乃唐天子驸马，世袭护国公，大元帅薛仁贵帐下前部先锋秦怀玉便是。你可知驸马枪法厉害么？还不速退，休来纳命！”苏宝同哈哈大笑，说：“原来是秦琼之子，大唐有你的名，本帅只道三头六臂，原来是个狗蛮子，不要走，看本帅的刀罢！”把刀一刺，秦怀玉拈起提罗枪，串一串噶喇一声响挡住，说：“且慢！我这支枪不刺无名之将，通下名来。”苏宝同说：“本帅乃西辽国王驾下之舅，加封灭寇大元帅，苏宝同便是。你君臣快快投降。”秦怀玉说：“原来是你这逆子，你的祖父受唐朝厚恩，却不忠反叛了。你休要走了。”穿梭一枪刺来，苏宝同手持大砍刀，噶喇一声挡过去，一连几枪，都被苏宝同架在一旁，怎肯让了一毫。还转几刀，前后隔架。好刀法，秦怀玉一架上手，彼此一场大战，鼓响如雷，炮响震天，二人战了五十回合，马交五十个照面，杀个平手。

宝同暗想：待我诈败下去，暗放飞刀伤了他。乃虚晃一刀，带转马就走。秦怀玉哪肯放松，把杆提罗枪压住，不容他放出飞刀，大叫一声：“苏宝同你乃堂堂好汉，不要暗器伤人，与你战几百回合，分个胜负。”宝同兜起缰，又把手中刀一架。

喝声：“秦蛮子，难道本帅怕你不成，暗器伤人，非为英雄，你是中原驸马，我是西辽国舅，你晓得我刀法，我尽知你的枪势，皆是英雄好汉，你后面所背的何兵器？且看毫光直透，耀日争光。”秦怀玉叫一声：“胡儿，你还不晓得么？此乃露骨昆仑铜，是我父亲双铜打成唐朝天下，灭十八路诸侯，扫北征东，都是这二口宝铜，此铜重一百二十四斤，外裹赤金六斤，共一百三十斤。你闻知了应畏惧，卸甲倒戈，早降归唐。今不投降，却要送死？”宝同道：“原来是金装铜放光。可借我一观，未知肯否？”怀玉说：“宝同，你要借观么？也应承借与你看。”怀玉十分好心，向背后解下，把双铜拿在手中，叫一声：“宝同，借你拿去看罢！”宝同接在手中，仔细看，连声称赞说：“好铜，果然名不虚传，我父也曾说起，此铜曾挡李元霸双锤。”越看越好，说：“秦蛮子，此铜送与我罢！”兜马就走，驸马看见，大叫：“无信的番奴，本不过借与你看，你倒骗了去，难道不还我不成。”打呼雷豹一鞭，追上来了。

那宝同听见说无信二字，都是自己不是，哈哈冷笑说：“秦怀玉，你好小器，本帅不过取笑，难道果然要你的不成。双铜在此，还了你。”便把双铜抛

在半空，叫秦怀玉收铜。岂知怀玉命该归天，此时抬头一看，双铜跌将下来，刚刚打在面前，大叫一声，翻身跌下马来。宝同回马，正要取首级。尉迟兄弟在这里押阵，看见先锋落马，奋勇齐出，抢了他尸首回来。一双宝铜失落沙场，被宝同拾了去。

尉迟兄弟回城，吩咐军士闭关，来见元帅。元帅闻报，惊得魂飞魄散，叫苦连天，众将劝解，速报知天子，说：“驸马与苏宝同大战，取去宝铜，还铜身亡。”天子闻报，失声哭倒龙床之上，叫声：“王儿，你为国亡身，十大功劳，麒麟阁上图名，五凤楼上画影。必要活捉苏贼，以祭王儿。”龙目滔滔下泪。徐茂公闻言，说：“驸马命数归天，望圣上不必悲伤，恐损龙体。”天子依言，传旨将驸马收殓御丧，文武挂孝三日，开丧祭吊。那孝子秦梦闻知父亡，哀号大哭。来向元帅说：“我父亲死于苏贼之手，侄儿愿为先锋，亲提人马，杀死苏贼，以报父仇。”薛仁贵听了，说：“贤侄虽然忠孝，武艺高强，但年轻少力，不是那叛贼敌手。待吾另点别将，为你父报仇。”元帅传令：点尉迟兄弟出城，杀那苏贼。二将顶盔擐甲，提枪上马，一声炮响，开了城门，放下吊桥，直到阵前。宝同抬头一看，见来两位大将，怎生打扮？头戴双龙盔，双龙串珠，面如锅底，一脸黄须，身穿乌金甲，铁扫眉，内着玄色袞龙袍，左插弓，右挂剑，腰边悬竹节钢鞭，手执乌缨枪，坐下乌龙马。

这二位尉迟兄弟冲将过来。宝同喝声：“住了，你两个蛮子留下名来！”尉迟兄弟道：“你反贼要问俺家名么？吾乃大唐天子驾前，征西元帅帐下，左右先行，尉迟宝林、尉迟宝庆便是。

你前日将我那秦驸马打死，今日奉元帅将令，特来取汝首级，与驸马报仇。”宝同说：“前日秦蛮子何等厉害，尚死在本帅之手，何惧你两个狗蛮子。你在中原，有何本领？况在西辽，哪你的话说，看刀罢！”持大砍刀往头上砍来。宝林把手中枪一挑，宝庆手持长蛇矛枪来刺。宝同这把刀挡住两支枪，亦不在心上。二枪也是厉害，上一枪禽鸟飞奔，下一枪山犬惊走；左一枪英雄死，右一枪上将亡。宝同这把刀也厉害，架住了两枪，望着头顶面两肋胸膛分心就砍。正是三马冲风，各分上下，三人打仗，各显高强。大砍刀，刀光闪烁；二条枪，枪似蛟龙。

那宝同是个西辽掌兵权第一元帅，怎怕你两个小蛮子；我邦乃是天朝英雄盖世。二位将军，何惧辽蛮一个狗胡儿。大砍刀如猛虎，两条枪似双龙。

不知胜负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 1 2 回 尉迟弟兄遇飞刀 苏宝同大战仁贵

第 1 2 回 尉迟弟兄遇飞刀 苏宝同大战仁贵

再言苏宝同这把刀，焉能挡得住二员大将的枪？战了四十余回合，实在来

不得了。倘一时失措，会被他先伤了性命，不如先下手为强。即一手提刀在那里招架，一手掐定秘诀。背上插一个葫芦，他把葫芦盖开了，口内念动真言，飞出两口柳叶刀，长有三寸，阔如蒜叶，倒有一丈青光。尉迟兄弟见了，不知什么东西，只听得一声响亮，犹如霹雳，哗喇喇一响，那尉迟兄弟抬头一看，吓得魂不附体，只见两口飞刀，好似两条火龙。宝林、宝庆大叫一声：“我命休矣！”即把手中枪来挡，哪里挡得住？但听得浩浩长声，向头顶上斩将下来。二人把头闪侧一偏，但左膊上已斩了一刀，忽然间右膊上又斩一刀，满天火气焰灭。番兵来取了首级。军中来抢尸骸，却被他用挠钩钩去，将头号令。宝同大胜，即来到关前大骂道说：“快快押出罗通来，万事全休，若然不放出来，本帅要杀进城中，踏为平地。”探子报进城中，道：“元帅爷不好了！尉迟二将被飞刀杀死，敌又来讨战，请元帅爷定夺。”元帅一听此言，深惜二位将军死于飞刀之下，传令本营将官，抬戟备马，要亲身出去杀此番贼。此时闪出尉迟号怀，放声大哭，说：“二位哥哥死得好惨。”轰隆一声，撞倒地下，晕死过去了，吓得众将魂飞魄散，连忙扶起，好言劝解。仁贵泪如雨下，说：“贤弟不必心伤，待本帅为你二兄报仇。”尉迟号怀道：“此仇不共戴天，乞令出城。”吩咐备马。元帅阻不住，尉迟号怀即上了雕鞍，把鞭一加，奋勇抢先，一马飞奔，冲将出城去了。元帅点起三千铁骑，一同出城。号炮三声，尉迟号怀奔到阵前，大骂：“狗鞞鞞杀我二兄，今来报仇！”不问因由，劈面就是一枪，说道：“将我二兄飞刀斩死，我与你势不两立，将你西番踏为平地，方雪我胸中之恨！”用枪乱刺过来。苏宝同呵呵大笑说道：“这乳臭小儿也来送死。”把手中大刀噶喇一声，架住旁首，两马交锋，二人在战场上战到三十回合，难胜号怀。这宝同暗想，唐朝来的将官都是能人，这个年轻人本事如此厉害！待我诈败下去，用飞刀伤他。算计已定，兜回马，把刀虚晃一晃，叫声：“小蛮子果然骁勇，本帅不是你敌手，我去了，休要来追。”带马收缰，望营前就走。号怀喝声：“胡囚哪里走？”即时要追，只听得城上鸣金乱响，号怀听得鸣金，知元帅要自己回军，心想：罢了！不与二兄报仇，要命何用？如今只得违令了。把马一加鞭，望前追上，这宝同又将柳叶飞刀要伤号怀。号怀一见，魂飞魄散，大叫：“二位哥哥，兄弟不能报仇了。”说罢放声大哭。

适韦驮菩萨在云端，看见宝同飞刀要伤号怀，知号怀后来要为唐天子代主出家，佛门弟子，不该死于飞刀之下。即忙使法令，把降妖杵一指，那飞刀便不见了，依旧云开见日。宝同大惊，不知此飞刀哪里去了？叫声：“小蛮子，本帅飞刀被你一阵哭往哪里去了，还我的宝贝来。”那尉迟号怀抬头一看，果然不见了飞刀，心中暗暗称奇，开言叫一声：“狗蛮子，我本将军自有神

通，哪怕你飞刀，快快下马受死！”宝同道：“休得胡言。”听得一声响，又是一口飞刀下来。韦驮又把降妖杵一指，飞刀又不见了。一连三把，妖刀弄得无形无影。那苏宝同慌张，心中一想，我九口飞刀，连失三口，如若再放，依然失去，便怎么处？没有了飞刀，怎报得杀父之仇，倘有疏虞，全功尽弃。罢了，如今且自回营，另生别计杀退唐兵。主意已定，传令鸣金收军，兜回丝缰回马就走。尉迟号怀飞马追赶，只听得空中大叫一声：“尉迟将军，你快快收兵，不必恋战，若追性命难保。”尉迟号怀抬头一看，见空中有金甲尊神，手中执着降妖杵，立在云端内面。原来是天神相救，不免望空拜谢。只见天神冉冉向西而去。再说尉迟号怀收兵进城，来见元帅回令。贞观天子传令：将二位将军衣冠礼葬，必要灭杀西辽方雪朕恨。薛仁贵奏道：“龙心且宽，臣明日发兵出城，擒此番贼。”天子说：“王兄出城，须要小心，征西辽全靠你，切莫失着于他。”“臣领命小心。”不表君臣商议。

再说探子次日报进说：“元帅爷，苏宝同又在外讨战。”元帅闻报大怒，连忙打扮结束停当，同帐下八位总兵官，并程铁牛、秦梦、段林、王君一、尉迟号怀等，上帐启元帅出阵破贼，小将等同往。薛仁贵说：“众位将军要守城，本帅有八员总兵随阵，不劳诸位将军相随。”众将齐声道：“哪里话来，元帅出阵，末将相随听调。”元帅上了赛风驹，放炮三声，大开城门，鼓响如雷，二十四面大红威勇旗左右分列，冲出城来。

你看他怎生打扮？但见头上戴亮银盔，双龙蟠顶，身穿一件银丝铠，中央护心镜，内衬暗龙袍，背插四杆白绞旗，左挂着宝雕弓，右插着狼牙箭，腰间挂上豹皮虎鞭，坐下一匹赛风驹，手执画杆方天戟。后面白旗，大书天朝招讨元帅旗号。那薛仁贵来到营前，抬头一看，但见这宝同怎生模样：头顶青铜盔，两边高挑雉鸡尾，粉白面，颌下微胡须，身穿一件青铜甲，衬着龙鳞五色花，内衬一件绿柳袍，绣成二龙争珠，前后护心镜，背挂葫芦，暗藏飞刀，插箭飘旗，左边悬弓，右边插箭，足穿虎头靴，坐下一骑白龙驹，手持大砍刀，后面扯起一面大红灭寇大元帅旗，果然来得很有威风。薛仁贵把马扣住，喝声：“你这狗鞞鞞，可就是苏宝同么？”宝同道：“然也，既晓得本帅之名，何不早早自刎！献首级过来。”仁贵大怒说：“你乃无名小卒，擅伤我天朝大将，本帅不来罪你，汝怎又在关前逞武扬威。今本帅奉旨要为三将报仇，难道不闻本帅方天戟厉害么？曾破高丽国，有百万雄兵，盖苏文自割首级，不如卸甲投唐，见圣上方保首级。不然，捉住你时，将你斩尸万段，以祭驸马尉迟二位爵主。若有阻挠，半句不从，本帅就要灭尽了。”苏宝同回说：“你口出大言，敢就是什么元帅薛仁贵么？”仁贵道：“你既晓得本帅之名，就该下马请罪。”宝同说：“薛蛮子，你不晓得，我与大唐有不共戴天杀父之仇，恨如切齿

，我亦晓得你的本事骁勇，今日一刀两段，何等畅快。”手持大砍刀，往头上一挥，喊一声：“薛仁贵照我的刀罢！”这一挥刀，向仁贵头上砍将下来。仁贵把画杆方天戟望刀上一梟，刀反向苏宝同头上砍转过来。宝同称赞，果然名不虚传，这薛蛮子好厉害，立时冲锋过去，圈转马还，把刀挥起，望着仁贵又砍将过来。仁贵把刀梟在一边，来持戟望着苏宝同的前心刺将过来。宝同说声来得好，把大砍刀望画戟抬一抬，仁贵两臂振一振，说：“这狗蛮子抬得我戟，果有这本事。”转马交锋过去，二人交战有四十回合，不分胜负，又战了十合，杀得宝同吁吁喘气，马倦人乏，刀法甚乱，汗流浹背，浑身酸麻，口称厉害。这苏逆贼抵挡不住，带转马就走。薛仁贵喝声：“哪里走！”随后赶来，天子在城头看见元帅得胜，十分喜悦，乃对徐茂公道：“军师你看王兄得胜，苏逆贼果然被他杀得大败。”遂吩咐三军擂鼓。只听得战鼓擂动，薛仁贵不得不追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 13 回 苏宝同九口飞刀 薛仁贵受害沙场

第 13 回 苏宝同九口飞刀 薛仁贵受害沙场

话说苏宝同回头看见薛仁贵追上来，心中大悦，把葫芦盖拿开，口中念起法语，飞出柳叶刀，青光万道，直望薛仁贵头上杀将下来！薛仁贵抬头一看，知是飞刀，连忙把戟按住判官头上，拔出震天弓，扯出穿云箭，搭在弦上，望飞刀上面飏的一箭射将过去。只听得括唻一声响，三寸青刀化作青光，散在四面去了。这番吓得苏宝同魂不附体，飏飏飏一连发出五口飞刀，阵上都是青光，薛仁贵手忙脚乱。当年九天玄女娘娘曾对他说，一口飞刀射一支箭，前年在摩天岭失了一支，于今只剩得四支，他今一连发五口飞刀，就得五支箭，且亦难一齐射上，所以浑身发抖，料此时命休矣！仁贵只得总把三支穿云箭拿起，望青光中一撒，只听见括唻括唻数声响，五口飞刀尽皆不见，四支箭仍在半空中不落下来。薛仁贵手一招，四支箭落手中，取来藏好。那边苏宝同见已破了飞刀，魂不在身，说道：“罢了！罢了！本帅受李道符大仙炼就，你敢弄些邪术破我飞刀，与你势不两立。”只得扯腰间飞镖祭起，轰雷闪电，日色无光，不辨东西南北。薛仁贵十分慌张，抬头一看，影影绰绰，似那怪蟒一般飞奔前来，张牙舞爪要来吃人。薛仁贵忙将手中画戟照定飞镖舞跃，十分沉重，如泰山一般打将下来，抵敌不住，兜回丝缰，往城下逃避。那飞镖好不厉害，紧紧追赶，追至吊桥边打将下来了。薛仁贵把头一偏，正打在左边膊上，仁贵大叫一声，仰天一翻，跌下马来。周青等八员位兵看见元帅落马，一齐上前抢了元帅，抬入城中。苏宝同后面追来，城中发起乱箭，扯起吊桥。宝同看见城中箭发如林，只得带了三军回营。

再言天子在城上看见元帅落马，传旨鸣金收军，城上多加灰瓶炮石，弓弩矢箭，紧守城门。军士将元帅抬进帅府，安寝在床，衣甲卸下。此时薛仁贵昏迷不醒，只有一息。周青等忙到驾前奏知此事。天子大慌，同了徐茂公、程咬金来看视。只见仁贵闭眼合口，面无血色，膊上伤痕四围发黑。徐茂公说道：“吾主有福，若是中了飞刀，尸首不能完全，此镖乃仙家之物，毒药炼成，凡人若遇此镖，性命不保。今日元帅受此镖还算上天有靠，不至伤命。”天子说：“先生又来了，现在王兄这么疼痛，凶多吉少的，尚有什么可靠？岂不是荒唐之言。”龙泪滔滔。徐茂公说：“陛下不必悲伤，臣昨夜观天象，主帅该当有刀血之难，命是不绝的，少不得后来有救星目下凶星照耀，不能顷刻除根，只怕要三番死去，七次还魂，须待一年灾，自然病体脱了，救星到了。此乃毒气在心，必须割去皮肉，去此毒气，流出鲜血，方保无虞。”天子准奏，说：“先生所见不差。”即对仁贵道：“王兄养疾，徐先生为你医治，你须要忍其痛苦，莫要高声大叫，有伤原神。”薛仁贵说：“蒙万岁厚赐，虽死不辞，又蒙国公费心。”徐茂公说：“不敢，元帅且自宽心。”吩咐军士等人扶起中间，一人拿一把小刀在手，连忙将淤肉细细割去有二寸深，不见鲜血，都是淤黑的肉。圣上问为何不见血迹？徐茂公说：“此镖用七股毒药炼就，一进入皮肤，吃尽了血，变成黑淤。必须割去一层，以痛而止，见血方能保命。”圣上道：“王兄如何当得起。”军师道：“不妨，决无妨害。”天子准信，叮咛再三，又是细细割去三层皮肉，方见鲜血流出来了。元帅大叫好疼痛，三翻四转，好不痛心，八个军人都扶不住了。徐茂公说：“元帅且定心忍痛，血不停的出来了。”薛仁贵就洋洋晕去，又醒转来，对徐茂公说：“先生如此，再禁不起了，负了圣上龙恩，碎身难报，如今恐要死了。”大喊一声，两足一直，呜呼哀哉，一命归天。圣上看见薛仁贵身死，大哭，对诸将说：“怎生解救？”徐茂公说：“圣上且宽心，他疼痛难忍，故而死去，少时即醒来了。”吩咐军士将丹药敷好伤痕，不可喧哗，请圣上回营，待他静养几天，少不得还阳活命，吩咐八位总兵小心看守。那周青等异姓骨肉，轮流通班伺候。天子无奈，同了军士回到宫中，日夜忧闷。

再言薛仁贵阴魂，渺渺茫茫，出了锁阳城。身上觉得爽快，似骑了赛风驹，手中持了方天戟，把马一鞭，待去杀此苏贼，报此一镖之仇，大叫：蛮贼，快出来纳命！高声大骂，横冲直撞。杀到前边，抬头一看，见一座城池上写着阴阳界；只见牛头马面侍立两旁。望城中仔细一看，见城内阴风惨惨，怨雾腾腾，心中一想，此是阴间地府，我要杀苏贼，如何在这里，心中好不着急。带马忙寻旧路，只听得城中鼓震喧天，冲出一阵人马，为首一将大叫：“薛仁贵，你走往哪里去？还我命来！你当初征东，我在海中求你，你不肯放松，致

我一命身亡。我已等久，各处寻你，屡遇不着，谁料今日在此相逢，你休想回去，定要报仇。”薛仁贵抬头一看，见此人青皮脸面，原来是盖苏文，说：“我道是谁，原来是你，不要走，本帅要取你命！”回转马来，说：“盖苏文你这狗蛮子，本领不堪，又犯天朝，自来送死，今日如何怨我，可晓得本帅厉害么？”盖苏文听了大怒，把铜刀一起，说声“照刀罢”，劈面砍来。薛仁贵把手中画戟，噶喇一声响，架在一旁，向前心刺将过去。盖苏文把赤铜刀一抬，砍将过去，两下交锋有二十回合不见胜负。

一连又战了十余合，盖苏文有些抵挡不住，刀渐渐松了。薛仁贵戟法甚高，紧紧刺将过来，盖苏文说声“不好”，把赤铜刀向戟上噶喇的略略一抬，险些跌下马来。薛仁贵抽出一条白虎鞭，喝声：“看鞭罢！”三尺长鞭手中量一量，倒有二丈白光，这青龙星见白虎鞭来得厉害，说声：“不好！”连忙闪躲，只见白虎在首上，映照一影，痛彻前心，红血一喷，把赤铜刀拖落地下，一纵马，飞跑回城中走避了。薛仁贵说：“狗蛮子哪里走！”随后追赶。盖苏文进了城，牛头马面把城门紧闭，军士也不见了。薛仁贵十分大怒，说道：“城上的人听了，快将盖苏文放出来，若不放出，本帅要攻城哩。”一声大叫，牛头马面忙下城来，开了城说：“将军，这里且不见什么盖苏文，不必在这里查察。”薛仁贵大怒，一戟刺死了牛头马面，进了那阴阳界，要寻盖苏文，却哪里寻得着。

他追赶有数里，远远听得吆喝之声，只得走向前边，抬头一看，见一所巍巍大殿，上面匾额上写着森罗殿三个大字。薛仁贵心中一想，森罗殿是阎君所居。不用管问阎君，只寻盖苏文便了。忙来到殿下。只见阎君正坐在殿上判断人间善恶。那崔判官立在东边，下面是那夜叉小鬼牛头马面，阶墀底下，跪着许多人犯，披枷带锁，实是可怜，都是生前造孽，忤逆不孝，瞒天昧地，使用低银，奸盗邪淫，不公不法之徒。正在那里发落这些人犯，亦有打的夹的，只听得叫苦连天。薛仁贵在大殿上看见，暗想说：生前原要做好人，死后免得地狱之苦。见发落已定，正要上前去问，不知有盖苏文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 14 回 薛仁贵魂游地府 孽镜台照出真形

第 14 回 薛仁贵魂游地府 孽镜台照出真形

诗曰：梦魂杀死盖苏文，热血刚刚一路寻。

马面牛头忽见欺，青龙白虎比输赢。

闲言少叙，再讲阎罗君发落已定，抬头见了薛仁贵，说：“将军哪里人，因何到此，愿闻其详。”薛仁贵说：“阎君你不知，本帅住在山西绛州龙门县，姓薛名礼，号仁贵。蒙贞观天子赐封跨海征东，救驾有功，封平辽王之职。今奉旨征西，来到锁阳城，逆贼是苏宝同，用飞刀伤我邦三员大将，圣上大

怒，命本帅擒拿苏贼，不料中了飞镖，故此追杀苏贼，不想错走了路途，谁知遇着盖苏文，方才与他大战，他败走退入阴阳界关，我随后追来，却无形无影无踪，所以来到宝殿。相烦与我拿那盖苏文，本帅好复旨。”阎王听了，开言说：“薛大人不知端的，盖苏文是上天青龙星降下来的，该有这番杀戮，即今阴间，这阴阳簿上，没有他的名姓。得罪了。”薛仁贵大怒说：“阎君不必瞒，他死故多年，转世投胎，岂有不知么？说什么簿上无名，不是阴司该管，这些胡说。快快放出万事全休，若再藏瞒躲匿，本帅就要动手了。”阎君说：“将军息怒。”吩咐判官，取阴阳簿过来，送与薛大人看。那判官领命，忙将簿子送薛大人，接来一看，从头到尾，果然没有姓盖的名字。

薛仁贵说：“方才与他大战，追入至此，难道说不在这里？此话难信。”阎君说：“将军但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，本阴司这里铁面无私，判断人间善恶，岂能徇私将人藏匿，欺骗大人？委实其人不在这里，大人可速回。”薛仁贵说：“他既然簿上无名，要此簿子何用？将火焚了罢！”阎君听说，遍身冷汗出透，上前拿住道：“这使不得，本阴司奉玉帝敕旨，掌管阴阳簿子，一日一夜，万死万生，生前行善造恶，俱在此簿子上，将军若然毁了，世人善恶不能明白，上不能复旨天庭，下不能发落酆都地狱罪犯，由此皆判断不得，逆犯天条，罪该不赦。大人还要三思。”薛仁贵说：“既然不容我毁阴阳簿子，请还我盖苏文，吾就不毁了。”阎君听了，呵呵笑道：“大人，你既然要看这不难，同你到孽镜台前，一看就明白了。但是还有一说，只宜远观，不宜近观。大人阳寿来终，还要为朝廷建功立业，复还阳世。”薛仁贵说：“承命。”阎王出殿，上马同了仁贵来到孽镜台前。转轮大王吩咐鬼卒，把关门开了，请大人观看。

二位同上楼中，开了南窗，又是一个天地。分明是中原世界，桃红柳绿，锦绣江山，好看不过。阎王说：“你这边尊府见了么？”薛仁贵仔细一看，果然一些也不差，但见平辽王府里面二位夫人，愁容满面，坐在那里。旁边薛金莲，手内拈着一本兵书在那里。薛仁贵看这光景，放声大哭：“我想二位夫人，满心终日望我得胜班师，谁想受许多磨折，今落在阴司，你如何晓得？”阎君说，再随我到这里来。吩咐开了西窗，便请薛大人望西一观沙漠之地，说：“就是当今圣主了。”薛仁贵抬头一看，果然是锁阳城，见万岁愁容默默，军师徐茂公、鲁国公程咬金亦默默立在旁边。主帅营中寂寞无声，只见床上睡着一人，薛仁贵大惊，问阎君道：“本帅营中床上睡一死尸，究竟是什么人？”阎君说：“难道你忘了本来面目？睡的死尸，就是将军阳世。”薛仁贵道：“原来就是我，这般说起来，我身已脱凡尘，不能再回阳世了。我想，圣上如今休想朝会了。”乃号啕大哭。阎君说：“大人且免愁烦，方才本阴司说你

阳寿未终，即送大人还归旧路。”薛仁贵忽然醒悟，说：“方才冒犯龙颜，请受薛礼一拜。”阎大王连忙扶起，说：“何出此言？大小不来责备就好了。”仁贵满面羞愧，开言相求：“望阎君放我还阳，保主征西，灭那苏贼，但不知秦弼马和尉迟二位将军如今在哪里，待我会他一会，可使得么？”阎君说：“这不能，天数已定，寿命已终，如今已上天庭去了，待本阴司开了东窗你看。”薛仁贵抬头一看，见楼台有数丈高，中间悬一面大镜子，上面写着“孽镜台”三字，望着镜子里面看去，别有一天世界，龙楼凤阁，神鹤神鹿成群。内里亦有牛头马面判官小鬼在那里。看到半边，好作怪，囚车里内坐着一位将军，饿得犹如骷髅，脚镣手铐锁在那里。薛仁贵问道：“老大人，此人犯何罪，受此禁锁？”阎君说：“大人你今到本阴司寻人，就是他，今日此人当面，还来问我是何人。”薛仁贵道：“如此说来，这就是盖苏文。他为何这般光景？我明明与他交战，何等威势，如今弄得这样形容。”阎君说：“大人与他交战的，原非盖苏文，乃是大人被苏宝同飞镖所伤，疼痛难忍，真魂出现，梦游地府，转念死人，一霎时间即就来了，并非盖苏文来索命，这是大人的记心。”薛仁贵说：“原来如此。”又道：“老大人，这盖苏文犯丁何罪，在囚笼里受苦？”阎君说：“阴间判断，决无徇情。当初未遇大人之时，受奸臣张士贵之陷，探取地穴，金龙柱上用九条火链锁住的就是他。既大人怀恻隐之心，将他释放，来投阳世，他若改过自新，其罪即无了。不想他逆天行事，好杀生灵，伤害百姓，致死数十万人性命。虽蒙大人除却了他，他的罪过太重，虽是青龙下降，合当受此磨难，要等他罪孽完满，才放上天去归位。”薛仁贵想道：生前作恶，阴司察断明白，断断躲不过去。

如今为人，必要正直无私。又问阎君说：“但不知我后来结局如何？伏乞阎君指示。”阎君道：“大人你平生正直，三年天牢，不忘圣恩，并无怨心，扶助紫微圣主，打成唐朝天下，并无罪孽，你何必心慌。”薛仁贵说：“虽是如此，究竟后来如何？”阎君说：“既然如此，开了北窗与你看就明白了。”吩咐鬼役开了北窗。鬼役听令，忙开了北窗，对薛仁贵说：“一生结局，都在里面。”薛仁贵抬头一看，全然不解，只见一座关头，高有数丈，十分坚固，刀枪剑戟如林，关前三个大字，写着白虎关。只见关中冲出一骑马，为首一将，生得凶恶，身長丈二，青面獠牙，赤发红眉，眼如铜铃，坐下一匹金猊狮，手持铁戟，直冲到阵前来了。一员大将，白甲白盔，手持方天戟与他交战，那白将军被杀败。贞见顶上一只白额虎张牙舞爪，随着将军一路赶上来。旁边又赶出一位少年将军，浑身结束，年纪只有十六七岁光景，坐下一匹腾云马，手搭狼牙箭，扳满强弓，只听得飕的一声弓弦响，一箭正射中这猛虎，片刻不见了白虎。前面将军跌下马来，霎时飞沙走石，关前昏暗。少停一刻，天光

明亮，只见仙童玉女，长幡皂盖，引了中箭穿白的将军上了马，送上天庭，冉冉而走。又见年少将军号啕大哭，一员女将，十分美貌，手舞双刀，接住恶将大战，不上十个回合，那恶将抵敌不住，被女将斩下马来，片时又不见了。薛仁贵看见，全然不知是何缘故，忙问阎君说：“老大人，这内中境界，全然不解，请详示。”阎君说：“此将名叫杨藩，有万夫不当之勇，乃是上界披头五鬼临凡。大人若遇此人，须要小心。”薛仁贵道：“关中赶出这一位青面獠牙使铁戟的，想是杨藩了。”阎君道：“然也。”不知后面还有何景象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 15 回 薛仁贵死去还魂 宝同二困锁阳城

第 15 回 薛仁贵死去还魂 宝同二困锁阳城

再说薛仁贵又问那边一员大将是哪一个？阎君道：“后面将军就是大人了。”薛仁贵问道：“既是本帅，为什么头顶上放出一只白虎来？主何吉凶？”阎君道：“这是你自己本命真魂出现。”薛仁贵道：“这般想起来，本帅是白虎星临凡。”阎君说：“然也。”仁贵又问：“那边一员小将，我与他前世何仇？今生何冤？为何将我本星一箭射死。但不知他姓什名谁，我与他宿世何仇？竟来伤害本帅。”阎君微微笑道：“大人，这小将就是你的令郎，名叫丁山。”薛仁贵想道：“生前尚未有儿子，此是龙门射雁的小厮。原来是丁山儿子，他为何伤我？”阎君说：“你当初曾将他射死，今日他来还报，你无心害子，他有心救父，白虎出现，故而射死白虎，怪他不得，只教一报终然还一报。”薛仁贵说：“我儿已被我射死，尸首又被猛虎衔去，本帅亲眼看见的。如何又得回生？竟来助战。”阎君道：“你令郎原是枷相救还阳，目下应该父子相逢，夫妻完聚。”薛仁贵说：“原来有这个缘故，我后将死于亲子之手了。”二位说毕，同下楼来。阎罗吩咐鬼役，送大人回阳世去，不可久留在此，恐忘归路。薛仁贵拜谢，同了鬼役离却森罗殿，来到前面。只见一个老年婆婆手拜香茶，请一声吃了。此时薛仁贵称言多谢，却不敢受领。阎君道：“莫要辞却，此茶有缘故，倘后还阳漏泄天机，为罪不浅耳，请大人饮了这杯茶，忘了阴司事情，好回阳世，享受人间爵禄。”薛仁贵听了，把这茶吃了一杯，辞别阎君回阳路。看看相近锁阳城，鬼役称说：“薛元帅，小鬼送到此间，阴阳阻隔，要去了。”薛仁贵说声还有话说，只听得一声大叫，元帅苏醒转来。那周青等八位日夜伏侍，听得元帅大叫，各人齐说：“好了！元帅醒来，快报与万岁知道。”薛贤徒即忙来到驾前奏知。圣上大悦，同了徐茂公前来询问，叫声：“王兄，你七日归阴，朕七日不曾安睡，今日王兄苏醒，朕不胜之喜，今要静养为主。”传旨煎茶汤。

薛仁贵只得翻身转来说：“臣该万岁，蒙圣主如此隆重，浩大天恩只得在

席上叩谢天恩。”徐茂公道：“只要安心保养为先。”薛仁贵说：“军师，这几天苏贼来攻城否？”徐茂公说：“自他失了九口飞刀，不来十分攻打。”薛仁贵对周青说：“你等不要在这里伺候。吩咐军校巡值，你等带领人马，十门紧守，多加炮石便了，免被攻打，勿惊圣驾。”这八员总兵听令前往，俱向城上紧守去了。又对徐茂公说：“待本帅病好，然后再出战。如今不必点将出城，枉送了性命。”徐茂公说：“这个自然，元帅且宽心。”薛仁贵说：“万岁请回营。”圣上再三叮嘱，同了徐茂公回宫不表。

再说苏宝同为何不来攻打，因前日与尉迟号怀交兵，失去了三把飞刀，又与薛仁贵交兵，失去了六把飞刀。师父所赠九口飞刀都一齐失去；剩得飞镖三柄，哪里敌得住唐兵。吩咐三军把城池围住，倘然放出一人，本帅回来军法处治。众将得令。

那苏宝同又往仙山炼飞刀去了。再言锁阳城中徐茂公，他善晓阴阳，晓得他营中飞钹和尚和铁板道人甚是厉害，不必出去枉送性命，惟日日到帅府看视仁贵。将药敷好，仁贵只日夜叫疼痛，亦无法可治。不觉耽搁了有三个月，君臣议论纷纷。

如今再讲到西辽元帅苏宝同，他上仙山求李道符大仙又炼九口飞刀，辞谢下山。到狼主那里，又起雄兵十万，猛将千员，带领人马来到锁阳城。料城中薛仁贵不能就好，其余将官亦不冲杀，定是胆寒心惊，传令在那十城门周围安下营盘，又号令三军发炮，分兵四面团团围住，扎下帐房有十层营盘，扎得密不通风，蛇蝎亦不能通过。又安四方五色旗号，排八卦营盘，每一门二员猛将把守。宝同同军士围守东城，恐唐将杀出东关，到中原讨救，所以绝住此门。此时二困锁阳城，比以前更加厉害。

再讲锁阳城中贞观天子正在银銮殿与大臣言谈，薛仁贵病体尚未全好。忽听得城外炮响三声，圣天子大惊。有一军士飞报进来，上殿启奏道：“如今这辽蛮苏宝同，又领兵十万，围住十门，营盘坚固，兵将众多。请圣上早为定夺。”天子闻知此报，吓得浑身汗流，诸大臣口呆目瞪。徐茂公奏道：“既有辽兵围城绕十门，请圣上到城观探光景如何，再图良策。”天子道：“先生之言甚是。”带了各将、各府公子，都往东城，望下一看，但见：征云靄靄冲牛斗，杀气重重满十门。风吹旗幡分五色，日照刀枪白似银。

帐前马铃叮当响，兵卒营前番语清。东门青是三春柳，西接旗幡白如银。南拥兵丁气炎炎，北边盔甲列层层。中央戊己黄金色，谁想今番又困城。果然围得铁桶相似，老将军搔头摸耳，小英雄吐舌摇首。

天子皱眉道：“徐先生，你看辽兵浩勇厉害，如之奈何？薛王兄有病，不知何日得愈。倘一时失利，攻破城池，便怎么样？”徐茂公说：“陛下龙心且

安。”遂领秦梦、尉迟号怀、段林、滕贤：“各带三千人马，同周青等八员总兵官保守十门，决要小心，城上多加强弓硬弩，火炮沙石，日夜留心守城，若遇苏宝同讨战，不许出战，彼有飞刀厉害。倘有十门攻城，只宜十门紧守，况城池坚固，必无失守，不宜造次乱动，四面受困，不可一门失利，汝四人一一齐心。”四将领命，各带人马，分十门用心紧守。圣上同老将军各退回银銮殿，高声大叫：“此事如何是好？”徐茂公道：“降一道旨意，到长安讨救兵来方好。”圣上说：“先生又来说混话了，城中多少英雄，尚不能冲杀番兵，即今殿前哪一个好汉肯冲出番营，只恐怕不肯去。”徐茂公道：“内有一员将官，他若肯去，辽兵自退矣。”天子道：“哪一位王兄去得？”徐茂公道：“圣上明白，讨救者扫北征东之人也。臣算定阴阳，此去万无一失。他是一员福将，病疾甚少，惟他可往，陛下只说不用，老臣自有办法，使将不如激将。”圣上知意，就叫：“程王兄，今军师保你冲出番营，回朝讨救，未知王兄肯为朕效力否？”程咬金跪奏道：“陛下在上，为臣子者，本应忠心效力，誓死以报国恩，但臣年有八旬，不比壮年扫北征东之时，如今疾病多端，况且到长安，必从东门而出，苏宝同飞刀厉害，若出去有死无生。军师借刀杀人，臣不去。”圣上说：“此话是真，程王兄年高，怎能敌得苏宝同。不如尉迟御侄走一遭罢！看他这枪法还可去得，况程王兄风中之烛，只好伴驾朝堂，可以安享富贵，若要他出去，分明送了一条性命，又被敌邦好笑。

军师不要再说此混话，此事还要商议。”不知程咬金肯去否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 16 回 徐茂公激将求救 程咬金骗出番营

第 16 回 徐茂公激将求救 程咬金骗出番营

却说徐茂公说：“陛下，臣算就阴阳，天子洪福，料这程王兄乃一员福将，苏宝同虽有飞刀，有福者不致受伤，故此程王兄出去万无一失。尉迟小将军武艺虽高，怎当得番将飞刀之患，况且他兄长已伤，此去兵不能退，又折一员大将。程王兄当年扫北时，也曾保你出去讨救，平安无事，得其功劳，前在三江时，越虎城亦保你到摩天岭讨救，俱太平无事，今日倒要推三阻四起来。

”程咬金道：“这牛鼻子道人，前年扫北，左车轮本事，系用兵不精。营帐还扎得松，可以去得。向年征东，盖苏文说道：‘我决不放刀’，还可敌得过，可以去得。如今老了，况且这苏宝同更加厉害，营盘又坚固，且又以邪术伤人。

若要此去，只不过尽其臣节，误了国事大事，我之罪也。”天子说：“程王兄之言不差，他若出去，被苏宝同见笑，说城中并无能人大将，遣一个老将废物出城，岂不笑也笑死了。”程咬金一听此言，心中不悦，言道：“陛下何以视人如草芥？当初黄忠老将，年已七十五岁，尚食斗米，能退曹兵百万。况

臣未滿八旬，尚有廉頗之勇，何為無能？待臣出去。”天子道：“既然王兄肯去，朕另有密旨一道，你帶往長安開讀，討了救兵到來，退得番兵，皆王兄之功也！”程咬金領旨一道，就在殿上裝束起來，按了頭上盔，緊索腰中帶，辭別了天子，手持大斧。開言對徐茂公說：“你們到城上去看我武藝，殺進番營。

如營頭大亂，乃殺出番營；若營頭不亂，我就死在營中了，另點別將去討救兵。”茂公說：“我知道你是福將，自有靈助。”程咬金說：“諸位將軍，今日一別，再不能會了。”眾公爺道：“說哪里話來，賴陛下洪福，神明保佑老千歲，此去決不妨事。”程鐵牛上前道：“爹爹，你是風中之燭，不該領了聖旨，到長安去。”程咬金說：“吾兒，自古道：食君之祿，担君之憂，國家有難，情願舍身報國。生死由天命，即死亦不為夭壽，況為父的受了朝廷大恩，哪有不去之理。”程鐵牛紛紛流淚道：“孩兒保着父親殺出番營，同回長安。”程咬金道：“這個使不得。你伴駕要緊，若一齊出去，倘有三長兩短，就不妙了。”父子二人大哭，君臣見了均皆傷心，辭了天子，上了鐵腳龍駒，不帶一兵一卒，出了城門。

但見徐茂公來到東城，天子同公卿上馬，都到城上觀望。

程咬金叫道：“徐二哥，你念當初結拜之情，可照管小兒些罷！”徐茂公道：“這個自然，但愿我弟馬到成功，歸到長安，早討救兵來，愚兄犒勞，切望切望！”程咬金說：“徐二哥，我出城沖殺，遼營不亂，你們把城門緊閉，把吊橋高扯。營頭大亂，你們不可閉城，吊橋不可高扯，我或者逃進城來。”徐茂公說：“這不要吩咐，你且放膽前去，贈你三通鼓。”鐵牛看了不忍，君命所使，無可如何？同徐茂公上城邊頭望着。一邊放炮開城，吊橋落平。程咬金一馬沖出城來，過得吊橋之時，徐茂公吩咐城門緊閉，吊橋扯去。程咬金回頭一看，見城門已閉，吊橋已扯，心中慌張說：“徐二哥，怎樣向你講的？”徐茂公道：“程王兄放膽前去，我這裡城門再不開了，休想進來，快往長安，我自下城去了。”程咬金心中大怒道：“罷了！這牛鼻子道人，我與你前世無冤，今日無仇，何苦要害我。”在吊橋邊探头探腦，却被營前小番看見，放出弓箭，猶如雨點，炮響連珠。程咬金好不着忙，向前又怕，退後無門，叫聲：“狗蠻子慢動手，借你口中言語，去報與胡囚鞞鞞知道，說我興唐魯國公程咬金，有話面商。”小番听了報與營主：“啟上帥爺，今日有城中走出一名奸細，口稱魯國公程咬金，要與元帥對話。”蘇寶同說：“此人帶多少兵馬，用何兵器？”“啟上元帥，那人並無兵將，單人匹馬，手提着一柄大斧，其外並無什麼。”蘇寶同吩咐軍士拉馬。蘇寶同上了龍駒，來到營前，大喝一聲道：“老蠻子，你姓什名誰，有何話說？”程咬金開言道：“狗鞞鞞，你

要听真，只为你飞刀厉害，主帅命我程千岁到长安催取粮草，来杀你们。”苏宝同说：“原来程老蛮子，本帅也尽知，我亦不杀你，回去罢！”程咬金大喊道：“胡囚，我中原还有上天入地英雄好汉，我家老人家有孙子名叫程千忠，用十六个军人扛抬一柄板斧。一到西凉，你们一带犬羊，俱难逃生路了。叫一声苏宝同，你若怕杀，快把我程老爷爷杀了；你若是英雄好汉，不怕杀，放我过去讨取救兵，搬运粮草。”苏宝同听了此言，心中一想，哪有上天入地的好汉英雄？哪里有十六个军人扛抬的斧子？一派胡言。果然无粮草，一定运粮草去是真情了，我想这老头儿，杀他无益，不如放他去罢，倘然粮草取来，我就一网而收，乘机攻破城池，将仇人杀尽，捉住罗通，搜觅御印，杀入长安，功劳不浅，何等不美。主意决定，叫一声：“老蛮子，本帅放你过去。”程咬金道：“胡囚，你好奸诈，此回假意放我程爷爷过去，这前面关口俱被你胡囚移去，你差兵到关上，嘱咐他拿我，将程爷爷一刀两段，岂不是上了你的当，要杀就这里杀。”苏宝同道：“爷哪里话来！本帅乃堂堂好汉，岂是花言巧语。我不容你过去，一刀立斩你的头下来，不用一些气力，反将疏放，决无是理。你不用介怀，放心过去罢！”程咬金道：“胡囚，你爷爷此去，救兵到来，杀你鞑鞑了，但要你请我一请，我好吩咐孙子程千忠将斧子磨快些，把你这班胡囚狗鞑鞑一刀一个，杀快些，少受些痛苦。”苏宝同问军士，那老蛮呵呵噪噪，说什么话？小番说：“启帅爷，这蛮子要酒饭吃。”苏宝同道：“这个老匹夫，不知饿了几天，本帅做个好事。”吩咐小番，赏他一饭。军士连忙取出鱼肉好酒，送老南蛮子吃。程咬金大悦，将吃了有些酒意时，开言道：“狗鞑鞑，快将令箭批文给与我，到关前做个执照。”苏宝同吩咐小番，将批文令箭与这南蛮前去。程咬金接令箭批文，出了营门，叫声多扰，打马加鞭，往前放起流星而去。

再说唐王君臣正在城头看望。少停，只见远远流星放起。

天子大悦，叫一声：“徐先生，看营后流星放起，程王兄想必无害了。”徐茂公道：“臣已算定，晓得不妨。”程铁牛在旁听了，不胜之喜，传旨回宫。

再言程咬金到了关头津口，有了那批文令箭执照，俱皆放行。不一日到了玉门关，是中原地方，闻知钦差，俱来迎接。

程咬金不敢耽搁，日夜赶行，一路上风餐雨宿，过了陕西，早来到长安地方。进了城内，来到午门，驾已退殿回宫去了。有黄门官抬头一看，说道：“恭喜老千岁，随侍天子御驾平征西辽，可是得胜班师了么？”程咬金说：“非也，快与我请驾临殿，今有圣上急旨到了。”黄门官听说天子急旨，钦差到来，忙传与值殿官。

不知圣旨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 17 回 赠宝薛丁山下山 柳夫人母子重逢

第 17 回 赠宝薛丁山下山 柳夫人母子重逢

话说值殿官即忙鸣钟击鼓，宫监报进宫中。殿下李治穿着龙袍出宫升殿。宣进程咬金，俯伏金阶，口称：“殿下千岁爷在上，老臣程咬金见驾。愿殿下千岁千千岁。”李治叫声：“王伯平身。请御椅上坐。”程咬金谢坐，坐在旁边。殿下开言道：“孤父王前去破虏平西，未知胜败如何？今差王伯回朝，未知降何旨意？”程咬金奏道：“圣上龙驾亲领人马，一路势如破竹，连夺三关，如入无人之境。不料他设个空城之计，入了锁阳城，苏宝同调百万兵马，将锁阳城团团围住，水泄不通，日日攻打。驸马出兵，在阵前骗去昆仑，被他还铜身亡。次日尉迟宝林、尉迟宝庆兄弟二人，被他飞刀所害，尸首不能完全。

元帅亲领六师自出，又被飞镖所伤，众将救回。死了七日，然后还阳，至今未好。折了兵马无数，大将数员，高挂免战牌。

城中粮草将尽，事在危急，有惊天子龙驾，所以单人匹马穿出辽营到此讨救。现旨意一道，请千岁观看。”李治殿下出位跪接父王旨意，展开龙案上，看了一遍，说：“原来我父王被困锁阳城内，命孤出榜文招取能人，到朝领兵，前去破番。”遂对程咬金道：“父皇旨意要出榜文，不知是何意？”程咬金说：“这牛鼻子道人善算阴阳，所以得知。”殿下说：“事宜早行，救兵如救火，老王伯与孤调齐三军，操演阵法，一面张挂榜文。”程咬金说道：“老臣知道。”就此辞驾，午门已出，回到自己府中，裴氏夫人早已亡故，有孙儿程千忠接见。千忠亦是青面獠牙，使一柄大斧，有八十斤，两膊有千斤之力。程咬金无暇细谈，自去料理。秦、尉二家公主夫人闻此消息，苦恨不已，悲伤哭泣，但见从驾而去，不见随驾而回。乃设立灵帐，殿下亲临吊奠，文武百官皆来亲祭。

另言云梦山水帘洞王敖老祖，当年救了薛丁山留在洞门，收为门徒，教习兵法，不觉过了七年，晓得紫微星被困锁阳城，白虎星有难。目下应该父子重逢，是以唤徒弟丁山，前往西凉救驾，使他父子相会，而且又能建功立业，何等不美。叫声：“徒儿过来，有话要对你说。”薛丁山听师父呼唤，忙到蒲团前跪下，启问：“师父，有何吩咐？”王敖老祖道：“薛丁山，你今灾难已满，应该离我仙山。今有西凉苏宝同作乱，唐王有难，被困锁阳城；汝父为飞镖所伤，今命你下山，前往锁阳城救驾。你父子相会，平定西辽回朝，其功不小。”薛丁山听言启称：“师父，弟子承蒙师父相救，情愿在山上修道，学长生之法，不愿到尘世中走矣！”说着，泪流不止。老祖说：“徒儿呀！你命应享福禄也！焉能修道得成。”薛丁山说：“弟子练习兵法，才疏学浅，武艺低微

，手段平常，如何能到西凉杀退番邦人马，倘一失手，岂不有坏师父仙名，又不能救驾，父子亦不能会面，如之奈何？”老祖点头说道：“果然不差，此去西凉，关关有猛将，寨寨有能人，焉能得到西凉，苏宝同又厉害不过。呀！有了。”吩咐仙童：“去取我十件宝贝出来，付与师兄。”仙童领法旨去取了法宝，送与薛丁山。老祖说：“此十件宝贝能破辽邦，你可收藏，后有用处。”十件宝贝：一顶太岁盔；一件锁子天王甲，刀枪不进；一双利水穿云鞋，穿上腾云驾雾；方天画戟；昆仑剑；玄武绣锦剑袍；一张宝雕弓；三支穿云箭；引出一匹驾雾行云龙驹，给他坐骑。薛丁山受了十件宝贝，全身披挂。老祖道：“此十件宝贝，你带在身边，就能平定西凉。天机不可泄露。”薛丁山又问师父：“徒弟此去，不知何日再见师父。”老祖说：“我赠你四句偈言，日后富贵荣枯结局，都在其内，你须牢牢紧记。”偈曰：一见杨藩冤孽根，红丝系足是前生；两世投胎重出见，自家人害自家人。

薛丁山说：“徒弟不知吉凶，乞师父指示。”老祖说：“不须问我，后自应验。”薛丁山谨承师命，辞拜师父，离了仙洞，上了龙驹。老祖又叫徒弟回来，我还有话说。薛丁山道：“不知师父还有何法旨。”老祖说：“今你父有难在西凉，被苏宝同飞镖所伤，我赠仙丹，你前去救父之命。”薛丁山道：“谨遵仙师法旨。”便将葫芦收了，辞别师父，问道：“弟子此去却往何地？”老祖说：“你往西南而行，原在龙门县，你父受职平辽王，镇守山西。你回去母子相逢，速往长安，去揭榜文，到西凉退贼。”薛丁山一听此言，心中明白，将弓箭挂在腰间，辞别仙师下山。这匹龙驹好不快便，但听风声，不消片刻，来到山西。

到龙门县，按落云头一看，早到平辽王府前，说道：“我几个年头不在世间，但不知母亲妹子如何？”正在此想，只见走出一个人来，名叫薛青，抬头一看，问起原由，薛丁山细说一遍。薛青叫声：“小主人，你自从龙门射雁身亡，夫人终日痛哭，难得今日回来，使小人喜出望外。待小人进去通报夫人。”薛青来到中堂双膝跪下说：“主母，当年小主人未死，特来禀知夫人，现在辕门外边。”夫人听了此言，心中大喜，吩咐薛青说道：“快快出去请大少爷进来。”薛丁山一进门，跪下拜道：“母亲，孩儿拜见。”夫人抬头一看，果然是丁山，乃抱头大哭，说：“七年不见，今日相逢。我儿细细道来。”薛丁山道：“母亲，孩儿那时射雁，误被父亲射死，王敖师父即差虎衔去，救活儿性命，在山修道。今日师命孩儿下山，与我十件宝贝，说圣上被围锁阳城，父亲被飞镖所伤，无人往救，目下长安挂榜求将，孩儿要往长安揭榜，领兵前年西凉，救父要紧，特先来拜见母亲，随后就要起程。”夫人听了，大喜道：“难得仙师相救，飞年恩养，又前去救父亲，这也难得。”金莲小姐在内闻

说哥哥回来，大喜，即忙走出中堂，见了哥哥，满心大悦。兄妹二人也有言语，回身拜见樊氏二娘，摆设团圆酒，与孩子接风。饮酒之间，夫人下泪说道：“孩儿呀！闻得西凉兵将凶狠，不卜你父死活存亡？叫做娘的怎么放心得下？”丁山听了，忙跪下说道：“母亲不必愁烦，待孩儿明日到长安揭榜，前去救父，母亲放心。”夫人道：“孩儿你要上长安去救父也罢了！生死愿同一处，为娘的同你前去，免得挂怀劳心。”金莲小姐上前道：“哥哥，小妹亦受仙母教习仙法，炼就六丁六甲，金甲神符，武艺精通，凭他番兵百万，哪里在妹子心上。现与哥哥一同前去救父。”薛丁山说：“妹子果有仙法，一同前去更妙，但不知家事田园王府托与何人？”夫人道：“托樊氏二夫人便了。”母子兄妹三人谈了半夜，各自回房。未至天明，各自起身，将家事尽托与樊氏夫人。收拾齐备，兄妹结束停当，与母亲离了山西。百官相送，传令不必远送，放炮三声，径向长安大道而行。

不一日到了长安进城，果见操演兵马。丁山来到午门，看见榜文张挂，有圣谕招将领兵到西凉救回圣上，官封万户侯，妻封一品夫人。薛丁山大悦，忙上前揭了榜文。守榜官看见，忙来见鲁国公程千岁。咬金听说，忙上马来榜前，见一少年将军。程咬金大喜道：“昨日张榜，今日就有人揭榜。待我问他姓名，有何本事可退得辽兵。”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 18 回 薛丁山领兵救父 窦仙童擒捉丁山

第 18 回 薛丁山领兵救父 窦仙童擒捉丁山

却说程咬金留少年将军，来到自己府中，问小将军姓什名谁，有何本领，来揭此榜文？薛丁山启言道：“老千岁，我乃平辽王之子丁山，师父仙法救去，几年教习兵法，今命小将下山往西凉救君父，今连母亲妹子一齐至此，望老千岁奏明殿下，待我领兵征西辽。”程咬金听了大喜，说道：“小将军原来是平辽王之子，恭喜，待一同去朝见殿下。”二人齐上马来至午门，当驾官奏明李治，殿下升殿。程咬金同丁山上金銮殿，朝见已毕，殿下道：“原来是薛王兄。

卿家有何本领？受此重任去征辽。”丁山奏道：“千岁在上，臣父蒙圣上洪恩，拜将征西随驾番邦，不料被困锁阳城。今闻千岁招纳贤士，臣遇仙师传授兵法，岂怕辽兵百万，苏宝同之厉害。此去必要杀死苏贼，平定西番。”殿下举目一看：果然相貌不凡，人才出众，必然大将之才，心中大悦，封丁山为二路元帅。就当殿挂帅，亲赐三杯御酒说：“王兄领兵前去，一路上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，救了王父龙驾，得胜回朝，其功非小。”薛丁山谢了恩。程咬金说：“千岁，救兵如救火，殿下速降旨意，命各府爵主明日教场点起大队人马，连日连夜往西番救龙驾，要紧要紧！”殿下说：“老王伯，这个自然要紧的

。”即降旨意，各府公爷回家，各自整理盔甲，殿下回宫不表。且说薛丁山威武威武，来到程府中，咬金设酒饯行，当夜不表。

到了五更天明，各府公爷俱戎装披挂，结束齐整，到教场中听令。薛丁山头上带一顶闹龙束发太岁盔，身披一件锁子天王甲，外罩暗龙白花朱雀袍，背插四面描金显龙旗，足穿利水穿云鞋，上截装成描凤象战靴，手持画杆方天戟，腰间挂着玄武鞭，左边悬下宝雕弓，右边袋内放下三支穿云箭，座下一匹驾雾行云龙驹马，后面飘着一面大纛旗，上书着大唐征西二路大元帅薛，好不威武。来到教场，诸将上前打拱已毕。点清了三十万人马，薛丁山命尉迟青山解粮，点罗通为前部先锋，点程千忠为后队，逢山开路，遇水搭桥。后面薛丁山祭过了旗，放炮三声，摆开队伍，众将保住了元帅。程咬金亦是戎装甲胄在身，径往西番大路而行。夫人小姐亦结束打扮一同前往，只见龙旗分五色，剑戟密层层，军队分行伍，众将似天神，尽带乌金盔，都穿亮银甲，果然名不虚传。

出了陕西，过了宁夏，出了玉门关，前面有座棋盘山。山高险峻，只听山上一阵锣响，山上有数千喽罗下山来了，冲出一个大王，年纪还小，一表堂堂，身長三尺，头戴亮银盔，身穿熟铁甲，手持黄金棍。他是王禅老祖的徒弟，武艺高强。他在上望见唐军营中薛金莲，不由神魂飘荡，妄想拿来成亲，持了黄金棍飞奔而来，挡住去路，大叫一声说：“打我山前过，十头留九个，若然没有买路钱，去走你娘的尽头路。不肯拿来，你军中留下一个少女子，做个押寨夫人。”罗通听了大怒道：“好大胆的狗强徒，天兵到此，你如此口出胡言乱语。”把枪一起，照胸一枪，向面门上刺将进来。那大王叫窦一虎，是步战，纵跳如飞，把黄金棍望枪上噶啷只一梟，亦来得厉害。罗通此条枪，抬转来了，又是一枪，如是窦一虎抬不起了。二将交锋三十余合，罗通果然本领高强，杀得窦一虎浑身是汗，险些儿被刺了，把身子一扭不见了。罗通抬头看，说：“这就奇了，方才这矮子正要拿他，为何就不见了？”三军看见强徒好似玩戏法的，忽然不见。罗通心中想道：“不如追上山去，捣其巢穴，除此草寇，好等通商来往。”算计已定，带领二千铁甲，杀上山来。小姐正坐忠义堂，喽罗报上山来。启：“小姐，不好了！大王在山前打探，不料来了唐朝大队人马，大王要截住讨买路钱，那军中闪出一员先锋，十分凶勇，与大王交战，有三十余合，大王大败逃遁去了，这唐将追上山来了。”小姐大怒：“唔！有此等事，待我拿他便了。”上了白花龙驹，带领三百女兵，冲下山来，刚刚正遇着罗通。罗通见一员女将冲下山来，抬头一看，真是绝色的女子！你看她怎生打扮，但见头上挽就螺丝黑狐尾，倒挂雉鸡翎高挑，眉似绿柳两弯青，面如傅粉红杏艳，一口银牙，两耳金环，十指尖尖如春笋，身穿锁子黄金甲

，八幅护腿龙裙，足下小小金莲，果然倾城国色，好似月里嫦娥下降。罗通哈哈大笑说：“你这女子有何本领？口出狂言，快快跟我到营中，送与元帅做个夫人罢！”小姐说：“狗南蛮不知俺窦小姐的刀法厉害么？你敢讨我的便宜，不要走，照刀罢！”把刀一起，望着罗通顶上砍来。罗通把枪逼在一旁，还转过来一枪，劈面上刺将进来。小姐把枪噶唧唧一挡，打马急战交锋过去。二人在山前战到二十回合，小姐虚晃一刀，带回马就走，叫一声：“南蛮狗，咱不杀你了，好走呢。”罗通不知她有计，打马也追下来了。窦仙童回头一看，正中机谋，忙向怀中取出捆仙绳，抛在空中。罗通抬头一看，只见一道红光落下，被她捆住，昏迷不醒。翻身一跤，跌下马来，被喽罗拿上山去了。

那窦小姐收了仙索，又到阵前讨战。败残兵卒报进营中说：“元帅，不好了！山上有一女子，能用妖法，把先锋罗千岁用绳索生擒活捉上山去了。”薛丁山听报大怒，吩咐军士备马抬戟，说：“待本帅亲自捉贱婢。”装束停当，跨上龙驹，手持方天戟，带领三军，冲出阵来。来到阵前，一声大叫：“贱婢，好好放我先锋出来。若不然，本帅要将你巢穴踹为平地。”窦小姐一见，心想：我一十六岁，从不见南朝有这等美貌郎君，面如傅粉，口若涂朱，两道秀眉，一双俊眼，好似潘安再世，宋玉还魂。窦小姐暗说：我枉生这样花容，如此才郎难逢。便说：“来的唐将少催坐骑，留下名来？”丁山说：“唔，你要问本帅之名么？我乃唐王驾下元帅薛丁山便是。你快快放罗千岁出来，我要去锁阳城救君父。”窦仙童听了，说：“奴家有言相告。”元帅说：“有话快说来。”小姐道：“奴家乃非俗人，是九龙山黄花圣母徒弟，仙师传授，武艺精通，虚度十六岁，父母早亡，只有哥哥窦一虎，有地行之术，奴家窦仙童欲与元帅成凤鸾之交，同往西凉救驾，不知将军心中如何？”薛丁山一听此言，心中不悦道：“不识羞的贱人，我乃堂堂世子，岂肯与你草莽匹配。快照本帅的戟罢！”一戟直向小姐面门上刺去。那小姐不慌不忙，举双刀一起，架在一边。二人战在一处，杀在一堆，一连二十个冲锋，战得窦小姐满面通红，两手酸软，哪里是薛丁山对手。只得把双刀抬定方天戟，叫声：“郎君，且慢动手，看我的法宝。”就在怀中取出捆仙绳，望空一抛，将丁山捆住，大胜回山，将丁山解进银銮殿。

薛丁山醒来，见了窦仙童立而不跪，口中骂道：“贼泼贼，好妖婢，你用妖法捆我天朝元帅。”窦仙童说：“奴家惜你人才出众，饶你一死，今日就在山寨成亲。”薛丁山喊道：“要杀就杀，何必多言。”窦小姐听了，吩咐喽罗推出斩首示众。

喽罗得令，即将丁山推出。

不知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 19 回 薛丁山山寨成亲 窦一虎归唐平西

第 19 回 薛丁山山寨成亲 窦一虎归唐平西

却说女大王命喽罗将丁山推出斩首，正要开刀，只听有人叫刀下留人。你道是哪一位？就是程咬金！他在大营听得军士报说：“帅爷与女将交战，不上三十合，被他红绳捆住，把帅爷活捉上山去了。”程咬金听了，吓得魂不附体，开口便问道：“怎么！”军士说：“阵上女将要与帅爷成亲，帅爷不肯，被她拿去。”咬金问此女生得如何？军士回道：“好一个绝色女子。”程咬金对柳氏夫人说：“夫人，令郎今日捉去凶多吉少，待老夫为媒结成姻好，同去西凉救驾。”薛金莲听说哥哥被捉，柳叶眉边生杀气，说：“待我前去为兄报仇。”夫人说：“我儿不可，你哥哥尚然如此，何况你去。听老伯之言，前去说亲救驾要紧。”咬金听了，连忙上马来到寨前，大叫刀下留人。喽罗一见老将军，喝声：“唔！你这老头儿是何等之人，听你呼刀下留人。”咬金道：“速去报与女将知道，说兴唐鲁国公程千岁有话，要对女大王面讲。”喽罗听了，来到殿上说：“大王，有位大唐程千岁要来进见。”窦仙童听了，心中暗喜。莫非此人来与我做媒？不可怠慢他，吩咐喽罗且慢开刀，请程千岁进来相见。喽罗得令，来到外边说：“且慢开刀，请千岁进去相见。”

见过之后再定夺。”程咬金下了马，来到殿前，窦小姐连忙迎接，上了银銮殿。

小姐坐下，开言说道：“老将军到小寨，有何见谕，乞道其详！”程咬金说：“老夫到此非为别事，特与小姐作伐。就是这平辽王世子，官封二路元帅之印，今被所捉之人，他与小姐年纪相仿，才貌兼全，休要错过此段姻缘。”窦小姐听了，满面通红，暗想：先前私自对亲，拿到殿上强逼成亲，尚未成就，如何回答？程咬金道：“此乃小姐终身大事，不必害羞。”那窦小姐听了，只得含羞开言叫声：“老千岁，虽蒙光降作伐，然婚姻大事，父母虽然去世，还有长兄，自古长兄为父，敢烦老将军说知我兄，允不允就定了。”程咬金想道：这个丫头果然好做作，方才明明白白要成亲，今推在哥哥身上，推得干干净净。想了一会，说道：“小姐既要令兄作主，请来相见。”那窦一虎在地中听得明白，想道：我有心要他妹子成亲，不想自己倒上了当，反把妹子嫁他，正是我算人，倒被人算了去，亦是天赐奇缘。遂从地中走上来。程咬金见了稀奇，说道：“好似周朝土行孙，会地行之法。如投归唐朝，该是我主洪福。”对窦一虎道：“将军真神人也，世所罕见。”咬金上前见礼，说与他妹子作伐。窦一虎早知妹子心事，当即允诺。将丁山放了绑缚，亦到银銮殿上一齐见礼。咬金说：“元帅你就允了罢！老夫也有一杯喜酒吃。”丁山说：“奈父亲在西凉，被伤锁阳城，更兼国难未安，如何能私自成亲？这不忠不孝之罪，不

能从命。”咬金说：“贤侄孙不妨，万事有我老人家在此。虽是令尊不在旁，令堂作主一样的，就是老夫为媒，令尊决不来责你的。允了罢！”薛丁山心中一想：前日下山时，师父曾言，前途有良缘，况此女有法宝，前往西凉救驾可做帮手，乃开言道：“承老柱国美情，晚生从命了。”程咬金大喜，向窦一虎道：“今日正是黄道吉日，即与令妹完姻。”

窦一虎道：“遵命。”吩咐喽罗下山，迎接亲家夫人到来，同观花烛。又放了罗通。当夜丁山与仙童成亲，摆了喜筵款待唐朝众将。

再言次日窦一虎放散金银，放火烧山，喽罗俱归唐。放炮三声，离了棋盘山。一路下来，行了三天，到了界牌关，吩咐放炮，立下营寨。

且说这界牌关的守将，姓王名不超，官封一等侯，年九十八岁，身長一丈，面如银盆，五络长须，一条条好似银丝，斗米石肉方可一餐，使一支丈八蛇矛，重百二十斤，有万夫不当之勇，四海闻名。是日在关上操演兵马，说：“此关日前被南唐所破，今日魔家镇守，须要小心。”即有小番来报：“启知平章爷，南朝差二路元帅薛丁山，领兵三十万，勇将千员，已至关前。请爷定夺。”王不超一听此言，大怒道：“可恶南蛮这等无理，只怪我国元帅放这老蛮子程咬金过去，被他领兵取救。如今既有大队人马到来，我若放了一个过去，亦不为盖世英雄。”即吩咐备马抬枪，拿披挂过来，结束停当，挂剑悬鞭，上马提枪，来到关前，吩咐开关。大炮一响，开了关门，放下吊桥，带领三千人马冲出关来。来到阵前，高声大叫：“程老蛮子，俺元帅前时放你出关取救兵。俺今若不杀你这程咬金，也不算好汉。哪怕你二帅薛小蛮，也要一鼓而擒。快快将那程老蛮子放出来见我。”探子报入营中，启上：“元帅，今有辽将王不超领兵讨战。”薛丁山闻报大怒说：“大胆胡囚，敢如此无礼，左右取披挂过来，待我亲去拿他。”千忠上前启道：“待小将去取罢。”元帅抬头一看，原来是后队先锋程千忠，恨不能要在程咬金面前说一句好话：你出去马到成功。程千忠领命，欣然提了大斧，带领三军。一声炮响，开了营门，冲出营来，到了阵前。王不超一看，说：“来将快快通下名来，待本将军挑你下马。”程千忠一听此言，气得三尸神暴跳，七孔内生烟，大喝道：“番狗休出胡言，只怕你闻我之名，就要吓死。我乃兴唐鲁国公长孙，官拜大将军二路元帅后队先锋程千忠便是。”不超道：“呀，你就是老蛮子程咬金的毛孙子，你来得正好，你祖父骗我元帅出关。俺今引兵在此，将你千刀万割，方消我恨。看枪罢！”出马迎面一枪。程千忠把大斧噶唧唧一声劈去。

打马交锋过去，忙转回坐骑。程千忠把大斧当头劈下，王不超将手中枪一架，程千忠在马上一震，斧子挑回过来了。千忠叫声：“不好。”把斧子又起上，不超又架在一边。战到六十个回合，程千忠不是这番将对手，把斧虚晃一

晃，勒回马，豁喇喇往营前走，来到营中道：“元帅，西凉番将甚是厉害，小将不能胜他，望元帅恕罪。”薛丁山说：“胜败兵家之常。谁人出马会他。”罗通说：“末将愿往。”元帅道：“须要小心。”罗通提枪挂剑，悬鞭上马，开了营门，冲至阵前。王不超持手中枪架住说：“方才有个蛮子，不够老将军几个回合，杀得他大败。你今又来送死！通下名来。”罗通大笑道：“你这狗鞑鞑，要问我的名么？我乃太宗天子驾前越国公，罗千岁的爵主干殿下，前部先锋罗通是也。”王不超听了，说道：“呀！原来你就是什么扫北的罗通。本将军向闻你名，原有些手段，但是今日要与我西凉老将王不超老子比武，恐怕你不是俺的对手，劝你免来送死！”罗通大怒道：“老蛮奴休要夸口，在我马前战二十合，不斩下你的狗头来，不算好汉。”王不超呵呵笑道：“我的儿，口说无凭，看本领分高低。”不知胜负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 20 回 勇罗通盘肠大战 锁阳城天子惊慌

第 20 回 勇罗通盘肠大战 锁阳城天子惊慌

却说罗通听了此言，说道：“老蛮奴不必多言，照枪罢。”劈面一枪，王不超把手中枪一架，二人交锋，各显本领，一来一往，一冲一撞，战到三十个回合，不分胜负。杀得罗通汗流浹背，王不超也吁吁喘气，把手中枪抬住说：“罗蛮子果然厉害。”罗通说：“老狗胡囚，你怕战了么？”王不超说：“谁怕战，今日本将军不取你命，誓不进关。”罗通说：“本爵主不刺你下马，决不回营。”吩咐三军齐发，金鼓就如雷鸣，又战起来。又杀了五十回合，仍不分胜负。

这王不超老当益壮，使这一条丈八蛇矛，真正好枪，阳诈阴诈，虚诈实诈，点点杨花纷纷而刺。这罗通一条枪也厉害，使了八八六十四枪抵住。又战了二十个回合，看看枪法要乱。

元帅在前营见枪法不好，说道：“罗将军枪法要乱了。”传令鸣金，只听得锣声一响，罗通回转头来。被王不超一枪直刺过来，罗通失了手，不及回避，把身子一闪，被那枪尖往左脐下一刺，好不厉害，登时刺进铁甲，直入皮肉五寸深，肉损骨伤，五肠刺穿，浑身疼痛，肠子出来，血流不止。主帅营前望见，吩咐大小三军星驰前去相救。只见罗通之马已到营前，叫声：“元帅，不必惊慌。吩咐众将助鼓，我罗通若不杀此老番贼，死了也不甘心。”说罢，抽出腰刀，将旗割一幅扯下，就将坠出五肠六腑包好，拉来盘在腰中扎束停当，勒马又冲出阵前，开言大骂道：“老番狗，我罗将军再来同你决一死战。”那王不超睁目一看，吓得魂不附体。不想罗通来得怪，把手中枪向前心一刺，这王不超大叫一声“不好”，仰面一跤跌下马来。

罗通跳下马割了首级，上马加鞭，复来营中献上首级，也一跤跌下马来。

众将上前扶起，罗通大叫一声，痛杀我也！一命归阴去了。

元帅大哭，备棺入殓。其子罗章大恸。薛元帅差官护送棺木回长安去了。罗章愿为前部先锋，当先杀到界牌关。小番见主将已死，闭门不及，被这罗章带领众将杀入关中，如入无人之境。得了界牌关，盘查钱粮马匹三日，然后放炮起行，一路行到金霞关。吩咐安营，号令一下，安下营寨。

次日清晨元帅升帐，齐集众将两旁听令，罗章披挂上前道：“启元帅，小将新在元帅麾下，不曾立功，今日这座金霞关，待小将走马取关，以立微功，方可立在帐前听令。”薛丁山说：“有其父必有其子，贤弟乃当世英雄，亦须小心在意为是。”罗章接了令箭上马，手提梅花枪，带领大小三军杀到关前，大叫一声说：“守关番奴快报主将知道，说小爵主乃在唐越国公罗先锋是也。今界牌关已破，奉元帅将令，来打此关，你若顺天命，快快献关，饶你一死。”小番忙报进关上：“平章爷，关外大唐二路人马已到，有将讨战。”巴儿赤闻报大怒，说：“苏元帅不该放程咬金出关。

今提兵到此，这乳臭小儿竟出大言，欺吾太甚。不斩此匹夫，不算为西凉大将。小校取我披挂过来。”传令各将，准备号令。

一声炮响，大开关门。罗章抬头一看，见此将甚是凶恶。你看他怎生打扮：头戴红缨亮银盔，身穿锁子黄金甲，目如铜铃，两耳兜风，一头红发，坐下一匹黑鬃马，手执大刀，冲出关来。

来到阵前，罗章大叫道：“那胡狗鞑鞑儿，快通下名来。”那番将道：“你要问魔家姓名么？俺巴儿赤，乃是红袍大力子大元帅麾下，加封镇守金霞关大将军巴儿赤便是。”罗章说：“哪有什么巴儿赤，尽是一些狗胡囚，今日二路元帅已到，要往锁阳城杀那苏宝同。不思让路开关，反阻我去路，分明活不耐烦了。”巴儿赤大怒，提起刀来说：“照魔家的刀罢！”便向罗章头顶上劈下来。罗章喝声“来得好”，把枪呱罗罗一梃。巴儿赤喊声“不好”，身子在马上乱摇，这把刀倒挑转来了。先闪一圈，冲杀过去。兜得回刀来，罗章把手中枪当心刺进，巴儿赤躲闪不及，正中前心，跌下马来。罗章下马取了首级，回身上马，即吩咐诸将抢关，喊声大震，罗章这一骑马已先冲在吊桥上了。前营有程千忠、窦一虎等众将，见罗章刺了番将，把大斧一起，持刀执戟，如飞而上，奋勇争抢过了吊桥。众番辽兵闭关不及，却被罗章一枪一个，把那众番兵杀死大半，余军逃走。盘查钱粮，关外请太太元帅夫人小姐都到帅府。罗章上前缴令。薛丁山称道：“走马取关，立功不小。”将西凉旗号去了，升起大唐旗号。少歇一日，放炮拔营，前往接天关进发。兵行三日，来到关外，吩咐安营，一声炮响，安了营盘。

且说接天关总兵黑成星闻报，失了界牌、金霞二关。王不超、巴儿赤两员

大将阵亡。现大兵已近接天关。黑成星忙与胡腊花、智不花等商议说道：“今两关已失，唐兵抵近接天关。

此关兵微将寡，不能抵敌。倘若他攻破城池，兵民遭害，不如献关为上，以免一城生灵之苦。众将以为如何？”两边众将说：“平章爷之言甚是，况前时薛蛮子到来，番兵受其大害，今不如投降。”黑成星大喜，吩咐小番扯起降旗，开了关门，百姓香花蜡烛迎接二路元帅。探子报进营中，丁山大喜，传令百姓，秋毫无犯，排开队伍进城，重赏黑成星，扯起大唐旗号，歇兵三日，招安番兵。

次日放炮起行，又向锁阳城进发。

再讲番帅苏宝同，想程老蛮子回去长安，必有救兵到来，粮草定多，不如先打破城池，拿住唐王，然后杀尽后至人马，岂非一举两得。主意已定，即传下令来，一连架起二十门大炮，十门各带兵五千，围绕护城河边，连珠火炮，打得四处城楼摇动，远近天崩地裂，众军齐声喊杀。城中男女老少，携妻抱子，呼兄唤弟，觅子寻亲，哭声大震，街坊上纷纷大乱，众军士慌张不过。圣上在城上听得四处喧嚷哄天，毫无主张。徐茂公启奏：“陛下龙心且安，十处城门，六个城门俱枕山上，谅亦不妨事。有四处紧要，虽是厉害，但有八员总兵和秦、尉、程、段四将在城下抵敌，料不能破。决无大事。请陛下宽心。降旨差官招安黎民，料想过几日自有救兵来到，里应外合，好破番兵。”天子准奏，遣使差人往四路招安百姓。使臣领旨，各处招安，哭声略略少些。“天子说：“徐先生，程王兄出去已久，应该救兵到了。”徐茂公说：“依臣算起阴阳来，救兵不日就到，原说过的。”天子半信半疑，日夜惊慌。

不知后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 2 1 回 薛丁山大破番营 苏宝同化虹逃走

第 2 1 回 薛丁山大破番营 苏宝同化虹逃走

再讲薛丁山行兵相近锁阳城，远望周围俱是番兵辽将，炮声不绝，剑戟如林，营头扎得坚固，想圣天子定是被困在里面。

此战不比别时，元帅全身披挂，扎住元帅营，薛丁山升帐，点窦一虎，副将王奎，带领人马二万，扯白旗为号，前往锁阳城西营一箭之地，扎住营盘，听号炮一起，杀进番营，不得有误。

窦、王二将官扯起白旗，率兵马二万，往西城去了。又点程千忠、副将陆成，往南城冲杀；也听号炮，领兵扎营传令。他二人接了令箭，带红旗兵马二万，离了帅营，往南城。又点尉迟青山、副将王云带兵二万，往北城停扎，听号炮冲杀。二人接了令箭，带黑旗人马二万，往北而去。

再说薛丁山点将，接了城门三处传令，拔寨起程，三声炮响，元帅上了马

。程咬金、薛金莲、窦仙童均各执了兵器，同了元帅带领大队人马，向东城而来。薛丁山坐在马上，望营前一看，但见一派绿绣旗幡，飘荡营前。小番扣定弓箭，列开阵势，长枪短刀，密密层层。里面苏宝同听小番报知大唐救兵已到，复夺三关，心中大惊。点将出营，三声炮响，冲出阵前。

正迎着薛丁山人马，大喝道：“程咬金老匹夫，你果然引兵到此，救应唐王，本帅恨不能把你万剐千刀，尚还罪轻。且快快出来，吃我一刀！”程咬金大怒，一马冲出，喝道：“苏宝同，你这狗鞑子，俺程千岁又不哄你，原说引取救兵，前来杀你这班胡囚。你自夸好汉，放我过去，与程爷爷什么相干。你如今反怨着我了。今日大兵到来，你该下马受死，怎么还要胡言乱语。”苏宝同听了大怒，把手中大砍刀劈面砍来。薛丁山把方天戟迎住说：“苏贼休得无礼，照本帅的戟罢！”飏的一声，分心就刺。苏宝同大刀劈面砍来，二人战到十合，不分胜负。

苏宝同左右飞龙将军赵良生、猛虎将军金守臣，冲出来助战，薛金莲、窦仙童上前敌住交战。

再说南门程千忠、陆成听得东城炮响，也放号炮，带领人马杀入辽营，舞动大斧，乱砍乱杀，杀进番营。忽一声炮响，来了辽将。斧劈枪挑，杀进营中，手起枪落，小番逃散不计其数。冲到第二个营盘，忽一声炮响，来了两员将官，大叫道：“唐将有多大本领，敢冲我南营，前来送死！”二人抬头一看，两员辽将生得凶恶，便开口说：“本爵主不斩无名之将，通下名来！”二将道：“魔家乃大元帅麾下大将军孙德、徐仁便是。

你不必多言，放马过来！”孙德舞动乌杆枪，向程千忠劈面便刺，程千忠把大斧一架，枭在一边；陆成挺枪上前，那边徐仁持棍飞奔前来，枪棍并击，双方大战，不分胜败。

且讲西门窦一虎、王奎听得南城号炮，即带领二万人马，杀进番营。里面炮声一响，冲出二员大将，乃是雄虎大将军葛天定、威武大将军杨方，持大刀直取窦一虎。一虎忙把一条金棍，敌定葛天定，往来冲杀。窦一虎本领原厉害，忽在刀前，忽在马后，将黄金棍乱打。葛天定将大刀砍过来，一扭不见了，忽又在马后穿将出来。杨方前来救应。这里王奎使金鞘刀，手起刀落，见一个杀一个，大杀一场。

再言北门，尉迟青山抡动竹节钢鞭，听得号炮一声，同了王云带了人马杀进辽营。杀到帐房，番兵四散逃走了。此时见二员番将冲杀出来，喝道：“唐将休要冲我北营。”尉迟青山说：“胡囚，本将军这条钢鞭，不打无名之将。快通下名来。”番将道：“你要问我之名，我乃大元帅苏麾下，加封飞虎大将军赵元是也。”“我乃猛虎大将军李先便是。快放马过来！”番将说罢，把大

砍刀一击，直望尉迟青山劈面砍来。尉迟青山将手中钢鞭一迎，架在一边，冲风而去。转回马来，尉迟青以提出钢鞭，照顶打下。这赵元用大刀架住，二人大战，并无高下。

那王云持枪来战，李先持大斧来迎，拚力厮杀，一往一来，四手相争，雌雄难见。

再说城中将官在城上见番营大乱，鼓炮不绝，杀声四起。

徐茂公晓得救兵已到，奏知天子。天子闻报大悦，众将军亦放下心怀。徐茂公当殿传令：“汝等快快结束，整備马匹，排齐队伍，出城救应，两路夹攻，使番邦片甲不留。”即发令点尉迟号怀、秦梦领一万人马，开东门冲杀救应，共擒苏宝同，二将得令而去。又点姜兴霸、李庆先领兵一万出西门接应厮杀，二将得令，上马提枪，领了兵马，出南门冲杀。又点周文、周武整顿人马一万，出北城接应。

先说北门放炮一声，城门大开，放了吊桥，二将当先，杀至番营，冲进第一座营盘。一万军混杀，番兵势孤，不敢抵敌，弃寨而逃。二将杀入，无人敢当。见尉迟青山、王云大战二员番将，二十回合不分胜败，这恼了周武，纵马喝声休走，手起一枪，把赵元刺在地下。李先见唐兵英勇，心慌手乱，被尉迟青山一鞭打下马来。四人大杀番将，番兵逃亡不计其数。北门已退，营盘乱倒。

再说西城门开处，放下吊桥，杀出一路人马，直踹番营。

姜兴霸、李庆先各执一枪，散杀小番，冲进营盘，只见窦一虎、王云大战数十合，不分胜败。姜兴霸持枪拣个落空所在，一枪将葛天定挑下马来，窦一虎上前，一棍将其打死，四将乱杀，杀得小番尸骨堆积，旗幡满地，皮帐践踏如泥，西城也破了。

再讲周青、薛贤徒领兵冲出南门，杀进番营，见程千忠、陆成与番将战有三十个回合，未分胜败。那周青纵马上前，手起一铜，将徐仁打死。孙德见了，措手不及，被程千忠一斧砍死。即时乱杀，番兵多抛甲弃盔，四散而逃，唐朝兵马擂鼓追杀。

再说东门薛丁山与苏宝同大战。薛金莲将六个纸圈一抛，都变做二丈四尺金甲神来到。苏宝同兵将虽多，被金甲神将人乱砍，窦仙童祭起捆仙绳乱落绑人。苏宝同见势头不好，把葫芦盖揭开，放出柳叶飞刀，直向薛丁山头上落将下来。那薛丁山头上戴的太岁盔，毫光一冲，飞刀散在四方不见。苏宝同一连放起八口飞刀，只听叮哩当啷，尽化为飞灰。又放起飞镖。

薛丁山放下戟，左手取弓，右手搭上穿云箭，扣在弓弦上，一箭向飞镖射去。飞镖无影无踪，将手一招，其箭自落，用手接住，插存袋内。

苏宝同大惊，回马要走，被薛丁山抽出玄武鞭，长有三尺，青光亦有三尺，将鞭一起，苏宝同回头一看，只见一道青光，在背上一落，叫声：“不好了！”后心着鞭，口吐鲜血，大败而走。窦仙童祭起捆仙索，叫道：“哪里走？”苏宝同见仙索来得厉害，化作长虹而走。薛丁山见了，倒觉心惊。程咬金道：“此非凡人，焉能擒得他。”后面秦梦、尉迟号怀领了人马，杀上前来帮助，追杀番兵三十里，杀得尸横遍地，血流成河，遗下刀枪剑戟、旗幡粮草不计其数。程咬金传令鸣金收兵。薛丁山说：“老千岁为何就收兵？”程咬金说：“天子困在锁阳城日久，待见过天子，然后发兵进取西凉，捉拿苏宝同未为晚也。”薛丁山说：“老千岁言之有理。”聚齐三路人马，一同到锁阳城见驾。

不知众将朝见圣上有什么言语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 22 回 唐天子君臣朝贺 薛仁贵父子重逢

第 22 回 唐天子君臣朝贺 薛仁贵父子重逢

再言天子同徐茂公、程铁牛在城上观战，只见程咬金带领人马，飞奔来到城头边。天子看见，知己杀败番兵，即下城回到银銮殿传旨，令程铁牛去迎接他父亲。

铁牛领旨上马，来到城外，后面大队人马在城外扎营，城门大开。程咬金同二路元帅、众将来到殿上，朝见已毕。天子开言说：“程王兄回长安，带领的二路元帅是谁？奏与朕知道。”程咬金奏道：“殿下出榜招贤，挂榜一日，来了薛元帅之子，名唤丁山，是王敖老祖徒弟。有十件宝贝，武艺精通，殿下拜为二路元帅，领兵三十万来救圣驾。”天子大悦，闻言叫道：“王兄，朕远远望见一员女将，遣出长大金甲神，将西辽兵砍死。又一员女将，抛起红索，有万道金光，将番兵捆住。又见一个矮将，在地中钻出钻入，手提黄金棍子，打死番将无数。这几人哪里降下来的？辅助孤家破番，得能平复。不知其人是谁？快奏朕知道。”程咬金道：“使戟的是平辽王世子，遣金甲神的乃仁贵之女。用捆仙索的，臣有罪，不敢启奏。”天子道：“卿有何罪？奏来不妨。”程咬金道：“薛丁山同护国夫人母女一同西进，来至棋盘山，山上有兄妹拦路。世子出战，被捆仙索绑去要处斩。老臣看她本领高，兄妹皆有仙术，并且女将才貌双全，便与护国夫人商议，为救圣驾，老臣为媒，成就婚姻。臣该万死。使双刀捆仙索的，乃二路元帅之妻窦仙童也！用金棍的地行者，窦一虎也。”天子闻奏，龙颜大悦，开言道：“王兄无罪有功，成其美事，又来辅助孤家，天遇良缘。不知还有何将一同前来？”程咬金道：“有罗通为先锋，程千忠、尉迟青山一同征战，但是那越国公来到界牌关，遇老将王不超，他年纪九十八岁，勇壮难当，罗通与他战了百十回合，误被其伤了肋下，腰下肠腑都穿

出来了。罗通盘在腰间，一枪刺死老将，即忍痛而回，死在营中，棺木已上长安。其子罗章，愿代其父领先锋，连破二关，来到这里。”天子听奏罗通已死，龙目滔滔下泪。徐茂公说：“龙体且安，越国公乃是天数。”天子问先生有何详论？茂公道：“当年不记得，前经扫北时，罗殿下曾与屠炉公主立终身之誓。背誓即死在九十八岁鞞子手，今果应矣。”天子又传旨：“命程王兄速带御侄，往帅府父子团圆。”程咬金同薛丁山母子来到帅府，有军士报进。薛仁贵有病在床，已一年有余，不能痊愈。军士报说：“元帅爷，程千岁要见。”薛仁贵听报，身体翻醒，面朝向外说：“程千岁，救兵到了么？可即传启，说本帅有病，不能远迎，多多有罪，请千岁进来面谢。”军士忙来到外面传宣。程咬金听了，即同丁山到里面。

见了薛仁贵，说：“恭喜元帅，我别一载有余，你现今背上伤痕如何？幸亏我骗信番奴，走回长安，讨了救兵，复夺三关，来到锁阳城救驾，杀败苏宝同化虹逃走，特来会你。”薛仁贵听了，说：“多谢老千岁，但不知朝中点了何人为帅？本领高强，胜于本帅，杀退番兵百万，来锁阳城救驾。”程咬金哈哈大笑说：“平辽王，皇上是洪福齐天，二路元帅不是别人，就是元帅之令郎，名唤丁山，领兵前来救驾。”薛仁贵听了，说：“老千岁休要哄我。我家儿子丁山，被我神箭误伤性命，亡过数年了，哪里还有什么儿子。”程咬金道：“元帅你还不知道么？你令郎幸得王敖老祖救去，收为徒弟，在山学法。今奉君命特来谒你。你看此位是何人？”丁山走上床前，跪在地下说：“爹爹，孩儿不曾死，被师父救活了。”薛仁贵不觉希罕，人死哪有复生之理，不免问他说：“你果是丁山儿子，是王敖老祖救活的么？”丁山纷纷泪下说：“父亲，儿子在山中学习了七年，师父吩咐速往西凉救驾，殿下封孩儿为二路元帅，杀退番邦人马，前来见父亲。”薛仁贵大喜道：“这样，难得父子相逢。我今背上被他飞镖所伤，已一载有余，疼痛非常。你既是王敖老祖徒弟，可有什么灵药，救为父的性命。”丁山道：“我师父曾言，父有灾殃，付我灵丹一粒，敷在患处，立刻就好。”薛仁贵听了，说：“孩儿，如此，快拿灵药敷好。”丁山连忙立起身来，身边取小小金葫芦倒出一粒灵丹，含在口中嚼碎，敷在伤痕之处。猝然发痒，流出黄水，不消一刻，伤痕痊愈，痛苦俱无。薛仁贵好不畅快，翻起身，走下床来说：“果然仙丹妙药，难得难得。”丁山又说：“母亲、妹子俱在辕门外，是同孩儿来的，望父亲接之。”薛仁贵听了，吩咐：“孩儿，你母亲同来，你即可去转致母亲，待为父的大开辕门谢圣恩之后，然后相见便了。”丁山应命，忙出外面，对母亲说：“父亲伤痕已愈，开门谢了圣恩，然后接见。”夫人听说大悦。

程咬金亦要辞出回营，薛仁贵相谢送出表。

再言元帅传令放炮开门，将令传到外面说：“元帅爷有令，叫大开辕门。”忽又听得三吹三打，炮响三声。元帅升帐，排开香案二十四拜，叩谢圣恩。众将一齐打拱，立在两边，夫人小姐媳妇，三乘轿子抬进府门，来到帐前下轿，薛仁贵出令迎接夫人，吩咐掩门，来到后堂，夫妻见礼。金莲上前见父，叩拜已毕。薛仁贵不悦说：“下官奉旨征西，乃奉王命，不敢违拗，所以大战沙场。你们妇女，乃深闺弱质，不该同孩儿一同到此，有伤千金之体，出乖露丑，甚为不便。”夫人道：“相公不知，妾与女儿深达闺门女训，岂肯轻举妄动，只因在家闻说相公锁阳城身中飞镖，那时我母女二人闻知，吓得魂不附体。

幸得孩儿仙师所教，学成仙法，先回家中说，有仙丹妙药能救父亲。便奏明殿下，领兵起行。妾舍不得孩儿远行，情愿相随，并问相公吉凶，故此同来。女儿亦放心不下，跟我一同来了。

女儿虽是千金之体，其兵略战策，无一不晓的，是桃花圣母亲授法术，武艺精通，相帮助战，杀败番兵，女儿也有功劳。”薛仁贵说：“夫人如今既来，亦不必说了，但不知此位是何人？”夫人道：“媳妇过来，快拜见公公。”窦仙童听了，忙来见礼。仁皋道：“何等之人，呼为媳妇，请道其详。”夫人道：“相公，此女乃棋盘山夏明王窦建德之孙女，当初七十二路烟尘反乱，未能归服。与兄窦一虎屯兵数载，在棋盘山招兵买马，十分英勇。我儿奉命征西，到山下经过，那窦家兄妹下山讨战。我儿大怒，与她大战，谁知她兄妹俱有仙术，把我儿拿去，强逼成亲。为儿大骂。登时将我儿绑缚山前，要将其斩首。有军卒报知，吓昏了我母女。诉知程千岁，千岁慌张，情愿为媒，两边说合成亲。他兄妹二人改邪归正，拔寨烧山，同归唐朝，扶助圣主，杀退番兵，亦是一大功劳！今已为媳，理当拜见。”薛仁贵大怒：“我生这样逆子，治家不正，焉能治国。难做主将。”夫人见薛仁贵大怒，说：“相公今日父子团圆，为何发怒？”薛仁贵道：“夫人有所不知，这小畜生做二路元帅，出兵救应既被不服王化的草寇窦家兄妹捉去，怎能被逼成亲？身为主帅，非同小可，王军司令，全在于你，应该请旨定夺，胆敢私自成亲？这畜生十恶不赦之罪难免。”吩咐军士，绑这畜生斩首辕门外。那军士们领命，将丁山绑起，拥出辕门。

不知丁山性命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 23 回 唐天子驾回长安 宝同三困锁阳城

第 23 回 唐天子驾回长安 宝同三困锁阳城

再说柳氏夫人大哭道：“相公你身为大将，不晓得父子至亲。前日征东回来，把孩儿射死，若非王敖老祖相救，已做绝嗣之人。今日得见孩儿，就如枯木逢春，况且救驾救父，功劳极大，因此小过，就要斩孩儿。劝相公不要如此

，放了绑罢！”薛仁贵道：“这畜生年纪正少，尚不把君父看在眼里，自己做主成亲，倘外人知他是好色之徒，将美人诱之，岂非我君父性命也尽被他断送。军令已出，断不轻饶。夫人不必罗嗦，请退入后营。”喝令刀斧手过来，推出辕门斩首报来。

夫人大哭，叫道：“住了，相公要做主。妾身是央程老千岁为媒，三军皆知，非是他贪其美色，自行做主，背逆君父。

相公看妾之情，饶他免其一死。”薛仁贵听了，全然不恤，喝令快斩首报来。军士正要丁山推出，只见程咬金大怒，抢步上前，大叫刀下留人，赶上帐前说道：“元帅，自古道：狼虎尚知不食其儿，为人反不如禽兽。小将军英勇无敌，勇冠三军；令媳窦小姐仙传兵法，本领不凡。目下朝廷用武之际，况小将军本不肯成亲，乃是老夫请尊夫人做主，而成花烛。想将起来与令郎并无干系。你若固执一己之见，何不就杀老程。”将头项伸出叫道：“快斩老程。”薛仁贵说：“老柱国，这是哪里话来。只因这个小畜生，既蒙东宫之命，拜二路元帅，为何不知兵法，路遇敌人对阵，知他好色，便将美色诱而杀之，岂非我百万之军，都被其害了。老千岁，别的事情从命，此事断然不从。明日我到府上负荆请罪。”程咬金见说，真正急煞。

忽报圣上驾到。薛仁贵出帐俯伏奏道：“陛下何故到此？”天子道：“闻元帅军令甚严，小将军虽有犯，幸而破贼，救朕有功，可赦前罪。况用人之时，请王兄依旨赦罪。”仁贵跪伏说：“谢恩，愿我王万岁万万岁。”天子即赐平身，驾退回宫。薛仁贵吩咐：“带畜生过来。方才圣旨赦宥，死罪赦了，活罪难免。军士们，把这畜生拷打四十铜棍。”两边答应一声，正要将丁山捆打，只见程咬金走过，将身扑上，叫道：“平辽公，休打小将军，老夫叩头了。”薛仁贵急忙扶起：“既是老千岁再三用情，暂且免打。追还帅印，监禁三月，以赎前罪。

窦仙童野合之女，不能算得我家媳妇，打发他兄妹回山。”窦家兄妹无奈，只得收拾要行。窦小姐纷纷下泪，上前拜别婆婆柳氏、姑娘金莲；婆媳姑嫂难舍难分，看薛仁贵执拗不过，铁面无情，不敢上前劝，只得放手。仙童兄妹二人营门上马。那程咬金上前留住，再见元帅道：“窦小姐与令郎成亲，怎么不是你家媳妇，叫她回山。况且他兄妹二人英勇无敌，令郎尚且被擒，倘心中抱忿，若踞住棋盘山，兴兵杀上长安，其祸不小。

纵然灭了西凉，他们反上中原，不是放虎归山吗？还该留他们随征调用。”薛仁贵听了，省悟说：“老千岁既苦劝，就相留他兄妹二人军前效用。”程咬金听得，来到营前，叫声：“窦将军，窦小姐，我再三相劝，元帅如今依允了。快进营相见。”窦家兄妹一听此言，来到帐前，参见元帅。薛仁贵认了媳

妇，一虎称为大舅。窦仙童跟婆婆进了后营，窦一虎退出营外，安心效力。

再说天子向徐茂公道：“寡人自离长安出兵以来，已有六载，幸而杀退辽兵，寡人意欲起驾回朝，命元帅督领进兵，灭此反贼，以雪朕恨。”徐茂公即领旨同文武退出朝门下令。天子起驾回朝。众大臣听了，不胜之喜，收拾行装，候驾起程。

又有旨下：一应文武，文的同军师保驾回朝，武将从元帅进军伐叛。旨下，唐王起驾出了营门之外，众武臣送出锁阳城。天子传旨：将阵亡诸将士骸骨带回长安归葬。众将谢恩。

再说薛仁贵送出龙驾，回到帅府传令：本帅奉旨重托，即日征西。尔等各要尽忠，灭得西辽，得胜班师，论功升赏，众将不得有违。众将依令。

再说苏宝同杀得大败，回转头来，不见追兵，忙鸣金收军。

百万人马，只剩得好兵二十万，余皆带伤。大将二百员星散人亡。九口飞刀，三支飞镖，皆作飞灰。心想不如且回西辽，再取兵复仇。主意已定，往前而行，只见前面一支人马下来，苏宝同吓得魂不附体，说：“前有伏兵，后有追兵，我命休矣！”相近时睁眼一看，原来是飞钹和尚、铁板道人飞奔而来。两人一见苏元帅，连忙问道：“元帅，俺闻南蛮大破锁阳城，故来与元帅共议报仇之事。请问元帅，莫非惧怕大唐，让了他么？”苏宝同二目流泪说：“军师，只恨自家不是，放出程咬金，欺他老迈无用。谁知他回朝引取救兵，就是薛仁贵之子丁山，为二路元帅。手下兵多将广，又有一员大将十分骁勇，把我飞刀飞镖尽行灭去，被他里应外合，杀得我大败，夺去锁阳城。我欲回到西凉奏知我主，再整兵马，前来雪恨。”飞钹和尚、铁板道人听了哈哈大笑，启道：“元帅，你枉为主将。自古说得好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怎长他人锐气，灭自己威风。胜败兵家之常事，如何就要收兵？今日若回到西凉，却被唐朝兵将耻笑，说我西凉没有人物。幸得我二人提兵来到，天幸遇了元帅，如今同元帅再攻锁阳城，拿住薛蛮子父子，碎尸万段，以泄元帅之恨。”苏宝同听了大喜，就令大小三军共精兵三十万，连夜赶到锁阳城。

炮响三声，苏宝同第三次调兵又将锁阳城团团围住，水泄不通，营盘扎得坚固，鸟鹊飞不过，枪刀耀日明，人马更辉煌。

此次三困锁阳城，果然厉害。唐兵探子飞报，来到辕门击鼓，元帅升帐，问：“中军官，半夜三更谁人击鼓？”中军官启上：“帅爷，辕门外有探子飞报紧急军情，故此击鼓。”元帅道：“既然如此，速唤探子进来。”中军官走出营前，唤探子入帐启报。探子来到帐下，即禀道：“帅爷在上，探子叩头。”元帅道：“有何军情，半夜三更击鼓，从头报来！”探子说：“打听得苏宝同，今又同飞钹和尚、铁板道人，复领三十万大军，二更时分将锁阳城重重

围住，锣鸣鼓响，人喊马嘶，好不惊人，故此忙来启报。”元帅听了大怒道：“杀不尽的囚奴，我早料苏贼败去，必然再来猖獗，今幸圣驾回朝，少一惊慌。慢道三十万雄兵，再困锁阳城，就是三百万，本帅何足惧哉。左右，赏探子银牌一面，再去打听。”探子谢赏出营而去。

再言元帅在帐中听得炮声连天，鼓声不绝，有攻城之势，忙传令紧守城门，城上多加炮石弓矢，小心保守，待明日出兵。

再言苏宝同二位军师，次日到来讨战。那飞钹和尚全身披挂，结束停当，领了三千罗汉兵，一声炮响，冲出营门，来到西城，大叫一声：“城上的快报与薛蛮子知道，今有苏元帅标下左军师飞钹禅师在此讨战，有本领的早早来战，不然打破城池，你这班蝼蚁俱要伤命的。”早有守城军士飞报帅府去了。

不知交战胜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 24 回 飞钹连伤唐大将 窦一虎揭榜求婚

第 24 回 飞钹连伤唐大将 窦一虎揭榜求婚

却说军士奔入帅府，启报城外番兵讨战。元帅道：“哪位将军出去迎敌？”下面应道：“小将愿往。”元帅抬头一看，见是龙骧将军王奎，便说：“将军出去须要小心。”王奎接令出了帅府，上马来到了教场，点了三千铁甲人马，来到城边，吩咐放炮开城。三声炮响，开了城门，放下吊桥，冲到阵前。抬头一看，见一番僧，头戴毗卢帽，身披烈火袈裟，内穿熟铜甲，坐一匹金狮马，手持浑铁禅杖，纸灰脸，两边排开三千罗汉兵。

王奎大喝一声：“狗秃贼，休来讨死！快叫苏贼出来会我。”飞钹和尚听了，大怒说：“狗南蛮休要多言，放马过来！”王奎道：“你这秃奴就是飞钹和尚么？”答曰：“然也！既知我名，尚敢与我对敌。俺不斩无名之将，通下名来。”王奎道：“你要问本将军之名吗？洗耳恭听，我乃大唐王驾前大元帅麾下龙骧将军王奎便是。”飞钹和尚听了，把马一纵，抡起禅杖就照顶门一下。王奎把手中大刀只一梟，架在一边，还了一刀。

和尚也架在一边。一往一来，战有三十回合，和尚料不能胜，兜转马头就走。王奎哪里肯饶，把马一鞭，追上来了。“和尚回头来一看，知己中计，忙把禅杖放在判官头上，怀中取出飞钹一祭。王奎抬头一看，见亮光一道，劈面打来，躲闪不及，打得头脑迸出，死于马下。三千铁骑上前来救，被罗汉兵杀得大败。回进城中，折了一千三百兵马，乃紧闭城门。

忙报进帅府道：“启帅爷，不好了！王将军出战，被和尚打死了。”薛仁贵听了大怒，道：“可恨妖僧，伤我一员大将。”即传令：陵云、主成上帐，带领三千人马出城，将妖僧斩首；又点马标带领人马出去押阵，若二人不胜，即前去救，这番人马倘有差失，即鸣金收军。那二人得令，出了帅府，全身

披挂，结束停当，提枪上马，即来教场点了人马。来到城边，吩咐放炮开城，随着三声炮响，城门大开，放下吊桥，二将冲出阵前。

只闻战鼓如雷，向和尚就刺。飞钹和尚将铁禅杖挡住二人大战。

两柄长枪如长蛇一般，乱刺乱搠，或在前心，或在两肋，和尚哪能抵挡得住，即将飞钹打了下来。可怜两位英雄，都丧在两扇飞钹之下。马标见了，魂不在身，连忙鸣金收军，紧闭城门，进营报知元帅。薛仁贵大怒说：“这妖僧如此凶勇，一刻之间，连伤我两员大将，不知用何兵器，这等厉害？”马标禀道：“启元帅，他用飞钹祭在空中，有万道金光，遮人耳目，故此二将不曾提防，被他打死。”元帅大怒道：“马标，你既为押阵官，见有飞钹妖法，何不早报。探事不明，何能押阵？左右将马标绑出斩首。”众军士将马标推出辕门一刀杀讫，进营报元帅，呈上首级。

元帅见两边众将皆惧怕起来，不敢出战。单有窦一虎上前说道：“小将愿往。”元帅说：“窦将军，闻你有仙传之术，定能破这妖僧，与你令旗一面，步兵三千，作速出阵去。”窦一虎接令出了帅府。他不戴头盔不穿甲，头上扎就太保红，身穿绣龙墨战袍，脚踏粉底乌靴，大红裤子，拿了黄金棍，带三千步兵，开了城门，来到阵前。飞钹和尚抬头一看，见城中冲出一队兵，不见主帅。心中正在思疑，窦一虎即向和尚腿上打了二棍，好不疼痛。和尚往下一看，见一个矮子跳来跳去。和尚忙将禅杖来打，一虎用棍子相迎，杀了几个回合，和尚在马上终是不便，倒被窦一虎一棍打在马屁股上。那马跳起来，几乎和尚颠下马来。和尚忙打下飞钹。窦一虎看见，想来厉害，身子一扭，就不见了。和尚四下里看不见。窦一虎在地下叫道：“妖僧不要慌，我在地下。”和尚想道：唐朝有如此异人，怪不得元帅大败，怎能夺回锁阳城？忙将两手拈下两扇飞钹，向地下说：“你这矮子，你躲在地上，岂不要闷死了，少不得气闷不过。快伸出头来，待我把你活活打死，方消此恨。”那窦一虎听见和尚这样言语，在地中哈哈大笑：“妖和尚可奇怪，你要将飞钹打我，只怕还早些，我在地中行走，不怕闷死，我今回营去矣！”说罢，拍手大笑，只听笑声渐远，和尚气得满面通红。窦一虎回进营中，元帅一见，问道：“窦将军回来了，你方才出兵胜负如何？”窦一虎说道：“这个和尚果然厉害，若无地行之术，亦被他打得成了肉泥矣。”元帅听了，心中暗想：这妖僧飞钹如此厉害，今阻住在此，怎好进兵。开言说道：“窦将军且退，待本帅思一妙计，必要擒他。”传令城门高挂免战牌。

再言和尚看见城上挂出免战牌，哈哈大笑。明日又来讨战，又见免战牌挂出。和尚在城下百般大骂，至晚方回。一连三日，俱皆如此。薛仁贵聚了众将说：“那和尚如此厉害，诸将可有妙计，能退番兵？”尉迟青山说：“要破番

兵，除非放出世子，他有仙师传授十样宝贝，是王敖老祖徒弟，出阵可擒妖僧。”众将一齐道：“尉迟将军之言不差，必须小将军，方可退得。”元帅说：“军令已出，再不挽回，众家将军不必多言。”众将无可奈何，各自回营。

看看又过了三日，元帅无计可施，就令挂榜营门，有人退得和尚，破了飞钹，奏明圣上官封万户侯，锦袍一件，玉带一条，黄金千两，决不食言。“榜文一挂，那窦一虎见了，心中暗喜：那个薛金莲小姐稳稳到手了。便来到帐前说：“小将有计可以破飞钹，要求元帅恩赏。”元帅大喜道：“窦将军，你果有妙计破了飞钹，本帅赏你锦袍二件，玉带一条，还要请旨封官。”窦一虎笑道：“小将不愿请旨封官，不贪锦袍玉带，只有一句话儿不好说，若元帅见允，小将便能破得飞钹。”元帅道：“你俱不要，要本帅赏什么？快快说来。”窦一虎带笑说道：“小将乃夏明王之孙，当今天子之表侄。今见令爱小姐尚未订婚，要元帅将令爱小姐许配我，我有仙法，能破飞钹。

然后进兵征西。未知元帅肯否。”薛仁贵一听此言，十分大怒，想道：夫人没见识，不该带女儿一同到此，被矮子看见，倒来开言。于是大怒说道：“你这蠢物，本帅虎女，焉能配你犬子。

也罢！你若破了飞钹，本帅另眼看待。若说亲事，断断不能。”窦一虎道：“元帅不必发怒，上将仍回棋盘山去了。”军士正要来拿，见窦一虎将身子一扭，就不见了。

元帅亦无可奈何，心中暗想，目下正是用人之际，他若回去了，飞钹谁人能破？兵又不能进，不如骗他破了飞钹，允不允由我。乃向地下说道：“窦将军，我不杀你，且出来，你若破得飞钹，回朝之日将小女与你成亲。”窦一虎在地中听见元帅相允，便钻出来道：“既蒙允诺，如今便称岳父了。”薛仁贵心中敢怒而不敢言，只得说道：“但不知你有何计能破妖僧飞钹？”窦一虎说：“待小将今夜三更时候，往番营盗取飞钹，杀了妖僧，明日元帅就好进兵了。”元帅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你今夜前去，依计而行便了。”不知窦一虎能盗得飞钹否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 25 回 窦一虎钹中受苦 秦汉奉命救师兄

第 25 回 窦一虎钹中受苦 秦汉奉命救师兄

却说窦一虎回到自己营中，结束停当，待到三更，钻入地中，竟向番宫。

再说苏宝同见飞钹军师连日得胜，杀了唐朝三员大将，吓得他们闭门不出，高挂免战牌，心中大喜。便安排宴饮请飞钹和尚、铁板道人，大开营门，用长竿挂起飞钹庆贺，名为聚宝会。那窦一虎来到营门，将头伸出往上一看，却被苏宝同看见，向和尚说：“军师方才说，唐营有一地行之将，今正来了。”

和尚说：“在哪里？”苏宝同说：“在这地中钻出来了，怎么不拿他。若被

他走了，反为不美。”和尚说：“这不难。”忙使指地金刚法，使地皮坚硬。窦一虎正钻出来，和尚忙将飞钹抛起。窦一虎见了大惊，欲要钻下地去，地皮坚硬，不好去了，被钹一合，合在飞钹内面了。心中想：为那婚姻，性命竟丧在钹内！忽忆师父有言：你有后难，付你一粒丹药，吃了可以免灾。即在衣缝内中取出来，吃在肚内，果然不见闷气，腹又不饿。安心住在钹内。

再言苏宝同说：“军师拿住矮子，何不把他斩首，放在钹内何故？”和尚说：“他是王禅老祖徒弟，有仙法道术，杀他不得。放在钹内，任你神仙道术，不出七日，化为脓血。”苏宝同听了大喜，称赞军师之功。

再说薛仁贵，自窦一虎往番营盗钹，候至天明不见回来，心中猜疑，既然盗不动，也该回来了。他满口应承欣然而去，想是被妖僧拿住，也未可定。即命程千忠前往城上看那营头，可有首级号令，速来报我。程千忠接令，忙出了帅府，上马来到城上，向番营观看，静悄悄不见什么首级。等了一会也不见动静，于是下城，来到帅府交令。元帅听了，心中好不烦闷，正要差探子出城打听，忽城上军士飞报：“启上元帅，城下有铁板道人讨战。”元帅对众将说：“前日一个和尚，今又来一个道士，想俱是左道旁门之人，不可与他交战，待三日之后，商议出兵。”众将说：“元帅之言有理。”传令城上高挂免战牌。铁板道人看了免战牌，即大笑回营。

再言双龙山莲花洞王禅老祖驾坐蒲团，忽心血来潮，屈指一算，说：“不好了！大徒弟窦一虎有飞钹之难，幸有仙丹相救，七灾难已满。不免唤二徒弟出来，去救师兄。”童子领命来到里面说：“师兄，师父唤你。”那秦汉正在里面学习，听见师父呼唤，即忙来到座前，倒身下拜，道：“师父唤徒儿有何事体吩咐？”老祖说：“现今你师兄有飞钹之灾，命你相救，况你孽缘未满。我今给你二件宝贝，名曰钻天帽，入地鞋。你去往锁阳城，用灵符一道，救取师兄窦一虎。然后就在薛元帅帐下，助他征伐西凉，夫妇团圆便了。”那秦汉也是矮子，头上挽起空心髻，大红缨披两边，身穿绣绿袄子，手上带了一双赤色黄金镯，好似小孩儿一样。他闻听师父言语，心中大悦，说：“请问师父，二件宝贝怎么用法。”王禅老祖笑道：“秦汉，你要问两件宝贝么？我对你说，那钻天帽乃瑶池王母娘娘的宝贝，戴在头上便能腾云从风，可入天门朝拜诸天日月星宿；那入地鞋是南极仙翁的宝贝，着在足上能入地中，可到阎王殿，十殿阎王便来接迎。这两件宝贝付你，可助大唐。另还有一对狼牙棒，随手器械，灵符二道带去。”秦汉大喜，拿了狼牙棒，拜别师父，随即便下山，心中起了凡心，戴上钻天帽，那宝贝也是作怪，刚一戴在头上，忽听得耳边风声，一阵大风就将秦汉提到半空。秦汉哈哈一笑，按下云头一看，另有一个仙界，见一座山庄极其华美，内面走出一个女人，生得十分美貌，天姿国色。她见

了秦汉，叫声：“郎君，因何到此？”秦汉见了，浑身酥麻，说：“小娘子下问，我乃王禅老祖徒弟秦汉，奉师父命往锁阳城去救师兄窦一虎，今由此经过。我遇小娘子，莫非三生有幸，敢求片刻之欢。”那女子半推半就，满面通红。秦汉欲火难禁，说：“敢问小娘子尊姓。”答云：“奴家姓松，爸爸出外去了，并无人在家。”又问小娘青春几何。答云：“虚度一十八年，尚未配人。”那秦汉色胆如天，将美人抱进房中，解带宽衣。秦汉赤了身子，抱住女子，正要欢喜，忽然一阵狂风，抬头一看，房子不见了，连那女子也不知哪里去了，两手抱住一棵松树。忽见师父来了，秦汉满面羞惭，置身无地，两手又放不开，忙乞师父救命。老祖说：“畜生，你做的好事，还要怎么说？”秦汉说：“求师父饶过，弟子以后不敢大胆了。”老祖说：“看天子之面放你。”将拂尘一拂，秦汉两手松了，拜谢师父救命之恩。老祖说：“去罢！”原来是老祖试他之心。

秦汉别了师父，戴上钻天帽，不消一个时辰，就到了锁阳城。元帅正与众将商议，忽一个矮子从天空落下，大家都认作窦一虎，说：“非但地行，如今七日不见，连天上也会走了。”元帅也觉骇然。只见那矮子上帐，见了元帅，作揖不跪。众将仔细一看，方知不是窦一虎，是另一个矮子。身长一样，身子阔些。元帅问道：“你是哪里来的怪物，从天上下来？快将情由细细说来。”那矮子笑道：“我乃秦叔宝嫡孙，秦怀玉之子，秦汉是也。三岁时被风刮去，王禅老祖收为徒弟，学道一十三年，今师父命我下山，一则救师兄窦一虎飞钹之灾，二则相助元帅一臂之力，共征哈迷国。”元帅听了，大喜道：“原来是王禅老祖徒弟，秦驸马之子。”心中暗笑，老祖俱收的小矮子。

便说：“秦将军既来相助本帅，你师兄窦一虎去盗飞钹，今已七日不见回营。若来相救，快去走一遭。”秦汉道：“小将就去。”正要出营，只见左班中走出秦梦，听说兄长到此，忙出来相见，两下拜见，诉说衷情。秦汉说：“兄弟，我往番营救了师兄，再来会你。”仍戴上钻天帽，轻轻飞出锁阳城，落下番营。正黄昏时候，只见旌旗不动，刀枪如林，战戟森森，杀气腾腾，好不怕人。正在营哨看，只见前面来了一个巡兵，秦汉将手中狼牙棒照头一打，把巡兵打死，脱了他的衣帽，解下他的腰牌。那巡兵名唤哈得强，秦汉就冒了他的名字，打听师兄消息。正走之间，只见又来一个小番，手中拿一支令箭。秦汉问道：“你向哪里去？”这小兵说：“我奉活佛爷之命，因南蛮矮子前来盗取飞钹，被军师捉住，合在飞钹之内，今已七日，必成脓血，故此军师发出令箭一支，差我到帅营中去取飞钹内矮子脓血，焙干祭钹。”秦汉听了，大吃一惊，心想师兄性命休矣！如今有此机会，打死番儿，用他令箭到苏宝同处，骗出飞钹，救了师兄再说。主意已定，上前用狼牙棒将番儿打死，拿了

令箭，去到元帅营中。见了苏宝同，启上：“元帅，小军奉军师之命，要取飞钹前去祭钹。”苏宝同见了令箭，不分真假，吩咐将飞钹交与小番。秦汉接了，戴上钻天帽，即出了番营。他想，不知师兄死活如何，且叫一声看：“窦师兄！”窦一虎在钹中听了声音，似秦汉师弟，忙应声道：“你为何在此？做什么？”秦汉道：“不瞒师兄说，我在山中，师父说你有飞钹之灾，命我前来相救，我今盗了飞钹到城中，见了元帅请功。”窦一虎听了，心中好不着急，前日在元帅面前夸口要小姐薛金莲成亲，倒被那妖僧将我合在钹内七日，若在众将面前开看，不好意思，倒被元帅好笑，叫声：“师弟，就在此间放了我罢！”秦汉道：“师兄，你七日也过了，如今一刻就等不得？我奉师父之命，必要到元帅面前开的。”说罢飞上，早到大营前，按下云头，连忙传报。

元帅闻报，升帐问道：“秦将军可能救得师兄么？”秦汉放下飞钹道：“我师兄现在这钹内，请元帅开看。”元帅大喜，便唤军士快快开钹。众小兵忙将铁索解下，重有千斤，用尽力气，不能开得。众将上前一看，这飞钹合在一处生成，没有痕缝。要想拉开，任你刀砍斧劈，只是不动。元帅说：“秦将军，如之奈何？”秦汉说：“不难，师父有言，灵符贴上，其钹自开。”将符贴上，果然一分两半，窦一虎一个筋斗跳在地下，双手遮住面孔，好不羞煞。元帅同众将一见大笑，果然仙家妙用。窦将军饿了七日，就令回去休息，明日收了免战牌，众将各回营去。

再说番营和尚差小番取钹不见回报，早有小番报进，启上：“军师，不好了！方才差去番儿，被南蛮杀死，盗了令箭。元帅不知底细，竟将飞钹交付，一霎时人也不见了。”和尚听了，吓得魂不附体说：“枉费了我往日功夫，如今一旦休矣！救去那矮子倒也罢了，我这飞钹全仗了它，如今失去，怎么与唐兵交战？”铁板道人说：“师兄失去飞钹，还有我铁板十二面，厉害不过，师兄放心。”不知后事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 26 回 监中放出小英雄 丁山大破铁板道

第 26 回 监中放出小英雄 丁山大破铁板道

却说次日道人见去了免战牌，即到营前叫阵。唐阵军士报进：“启上元帅，城外道人讨战。”元帅道：“今有道人讨战，谁去出阵？”秦汉走将出来说道：“小将愿往。”元帅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与他步兵三千出城破敌。”秦汉接令出了帅府，来到教场点步兵三千，双手持两条狼牙棒，来到城边。放炮开城，炮声一响，开了城门冲出城外，来到阵前。那道人抬头一看，原来又是一个矮子，哈哈大笑道：“唐朝不用大将，俱用矮子。”话言未了，只见秦汉走至面前，将双棒照道人腿上便打。道人在马上不便相架相迎，忙下了马，手执古定剑劈面砍来，一来一往，战了三十回合。道人不能取胜，忙抽取铁板来。秦

汉抬头一看，见铁板打下，把入地鞋一蹬，不见了。道人看见，心中大惊，原来唐营中多有异人，前日矮子有地行之术，今这矮子也会地行，必定仙传妙法，不如收兵再处。

再言秦汉到了城边，也收兵进城，回到帅府缴令。次日道人又来讨战，元帅问道：“今日谁去？”秦汉应道：“今日必要活捉妖道回营。”元帅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将军须小心。”秦汉得令，带了三千步兵，出城来到阵前。道人见了笑道：“小矮奴，昨日被你逃去，今日又来，必要活捉，方见俺的手段。”秦汉道：“休要夸口，吃我一棒。”举起狼牙棒，当头就是一下。道人持剑向上一迎，噶啷一声响，架在一边，回转马来一剑，望面上砍来。秦汉将棒一晃，亦跳在一边，杀得道人浑身是汗。道人念动真言，忽然天昏地暗，无数青面獠牙鬼怪杀来。

秦汉见了，幸有钻天帽戴在头上，如飞纵上云端。只听霹雳一声，霎时鬼怪化作无影无形，依然云开见日。道人看了心内慌张，昨日钻到地下，今日又会上天，决是异人。秦汉亦料道人邪法多端，不能降服，向道人哈哈笑道：“你不要想，我收兵去了。”一声鸣金，收兵进城。道人亦收兵而回，千思万想，一夜未睡。

次日又领兵讨战，探子入报。元帅说：“今日道人又来，谁去出阵？”两边走出八员总兵，周青、周武、姜兴霸、王心溪、王心鹤、李庆红、李庆先进营启禀：“元帅，末将愿去阵前杀此妖道。”元帅说：“众人出去，须要小心。”就令窦一虎、秦汉为左右军押阵。众人各领命离了帅府，持了兵器，出离城门，来至阵前。道人抬头一看，只见城中走来八员将官，把道人团团围住，刀砍棍打。道人把古定剑执在手中竭力接架。

八员将官忽在马前，忽在马后，杀得道人招架不定。哪能还剑过去？心内一想，说：“不好！寡不敌众，不可一时失意，有丧性命，不如先下手为强！”忙祭起铁板。众将见了魂飞魄散，叫声“不好”，俱被打中，跌下马来。窦一虎、秦汉上前抵敌。

底下步兵救了八将，窦、秦二将无心恋战，鸣金收兵，回进城中，报入帐内。元帅听了，大惊说：“铁板如此利害，伤我八个兄弟，如何是好？”程咬金说：“前年元帅中了飞镖一年之灾，幸而小将军到来救活，如今八员总兵命在旦夕。乞元帅监中放出小将军，要他用仙丹救了八员总兵方好。”元帅听此言有理，传令即到监中放出小将军。丁山来到帅府，拜见父王。

薛仁贵道：“我儿前日灵丹还有么？”丁山道：“还有。”薛仁贵道：“既有，你用仙丹到后营去救八位将军。”丁山领命，到后营取出葫芦，倒出仙丹，口中嚼碎，敷在八位背上。只听一声唔呀，俱立起身，道谢丁山。元

帅闻知，心中大惊，果然仙丹妙用。即唤丁山进后堂叩见母亲，再见妻妹。吩咐后堂设宴，合家团圆。

再言铁板道人杀败了二将，连伤八员大将。苏宝同说：“军师今日阵上全胜，那南蛮必定害怕，明日须要打破他城池，杀他个片甲不留，方称俺心。”道人说：“这个自然。”当夜营中庆贺。次日苏宝同领了大队人马，分作三路攻打。铁板道人领二万人马攻打东门，飞钹和尚领人马攻打南门，苏元帅领大队人马攻打北门。单留西门不攻。摇旗呐喊，鼓炮连天，架上云梯三门攻打。探子忙报元帅。元帅升帐，点窦一虎、秦汉二将，领三千人马出了南门，听号炮一响，各自进兵。二将接令，忙出帅府，往教场点兵，出南门。又点丁山、窦仙童夫妇，领人马三千出东门。元帅自领兵三千，同女儿金莲出北门。其余众将守城。飞钹和尚正攻打南门，只见一声炮响，一千步兵冲出阵来，一对矮将冲到城外。和尚一见大怒，把手中铁禅杖打来。窦一虎将黄金棍架住，喝道：“妖僧！你的本事平常。如今飞钹没了，如何杀得过我？不如快快受死！免得出丑！”和尚大怒道：“杀不完的小南蛮，前日被你诡计骗去宝贝，今天决不饶你，照杖罢！”一禅杖当头打来。窦、秦二将奋勇争先，忙起棍棒上迎，杀了几个回合。和尚哪里战得过二将，带转马大败而走。二将随后追赶。

再讲薛丁山夫妇领兵至东门，只听号炮一响，东门大开，冲出阵来。正迎着铁板道人。这道人一见窦仙童，心想，好一个美貌佳人，不免先打死了少年将军，抢这女子过来，还俗成亲。算计已定，回马过来就走。薛丁山拍马追上去。铁板道人回头一见追来，满心欢喜，忙将铁板祭起，当头打下。只见丁山头上一道红光射出，铁板见了红光，化为飞灰。道人一看，见打不他中，又祭起一块来，照前一样，连祭了十块铁板，都被那红光一齐烧得无影无踪。吓得道人魂不附体，无心恋战，带回马就走。薛丁山夫妻在后追赶。再言元帅同金莲小姐杀出北门，正迎着苏宝同。两下大战，杀得宝同大败，倒拖大砍刀回马而逃。金莲小姐在后追赶。苏宝同忙取腰间飞剑打来。谁知薛金莲有六丁六甲护身神，见宝剑飞来，被六甲神收去。此时苏宝同急得汗流浹背，心中慌张，又见女将追了上来，只得回来又战。不到三十个回合，后面元帅杀了上来，宝同哪杀得出重围？只听元帅高声传令：休要放走了。金甲人上前来拿。

苏宝同一看大惊，只得化道长虹而逃。三军追赶三十里，杀得血流盈河，尸横遍野，喊叫之声连天，遗下刀枪剑戟旌旗不计其数。

元帅传令收兵，妖道妖僧大败而走，三路同归一处，点一点人马，三十万剩下不足一万，都是折手坏脚之人。三人抱头大哭，一同商议，只得再往仙山去炼宝贝，若是此仇不报，枉做西邦元帅。和尚说：“元帅之言有理。”三人领了败兵，一路下来。相近寒江关，冲出一彪人马，回头一看，只见龙凤旗升

起，上写着：征东皇后。苏宝同一见大喜，说：“原来是我姐姐苏锦莲。”即行下马，进营中朝见千岁娘娘。朝见已毕。

赐平身，说：“贤弟，你奉旨出师，为何还在这里？”苏宝同大哭道：“前日兄弟即欲报祖父大仇，奏知狼主，起兵伐唐朝。————

第一阵被我设计将唐朝君臣困在锁阳城，要把他粮绝饿死。他虽雄兵似虎，猛将如龙，与他大战几阵，即用飞刀杀他大将几十员，那大唐元帅被我飞镖打伤左肋，败回城中，便闭城不出。

怎晓得他粮草带得充足，困住城池一年有余，不想被程咬金骗出营中，竟回中原，取了救兵。这第二路元帅就是薛蛮子之子，名唤丁山，他法术高强，本事厉害。我的九口飞刀，三支飞镖，俱被他破化了，内应外合，把我杀得大败。我即化道长虹而走，撞着两位军师。飞钹和尚说起此事，一同兴兵，三困锁阳城，交锋三个月，阵阵俱胜。可城中又出了两个矮子，法术精通，薛丁山出阵交兵，将飞钹、铁板化作飞灰，又是大败而散。如今各人正想再往仙山炼就法宝再来复仇，不想会着姐姐千岁。”苏锦莲听说前情，十分大怒说：“贤弟，你既要再上仙山，去炼宝贝，以复大仇。我奉狼主之命，领精兵四十万，战将数千员，前来助你。不想你杀得大败，损兵折将，有何面目回见国王？你将帅印交付给我，我要杀尽南蛮，为祖父报仇便了。”苏宝同听了，心中大悦，知道姐姐仙丹妙法，英雄无敌，且有打将神鞭，厉害不过。即忙把帅印、兵符上前交割，付给皇后。

然后同那和尚道人拜别娘娘，各自上山炼宝去了，此话不表。

未知苏锦莲可有本事破唐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 27 回 皇后火鹊烧八将 薛元帅子媳团圆

第 27 回 皇后火鹊烧八将 薛元帅子媳团圆

却说苏锦莲皇后传令放炮起行。炮响三声，大队人马径向锁阳城进发，不一日早到锁阳城。吩咐安下营盘，将锁阳城四面围得水泄不通，鸟飞不过枪尖，蛇钻不进人马，好不厉害。

再言薛元帅大获全胜，三支人马一同进城。所得粮草器械旌旗，不计其数。即与众将商议起兵西征。

这一日升帐，只听得炮声连天，探子报入营中说：“启上元帅，西凉国苏皇后领兵四十万，要来报仇，又将城池围住了。

请元帅定夺。”元帅听了，大怒道：“可恨苏宝同将帅印交他姐姐番后，复领兵到来，又将城池围住。你这小小番后有何本领，前来与本帅对敌。也罢，趁她安营未定，点兵出城，杀他个片甲不回。”即点周青等八员总兵出城，必要活捉番将。周青等接令出府上马，各人结束停当，手执兵器，往教场点

了一万人马，来到城边，放炮开城。那八家兄弟都出城来到阵前，两边射住阵脚，营中鼓响如雷。抬头一看，只见苏锦莲带领三千番婆，一声炮响，冲出营来。但见她头戴闹龙金冠，狐狸尾倒挂，雉尾高挑，面如满月敷粉，装成两道秀眉，一双凤目，小口樱桃，红唇内细细银牙，身穿一件黄金砌就鱼鳞甲，腰系八幅绣龙白绫裙，小小金莲，踮定葵花镫腾云马，手持打神鞭，胜比昭君再世，犹如西子还魂。那周青纵马上前喝道：“胡妃番后，本总兵看你手无缚鸡之力，竟敢领兵到此给我祭剑？”苏锦莲喝道：“你这狗蛮子，将我兄弟杀得大败，因此娘娘来取你这蛮子性命。”周青冷笑道：“你的狗弟尚且不胜，何况你一女流。贱婢放过马来！”这边战鼓擂动，苏锦莲把鞭一指，喝道：“照打罢！”这里八员将官一齐上前，将番后围住。苏锦莲见唐将众多，虚晃一鞭，勒马败阵而走。八位兄弟随后追赶。苏锦莲把鞭一指，即忙取出身边葫芦，念动真言，放出无数火鹊，望八员总兵烧将来了，十分厉害。周青等一见，魂惊魄散，都被烧得焦头烂额，败进城中。

一万唐兵被番后杀得大败，折了八千人马。元帅看见，心中慌张，不想兄弟们遭番后火鹊灼伤，谁去出阵？丁山上前说道：“孩儿出阵擒此番后。”元帅道：“我儿出去，须要小心。”传令秦、窦二将同去掠阵。三人同出了帅府，领了兵马，来至阵前，那苏锦莲抬头一看，只见薛丁山面如白玉，唇若涂朱，胜比宋玉，貌若潘安，不觉欲火难禁，浑身发痒。丁山喝声：“番婆，不要呆呆看我，照戟罢！”一戟直望面门上刺将过去。

那番后吃了一惊，忙催坐马追上来，放出火鹊。薛丁山说声“来得好”，左手挽弓，右手拔出穿云箭，照火鹊一射，只听得一声响，那些火鹊无影无踪。番后见破了火鹊，十分大怒，忙祭起神鞭。薛丁山叫声不好，正中后心，口吐鲜血，大败而走。幸得身上穿天王甲，不致伤命。若是别将，便成肉饼矣！那番后叫声：“哪里走？”把二膝一磕，骑马紧紧追来。追过荒山，看看追上，薛丁山正在着急，只听山头上有虎啸之声，抬头一看，见一个打柴女子，生得奇形怪状，手持铁锤，在那里打虎。

薛丁山叫一声：“姐姐救我一救。”那女子望下一看，说道：“小将军，你是哪一个，为何一人一骑奔到此间，求救于我？”薛丁山说：“女将军，我是平辽王薛元帅之子，因奉圣旨征西，方才阵上被番后打中后心，我负痛而逃，她在后面追上来了，我中伤甚痛，不能抵敌，万望姐姐救我一救，没齿不忘大恩。”那女子嘻嘻笑道：“这个容易，请世子暂避树林之下，待他追来，我当敌住，杀他个有死无生。”说罢，只见苏锦莲追上山来。薛丁山心慌，躲在林内。后面番后见了女子，问道：“方才有一少年将军，可曾到此？”女子说：“他在林内。”番后听了，连忙追入林中，不提防女子抓起死虎

照番后头上打将下来。那番后措手不及，叫声：“哎呀！”跌下马来。薛丁山上前，取了首级，忙来叩谢救命之恩，说：“请问姐姐姓什名谁，回营告知父亲，前来相谢。”那女子道：“奴姓陈，名金定。

祖贯中原人氏，父亲陈云，昔为隋朝总兵，奉旨借兵，流落西番乌龙山居住，樵柴为生。母亲毛氏，乃番邦之女。上无兄，下无弟，我今年一十七岁，只因生长在西番，面黑又丑，浑号母天篷。舍下不远，还有言语相问。”薛丁山道：“多蒙姐姐盛情，但我有军令在身，不及细谈，我缴令之后，再来叩谢。”陈金定见他执意要去，忙将丹药与他装好说：“我明日望你到来，不可失信。”薛丁山说“晓得”，上马出了山林。走到半路，撞见了秦、窦二将，三人大喜，同到城中，入帐缴令。

元帅问道：“方才秦、窦二将说，你被番后金鞭打伤，吐血而走，番后拍马追赶，为何反得她首级？”薛丁山道：“爹爹呵！孩儿被她打伤落荒而走，被她赶到山林，正在危急，幸有那打柴女子，暗暗抓起死虎将番后打死，救了孩儿。打柴女子之父原是隋朝总兵，名唤陈云，流落西番。望父王送金帛，谢她救命之恩。”元帅道：“既是我儿的大恩人，理当相谢。”问程咬金道：“老千岁，他父是前朝总兵，你必然认得，就烦一行。”咬金应允。次日同丁山带了金银缎匹，望乌龙山而来。

陈云闻知，远远相迎，接入草堂，分宾主坐下，各通姓名。咬金说：“昨蒙令爱相救世子，今日元帅备礼，差老夫同世子来叩谢救命之恩。”陈云说：“老千岁，下官流落西番数十余年，久闻中原已归大唐，每欲思归，恨无机遇。我家小女乃武当圣母徒儿，前日有言，与世子有姻缘之分，如不嫌小女丑陋，我就明日送到营中，与世子成亲。我家父母情愿执鞭随镫，报效微劳，相助征西。承蒙礼物，作为聘仪，望乞周旋。”程咬金说：“极是，老夫作伐，就此告别。”回到营中，说明因由，元帅依允。薛丁山说：“爹爹，这使不得的。”元帅说：“陈云既要将女儿送你成亲；理当应允，方不负救命之恩。陈金定小姐虽然貌丑，但她乃武当圣母门下，法力无边，将她带在军中，定能助一臂之力，我儿明日须备下礼物车马，前往迎接她父母来到帅府，为父的做主，与你成亲。”薛丁山不敢有违，即忙端正。

再说后营夫人小姐知道，心中喜悦；窦仙童闻知陈金定本事高强，亦是心中愿意，催促丁山早些端正。话言未了，只听炮声连响，陈云夫妇亲领女儿到了。薛元帅连忙接入帅府，安排筵宴，当夜成亲。陈金定敬重大娘，窦小姐感她救夫之恩，不分大小，姐妹相称。一夫二妻团圆，合营庆贺。再言那番兵四十万人马，见主将已丧，又都被唐兵杀得七零八落，便四散而逃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 28 回 寒江关樊洪水战 樊梨花仙丹救兄

第 28 回 寒江关樊洪水战 樊梨花仙丹救兄

却说薛元帅杀死苏锦莲，薛丁山与陈金定成亲。再说苏宝同逃走锁阳城，太平无事，左近依附州县，俱皆纳款投降。一面打本进朝，差薛贤徒镇守界牌关，点兵一万，文武数员，一同保守。周文镇守金霞关，周武镇守接天关，俱有兵马，文官同守。一路直到玉门关，俱归中原所管，百姓安居如故。

这一日元帅升帐，商议西进。有陈云老将上帐说：“此去四百里，有寒江阻隔，对江有一座寒江关，关上老将姓樊名洪，足智多谋，官封定国王。有两个儿子：长子樊龙，次子樊虎，皆有万夫不当之勇，一同保守。他知我兵西进，必然防备，此去非船不能征进，必须造下大船，方好过江。”元帅听了，说：“陈亲翁之言有理。”就令程铁牛、尉迟号怀、王君一、姜兴霸四将，带领军士四千，上山伐木督造战船。一月时间，船已造完，停留江口，候元帅起兵。薛仁贵在教场点起大兵三十万，命罗章为前部先锋，秦梦押后队，尉迟青山解运粮草，程千忠督运解粮官，周青催赶各路粮草，留王心溪、王心鹤二将带兵五万，镇守锁阳城。老将陈云为向导官。点齐众将，放炮三声，往教场祭旗，然后起行，一路三军司命，浩浩荡荡离了锁阳城，望西而进。

不一日来到寒江渡口，放炮停行，驻扎营盘，候下船过江。

元帅到江口一看，果然白浪滔滔，又见大小战船无数，程铁牛等四将上前缴令。薛元帅传令，向罗章、秦梦、窦一虎三将说：“本帅昔年跨海征东，进狮子口，箭射戴笠篷，鞭打独角兽，飞走金沙滩，也曾过河，何在这个小小江面。你们三位将军，须要小心，一齐向前，并力同心过了寒江，取了关头西进。本帅自在后督阵。”三将听了，说声：“得令。”各执器械，下船去了。大小俱皆下船，一声炮响，开了炮船，俱望江中而行。

你看那船头上，旌旗布满，炮声连天。

再言寒江关主将樊洪，正与二子及左右偏将在衙中言及关内苏宝同要报祖父之仇，兴师东征，反失数座关头，苏娘娘阵亡，元帅不知去向。寒江以东，均属中原，今又造大小战船，要来取寒江关。别处还可，料想寒江难过。

忽有番儿报进，说：“爷，不好了！中原薛蛮子领兵过江来了。”樊洪一听此言，吓得魂不附体。说：“有这等事，再去打听。”命二子带领水军十万下江，等待唐兵半渡之时，号炮一发，众军拦腰冲出，使他首尾不能相救，杀他片甲不回。

樊洪领大兵在后接应。二人得令，领兵下江。随后，樊老将军带领大小众将，纷纷下江。

再言唐朝大兵行至半江之中，忽听炮声连珠响，只见各港中出来无数番船

。船上番将，俱是红扎巾，身上穿的水手袄，手持长枪，摇旗呐喊，冲了出来，勇不可当，竟把大小战船冲做两处。后面元帅看见，急忙下令：水战不比岸战，须要向前，不可退后。众将得令。秦梦迎着樊龙，罗章接着樊虎，两下大战。后面老将樊洪看见二子大战，划动兵船，冲上前来，被窦一虎接住厮杀。秦梦与樊龙战到三十余合，秦梦放下提罗枪，抽出银装铜，照樊龙肩膊上一下，樊龙负痛，拿不起大刀。番兵见主将受伤，急忙划转番船，大败而行。樊虎被罗章腿上一枪。那番船上樊老将军见二子大败，弃了窦一虎，也把战船划回。

元帅见胜了番将大喜，传令擂鼓追赶。樊家父子连忙弃船登陆，竟望关中去了。剩下的番船，逃走得快的，俱逃走了；逃不走的，俱被杀死。元帅传令收兵，一齐登岸，杀到关前。

两边高山，中间一条关路，此关在半山之中，山上檣木炮石打将下来，众将只得退回。元帅见此山难破，就令安下营盘，商议攻打。

再言樊洪老将同二子败进关中，吩咐番儿，关头多加灰瓶石子，强弓硬弩，檣木炮石。夫人接见说道：“妾身久闻跨海征东薛仁贵，十分厉害，水战被他取胜，二子又被他打伤，幸喜女儿前日回家，或有仙丹妙药，可以医治。”樊洪道：“我却忘了。昔年黎山老母，收去八年传授法术，有移山倒海之法，撒豆成兵之术，又赠她诛仙剑、打神鞭、混天棋盘、分身云符、乾坤圈，五遁俱全。谅来必有妙药的。”吩咐丫环，请小姐出来。丫环领命到房内道：“小姐，老爷相请。”那樊梨花听了，来到中堂，见了父母。说道：“呼唤孩儿，有何吩咐？”夫人道：“女儿啊！唐朝差薛仁贵领兵屯征直杀到寒江，倘此关有失，西番不能保全。故此你父亲和二位哥哥截住寒江，俱被他打伤，败阵而回。令你父闷闷不乐，特地唤你出来商议，不知你可有仙丹，相救了二位哥哥，然后杀退唐兵，解得你父烦闷。”小姐听了，心中暗想，记得师父吩咐说，我与大唐小将薛丁山有姻缘之分，故此命我下山完聚姻缘，一同征西。如今果然他兵来到寒江关伤我兄长。也罢！只得开言说：“父亲，既是二位哥哥受伤，女儿自有妙药医治，不必父亲多虑。”樊洪听了大喜，连忙唤进二子说：“你妹有仙丹救你。”小姐把丹药敷在他伤处，不消一刻，其伤即愈。弟兄二人大喜，说：“难得妹子来救我。其中必有奇谋杀退唐兵，复回番邦。狼主必加封赠，我一门功劳不小。”小姐说：“这个何难！不是妹子夸口，且待妹子明日出阵，必要活捉唐将，以泄二兄之忿。”二兄听了，说：“既是妹子出阵，做哥哥的与你掠阵。”老将哈哈大笑道：“这个自然，女儿有主意的，不用父亲叮嘱。”当晚不表，各归房内。

小姐回到房中，心想姻缘分上要配薛世子，但不知他相貌才能如何？又闻

得父母有言，将我许配白虎关总兵杨藩，打听得他生得丑陋不堪，面如青靛，目似铜铃，岂可配我？想我师父黎山老母能知过去未来，许我薛丁山是夫主，谅来杨藩决不是我夫君。待我明日出阵，看看薛丁山，就晓得了。主意已定。

再言次日樊老将军升帐，樊梨花披挂上前领兵，樊龙、樊虎结束停当，各执兵器，同妹子出阵。点齐本部人马来到关前，放炮三声，关门大开，冲下山来，来到平阳之地，排齐队伍，樊梨花一马冲出，高声大叫，指名要薛丁山出阵。探子报进营中说：“启上元帅，今有樊老将军之女樊梨花，带领女兵出关讨战。”元帅说：“昨日他父子兄弟这般骁勇，尚且大败，何况他的女儿，值得什么？”探子说：“元帅不要看轻樊梨花，她英雄无敌，仙法多端。今她指名要小千岁出阵，不然要杀进营来。”元帅听了，大怒说：“这番女好夸口，我偏不点孩儿出阵去，另点别将出阵。”问谁人出去擒此番女。那窦一虎是好色之徒，听说樊梨花美貌超群，待我出阵活捉进营，元帅自然将来配我。想罢，上帐说：“小将窦一虎愿出去会她。”一边又走出先锋罗章，上前喊道：“元帅，待小将出阵，必要活捉番女。”元帅道：“既然你二人愿去，一同出阵便了。”二人接令出阵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 29 回 神鞭打走陈金定 梨花仙法捉丁山

第 29 回 神鞭打走陈金定 梨花仙法捉丁山

却说罗、窦二将领兵到阵前，樊梨花一看，不是薛丁山。

小姐骂道：“南蛮果来与我对敌，免污我刀，快唤薛丁山出来，与我决一胜负。”二将听了，说：“好一个娇滴滴声音。”二人各执兵器，笑吟吟指着樊梨花说道：“难道我们不是男子？你指名要小千岁出来，你若胜我二人手中兵器，便请小千岁会你。你若被捉，伴我一宿，二人方得称心快意。”小姐听了大怒，骂道：“匹夫少要胡言，放马过来，斩为肉泥！方泄我恨。”遂举起双刀，望罗章面上砍来。罗章把枪架住，窦一虎将黄金棍向马头上打来。樊梨花不慌不忙，将刀一指，只见四面喊声大起，二人抬头一看，俱是青面獠牙，长大汉子，金盔金甲，大刀阔斧砍来。吓得唐兵都逃散了。二将看来抵敌不住，鸣金收兵。报知元帅说：“末将被番女用撒豆成兵之法，杀得大败而回。如今她又在营前讨战，指名要小千岁出阵。”元帅听了，大怒道：“这小贱人如此无礼？她有妖术，况且男不可与女敌。”便点了窦仙童出阵迎敌。窦仙童全身披挂，手执双刀，跨上马，带领兵将，出营来到阵前，见樊梨花果然美貌，心想：我不及她。樊小姐见一员女将出阵，身边藏许多宝贝，又生得俊俏，暗想道：善者不来，别失手。便开口喝道：“来的女将少催坐骑，通下名来

。”仙童道：“我乃薛元帅之媳，小千岁之妻，窦仙童是也。你这无耻贱人，坐名要我夫君，可不羞死人么？”樊梨花大怒，便把双刀砍来。窦仙童把双刀迎住，两下大战。正是棋逢敌手，将遇良才，战到四十回合，樊小姐料难取胜，忙祭起打神鞭。窦仙童躲闪不及，正中肩膊，负伤伏鞍逃入营中。

金定大怒，便上前讨令：“待小将出去会他！”元帅说：“须要小心。”陈金定领令，结束停当，上马提锤冲出营门，来到阵前。樊梨花抬头一看，倒也希奇，方才女将，甚为齐整，今来此女，好似灶君夫人：面如黑漆，丑陋不堪，好笑唐朝元帅帐下，都用怪异之人。便喝道：“黑蛮休来送死了，快唤薛丁山出来，方是我的对手。”陈金定大怒道：“你这贱人，又非娼妇，为何指定要我丈夫出战？”樊梨花听了，倒也好笑，难道这般丑陋，亦收为妻，正是瞎猫偷鸡死不放。便说：“你这黑脸儿，只好配挑柴运水火头军，怎可配小千岁？”金定听了大怒，便把五百斤的铁锤当头打来。梨花将双刀迎住，一来一往，战了三十回合，不分胜负。樊梨花忙祭起打神鞭，金定躲闪不及，正中左肋，大喊一声，败回营中。

元帅一见，大怒道：“可恶番女连伤我二将！”又令女儿金莲出阵，需要与二位嫂嫂出气。金莲接令，上马来阵前，只见樊梨花千娇百媚，耀武扬威，莫若说她投唐，以便西进。

主意已定，便说：“樊梨花，你既有如此本领，何不投降我国，择配才郎，夫荣妇贵，岂不美哉！”梨花见薛金莲貌美，听她婉言，便问：“女将何名？方才所说，奴岂不知。但奉师命下山，要会薛丁山，若然胜我兵法，与他成为夫妇。故此指名要会他一面。谁知连战数将，俱不合我之意。”薛金莲微笑道：“女将听了，我乃唐朝大元帅之女，薛丁山之妹，名唤金莲，随父西征到此，既然要会我哥哥，待我告知父亲。今天色已晚，待明日出营会你。”说罢，二人各自收兵。那薛金莲回营上帐，对父亲细说番女之事。却说薛丁山回见二妻，说知此事。窦、陈同说：“今日这无耻番女，阵上将我二人打坏，幸有仙丹治好。她口口声声要会你，定要和你成亲。明日阵上切不可从她。

若然与她成了亲，我二人决不肯甘休。薛丁山暗想道：未分黑白，先要吃醋。便说道：“二位夫人尽管放心，卑人不是这样人。”再说次日薛金莲说：“樊梨花又来讨战。”元帅传令丁山出兵。丁山得令，结束停当。挂剑悬鞭跨上腾云马，手执方天戟，带领兵将，放炮三声，出了营门，冲到阵前。樊梨花抬头一看，见一位少年将军出阵，但见他头戴太岁盔，身穿天王甲，坐下腾云马，手执方天戟，背插四支小角旗，写着二路元帅薛。

果然美如宋玉，貌若潘安，心中十分之喜，心想师父之言不谬。

再说薛丁山看见樊梨花姿容，赞道：“我夫人仙童虽然美貌，不及她一二

，妹子金莲亦不能比她。”虽然心中得意，家有二妻，此心休生。叫声：“番婆看戟！”刺将过来。梨花把手中刀架住说道：“你就是薛丁山么？奴奉师父之命下山，说与你有夙世良缘，应当配合。我父兄虽是番将，你若肯从议结婚，我当告知父母，一同归降西征。你意下如何？”薛丁山听了，骂道：“我正光明，唐朝大将，岂肯配你番邦淫乱之人，不必妄想。放马过来！与你决一死战。”樊梨花被他羞辱，心中大怒，手持双刀，劈面砍来。薛丁山把方天戟架住，两下大战三十合。樊梨花念动真言，顷刻之间，将高山遮住。薛丁山见前面昏暗，即被樊小姐活捉过去，吩咐捆起。樊梨花问道：“薛丁山，你今被擒，若肯联姻，饶你一死。”薛丁山睁眼一看，身上被绑，料难脱身，待我骗她一骗，遂道：“既蒙见爱，回去告知父母，然后央媒说合。”樊梨花微微笑道：“世子这句话，果然真心许我，当赌个誓来，我才相信。”薛丁山心中一想，那个女子倒也老成，不若权且赌一个无着落的咒，有何不可。便说：“若放我回营，背负了你，我就半天吊挂，没有存身之处。”樊梨花见他赌了咒，便解其缚，吩咐带马过来，放了薛丁山。丁山回马不及一箭之地，重又勒回马头，回过头来大骂：“樊梨花，你这不知羞耻的贱人，我方才中你鬼计，被你擒住。岂肯与你联姻，不要想错了念头，快快放马过来，与你决一胜负。”梨花大骂薛丁山：“你这无信义之人，看我刀罢！”又战不数合，樊梨花念动真言，便见前面一座山。樊梨花诈败上山，薛丁山在后追赶，赶到半山，忽听霹雳一声，回头不见了樊梨花，周围并无去路，见四面都是高山遮住，心中好不着急。只听山顶松林之中，有一樵夫在那里砍柴，薛丁山大叫：“樵哥，救我一救，出得此山，重重相谢。”那樵夫听得山坑内有人叫唤，忙向下一望，见了薛丁山，笑嘻嘻说道：“小将军何故在此山凹内！”薛丁山道：“不瞒你说，我因追赶番邦之女，迷路到此。”樵夫听说，便道：“小将军既要我救，待我丢下担绳，你系在腰间，扯你上来，就有路了。”薛丁山道：“樵哥既如此，快些丢下绳来，扯我上去。”樵夫回身，便把担绳丢将下去。薛丁山将绳系在腰间，说道：“樵哥，我系好了，快快扯我上去。”那樵夫答应道：“晓得。”不知可能救得上来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 30 回 樊梨花移山倒海 三擒三放薛丁山

第 30 回 樊梨花移山倒海 三擒三放薛丁山

却说樵夫用力将绳扯动，扯到半山之间，将绳扣在松枝上，把薛丁山倒挂在虚空。薛丁山叫道：“樵哥快扯我上去，因何将我吊在空中？”樵夫大笑道：“小将军你罚了无着落之咒，善于骗人，我也骗你一骗。这就是半天倒挂，没有存身之处了。

我去了。”丁山想道：方才赌的咒，如今应了，叫我怎处？正慌乱间，只

见两只老鼠，走近树枝，将绳乱咬，咬断两股，将要落下来，吓得丁山魂不附体，叫道：“松鼠，你也欺我，此绳断了，跌了下来，碎骨粉身，万无生理。”竟大哭起来。只见山上有一女子，打扮犹如仙子一般，八个丫环跟随，说说笑笑道：“底下有一个人，吊在那里，将要饿死了。”薛丁山在下听见，大声喊道：“山头上姐姐救我一救。”小姐便叫丫环，你去问他姓什名谁，家住何处？丫环奉命望下问道：“我家小姐问你名姓住居，说明因何吊此，方好救你上山来。”薛丁山说：“诸位姐姐，我姓薛名丁山，乃唐朝二路元帅，征西到此，因被女将樊梨花诱我上山，迷失归路；樵夫作弄，把我绳系腰间，扯至半空，吊在松枝，如今绳将断了。万望姐姐们向小姐帮衬一声，开恩救我上山，是万代鸿恩了。”丫环问明，回报小姐。小姐说：“你们再去问他，他要相救，须要依我言语，方肯救他；他若不允，则不相救。”薛丁山只得满口应承。小姐说：“既是他肯依我言，扯他上来相见。”小姐回进园中百花厅上坐下。

再言丫环向下说道：“小将军，好了，如今你有命了，待我们扯你上来。”便把担绳扯上。丁山来到山上说：“好了。”忙向腰中解下担绳，问：“姐姐们，方才你家小姐哪里去了？待我问一声，不知有何言吩咐我，好待本帅回营去。”丫环说：“前面这座花园，就是我家住处。”薛丁山问：“姐姐们，你家小姐姓什名谁，何等人家之女？”丫环道：“我家主人姓崔，官拜兵部尚书，单生这位小姐。”薛丁山道：“原来如此，望姐姐们领我进去。”果然园中景致非常，过了石桥，来到百花厅上。只见小姐坐在湘妃椅上，薛丁山上前叩谢，小姐连忙还礼，宾主坐下，丫环进了香茗。薛丁山道：“承蒙小姐救我上来，不知有何见教，乞道其详。”小姐笑道：“樊梨花是奴中表，他是黎山老母徒弟，与将军有宿世姻缘，若不见弃，奴家为媒，结成秦晋，归顺唐朝。若还不从，休想回去。”薛丁山叫道：“恩人，本帅已娶过拙荆二人，此事断难从命的了。”那小姐听了，大怒道：“你这忘恩负义之人，我好意救你上来，这事又不肯依我。”吩咐丫环把他绑了，关锁在此。

不由分说，齐上前来。忽听得一声霹雳，抬头一看，花园不见，花厅变作囚车，原在战场上。樊梨花仗剑立在前面，说：“今次依允否？再不依允，我便斩你了。”薛丁山说：“今放我回去就说合。”小姐说：“方才赌了咒，如今也立个誓来。”薛丁山道：“若再反悔，身投大海而死。”樊梨花见他赌咒，又是不着落的，便卖弄手段，兵士打开囚车，放他回去。丁山出了囚车，上了马，便骂道：“我被你这贱人两次羞辱，岂肯与你成亲，放马过来！”樊梨花原晓得他反悔，复又相战，不到十个回合，樊梨花念动真言，薛丁山面前昏暗，被那些军士将丁山活捉下马来绑住。薛丁山抬头一看，茫茫大海，口叫救

命，只见海上来了一只大船，船上坐着一位太子，听见岸上喊救，船家将薛丁山救上船来。太子说：“你是何人？丢在大海滩上。”薛丁山就将与樊梨花如何交战，及自己姓名细说了一番。太子说：“今便怎么处？”薛丁山说：“难得太子相救，伏望送我回国。”太子劝道：“你原是唐朝大将，樊梨花既然招你成婚，应许了才是。不然将你一门杀尽，征辽又不能平，前功尽弃，不如从了她。”薛丁山说：“太子，你不晓得么？我乃王禅老祖徒弟，说如有大难，必来相救。岂怕她神通广大，我定然不从。”太子听了大怒道：“你既不从，寡人亦不救了。”吩咐取大石过来，把这个无义畜生绑于石上，置之海中，自然必死，看你师父救你不救。后艄走出四个金刚大气力的人，就把薛丁山捆住，放于大石之上，望海中叮当一声，薛丁山自道必死，忽见太子没有了，大海全无，船亦没了，原在山旁边，坐马依然立着，单单身上捆着大石，不能够起来。正在无法，只见樊梨花飞马过来，大叫一声：“薛丁山，你今次被擒，还有何理说？”薛丁山道：“如今再不敢了，望乞小姐放我回去，立刻央媒说合便了。”樊梨花道：“你这薄情人，奴家一番待你，反来背我，你两番的空誓，俱已假应，若要放你，再赌咒来。”薛丁山道：“我此去负心，合死于刀剑之下。”樊梨花见他赌了重咒，谅来没有更变，亲解其缚，千言叮嘱说：“你回去即速央媒到来，我先去告知父母，劝令归唐，方能并力同心，平定西番。”薛丁山应诺，拜别上马，回到营中。

元帅说：“我儿，那樊梨花十分厉害，你今日出阵，如何发付她，直到日落西方，方才回来见我。”薛丁山道：“爹爹呀！那樊梨花是黎山老母弟子，法术精通，要与孩儿结婚。孩儿已有二妻，抵死不从，他百般大骂。”将梨花三擒三放作弄之言，细说一遍。最后说：“只得又许了亲事，立了千金重誓，才放孩儿回见爹爹之面。”丁山又道：“若要与此女成婚，孩儿情愿与她决一死战，必定不从。”再言窦仙童遂向陈金定道：“可喜冤家还有情义。”说罢，只见程咬金哈哈大笑道：“吾主洪福齐天，西番可平矣！”薛元帅道：“老柱国为何说此二句？”程咬金说：“元帅你不听见么，此女有移山倒海之术，撒豆成兵之能。而唐营诸将，非她敌手。她既然要与世子成亲，父兄一齐投降，杀到西番，擒了番王，功劳岂不是元帅所得，吾皇洪福齐天么？”元帅听了大喜道：“就烦老柱国前往做媒。”程咬金道：“这个都在老夫身上，别样做不来，媒人做过两回，如今老在行了。”元帅道：“既然如此，烦驾明日就行。”程咬金说：“这个自然。”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 3 1 回 樊梨花无心杀父 小妹子有意诛兄

第 3 1 回 樊梨花无心杀父 小妹子有意诛兄

话说樊梨花见薛丁山收兵进关，来到内衙。樊洪说：“女儿今日出兵，胜

败如何？”樊梨花说：“爹爹，孩儿今日开兵，会着薛丁山，被女儿连败他数阵，得胜而回。”老将听了大喜，说：“幸得女儿法术精通，以泄吾忿。明日必要把薛丁山擒了。”小姐道：“爹爹，儿奉师父之命，说我与薛丁山有宿世姻缘，女儿犹恐薛丁山亦如杨藩之丑，今阵上见薛丁山才貌出众，武艺超群，是以孩儿不忍加害，恐负师父所嘱。故此把终身相许，放他回营。明日必来说合，万望爹爹垂允，归顺唐朝。不知爹爹意下如何？”樊洪一听此言，圆睁怪眼，怒发冲冠，骂声：“无耻贱人，哪有此理？婚姻自有父母作主，岂有女儿阵上招亲，不顾廉耻。你这贱人留下何用。”遂拔出腰间宝剑，望女儿头上砍来。

樊梨花见父亲发怒，连忙躲避，不敢走近身前。因见势头不好，没法遮护，只得也拔出剑来招架。那老将一发大怒，连声大骂：“小贱人，你敢杀父么？吃我一剑。”正要砍将过去，谁想脚上穿的皮靴一滑，将身一闪，一跤跌下去，刚撞着小姐剑尖上，正中咽喉，扑通一响，跌倒在地呜呼身亡。小姐见了，吓得魂不附体少忙抱住大哭道：“非是女儿有心杀父，事出无心。”早有人报知樊龙、樊虎。弟兄闻知俱大怒，一同提了宝剑，赶进内衙，大骂道：“你这小贱人，为何弑了父亲？忤逆不孝，饶你不得，吃我一刀。”小姐见来得凶猛，也把宝剑架住，哭诉道：“二位哥哥且休动手，容白一言，天理昭彰，岂敢乱伦弑逆。因父亲要杀小妹，妹子把剑架住逃走，刚好父亲一跤跌倒，撞着小妹剑尖而亡。两旁有家人共见。望乞哥哥饶恕错误之罪。”樊龙、樊虎道：“父亲虽则误死在你手，也饶你不得。”于是举刀乱砍。小姐无奈，把剑相迎。兄妹三人在内衙混战，战到三十回合，樊龙措手不及，被樊梨花斩了，樊虎也被一剑砍死。樊梨花暗想：杀死二兄，出于家门不幸，骨肉相残，如何是好。遂放声大哭。老夫人闻听，吓得魂飞天外，连忙赶来，见了三个尸骸，好不痛心，遂大哭道：“樊门不幸，生出这个不孝女儿，弑父与兄，叫我如何了得？今日死夫亡，靠着谁来？”叫一声老将军，与两个孩儿，枉是官高爵显，今日死在无明之地。大哭一番，晕倒在地。小姐见了，上前来救。

半晌方醒。遂劝慰道：“母亲，父亲与哥哥既死，不能复生，有女儿在此，决不教母亲受苦。须要收殓父兄，免得薛丁山知道。不然，姻事就不成了。”吩咐家人备办三副棺木，顷刻收殓，停在西厅。吩咐男女家人，不许声扬。夫人无可奈何，只得依允。

再言次日小姐披挂，升坐帐中，传令三军说：“只为父兄遭其不测，我今立意降唐，关头旗号扯起降唐字号。”却好程咬金来到城外，见了投降字号，心中大喜，吩咐报进。樊梨花母女闻知，出关迎接，接入府中，分宾坐下。程咬金道：“本官奉元帅之令，特来与小姐作伐，配对世子丁山。为何令尊令

兄不见来相会，却令老夫人小姐会我？甚不可解。”樊梨花犹恐母亲说出前情，遂接口道：“不瞒老将军说，只为家父与二兄有病，不及接待，多多得罪。况且投唐一言既出，决无更改，只消元帅择一吉日完了婚，一同西进。”程咬金听了，叫声：“夫人，既然投顺，回去请元帅兵马进关。”夫人说：“领教。”程咬金辞别而出，来到营中，对元帅说了，元帅大喜。只有薛丁山不乐，因父亲作主，迫不得已，传令大小三军进兵寒江关。

三声炮响进了关门，夫人、小姐接入。元帅和柳氏夫人见樊梨花十分美貌，夫妻二人大喜。

程咬金说：“今日黄道吉日，正好与世子成亲。元帅说：“老千岁之言有理。”当晚就与世子成亲。乐人送入洞房，夫妻坐下，薛丁山问道：“请问娘子，今日花烛之期，诸人俱在，为何你父兄不出来相见？”小姐回说有病。薛丁山道：“我不信，必要讲个明白，方好做夫妻；不说明白，就要去了。”小姐见他盘问，满面通红，心中想道：“此事久后要明，况今既已成花烛，不妨明言。遂将劝降发怒，父亲跌死剑尖，二兄骨肉相残。薛丁山听了此言，大怒，骂道：“贱人，你不忠不孝，父兄岂可杀得的么？留你必为后患，少不得我的性命也遭汝手。”遂拔出腰间宝剑，说道：“要为你父兄报仇。”小姐说：“我与你既成花烛，并胆同心，奴家纵有差池之处，伏望宽恕。”薛丁山道：“要我饶恕，不能的了。”便一剑砍来。小姐也把宝剑迎住，说：“奴家因为夫妻之情，不忍动手，为何这般气恼，我劝你须忍耐些。”薛丁山不听，复又一剑砍来。小姐道：“小冤家呀！我让你砍了两剑，千求万求，你必要杀我么？”薛丁山骂道：“这样不忠不孝的贱人，不杀你，留下何用。吃我一剑！”小姐大怒，连忙举起宝剑敌住。丫环见了，飞来报知元帅。元帅大惊，传令二位媳妇快去劝解。窦仙童、陈金定奉命一齐来到房中，陈金定一把扯住薛丁山往外就走。窦仙童拦住樊梨花，说道：“妹妹，你才与官人第一夜夫妻，为何就恼起来了？将来怎好过日子？做丈夫的，也要忍耐；做妻子的，也该小心，岂可用刀相杀。我劝妹妹忍耐。”樊梨花道：“姐姐呀！我正在此让他，谁想他越弄越真了。他道我弑父与兄，必要杀我，把我连砍三剑，你道气也不气。”窦仙童道：“这与妹妹什么相干！怪不得你动气，待我去埋怨他，必来赔罪。”樊梨花说：“多谢姐姐。”再言陈金定扯了薛丁山，来见元帅。元帅骂道：“畜生，樊小姐神通广大，营中谁是她对手，她奉师命与你联姻，归顺我邦。乃，我主洪福齐天，第一夜与她大闹，倘若激变，如何是好？快快进房赔罪。若不依我言，军法处治。”丁山道：“只为这贱人弑父与兄，有逆天大罪，容她不得。若恕了她，将来弑父弑君，无所不为，宁可激变，难容这贱人。”元帅听了，喝声：“畜生，你果然不进房去么？”丁山道：“孩儿今日

逆了父命，断然不要这贱人。”元帅吩咐将士，将他捆打三十荆条，监禁牢中。元帅对程咬金说：““烦老柱国相劝樊小姐，待畜生日后回心，便成百年大事。”程咬金奉了元帅之命，来对樊梨花说：“小姐，你公公命我来劝你，万事看公婆之面，方才已将世子打了三十，监进牢中。少不得磨难起来，自然回心。”

劝小姐忍耐几时罢！”樊梨花听了，满眼流泪道：“多谢千岁劝我，焉能不从。

拜上公婆，我已立志守着薛门，请放心。”程咬金听了，说：“难得，难得。”即别了樊梨花，回复元帅。再说小姐哭见母亲，说起此事，今日暂往黎山，去问明师父，为甚姻缘如此阻隔？问个明白，方好回家。夫人泪流不止，叫声：“女儿，你当初八岁时节去了，有二位兄长在此；如今你去了，叫做娘的举目无亲，如何是好？”小姐道：“母亲放心，女儿此去，不过几天就回来的。”不知日后来与不来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 3 2 回 仁贵兵打青龙关 烈焰阵火陷丁山

第 3 2 回 仁贵兵打青龙关 烈焰阵火陷丁山

话说樊梨花道姑打扮，借了土遁，来到黎山，见了师父，说：“蒙师父吩咐，与薛丁山有夙世姻缘，谁想他薄幸，屡屡休婚，不知为什原因？望乞指明。”黎山老母道：“徒弟，我一向不曾对你说，你夫妻二人，原有缘故。当日蟠桃会上，有九天宿凤群仙都来赴会，玉帝驾前，金童打碎琼瑶，玉女失手打碎水晶屏，玉帝大怒，欲将金童、玉女问罪。时南极老人出班启奏说：‘他二人戏耍，有思凡之心，望君皇赦罪，罚其下凡，结为夫妇，了此夙缘。’玉帝准奏，立刻降下凡尘，玉女走出凌霄宝殿，撞着敢头五鬼星，见他生得丑陋，格勒一笑，五鬼星只道玉女有意，妄起痴心，他走下凡，就是白虎关总兵杨藩，央媒错对了你。那金童看见玉女，逢人便笑，说她轻贱，开言就骂贱人。玉女回头向金童一连三啐。金童乃是薛丁山，玉女就是你，故此有几番休弃，少不得日后夫妻自有完聚，不必忧心。将来薛仁贵兵打青龙关，有妖仙摆下烈焰阵，仁贵难破，赠你金钱，好请仙人。快快回去，倘有急难，前来见我。”樊梨花问明，拜别师父，借土遁而回，母女相见。

再说薛仁贵已得寒江关，养兵五日，命李庆红镇守。起兵离了寒江关，到青龙关，传令十里安营，放炮一声，扎下营盘，交待明日开战。

再言青龙关总兵赵大鹏，一日升堂，小番报进，说：“爷，不好了，大唐薛蛮子起兵前来，一路势如破竹，夺了许多关寨，我邦苏元帅大败，不知逃去哪里？今寒江关樊老将军的女儿梨花杀了父兄，投降中国，不日兵到青龙关了。”赵大鹏听报，说：“怎有这等事！再去打听。”赵大鹏想道：有我镇守此

关，看薛蛮子过得否？传令众将趁他未到关门，今夜领兵劫寨，杀他措手不及，灭他锐气。吩咐饱餐战饭，三更时候杀入唐营。

果然唐营未及防备。听得炮响连天，番兵扳倒鹿角，杀进营中。

薛仁贵梦中惊醒，连忙披挂上马，传令众将准备交战，幸而众将尚未卸甲，各执兵器，上马厮杀。赵大鹏杀进营中，早有数员唐将敌住。赵大鹏一看难胜，忙祭起化血金钟，可怜数员偏将遭其大难。这恼了窦一虎，提起金棍，照前打去。赵大鹏不能招架，又祭起金钟罩将下来。窦一虎见金钟厉害，将身一扭，往地下去了。秦汉见罩了窦一虎，前来相救，又被金钟罩来。

秦汉看见不妙，借土遁而逃。黑夜交兵，一场大战，十分厉害，杀到天明，赵大鹏得胜收兵。

薛仁贵点齐兵将，折了兵马数千，偏将十员，幸得众将无事。秦汉、窦一虎逃回，俱说金钟厉害。元帅好不烦恼，正言未了，探子报说：“赵大鹏又来讨战，请元帅定夺。”元帅闻报大怒，传令窦仙童、陈金定二将出阵。二员女将结束停当，手执兵器，上马出营，冲出阵前。赵大鹏抬头一看，见是两员女将，想是唐营男子被我昨夜杀尽，故点女将出来交战。且不要管他，待我再将宝贝祭起，见一个杀一个，见一双杀一双，将他杀得尽绝便了。便说：“你两个女子也来送死么？”二人见赵大鹏生得凶恶，非良善之辈。说：“不必多言，看刀罢！”四把刀如雪片飞来。赵大鹏哪里招架得住，忙祭起化血金钟，当头罩来。二人看见，说：“不好了！”幸宝驹一纵如飞，败回营中。元帅见了，心中气闷。赵大鹏又在营外讨战，众将都怕金钟，俱不敢出战。程咬金说：“世子神通广大，老夫保他可破金钟。”元帅说：“老柱国力保，本帅从命。”传令往寒江关牢中，放出小将军。

再言元帅吩咐高挂免战牌。赵大鹏见了，哈哈大笑，转回关去。次日薛丁山到了。赵大鹏营前讨战，元帅就传令世子出阵。世子领令，全身披挂，带了宝马，放炮出营，冲到阵前。

赵大鹏抬头一看，见来了一位年少将军，喝声：“少催坐骑，通下名姓来！”薛丁山道：“你要问小爵主之名么？洗耳恭听，我乃薛元帅世子薛丁山便是，你可是赵大鹏么？快快投降，免汝一死！”赵大鹏怒道：“乳臭小子，休得夸口，吃我一刀！”便把刀向薛丁山顶头砍来。薛丁山把方天戟往刀口架住。赵大鹏看来不对，忙祭起金钟。谁想薛丁山身上穿着天王甲，头上戴的太岁盔，有万丈毫光托住。薛丁山把画戟当心刺来，赵大鹏躲闪不及，正中前心，仰面一跤跌下马来。薛丁由下马，取了首级。吩咐诸将抢关。元帅大队人马正要抢关，忽关上有一道人降下，乃蓬莱山朱顶仙，见徒弟赵大鹏被薛丁山所杀，欲来报仇，传令把灰瓶石子滚水火炮打下。元帅见有防备，鸣金收军。关

外安下营盘，待明日开兵取关。

那朱顶仙连夜出关，摆下阵图，名曰烈焰阵，极其厉害，四面杀气腾空。次日出阵，手中仗剑，指名要薛丁山来会我，要为徒弟报仇。探子报入营中。薛丁山听了，大怒说：“孩儿情愿出去，除此妖道。”元帅道：“我儿出去，须要小心。”薛丁山领令，来到阵前。看见道人，红头绿眼，阔脸尖嘴，长颈短脚，看其人定是左道旁门之士，不如先下手为强：“看戟！”道人把剑架住，说：“你不过王敖门下，敢伤我徒弟，且不要走，看剑！”薛丁山把戟架开，交战了三十回合。道人哪里敌得住，回马跑入阵中。薛丁山不舍，跟后追来。元帅见了，即点窦一虎、秦汉并十员副将，兵马三千，一齐冲入阵中。那道士将背上一个红葫芦，打开了盖，放出无数烈火，顷刻之间，满阵大火。唐兵马三千，偏将十员，俱皆烧死。窦一虎看势不好，把身子一扭地行去了。秦汉满面被烧坏，也借土遁而回。

只有薛丁山陷在阵中，幸得身上穿着天王甲，纵有烈火，也不能上身。

再说秦、窦二将逃回，说明此事。元帅大惊。柳夫人、金莲小姑听了，俱皆大哭。窦、陈二人听得丈夫陷在烈焰阵中，皆上前讨令往救。元帅道：“这使不得！你们此去，性命难保，不如请程千岁往寒江关请三媳妇到来，他有移山倒海之术，可能破灭烈火，方救得孩儿。那时不怕他不肯成亲。”夫人道：“相公之言有理，待妾身书条去请。”书中极写情切。元帅接来一看，说：“夫人真好才学。”连忙封好，送与程千岁。

程咬金奉命，上马飞奔到寒江关，将书付与樊小姐。樊小姐一看，知薛丁山陷在阵中，婆婆书中致意，许多不安，若不去救，便违公婆之命了。只得出来相见。程咬金见小姐道姑打扮，手拿拂尘，俨然修仙学道的人，便上前施礼，宾主坐下。

程咬金道：“书中之意，想已尽知，相请去破烈焰阵要紧，快请上马。”小姐说：“老千岁，你还不知，只恨奴家听从师命，立心要嫁此人，谁想花烛之夜，便即弃我，自怨薄命，情愿出家学道。烦老千岁回去，多多拜上元帅、夫人，说我如今不染红尘。”不知樊梨花肯去否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 3 3 回 樊梨花登坛点将 谢应登破烈焰阵

第 3 3 回 樊梨花登坛点将 谢应登破烈焰阵

再言程咬金说道：“小姐，虽是薛丁山无情无义，须念公婆面上，休得记恨，要做宽洪大量之人，破了阵图，好待元帅进兵。小姐十大功劳，我都晓得，快些去罢。”那小姐十分做作。程咬金在旁苦苦相劝，小姐只得允诺前往。遂别了母亲上马。夜宿晓行，相近青龙关，程咬金报进。柳夫人同两个夫人，并金莲小姐，迎接樊梨花入营中。樊梨花对元帅夫人禀道：“自从休弃之后

，我已出家修道。今蒙夫人书召，并劳老千岁远行，我只得勉强前来面辞，伏望元帅夫人不要见怪，我出家人不管俗事了。”元帅、夫人流泪道：“媳妇呀！这畜生虽则薄幸，当以国家为重。这畜生今陷在妖道阵中，不知死活。若能救得出来，自然夫妻团圆。”程咬金道：“请小姐出兵打阵要紧。”小姐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待奴家同二位姐姐去救世子看一看，然后开兵打阵。”元帅说：“小姐见识甚高，赛过张良，胜如诸葛。”即命女儿金莲同了三位姐姐，一同去看。三人领命，全身披挂。樊梨花仍是道装打扮，各跨上马，带了数千精兵，向番营东西南一看。

樊梨花对窦仙童、陈金定道：“那个妖道果然仙机奥妙，要破此阵，非同小可，不识仙机，难破此阵。”金莲小姐问道：“此阵何名？怎生破得，如何救得哥哥？”樊梨花道：“此乃十绝阵中第九阵，名烈焰阵，凡人到阵中，立刻化为灰尘。幸得世子乃王敖老祖门下，身上有许多宝贝，不为大害。若要破此阵图，贫道权掌帅印，好号令众将召请仙人，破此恶阵。”薛金莲道：“既能破此阵，待我禀知父亲，权交兵权将印嫂嫂掌管，救出哥哥，自然赔罪，重谐花烛。”樊梨花见说，好不欢然，说道：“姑娘安慰我心极好，但不知你兄心中如何？我们且回营中打点破阵便了。”于是姑嫂带马回营。

且说番兵报知道人，说：“有四员女将到来看阵。”朱顶仙听了，仗剑上马，赶出关来，大叫道：“好大胆的蛮婆，偷看我阵。不要走，看剑！”飞马赶来，四人住了马，樊梨花喝道：“妖道！慢来，看我法宝。”背上拔出诛仙剑，祭在空中。

道人抬头一看，说声“不好”，逃回阵中。樊梨花笑道：“你也晓得宝贝厉害，逃回去了。明日破阵，取你狗命未迟。”遂收了宝剑，四人回到营中，见过元帅和夫人。

元帅、夫人问阵中如何？金莲禀道：“爹娘，樊梨花深识仙机，熟谙阵图，他说是十绝阵中之第九阵，名自烈焰阵，凡人必死，幸兄有法宝护身，烈火不能侵害。要破此阵，必须全付帅印嫂嫂代管，发兵请仙破阵，救兄出来。爹爹意下如何？”元帅喜道：“请你嫂嫂来破阵，自然悉听主张。”于是传令大小三军，明日三更点将开兵便了。樊梨花说：“多谢元帅。”同了姑娘三人，一齐回营去了。次日众将披挂完备，都在帐前候令。樊梨花顶盔贯甲，升座帐中，只见元帅手捧兵符将印，在帐前等候。樊梨花连忙下阶赔罪，说：“元帅在上，我贫道今日代为发兵破阵，僭妄威仪，先容见罪。”说罢，即便上礼。

夫人连忙扶起，说：“今日全仗你出兵破阵，何消多礼。”樊梨花只得升帐。元帅送上兵符将印，樊梨花接下放在案前，诸将上前打拱，说：“甲冑在

身，不能全礼，望乞恕罪。”樊梨花道：“不敢。列位将军，请立两旁，贫道权掌帅印，各宜肃静，听候发令，不遵者立行梟首。”众将齐声答应：“是。”樊梨花道：“秦将军过来听令。”秦汉听了，连忙上帐，说：“有何将令？”樊梨花说：“你有钻天帽，把手过来，待贫道书五雷符一道，飞上当空，上管天门，不得有违。”“得令。”秦汉戴了钻天帽，飞在云端等候。

又说：“窦将军过来听令。”窦一虎听了，走上帐前，说：“帅爷有何将令？”樊梨花道：“窦将军伸手过来，待贫道书符一道，你有地行之术，下管地府，倘朱顶仙到来，不可放走。”“得令。”窦一虎走下帐来，把身子一扭，扭往地下去了。“又点窦仙童说：“与你青龙旗一面，守住东方，不得有违。”“得令。”窦仙童即镇守东方去了。又点薛金莲过来听令，薛金莲走上帐中说：“有何将令？”樊梨花说：“姑娘，与你红云旗一面，守住南方。”“得令。”薛金莲上马提兵，往南方不表。

又点陈金定过来听令。陈金定连忙走上说：“主帅有何将令？”樊梨花说：“姐姐，与你白虎旗一面，镇守西方，不得有违。”“得令。”陈金定上马提兵，往西方不表。又点先锋罗章过来听令。罗章连忙上前说：“元帅有何将令？”樊梨花说：“罗将军，与你黑星旗一面，带领本部人马，守住北方，不得有违。”“得令。”罗章带兵上马，往北方而去。

且说樊梨花自己即叫麾下人马小校，拿了黄龙旗，向中道而进。只见阵中烈火腾空，四面通红。樊梨花难进阵中，想起师父赠我金钱，何不祝告，请了上仙，好进此阵。口中念道：“金钱一个，祖仙传下，特请仙人消灭烈火，焚香祷告，虔诚感求。”念毕，摆下金钱，忽见一朵红云，落下来一位仙人，手执宝剑，头带一顶逍遥巾，白面五络长须，布衣道服。樊梨花见了，连忙稽首道：“太仙留名。”答道：“小仙乃蓬莱山散仙谢应登，前来助你破此阵图。”樊梨花道：“既蒙大仙下降，快请入阵，消灭烈火，速擒妖道。”大仙听了，解下背上葫芦，揭开水晶盖，放出雪白一道亮光，变成四条白龙，张牙舞爪，顿见满天乌云，落下倾盆大雨，立刻将烈火扑灭。朱顶仙见破了法，大怒冲天，出来抬头一看，见谢应登在云端里，吓得魂不附体。大仙喝道：“孽畜哪里走，吃我一剑。”朱顶仙臂生两翼，往东方逃遁。只见东方撞着青龙旗堵住，上有灵符，不能逃出。又见窦仙童手舞双刀，忙来敌住。朱顶仙无心恋战，向西方而走，又被白虎幡守住。陈金定提起铁锤来打，只得逃往北方。又见黑星旗下，罗先锋飞马杀来。又往南方而逃，却撞着红云旗守住，薛金莲小姐手舞双刀杀出。朱顶仙无处可逃，难以脱身，说：“不好了！我乃逍遥自在神仙，为了徒弟，走入是非门，你看四面八方守住，叫我往哪里走。也罢！不如借土遁而去。”那窦一虎却在地下看见，开手放出一声霹雳，把黄金棍打来。

朱顶仙见了大惊，只得飞身往天上而去。

秦汉见了，把手一放，虚空一个霹雳，打将下来，朱顶仙半空跌下。秦汉亦落尘埃，手把狼牙棒正要打去，只见一个道人喝道：“秦汉小侄孙，且慢动手，他是南极老人坐骑，逃身下凡，不可伤他性命。”秦汉大怒道：“我与你相识，讨人便宜，叫我侄孙。”举起狼牙棒正要打来，这个大仙把剑架住，只见樊梨花带同三员女将，一齐来到，说道：“秦将军，休得无礼，此乃上界大仙谢应登便是。”秦汉回说道：“他讨我便宜，叫我侄孙，故此气恼。”大仙笑道：“你祖父秦琼，与我是八拜之交，故叫你侄孙。”秦汉道：“原来如此，多多得罪。”便倒身下拜，请问：“叔祖，此道何物变形？现了真形看看。”大仙便念动真言，喝声孽畜，还不快现原形。朱顶仙无奈，就地一滚，变成仙鹤。大仙道：“樊梨花，你夫身陷阵中，我收回四海龙神，你进去救出丈夫，我将这坐骑送还南极老人。”只见道人跨上鹤背，腾空而去。众将骇然，望空拜谢，然后一同入阵。只见火光尽灭，又见薛丁山如醉如痴，醒将转来。一见妻子妹子，放声大哭道：“莫不是梦中相会么？”不知后事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 34 回 穿云箭射伤灵塔 薛丁山休弃梨花

第 34 回 穿云箭射伤灵塔 薛丁山休弃梨花

话说薛金莲见兄长如梦初醒，便道：“吾兄性命，幸樊氏嫂嫂救了，胜如重生再造。今且回营，再备花烛，夫妻和谐，休得异心了。”薛丁山见了樊梨花，拍马出阵，并无言语。樊梨花见他如此，不觉眼中泪落，遂收兵回营，缴回元帅印。乘便进了青龙关，杀得番兵无影无踪，遂扯起大唐旗号，查点仓库钱粮，一面差人回朝报捷。

再说薛丁山回见父亲。元帅道：“今亏樊小姐破阵相救，趁此良辰吉日，整备花烛，与你成亲，以后夫妻和合，不得再逆父命。”薛丁山连说：“不可，樊梨花既为唐将，应为朝廷出力，何恩于我？况她是不忠不孝之人，孩儿断不与那人为婚，望爹爹恕罪。”元帅大怒道：“畜生，樊小姐真心为你，你偏偏不从，若不依从，重责不饶。”薛丁山道：“孩儿情愿受责，亲事断不敢从。”元帅见他执意不肯，十分大怒，吩咐：“将畜生吊起，捆打三十。”军士只得将薛丁山吊起。众将上前讨饶，劝世子道：“小将军不要固执，一则违逆父命，难逃不孝之名，枉受痛楚；二则樊小姐有救命之恩，遵了元帅之命，岂不是恩孝两全？小将为何不三思？”薛丁山只是不依。元帅见众将劝他不听，吩咐重打三十皮鞭，上了刑具，下落监牢。樊梨花忍不住落泪，上帐禀道：“元帅、夫人不必着恼，贫道就此告别。万望元帅、夫人保重。”夫人流泪道：“这畜生无情无义，还看我公婆之面，耐心等候，就是破阵夺关的功劳

，待奏过圣上，自然封赠，且慢慢降服畜生回心，定然团圆有日，决不使你独守。须听我言，随着公公西进为是。”窦仙童、陈金定也流泪劝道：“妹妹，你是有志气的人，心上明白的。虽是冤家情义太薄，还有我公婆爱惜之心。那时早灭西番，奏凯回朝，圣上作主，他敢不从么？”薛金莲劝道：“嫂嫂且自宽心，虽今未成花烛，亦是薛门媳妇。况我们三人，还求嫂嫂教习兵法，一路谈心西进，不可回去。”樊梨花说：“婆婆姊姊姑娘留我，我岂不知，也不怨冤家薄幸，只怨自己命苦。母亲年老无人侍奉，故要辞别，日后自有会期。”元帅看留她不住，只得准备香车送行。于是姑嫂三人送出关前，挥泪而别。

且说元帅养马三日，留姜兴霸领兵镇守青龙关。大军放炮起行，罗先锋开路，过了多少风沙之地，方到朱雀关。吩咐放炮安营，候大兵一到，然后开兵。不数日，后队大兵到了，罗章接进营中。次日元帅问陈云道：“老将军久住西番，此关主将如何？”陈云答道：“那朱雀关守将姓邹名来泰。生得红面青须，蛾眉凤眼，如我邦镇守铜旗阵东方王一般，用宣花月斧，有万夫不当之勇。更有异人传授一件宝贝，名曰伤灵塔，每层内有火龙两条，七层共有火龙十四条，张牙舞爪，口吐烈火，上阵时十分厉害，须要防备。”罗章听了，笑道：“老将军休要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，前日烈焰阵尚破了，何况这个宝塔。待小将先取此关。”元帅说：“先锋出去，须要小心。”罗章遂带了本部人马，出了营门，来到关前。一声大叫，只见关门大开，冲出一队人马，一字排开。罗章看见一个红面番将，头扎红巾，身穿龙鳞甲，手执宣花月斧，骑下一匹鬣马，把蜈蚣旗分开，来到阵前。看见罗章年少英雄，全不在意，喝道：“看爷爷的斧。”把斧望面上砍过来。罗章把枪梟，那红面番将宣花斧几乎拿不住，在马上乱摇，叫声：“看小蛮子好气力。”回转马来，又把斧一起，罗章又架在一旁。不几合，邹来泰回头一看，见他追来，忙祭起宝贝，喝声：“唐将慢逞威风，看我宝贝下来了。”罗章见宝贝来得厉害，十四条火龙喷出火来，唐兵尽皆烧坏了。罗章烧得心慌，被番兵团团围住，不能脱身。

元帅在帐中与诸将商议，忽探子报道：“罗先锋出阵，被番将祭起宝塔围住，十分危急，望元帅快发兵救应。”元帅大惊，即令窦一虎、秦汉领兵前去救应。一声炮响，窦、秦二将杀到关前。只见番兵围住罗章，二人提起棒棍杀散番兵，冲入阵中。

邹来泰看看不对，又祭起火龙塔。二将见势头不好，各借地行而走。罗章吓怕过的，预先逃走。元帅在旗门下看见，大惊道：“前日遇了烈焰阵，如今又有火龙伤兵。”传令鸣金收兵，再议破火龙塔。邹来泰遂打得胜鼓回关。

再言元帅传令：营中多加强弓弩箭，提防番人劫寨。又对咬金说：“征西多难，关关多有异人，怎好破得火龙塔？”程咬金道：“待我再保世子出来

，好破此塔。”元帅依言。程咬金上了马，不日来到青龙关，监中放出世子，说出此事，故此召你前去破火龙塔。薛丁山听了，同了老将，马不停蹄，来到朱雀关，忙入帐中，拜见父亲。元帅道：“有劳老千岁鞍马奔驰。”程咬金道：“皆为朝廷出力，何言多劳。”元帅见了世子，道：“你这逆子，三番三次逆父之命，一见了你，心中不喜。但是番将宝塔厉害，若能破得，将功折罪，好进关门。”薛丁山说：“爹爹放心，包在孩儿身上。”带了人马冲出关前，大叫道：“杀不尽的狗鞑鞑，今世子在此，快出关受死。”关内小番报进。邹来泰一闻此言，心中大怒，结束停当，上马提斧，一声炮响，大开关门，冲出阵前。正迎着薛丁山，不上数合，又祭起伤灵宝塔。薛丁山抬头一看，说：“这些小技，何足为害。”向袋中取箭，壶中取弓，搭上穿云箭，望塔上一箭，火龙塔被箭射中了，跌在地下，打得粉碎。邹来泰见了，吓得魂不附体，即被薛丁山一戟刺于马下，枭下首级。正要抢关，忽听得云端里面高声大叫，说：“薛丁山你这畜生，休要进关，吃我一鞭。”即腾空降下。薛丁山一看，只见一个凶恶道人，长得奇形怪状，象老龙精一般。头上挽起空心髻，面如赭血，两道板刷眉毛，眼如铜铃，两个獠牙，一部胡须，穿着仙鹤道服，手执双鞭，背上系着两个葫芦，来到面前，叫道：“薛蛮子，我扭头祖师，与你同道，为何伤我徒弟？今特来为他报仇，且吃我一鞭。”举起双鞭，照薛丁山打来。薛丁山忙将画戟迎住，大战三十回合。道人祭起双鞭。薛丁山见势头不好，带转马大败回营。见了元帅，说知此事。元帅说：“每到一关，就有妖人阻兵，皆是左道旁门之士，神通广大。”遂传令三军暂且安营，扎好营寨，待明日交战。

且说扭头祖师见薛丁山败退逃去，也不追赶，连夜摆成阵图，四面布列旗幡，摆得停当，回进关中。番兵送上酒肴，道人吃不合意，就道：“小番，向日我祖师在龙洲山，吃惯活猪活羊，你们快去取来我吃。”番儿连忙抬过猪羊摆好。道人大喜，把刀向猪羊心中割开，将口吸了热血，然后割肉来吃，不多一回，吃得干干净净，说道：“饱了。取一大缸水来我用。”小番听了，想道：“不知要水何用？”只得依他。登时取了一缸清水，放在面前。只见道人和衣躺在缸内，呼呼睡熟。番儿见了好笑起来，不见有这么个睡法。且自由他，只要退得唐兵，就好了。

不知明日事体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 3 5 回 丁山身陷洪水阵 咬金三请樊梨花

第 3 5 回 丁山身陷洪水阵 咬金三请樊梨花

再言次日天明，大唐元帅同了诸将，走出营门上马，来到阵前。只见旗幡插满，杀气冲天。不知此阵何名？正在观看，阵中一个道人手舞双鞭杀出，高

声叫道：“薛仁贵，我闻你起初踏海征东，名闻天下，若能破得此阵，我教国王归顺唐朝；若是不能破我此阵，杀你片甲不回。”薛仁贵听了此言，气得三尸神直跳，七窍内生烟，心中大怒，问道：“谁去杀此妖道。”闪过世子说道：“孩儿愿去见阵。”元帅道：“须要小心。”薛丁山应声得令，冲出旗门，迎住道人厮杀。不上十个回合，道人便走入阵；薛丁山也追入阵。

元帅看见，恐防有失，命秦、窦二将出去助战。二将得令，连忙也杀入阵中。三人围住道人厮杀，杀得道人手忙脚乱，即忙解出葫芦，倒出洪水，顷刻平地水深几丈，大小三军一齐淹在水中。秦、窦二将看势不好，借土遁而回，报知元帅夫人小姐。窦仙童、陈金定听了，大哭说：“此番性命休矣！”薛金莲道：“皆因哥哥不是，若得樊氏嫂嫂在此，决无今日之祸。”元帅听了，踌躇一番，遂向咬金道：“今日敌人如此猖獗，纵淹死这畜生，不足为惜；但三军不能西进，莫若烦老柱国再到寒江关一走。”程咬金道：“昔者破烈焰阵时，老夫去请她，已不肯来，我许她夫妻和合，今却依旧不从。看她恨恨之声而去，此番恐决不来。”元帅道：“事在危急，全在老柱国鼎力善言，前去请她到来方好。”程咬金说：“非是老夫惮劳，唯恐劳而无功耳！今元帅吩咐，只得老了面皮，再走一遭。”遂别了元帅，跨上马，加鞭上马而行。过了青龙关，不一日到了寒江关。心中想道：“今番去请樊小姐，谅不肯来，只便怎么处？不免哄她一哄，说今薛世子回心转意，特请小姐前去做亲，她听得此言，或者肯来，也未可知。”算计停当，进了关，来到辕门，说道：“门军，你去通报一声，说程老千岁要见。”那管门的认得程咬金，不敢怠慢，便笑嘻嘻问道：“老千岁，薛元帅进兵到哪里了？”程咬金道：“大军已到朱雀关，今世子回心，情愿与你家小姐完姻。我特来相请。烦你快快通报。”门军听了欢喜，连忙报知夫人、小姐。

夫人说：“女儿，昨夜灯花报喜，今朝喜鹊临门，果然你丈夫回心转意了，故遣千岁前来相请。”小姐道：“无情无义的人，岂肯回心？今日老将军复来，决然大兵阻住，不能进兵，又遣老将军到来，必定请我去破阵。”夫人道：“不要管他做亲不做亲，承他远来，岂有不见之理！且请他进来相会，听他说话就明白了。”小姐道：“谨依母命。”出来接进程咬金，分宾主坐定。夫人道：“承蒙老千岁到舍，有何见教？”程咬金听了，叫声：“夫人，老夫前来道喜，如今薛世子愿与令爱再成花烛，奉元帅之命，央我媒人到此，速请小姐前去完姻。”夫人听了，回头看看小姐，说道：“做娘的说得不错。如今难得贤婿回心转意，快快准备，同老千岁前往。愿你们夫妻和顺，做娘的有掌了。”小姐叫声：“母亲，你不知道薛丁山冤家，要他回心，万不能够。今老千岁到来，定是番兵阻住关门，前来求救。”咬金听了，心内钦服，暗道：“见

识胜于男子，我哪里及得她来？”只得开言大笑道：“小姐你不信么？难道老夫是个骗子？请收拾前去，自然夫妻百年和谐。方信我老夫是个好人，我从来不会说谎，若然此番不成花烛，我再也不上你的门了。”程咬金再三用情，小姐只是不依。程咬金道：“若小姐不肯前往，叫我如何回复，怎见你公公？”夫人见程老千岁这般言语，叫声：“女儿，看老千岁之面才好，今番走一遭，若然依旧无情无义，以后再也请你不动了。快些端正，万事吉利为主。”小姐见母亲这般说，顺水推舟说道：“老千岁，奴家本不欲去的，因是再三央求，只得前去。若还依旧，后来休想见我。老千岁请先回去，我领兵随后就来。”程咬金心想：“今番被骗肯了，应许我提兵前来。”便道：“既蒙小姐见允，老夫奉命先行，望乞速领人马，快些来罢！”小姐道：“这是自然。”程咬金拜别，母女送出厅堂，程咬金上马回去。

却说樊梨花脱去道服，戎装打扮，结束停当。带了女兵，拜别母亲，硬着头皮，跨上金鞍，出了关门，一路行来。忽天边一群鸿雁飞来，小姐对天暗祝道：“此去果然夫妻完聚，便射中第一只雁。左手扳弓，右手搭箭，搭上弦，正好射中第一只鸿雁，两边女将看见，连声喝彩，拾了鸿雁送上。小姐心中暗喜，遂道：“苍天苍天，既是天从人愿，巴不得早到军前，好与良人配合，不负当初一片痴心。若从大路去，要行三十天。

闻得人说，另有一条小路，只消十余日就到朱雀关，拣近些的好。”吩咐军士，由小路进去。军士说：“若走小路，必从玉翠山八角殿经过，但那座山中有一彪人马，不服王化的占住。

若在他山前经过，必然要来寻事，反要耽搁，不如还从大路上走罢了。”小姐说：“不必多言，竟从小路走罢。”军士不敢违命，打从小路而行。

正行之间，只见山上一声炮响，冲出一队强人，为首一个少年将军，喝声：“留下买路钱。”樊梨花一见大怒，出马大喝一声：“我的乖孩子，你若杀我不过，须要认我为母。”那小将应声道：“娇娇，你果有手段，我拜你为母；若输了我，你要做我的妻子。”小姐也不回话，将手中刀乱砍。小将将手中枪相迎，怎当得她有仙传，被杀得大败而走。小姐伸手活擒过马来，吩咐绑了，传令上山。八角殿上坐定，登时推过，小姐说道：“我的儿子，方才有言，如今被擒，应该拜我为母。”小将说：“既蒙不杀之恩，愿拜为母。”命放了绑，小将忙跪下，拜了四拜，叫声：“母亲，孩儿有言，请问母亲家住何方，姓什名谁？爷爷是何人，因何独自行兵到此？要往何方？请道其详。”梨花说道：“孩儿，你要问我姓名么？我父亲樊洪封王，镇守寒江关，我两个兄弟俱封做总兵。只为唐朝薛仁贵，奉旨征西，从寒江关经过，世子求亲，我父兄不允，在厅前要杀。你娘故此无心弑父，有意诛兄，相招世子成亲，归顺唐朝

你父薄幸，将婚退了，大闹销金帐，因此夫妻反目回转寒江。

前番请我去破烈焰阵，今者请我去成亲。故此打从小路而来，得你拜认为母，但不知你姓什名谁？因何流落如此，快说与为娘知道。”小将说：“母亲，孩儿乃大唐薛举四代玄孙，名唤应龙，当初祖父兴兵伐西戎，与番将刘必大之女雨化娘子成亲，从来归宁母家，就在玉翠山居住，地名刘家庄，传流到我。我因父母双亡，自恃骁勇，占住八角殿，打劫为生。今年一十四岁，积草屯粮，招兵买马，处处闻名。久慕母亲武艺高强，孩儿要习学，今日相逢，正是三生之幸也！今娘既要往军中与父完婚，孩儿情愿同行。”樊梨花道：“原来我儿姓薛，又是大唐人氏，既肯同行甚妙，着你做个先锋，就此起程前往。”应龙道：“在此半日，后殿已备酒筵，请用三杯，然后起程。”樊梨花听了，说声有理。应龙接进后殿。樊梨花坐下，应龙下面相陪，传令三军，多加犒赏。酒至数巡，吩咐拔寨起程。

离了玉翠山，一路前往，非止一日，来到唐营。探子报知元帅，夫妻喜之不胜，说：“程千岁尚未回来，三媳因何先到？”忙令金莲姑嫂三人，出营迎接。樊梨花一见，下马就叫：“姑娘姐姐，何劳远迎。”金莲说：“嫂嫂说哪里话来。”四人挽手同进。命应龙小将同我进去，拜见祖父、婆婆。应龙领命，一齐进去。不知进来说出什么话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 36 回 薛金莲劝兄认嫂 闹花烛丁山大怒

第 36 回 薛金莲劝兄认嫂 闹花烛丁山大怒

再言元帅、夫人一见梨花大喜，开口叫声：“三媳，你一向都好？”梨花上前拜见。元帅说：“不消多礼。”梨花道：“我儿过来拜见了祖父祖母。”应龙听了，上前拜见；回身又拜见仙童、金定。金莲满心欢喜，叫声：“嫂嫂，哪里寻来这位侄儿？”梨花说：“姑娘你不知，程老千岁到来请我说：‘冤家回心，到营中完姻。’母亲听了，叫我还俗，不要出家。换了盔甲，奉母之命，领兵前来，大路又远，小路近些。故此先从小路行来，到玉翠山遇着他，两个交战，被我擒了，拜认为母。他是唐朝薛举玄孙，名叫应龙，今年一十四岁，随我到此，一同征西，要拜见父亲，但不知冤家今在何处？定于何日成亲？待我见他一面，还要问他真假。”金莲道：“嫂嫂，我哥哥陷在阵中，程老千岁请你来破阵。”就将此事细细说明。

梨花听了，不言不语。

元帅、夫人见梨花不开口，就叫：“媳妇，你是宽宏大量之人，看我夫妻面上，救了畜生，公婆做主，不怕他不依。”正在里面说话，只见探子报进：“元帅爷，妖道又在阵前叫骂。”元帅听了大怒说：“可恶这妖道欺人太甚

。”又对梨花道：“媳妇儿，你不听见探子报说，妖道十分无礼。明日仍望媳妇救了畜生，破了番阵，自然成婚，做公婆的决不哄你。”梨花见了，开口说道：“公公大人，媳妇既与令郎订为终身，我不负他，宁可他负我。况且公婆待我如此，令郎既然有难，自然媳妇相救。且待看了阵图，再行计较。”即忙同三位女将探看番阵。

往里一看，只见白水滔天。梨花叫：“姑娘、姐姐，此阵名曰洪水阵，并无兵马在内，借来北海之水，凡人进去不得性命，幸亏冤家身上穿了天王甲，不妨事的。”姑嫂三人听了，称赞梨花法力高强，看完番阵，回转营中，金莲对父亲说明。

次日众将披挂，候梨花发令，元帅亲自捧帅印，交与梨花升帐。先点窦仙童、陈金定、薛金莲，三人各带铁骑三千，分为三路打阵，休要放走妖道。如违军法处治！三人得令，各人上马出营。又点寒一虎、秦汉二将听令。二将走上帐前说：“有何将令？”梨花说：“与你各人五雷符一道，打东、西二门，不许放走妖道，不得有违将令。”二将带了精兵出营而去。又点小将薛应龙，与你水晶图一轴，冲入阵中，若洪水冲到就把地图张挂，自然立刻消灭，定要小心。应龙收拾上马，提枪出营直往番阵。梨花点将已完，走下将台，骑上宝驹，手执双刀，带领女兵径上番营。

再言仙童、金定、金莲三员女将，分兵三路，杀进阵中。

只见一道寒光冲出，白水滔天，滚到面前。三人有避水诀避住，立在旗下。只见道人从空中飞下，见了三员女将，心中欢喜，待我擒她回去作乐。忙提起双鞭来战，但哪里敌得过三员女将，就把葫芦揭开，飞出一队火鸦，奔上前来。三员女将见了，带转马头就走。妖道后面追赶，应龙小将提枪迎来，大喊道：“妖道休得追赶，我来也。”挺枪接住。道人回身走入阵中，应龙赶进，只见白水滔天，就把水晶画挂起，忽见万丈水势，顷刻俱平。道人见了，说：“敢来破我洪水么？”又把火鸦放出，迎面飞来。应龙吓得魂不附体，带转马正要走。却值梨花手舞双刀杀进来，看见火鸦厉害，祭起乾坤圈，火鸦立刻跌在地下。

那扭头祖师的这两个葫芦，一个藏北海之水，一个藏南山之火，名为水火葫芦。不想今日俱为梨花所破。道人大怒来战梨花，应龙接住，又被窦一虎、秦汉东西杀来。道人被杀得有路无门，正要土遁，樊梨花举起打仙鞭一鞭打中肩骨。道人叫一声啊呀，跌倒在地，现出原形，乃一条孽龙，摆尾摇头，钻入地中。一虎见了，一扭也入地中，提起金棍打来。孽龙疼痛难当，俯伏于地，被梨花斩为两段。那些番兵见道人已死，逃入关中。梨花把五雷符焚化，霹雳一声，丁山阵中惊醒，抬头一看，不见了大水，只见妻妹俱在面前。此时元

帅大兵已到，即传令抢关。

那番兵百姓开了关门，香花灯烛，接入关中。元帅来到总兵府，梨花交还帅印，诸将都说樊小姐英雄，法力高强。元帅谢了梨花。丁山上前见父，元帅说：“你被妖人水困阵中，若非贤媳救你，只怕你性命不保。这样大恩，杀身难报，快过去跪下请罪恩人。”丁山听了不开口。此时走过三位女将，金莲小姐为头，仙童、金定随后，不由丁山做主，竟扯到梨花面前，说道：“三嫂嫂，如今哥哥来赔罪，要你宽恕他，不要记他薄幸。快些下礼。”仙童、金定一齐说：“冤家，快些跪下请罪。”那丁山被姑嫂三人捉住，又见爹娘有不悦之色，勉强跪下。梨花见了，不记前恨，也慌忙跪下，一同拜见。然后丁山又拜了诸位，元帅见了大喜。只等大媒一到，完其花烛。

再言丁山此夜先到仙童房内安歇，仙童已有重身。仙童说：“若非樊妹二次破阵，谁人救你？你须完其花烛顺礼方好。”丁山领命。次日又到金定房内，说起身怀六甲，丁山大喜，难得二妻有孕，须要保重。第三日程老千岁到了，见了元帅。元帅细说梨花之事，已经破阵进关，虽然三媳法力高强，还是老柱国智量高超骗到此。不然，谁人破阵斩妖？小姐不记前恨，畜生也心愿情伏，只等老千岁到，择日成亲。程咬金听了，满心大悦，说：“非老夫之力也，此乃万岁洪福，今樊小姐夫妻和合，哪怕番兵百万西番指日可平。趁今日乃黄道吉日，就此完姻。”元帅听了老将之言，吩咐准备今夜完姻。丁山不敢违父之命，换了吉服金花，双插紫金冠，身穿大红袍。小姐带了凤冠霞帔，大红吉服，鼓乐喧天，待诏谒礼。请出新人一对，同完花烛，参拜天地，夫妻交拜，然后拜见了公婆。又与姑嫂见礼，谢了大媒。

应龙即上前叫声：“爹爹，孩儿拜见。”丁山一看，只见应龙面如满月，眉清目秀，相貌堂堂，身材强壮，心中疑惑，说：“住了，他同我薛丁山年纪相仿，哪有这样大儿子？你是哪里来的野种？擅敢冒认我为父，快快说来！若有支吾，立刻斩首。”应龙说：“爹爹息怒，容孩儿说明：前日母亲在玉翠山经过，我要讨她买路钱，不料被她擒住，拜认为母，学习兵法。今宵父母团圆，孩儿应该见礼。”丁山听了一想，她前番见我俊秀，就把父兄杀死，招我为夫，是一个爱风流的贱婢；目下见我几次将她休弃，她又别结私情，与应龙假称母子，前来骗我。今宵虽成花烛，且幸尚未同床，不如休了贱人，杀了应龙搭识私情。想罢，开言说：“你这小畜生，我薛丁山官居极品，拜将封侯，焉可认你无名野种，坏我名目。左右，绑这小畜生，辕门斩首。”两边军校一齐答应，竟将应龙捆绑。梨花见了，说道：“官人，今日吉期，如今好端端把孩儿斩起来，他无过犯，杀之无名，还要三思。”丁山道：“贱人还说没过犯，我问你，他年纪与你差不多，假称母子，我这样臭名，哪里当得起？还要

在我面前讨饶。这样无耻贱人快快回去罢了！休被人谈论。”梨花听他抢白一场，怨气冲天，晕倒在地。姑嫂三人连忙扶起。丁山吩咐将应龙斩讫回报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 37 回 樊梨花怨命修行 玄武关刁爷出战

第 37 回 樊梨花怨命修行 玄武关刁爷出战

再说丁山将薛应龙，令军校正要推出斩首。元帅喝道：“畜生，今日才与樊小姐和好，怎么又起了风波？”吩咐放了应龙，快把这畜生绑出梟首。众将得令，放了小将，将丁山绑出帐前。

众官将面面相觑，不敢相劝。姑嫂急得无法，老夫人看见仁贵大怒，暗暗垂泪。程咬金看见说：“刀下留人，待我去见元帅。”气吼吼走上，见了元帅，说道：“世子与樊小姐前世有甚冤仇？今生夫妇不得团圆。还望元帅念爷子之情，天伦为重，再饶一死，”元帅道：“老柱国，这小畜生几次三番休妻，本帅心不安。如今又要把她休弃，反羞辱她，教我也无颜见三媳。

还不斩此畜生，更待何时？左右与我速斩报来。”吓得咬金无法，只得跪下道：“令郎乃皇家柱石，望乞刀下留人，看老夫之面，饶恕了他。若是元帅不依，我也撞死在阶下。”元帅见了，忙扶起道：“老千岁，这样畜生，让他死了罢！何苦救他。

看老千岁面上，死罪饶了，活罪难免。”吩咐放了捆绑，重打四十，下落监牢。

再言应龙，连夜带了本部人马，仍上玉翠山而去。此时梨花小姐已气得昏沉，亏了姑嫂三人扶进内营，悠悠复醒。梨花放声大哭说：“姑娘啊！薄情无义犹可，反把污秽之言陷害于我，哪里当得起，怎好做人，不如撞死朱雀关下，表我清白之心。”仙童、金定劝说：“公公将冤家捆打四十棍子，仍发入监，也为贤妹出气了。况且令堂老夫人独守寒江，日后单靠贤妹，你若有差池，令堂依靠何人？须自作主要紧。”梨花只是痛哭。金莲小姐叫声：“嫂嫂，哥哥虽是无情无义，还要看我们面上。我哥哥乱道之言，只当放屁，不要理他。”老夫人过来，叫了声：“媳妇，你是大贤大德之人，有志气的，宽心为主。”梨花见众人苦苦劝住，哭说道：“婆婆、姐姐、姑娘啊，多承你们再三劝我，我想前生孽大，今生夫星不透，命中所招，三番花烛，三次休弃，反被众将谈论，留为话柄。从今以后，再不愿与冤家成亲，如今回家剃了青丝，身入空门，无挂无碍，了却终身，落得个僧衣僧帽，修来身之事。”说罢，大哭拜别，就要登程。柳夫人听了，咽住喉咙，不能出声。姑嫂三个哭个不了。金莲带哭道：“嫂嫂，谅你不肯同住，决意再去，惟万不可落发。”梨花大哭道：“姑娘，我恩怨俱绝，必要落发，独坐孤灯，以了终身。凭你们怎样劝我

，我心如铁石，决难从命。”姑嫂三人见她执意，一齐跪下道：“求贤嫂再发慈悲，留了青丝。丁山虽有不是，还要看我姑嫂三人情面，定然要奏过君王，封赠忠义有功之人，少不得奉旨成亲。”梨花见三人义重，也大哭跪下说：“姐姐、姑娘请起，不要折杀奴家。”仙童、金定说：“要求妹妹应许回去不落发，我们才起来。”金莲说：“嫂嫂要答应一声，头发万落不得。只要应允，我们就起来；若是不从，即跪倒在此，不放你登程，愿听嫂嫂发放了我三人。”梨花说：“姐姐、姑娘，我今立意落发为尼。既蒙你们情义，怜我苦命之人，只得权且忍耐，带发修行，从你三位之情便了。快快请起。”金莲道：“嫂嫂只是口头之言，不过宽我们的意思，不是真心实意依从的。”又叫一声：“嫂嫂，非是不信，只是难舍你有恩有义，必要爹爹奏明圣上，你功劳第一。倘你回去落了发，后来皇封诰赠，怎能当得？岂不是欺君之罪。必要立下誓来，方好信你，不然，不起来了。”梨花无可奈何。又见老夫人悲伤，叫声：“媳妇儿，你若不立下誓言，做婆婆的也要跪下来了。”梨花听了，带泪说道：“婆婆，这个媳妇受当不起。待我对天立誓，安了婆婆之心。”又道：“我樊梨花回家带发修行，若负了诸亲，世守孤灯。”姑嫂见她立了誓，一同拜毕。梨花也拜别公公。元帅说：“畜生无礼，望媳回家休记恨于他，宽心忍耐。”梨花说：“多谢公公。”即忙传小将军。女兵说：“小将军昨夜就走了。”梨花听了大怒，说：“这小畜生不服王化，虽然继父不仁，被祖父放还，理当静候，怎么就去了？好，这倒也安静。”遂领了女兵，打从大路上回去。

再言元帅传令命周青带领兵马，镇守朱雀关，起兵上路，往西而进。山路崎岖，难以行兵，亏了先锋罗章，逢山开路，遇水搭桥。在路行了十余日，早到玄武关，传令放炮停行。一声炮响，扎下营盘，候大兵一到，即便开兵。

不一日，元帅大兵人马到了，罗章接进营中商议打关。再言玄武关总兵姓刁名应祥，妻亡过，只生一女，名唤月娥，年方十八，尚未成亲。文武双全，幼时拜金刀圣母为师，传授兵法，用双刀一对，又有摄魂铃一个，上阵之时此铃一摇，其人魂魄摄落，不杀自死。后来金刀圣母去了，金铃传与女徒，镇守关门。这日刁爷对女儿说：“大唐起兵前来，一路势如破竹，夺了许多关塞，如何是好？”此时有小番报道：“启爷，不好了，唐兵破了朱雀关，已到关前了，请爷早为定夺。”刁爷听了大惊，说：“有这等事，再去打听。”小番得令出去。刁爷立刻传令，吩咐大小三军，明日与唐兵交战，须要三更造饭，五更披甲，天明出战，违令者立刻斩首。众将得令。

再言次日天明，总兵升帐，点齐队伍，一声炮响，开了关门，冲到阵前抬头一看，唐营扎得坚固，旗分五色，号带飘扬。

即传令先锋番将红里达出马讨战。红将军得令，手执大刀，飞奔营前，一声大叫：“快叫唐将有本事的前来会我！”元帅正要打关，忽尉迟青山解粮来到，参见元帅。忽听探子报说：“玄武关总兵令先锋红里达讨战。”元帅问：“谁出迎？”闪出尉迟青山，说：“小将初到，未曾立功，愿去见阵。元帅见他骁勇，又是将门之子，闻之大喜，说：“将军出去，须要小心。”尉迟青山得令，出营上马，提鞭冲到阵前。红里达抬头一看，见营中出来一位将军，但见他头戴乌金盔，身穿黑铁甲，骑了乌龙马，黑脸无须，手执钢鞭冲到面前。红里达喝声：“来将少催坐骑，通个名来！”尉迟青山一看，番将红面青须，身穿红衣甲，坐下红鬃马，手执大刀，说道：“你要问我之名么？我乃鄂国公尉迟宝林长子，奉元帅爵主薛解粮官尉迟青山便是。

我不斩无名之将，快通名来！”红里达说：“我乃玄武关总兵官刁帐下，前部先锋红里达是也。你原来是尉迟蛮子之孙，中原有你之名，今到西番，轮你不着。快放马过来。”拍马一催，提起大刀，劈面砍来。青山把手中鞭往刀上一架，二人冲锋。

红里达回转马来，被青山将鞭照头打下。红里达叫声不好，回马就走。青山喝声哪里走，抡起竹节钢鞭，照红里达背上一鞭，正中肩背。红里达口吐鲜血，伏鞍而走。刁应祥在旗门下看见大怒，抡动手中降魔棍，拍马飞来，到了阵前，喝道：“休得无礼，我今来也！”一声大叫，犹如半天里起个巨雷。

不知交战胜负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 38 回 刁月娥擒拿唐将 师兄弟偷入香房

第 38 回 刁月娥擒拿唐将 师兄弟偷入香房

再言尉迟青山见刁总兵出阵，抬头一看，只见他头戴凤翅金盔，斗大红缨，穿着龙鳞金甲，手执降魔棍，骑了一匹花标马，面如银屏，三绺长须，威风凛凛，一马冲到，把棍一起，照面打来。青山把钢鞭接住，两下战了五十余合。元帅在旗门下同众将观看，见刁总兵本事高强，陡添精神。尉迟青山鞭法散乱，只有招架之势，并无还手之力。即令罗章出去助战。罗先锋听了，把马一拍，冲将出来，叫声：“兄弟，为兄来取番将首级。”尉迟青山见了罗章，才得放心。刁应祥提棍就打罗章。罗章急架相迎，双战应祥。应祥抵住两个爵主，只见三将杀到四十回合后，刁应祥不能取胜，被罗章一枪刺来，正中左臂，带转马就走。

月娥见父受伤，忙出阵接住。罗、尉二将见月娥齐整，但见她头戴金凤冠，双雉尾高挑，分为左右，穿一件龙鳞软甲，胸前挂一个金铃，足下穿着小蛮鞋，坐下一匹玉狮驹，手舞双刀，果然生得闭月羞花之貌，天姿国色。刁月娥叫道：“蛮子不得无礼，看刀！”罗章听了，好一个娇滴滴声音，待我活擒她

回营。把手中枪往前敌住，战不到十合，月娥胸前解下金铃，对罗章一摇，罗章马上就坐不住了，撞下马来。月娥正要上前取首级，被窦一虎抢上敌住，罗章被尉迟青山救回。一虎见月娥花容，遍体酥麻，虚将棍子来打。月娥定睛往地下一看，原来是一个矮子，心中倒也好笑：这样人儿也来交战！忙将金铃摇动，只见一虎滚倒在地，被番兵捆住，拿进营中。小姐也不来讨战，打得胜鼓回关。总兵见了一虎，说：“此贼拿来作甚，斩讫报来。”此铃只有一时三刻之力，一虎已经醒来，睁眼一看，满身被捆住了，见军士解绑要斩他，说：“不劳费心，我去也。”将身子一扭，竟不见了。报知总兵，总兵父女闻报大惊，说：“唐朝有这样异人，所以才夺了许多地方。且待明白开兵，拿了矮子提在空中斩首，怎怕他又去了！”再言青山救回罗章，元帅见他面如死人，四肢不动，于是大惊，说：“尉迟将军，方才怎么战法？罗先锋昏迷，人事不知，窦将军又被捉去，不知死活存亡，如之奈何！”青山说：“小将只见西番女将方才与先锋交战，她胸前取下金铃，连摇几摇，罗哥哥就跌下马，窦将军接住，小将即回。”秦汉听了，说：“小将昔日在山中学法之时，听得师父说：“金刀圣母有个金铃，叫摄魂铃？对人几摇，灵魂摄去，要一时三刻方还魂。

莫非女将这金铃，就是摄魂铃？也未可知。”元帅听了，心中大悦，传令收兵。罗章才得醒转，一虎也回了营，细言其事。

再言次日女将又在营前讨战。秦汉是好色之徒，听了一虎之言，上帐请令，愿去拿来。元帅依言，秦汉提了狼牙棍出营，赶到阵前，见了女将，笑嘻嘻说道：“小姐，你生得整齐，我秦将军爱你不过，随了我去做个夫人罢！”月娥听了大怒，仔细一看，不是昨日那矮子，今日是另一个，且不要与他开口，就把铃儿对他几摇，秦汉翻身栽倒，被番兵捉住。小姐得胜进关。刁总兵左臂敷好，见小姐捉了矮将，抬头一看，不是昨日的，就说拿去砍了。秦汉才得还魂，只见刀来斩他，因他有钻天帽，便腾空而去。刁家一见，吓得胆战心惊，如何唐营二个矮子，一个钻天，一个人地？大唐有此异人辅助，所以势如破竹，来到这里。我主误听苏宝同，起兵惹出祸来，幸亏我家有金铃宝贝；若无此宝，，玄武关焉能保守？一面打发番兵往朝中求救，一面准备迎敌。

再言元帅在营，对众将说道：“连日出阵不得，秦将军又被拿去，此关如何得进？”秦汉回营，说那铃儿厉害，我若没有钻天帽，性命休矣！程咬金说：“这个不难，只消你二人今夜盗了金铃，就不怕她了。”元帅听了有理，命奏窦二将，三更时分把金铃盗来，其功不小。二将听了，满心欢喜。候到三更，一个上天，一个入地，潜进关中。秦汉飞在云端之内，心中想道，我想这番女花容月貌，师父前日曾说我姻缘该配此女。

今宵不如且到房中，做个偷香窃玉，睡她一夜，就死也甘心。

算计已定，轻轻落下地来，躲在黑暗之中，专等夜深闯进卧房。

不表秦汉痴心妄想，再言刁家父女连日得胜，商议军情，只见庭前一阵大风，吹落残灯。月娥屈指一算，对父说：“今夜不要安睡，恐有刺客进营盗铃。”总兵说：“女儿之言有理，交战全赖此铃，倘被盗去，有些不妙。”小姐说：“父亲放心，女儿自有奇谋，吾父防他行刺，须要甲冑护身才好。”刁总兵传令，点了五百番兵，弓上弦，刀出鞘，明盔亮甲，灯球火把，照得如同白日，齐齐排列内堂之下，此话不表。

再言一虎到黄昏时候，在地下听得父女之言，说金铃挂在床上，竟往房中探出头来一看，见香房清雅，桌上红烛光明，果见天花板下挂着金铃，连忙取下，挂在衣内。小姐恐防行刺，回到内营，卧房无人。一虎想道：“这样好床，不如睡在床上，天明回去。”不表一虎睡在床上，再言秦汉挨到三更时分，摸到小姐房中。为何孤灯一捶，静悄悄并无使女？走到床前，只听得鼻息之声，说：“妙啊！原来小姐日间交战辛苦，早已睡了。且与她饮活一番。”揭开绣帐，叫声：“小姐，我来陪你。”一虎梦中惊醒，见说小姐，连忙抱住道：“小姐，你来了么？”秦汉见不是小姐，原来乃是师兄；一虎也看见是秦汉，二人满面羞惭。一虎道：“金铃我盗在此了，回去罢。”秦汉说：“师兄不要哄我。”一虎说：“谁来哄你。”取金铃一看，秦汉欢喜，一个钻天，一个入地，出了关门，来到营中。天色明了，二将上前缴令。

再言刁家父女一夜未睡，乱到天明，忽侍女来报，床上不见金铃。总兵听了大惊，连忙问道：“女儿金铃失去，如何是好？”小姐笑道：“父亲，昨夜大风一起，孩儿就晓得这两个矮子要盗金铃，将真的藏过，假的就挂在床上。父亲昨夜问我真铃，不敢说出，恐怕他听见，他却把假铃盗去。”刁爷听了，说：“女儿，你志气胜过男儿，为父的不及你了。”再言秦、窦二将缴令已毕，元帅大喜道：“今你二人功劳第一，昨夜辛苦了，回营安歇”二将正要回身，有探子报说：“女将又来讨战，指名要找盗金铃之人。”元帅即传令命秦汉、窦一虎二人快出营会她。二人得令，一齐出营来到阵前，笑嘻嘻地把住棍棒。月娥大骂道：“昨夜偷盗金铃，就是你二人？看你贼头贼脑，不是好人，今日捉你回去，碎尸万段，以泄我恨。”秦汉、一虎笑道：“我的活宝，你如今没有金铃出手，只怕难捉我，倒不如随了我罢！”月娥听了大怒，舞动双刀，杀将过来。二将连忙接住，战了数合，月娥又把金铃一摇。二将见了金铃，钻天入地去了。

月娥又来讨战，众将惧怕金铃，不敢出战。元帅传令，高挂免战牌。月娥见了，大笑回去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 39 回 仙翁开看姻缘簿 迷魂沙乱刁月娥

第 39 回 仙翁开看姻缘簿 迷魂沙乱刁月娥

再言二将地中还魂，来到营前，见了元帅说：“小将弟兄二人用尽心机，盗得铃儿，原来是假的，倒被她算计了，今日见阵交兵，几乎落了圈套，亏得地行，不致伤命。今被她阻住兵马，焉得征西！”元帅道：“这便是如何处置？”秦汉道：“小将下山之时，师父说我该与番女有姻缘。今见刁月娥容貌如花，不觉动了眷恋之心。她金铃厉害，小将欲回山中，去见师父问个明白，再来军前效用。”元帅道：“秦将军既要前去，限你三日就回。”秦汉大喜退去，戴上钻天帽，腾空而去。

一虎在旁听见了，心想，我在棋盘山遇见薛小姐，也有了心。后来要盗钹，元帅曾把小姐许我，反被飞钹合住，亏师父救了，我自觉无颜，不好说起。我想师弟此去不远，待我上前叫他，替我问问师父，不知姻缘到底如何？算计已定，出营地行而去，却被挡路，将头伸出来一看，原来是一座大山。你看松柏耸天，翠竹成林，飞崖峭壁，瀑布泉声，好一派山景。一虎心中一想，我方才性急，望地下行来，不知到了什么地方？竟有这样去处，不是神仙所居，就是得道洞府。一虎正在自言自语，只听得空中叫一声：“师兄，你为何也在这里？”一虎见了，大喜说：“师弟，我对你说。”秦汉落地。一虎叫声：“师弟，你为婚姻要往山中同明师父，愚兄也为婚姻，特地追来寻你，幸得此间相遇。现要拜烦你，千祈代问师父，不知我与薛小姐姻缘如何？”秦汉说：“晓得了。”正要回身，只见一个白发老翁，打从出曲内走出，手持竹杖上前，问道：“你二人在此做什么？”二人一看老翁，童颜鹤发，仙风道骨，知他不是凡人，忙叉手向前，深深一礼，说道：“我二人是王禅老祖门下弟子，因奉师父之命，相助大唐薛元帅麾下征西。只因婚姻大事，要去求见师父问明，所以从此经过。还要请问老翁尊姓大名。”老翁笑道：“我乃月下老人，在此乾坤山修炼长生，已得神仙不老之丹，蒙上帝命我掌管人间男女婚姻。你二人既为婚事访师，今日有缘，待我为你取姻缘簿子查查看。”二人听了大喜，便道：“仙翁，既有姻缘簿在此处，快快与与我二人查一查看。”仙翁道：“你们随我进洞，到三生石上查看便了。”二人听了，同仙翁来到洞前，只见上面写着乾坤洞三字。进了洞中，面前有一石，写着三生石三字。仙翁说：“你们在此等候，我取簿子来看。”二人应诺。仙翁取了簿子，放在三生石上，揭开一看，上写道：“竇一虎该配薛金莲，秦汉该配刁月娥，乃宿世姻缘。”看完，仙翁向二人说道：“你二个矮子，倒有这样大造化。如今不必耽搁，快去求师父做主为妙。”两人听了，拜谢老人，出了洞口分手，一虎大悦回营。秦汉

再向前走，不觉来到山中，进洞见了师父。王禅老祖心早明白，说道：“徒弟，你此来莫非为玄武关刁月娥摄魂铃之事么？”秦汉说：“正为此事，故来见师父。”又将遇着老人之言说明，弟子念念不忘，请师父与弟子作主，成就婚姻。老祖说：“那刁月娥虽是与你有缘，应该配合，但她是竹隐山金刀圣母徒弟，我且与你同到竹隐山，求她做主，完了夫妻，好随元帅西下。”秦汉听了大喜，同了师父出门，驾起祥云，片时来到。仙童报进。圣母闻知，出洞接入，说：“承蒙光临，有何见教？望道友说个明白。”老祖说道：“贫道无事不敢亲造，只为尊徒刁月娥，把金铃挡住玄武关，元帅不能征西，要道友将金铃收回，并来作伐。”就叫秦汉过来，拜见师母。秦汉拜完，圣母说：“此位何人？”老祖说：“就是顽徒秦汉，他与月娥有姻缘之分，特来相求。”圣母听了，抬头一看，见他身矮体小，面貌不扬，怎好配我徒弟？便说道：“收取金铃容易，但亲事难成。”王禅老祖言道：“道友，贫道也只为小徒容貌丑陋，难配月娥，故来相恳，万望周全，成人之美，我小徒感恩不尽。”圣母暗想：若不允，道友面上不好意思；若允了，刁家父女不肯。正在踌躇，有仙女报道：“外面有一个三只眼金面孔道人求见。”老母听了，连忙出来迎接进洞，认得是氤氲使者。老母见了大喜，上前相见，分宾主坐下。老母说：“使者此来为何？”使者说：“蒙月下老人指引，说唐将窦一虎与薛金莲有宿世缘；秦汉与刁月娥为夫妇。恐二位美人不嫌丑汉，违逆天命，故此特往乾元山，借来迷魂沙、变俏符两件宝贝，特来见道友，撮合成亲，完一宗公案。”王禅老祖听了暗喜。圣母听了暗想：“他奉了玉帝旨意，配合人间夫妇，违不得天命。乃开言说道：“道友，既蒙借得迷魂沙，此时可付与秦汉拿去，待他迷了她，自然允从亲事，贫道再来撮合便了。”秦汉接了迷魂沙，依计而行；又与变俏符一道，先对师兄说明，唐营成亲。氤氲使者见他允从，辞别回复老人，王禅也作别回山。

再说秦汉先到唐营，一虎在那里等，见了秦汉，便问事体如何？秦汉细细说明，交付变俏符，即飞到月娥营中。其时正打初更，将身钻在纱窗之外，只见月娥卸下装来，内衬桃红紧身，外罩淡黑背心，下着湘江浪裙。看她格外齐整，坐定身躯，手托香腮，昏沉睡着。秦汉就胆大了。喜得房中侍女尽皆安睡，就将迷魂沙身边取出，轻轻弹在月娥身上。只见月娥着了迷魂沙，乱了心，似梦非梦说道：“好笑，我家爹爹误我青春，一向过了，今夜好不耐烦，欲火不住。”只见来了一位郎君。唇如涂朱，却好十六七岁，走近前来，含情带笑，说：“小姐，我乃王禅老祖徒弟秦汉，与你有宿世姻缘，今夜前来会你，望小姐不要推却，成其好事。”小姐被迷魂沙乱了心，并无主意，即依了。那迷魂沙一时三刻要醒的，睡到天明，吓得月娥魂不在身，身边一摸，睡着一

个男子，被他搂住。便说：“不好了。”立刻穿好衣服，大呼小叫，又羞又愧。惊动了刁爷，赶进房中，说：“女儿，奸细在哪里？”小姐含羞带泪，并不开口。秦汉在床上大笑道：“老丈人，你家女婿在床上，昨夜已经成亲，伏望岳父不要发怒！待我穿了衣裳，好来拜见。”刁爷大怒，揭开纱帐一看，说：“不好了，你是唐营矮将，睡在床上，分明女儿被你污了，教我怎好为人？”气冲牛斗，七窍生烟，将他一拧，传令捉得奸细在此，绑起来，推出辕门，碎剐凌迟示众。诸将得令，如狼似虎，将秦汉绑着。正要开刀，只见云端内来一仙女，身骑仙鹤，飞下月台，说：“刀下留人。”总兵认得是金刀圣母，忙出位迎接，见过了礼，立刻命小姐出来。

小姐闻知，出外拜见师父。圣母说：“刁将军，令爱与唐将秦汉乃宿世姻缘，应当配合，恐月娥嫌其貌丑，有违天命，连师父也不便，故烦氤氲使者借取乾元山迷魂沙一撮，前来迷乱月娥，实非秦汉之罪，伏乞将军放他。他是王禅弟子，祖父秦琼封国公，父亲怀玉当今驸马，三世公侯，不辱了令爱。看我面上，何不投唐，不失封侯之位。”小姐听了，身子已被所污，钝口无言。

刁总兵见女儿从顺，又有金刀圣母来劝，无可奈何，只得允了。命放下秦汉，穿了衣裳上帐，拜见圣母，又拜见刁家父女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 40 回 刁月娥失身秦汉 竦一虎变俏完姻

第 40 回 刁月娥失身秦汉 竦一虎变俏完姻

再言刁总兵对秦汉说：“你这小畜生，竟如此无礼。不看金刀圣母之面，立斩汝首。如今归唐，你去说与薛元帅知道，快筹备花烛，今晚亲送小女过去完婚。”秦汉领命出关，回营见了元帅，说明此事。仁贵大悦，吩咐备办花烛，等他投降唐营。正在忙碌，忽报桃花圣母来到，金莲小姐连忙出来，迎进圣母。父女营中相见，分宾主坐下。

圣母细说前来作伐，令爱该配竦一虎。元帅当初应允，谁人不知，今日团圆之夜，与令爱完婚。元帅听了，心中不悦，金莲小姐闷闷不乐。圣母见他父女不开口，明知嫌一虎身矮。便说须一虎回去吃了仙丹，就能变化，如不信，唤他出来一看，就明白了。元帅爷只得传令，唤一虎上前参见。一虎知圣母说亲，把变俏符贴在胸前，将身一摇，变成一个七尺以上身材美貌郎君。元帅父女看见：“果然仙家妙术。”况是建德之后，又有地行之术，年前已经许过，只得允了。小姐见父亲允了，含笑应从。元帅说：“既蒙圣母作伐，管下就备花烛成亲便了。”一虎遂上前拜谢。桃花圣母辞别。当晚成亲，一虎仍变小了，金莲自知前生之事。况且月娥十分美貌，相配了秦汉，与我命一般的。月娥内心也这般想：金莲也配着矮子，同病相怜。

再言元帅次日升帐，传令拔寨进关，养马三日，商议征西。

刁总兵说：“元帅西进，左近下官手下有一十七路营寨，不出一月，先平了十七营寨，然后西进，不然惟恐他在后面，挡住粮道，为害不小。”元帅道：“刁将军之言有理。”命一虎、秦汉、尉迟号怀、尉迟青山、程铁牛、程千忠、罗章等，分兵十七路，同了刁总兵，不消一月得了西番营寨，番将逃的逃，降的降，杀的杀。秦汉同刁总兵等得胜回营。

再言西番败残兵将逃入西番，朝见哈米赤国王，奏明此事，说：“西番被大唐人马杀进，夺去了万里地方和许多关寨。今刁应祥献了玄武关，将女许配敌国，又夺了十七寨，大兵已进西番来了。请旨定夺。”番王听奏，大惊失色，跌倒龙床之上。

班中闪出一员大将，头戴金貂，身穿貂裘服，足下乌靴，出班奏道：“臣西云王黑里达启奏狼主，自古道：‘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’大唐薛仁贵虽然英雄，只怕难敌我邦杨藩。他十分骁勇，镇守白虎关，决能恢复。请狼主再发雄兵，前往白虎关相助。”哈米赤王回嗔作喜说：“王叔之言有理。孤家传旨，即日发兵往白虎关相助。”众臣朝散，不表番王之事。

再言大唐元帅平了十七寨，命新降总兵刁应祥领兵谨守十七寨，莫被番兵侵夺。应祥得令，督令精兵各守关寨，自仍镇守玄武关。元帅领大队人马离了关头，滔滔一路前行，到了琅琊寨，传令扎营。次日正要打寨，只见寨门大开，番兵献册投降。元帅兵马进琅琊寨，停留寨中。其夜窦仙童生下一子，元帅夫人大悦，取名薛勇。过三朝出寨，又往前行，行了三月，来到豹尾寨。寨中番兵早已逃去，大兵进了豹尾寨，安下营盘。

军中陈金定也产下一子，元帅喜之不胜，对夫人说：“前日孙儿，下官留下名字。今日请夫人取名。”夫人笑道：“大孙取名薛勇，二孙取名薛猛。”元帅大喜，三朝之后，传令拔寨前行。命秦汉、窦一虎，带领本部精兵，攻打白虎关。二将领兵出寨，在关前叫骂，说：“快报与关主知道，早早出来会我，若不献关，老爷打进关中，叫你一关蝼蚁半个不留。”早有番儿报进关中去了。那守关主将姓杨名藩，生得眉浓眼大，面如铁锈，有万夫不当之勇。这日正在私衙与左右偏将议论薛仁贵之事，忽有小番报进，说：“平章爷，不好了，大唐兵将实在凶勇，一路势如破竹，兵马已到关前了，有将前来讨战。请平章爷定夺。”杨藩听了大怒，吩咐备马，取甲抬刀。左右听了，取过盔甲。那杨藩头戴虎头盔，身穿锁子黄金甲，坐下一匹乌驹马，手执金背大砍刀，领了兵将来到关门，传令放炮一声，关门大开，落下吊桥，冲出阵来。秦、窦二将敌住，交锋五十余合。这二将是步战，在左右跳来蹿去。杨藩在马上愈觉不好用力，不能胜他，忙向袋中取出棋子，喝了一声照打。二将抬头一看，正中

面庞，负痛而逃，败进营中。元帅见了大怒，点偏将十二员出阵，又被金棋子打坏，头青鼻肿，大败而回。

元帅说：“不知何物？杨藩敢败我十四员大将？”即带领秦梦、罗章亲自出阵，三人冲到阵前敌住杨藩。杨藩大怒，问：“来者何人？通下名来，好取汝之首级！”元帅听了，大怒道：“杀不尽的番奴，敢出大言，只怕闻我之名，吓破你的胆，我乃征西大元帅薛便是。”杨藩说：“这老匹夫就是薛仁贵么？”元帅说：“既知我名，何不早早献城。”杨藩说：“你家儿子夺我妻，杀我岳父、二舅，今日相见，正好报仇。快放马过来！”元帅大怒，把手中画戟迎面刺去。秦梦、罗章见主将动手，两条枪如蛟龙一般挑来。这里杨藩焉能敌得住，倒拖大刀，败下阵来。元帅后面追赶，杨藩取出金棋子打来。元帅大惊，泥丸宫现出原形，乃是一只吊睛自额虎，抓住棋子，落下尘埃，才放下胆，举手中戟，喝声：“哪里走？”杨藩大惊：“老匹夫，敢用妖物破我金棋！”元帅答道：“大唐名将，故有神虎相助，你今棋子已打完了，不能伤我，快快下马投降，免汝一死。”杨藩看来战他不过，把身子一摇，现出三头六臂，青面獠牙，举手中大刀，劈面砍来。元帅看见说：“原来是一个怪物，不要与他战。”即忙左手拈弓，右手拔出穿云箭，搭上弦，飕的一声，一箭射去。只听杨藩叫声：“不好了！”即被射中左边头上，几乎落马，负痛而逃。元帅也不追赶，鸣金收军。

杨藩败进关门，扯起吊桥，进了帐府。心中想道：“果然薛仁贵骁勇，又有神虎来助，不如今晚往观星台一看，就明白了。”候到天晚，走上星台，四面观看星象，只见唐营白虎星高照，心想：原来薛仁贵是白虚星临凡，故此今日阵上发出白虎，把我金棋子抓落。此处有一座白虎山，正犯他性命，不免明日出兵诈败诱上山中，用撒豆成兵之术，伤他性命便了。算计已定，即下观星台。

次日，杨藩全身披挂，出关付战。探子报知元帅，元帅大怒，立刻传令分兵四队出营，排下一个阵图，名为一字长蛇阵。

元帅喝道：“昨日逃去，今日决个雌雄。”说罢，把手中方天画戟一紧，刺将过来。杨藩把大刀往戟上架住，冲锋过去，回转马头，把大刀往面上砍来。仁贵把戟架住旁首，两下交锋，战有三十余合。元帅把戟梢一指，四支兵马围将上来，把杨藩困在垓心。元帅传令：不许放走，必要活擒。杨藩看来没法，望西而逃，正逢着罗章。罗章喝声：“哪里走！”把枪劈面刺来。杨藩叫声：“不好。”将金棋子打来，正中罗章面庞，手中枪一松，被杨藩闯出重围，落荒而走。元帅传令众将快追番将。追上二十里，程咬金说：“元帅，穷寇莫追，放他去罢。”元帅道：“老千岁，那番奴被本帅用长蛇阵围住，要活捉

他。

他仗金棋子厉害，打中先锋，冲阵而逃，不进关中，决无逃处。

此时不擒，更待何时？大小三军，与我追上前去！”众将得令，一齐杀上追去。

不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 4 1 回 白虎关杨藩兴妖 薛仁贵中箭归天

第 4 1 回 白虎关杨藩兴妖 薛仁贵中箭归天

且说薛仁贵看看追到山林地面，探于报道：“杨藩逃上高山去了。”唐军便一齐追上山去。元帅当先追上高山。程咬金心中疑惑：啊呀不好了！众将且慢进去，不要中了番奴之计。

即命秦梦快追元帅回兵。秦梦答应，飞马追赶。

再言元帅追上高处，抬头不见了杨藩，前有山石挡路，传令回兵，元帅正要退兵，忽听得四野鬼叫一声，抬头一看，只见杨藩立于高阜之上，手执葫芦，放出红豆无数，望空一撒，变成千百万鬼兵，多生得青面獠牙，其形可怕，手执钢刀，把山头围住，只听得鬼哭神号之声。元帅大怒，喝道：“番奴，你把妖术惑我军心，且不要走，吃我一戟！”随即追到山阜上面。这杨藩一见，哈哈笑道：“薛蛮子今番中俺之计，性命难保。”元帅听了，一戟刺去。只见杨藩身子一摇，就不见了，原来杨藩借土遁而回，元帅不觉心惊胆战，吩咐亲随军兵且退回去。哪知四下阴兵布置，并无出路。只得再往前山，远看一座庙堂，走到庙前，元帅下马，抬头一看，上写着白虎山神庙。

不免进去，来到神前，撮土焚香，祝告一番，立起身来，上马前去。只见鬼卒比前番更多。元帅毫无主意，仰天长叹曰：“我薛仁贵英雄无敌，不想今日却中了番奴之计，被困在此。且待天明再处。”再言窦一虎天晚不见元帅回营，只得领兵前来。山下程老将军见窦一虎来到，说：“你家岳父不听我言，追赶杨藩，被他诱上高山，用阴兵围住，我军欲要相救，杀不上去，秦梦杀上几次空回，如何是好？”一虎听了，大怒说：“老千岁，独有我窦一虎不怕阴兵，待我上山相救岳父。”说罢领兵杀上。

鬼兵挡住，只见磨盘大的石头打了下来，吓得三军不敢前进，只好回来。一虎见了程咬金说：“老千岁，阴兵果然厉害，待小将去见岳母，再来相救。”就领三军回转，禀知岳母。夫人听了，吓得魂飞魄散。金莲小姐胆战心惊，叫声：“母亲，爹爹兵困白虎山，此祸不小。女儿夜梦不祥，不如差秦汉释放哥哥前来，必能相救；不然爹爹性命难保。”夫人听了，传令秦汉往朱雀关放丁山出来救父。秦汉领命，即戴上钻天帽，不消片时，来到关中监牢，放出薛丁山，细说一番。丁山听了大怒，说：“番奴如此无礼，困住爹爹，我不救

谁人去救。”即同秦汉登程。秦汉钻天而回。丁山借了土遁，来到营中，拜见母亲，相见妻房妹子，方知生下了两个孩儿。夫人说：“你父被困山林，快去相救。”丁山说：“谨依母命。”连夜造饭，天明披甲，出营上马，一支兵马飞出杀到白虎山。

丁山见秦梦力战一员番将，即大喝一声：“我来也。”把马一拍，冲入阵中？秦梦一看，原来是世子，满心欢喜。番将一见来将，大怒提刀挡住，喝道：“来将通下名来。”丁山道：“我乃征西二路元帅薛世子是也！番奴，本帅不斩无名之将，快通名来，我好记帐。”杨藩听说丁山二字，心中大怒：“我白虎关杨藩便是，你这畜生，强夺人妻，罪不容诛，把你碎尸万段，才泄我恨。”举起大刀砍来。丁山忙把画戟接住，山前大战，喊杀连天，战到三十余合，杨藩不能取胜，又把金棋子打过来。丁山身上穿的是天王甲，金棋子不能近身。一道金光冲出，杨藩双眼散乱，被丁山提起神鞭，亮一亮正中后背。杨藩叫声：“不好了！”口吐鲜血，伏鞍而逃，飞奔进帐。丁山一心救父，不去追赶，同程老将军、窦一虎、秦梦、秦汉领兵杀上。五将只见飞沙走石，鬼兵挡住去路，磨盘大石打将下来，众将吓得魂不附体。丁山心中一想：我闻妖法有撒豆成兵之术，将猪羊狗血喷筒冲去，必然消灭。立刻传令三军，速取猪羊狗血来，军前应用。军士得令，即忙取到狗血喷筒等物，将血灌满，望着山上喷去，鬼兵鬼将影迹全无。乱了一日，天色已晚。

再言元帅困在山头一日一夜，腹中饥饿，不能行走，立望救兵，心中昏闷，天色已晚，坐在拜台上朦胧睡去。泥丸宫透出原形，是一只白虎。丁山一见，忙左手取弓，右手搭箭，一声响，正中虎头。那白虎大吼一声，回进庙中。众人赶到庙前，下马一看，说：“啊呀，不好了！白虎不见，倒射死了元帅。”丁山抱住父尸大哭。咬金说：“你父是白虎星转世，现了原形，被你射死，朝廷知道，其罪不小。”一虎流泪，连忙回报进营，向岳母细述此事。夫人与小姐听了此言，魂飞魄散，哭倒在地。

仙童、金定闻之，吓得魂不附体，连忙来到，叫醒婆婆、姑娘说：“此事如何是好？”婆媳四人，骑马哭上高山，来到庙中，见丁山抱住父尸，在拜台上大哭，夫人、小姐也来抱住，放声大哭。叫声：“老将军你盖世英雄，死在西番地面，我和你今日分别，叫我好不伤心。今被畜生箭射误伤，真不孝之子。”老夫人哭丈夫，骂丁山。小姐叫声：“父亲，望你早平西番，回家享荣华，再不料番国未平，父亲先丧。恨哥哥不孝，救父反来杀父。”仙童、金定也痛哭道：“冤家你不孝，误射死公公，难免凌迟之罪。”丁山哭道：“母亲妹子，二位妻房，不是我薛丁山忤逆不孝，有心救父，只因父亲梦现原形，变成白虎。我哪里知道，以致一箭射去，误伤其命，罪不容诛。且请母亲备棺，收

回父亲尸首，然后奏明圣上，把孩子以正国法便了。”夫人哭住，传令：快将衣衾棺槨拉到山头，收殓元帅，停在白虎庙中，设其灵位，供在正殿。众将齐来祭奠，人人挂白，个个举哀。

再说王敖老祖，晓得前世冤孽，借了土遁，到了山林。丁山接见，拜见师父。老祖说：“当初薛元帅射死丁山，亏贫道救活；今日元帅也被其射死，无人可救：一报还一报。元帅是白虎星下降，故现白虎，此关名白虎关，又有白虎山，合该命绝。今日丁山杀父，犯罪逆天，宝贝合当取来还我，你将功赔罪，命尚可救。”丁山听了师父之言，不敢不遵，只得将宝贝拿出来交还师父。王敖老祖收了宝贝，驾云而去。咬金见元帅收殓完毕，也辞别夫人和众将，备马径往长安。

再言杨藩败入关口，紧守一月，想道：为何不来打关。有番儿报进说：“平章爷，唐营不知为何皆穿白，莫非主将身亡，不来攻关？”杨藩听了大喜，晚上上星台一观，果然白虎星移位。想道：“莫非被鬼杀了，也未可知。待我唤鬼兵来问便了。”正念真言，忽报有青脸道人要见。杨藩接了进来，原来是师父，即上前拜见。道人说：“葫芦内鬼兵，被薛丁山狗血喷坏，已无用的了。我如今有一件宝贝在此，但是未曾炼好，教你方法，闭关一年，可用仙丹活火神炉烧炼，名曰飞龙镖，上阵能伤大将。汝当依法修炼，丹成之后，用之不穷。我因国舅苏宝同相求，从道友演说金光阵，没有工夫，即要回去。”将飞龙镖丹药付与杨藩，立刻驾云而去。杨藩望北拜谢，传令紧守关门，多加灰瓶炮石弓弩箭，以防唐兵攻打，自己却修炼飞龙镖去了。

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 4 2 回 唐太宗世民归天 高宗帝御驾征西

第 4 2 回 唐太宗世民归天 高宗帝御驾征西

再言长安城中贞观天子，在宫中想起元帅薛仁贵父子征西，屡有捷报，夺了许多关寨，惟处处有异人挡住，不能一旦平复，望他得胜班师，君臣相会，朕才放心。天子思想，身倚龙床，朦胧睡去，梦中出了皇宫，只见文武上前接驾。天子一看，原来是秦叔宝、尉迟恭、罗成、马三保等，都说道：“陛下乃紫薇星君降世，今将复位，臣等文武两班合当随侍，况左相星、右相星、白虎星俱已归原位，请陛下登殿设朝。”天子听了文武之言，随了秦叔宝等，来到云霞之内，见有一座宝殿。秦叔宝、尉迟恭奏说：“此乃陛下北极紫薇殿。”只见左相星、右相星、白虎星，俯伏朝门接驾。太宗天子传旨平身，三人谢恩。

天子龙目一看，原来是左相魏征，右相军师徐茂公，白虎星乃是征西元帅薛仁贵。太宗进了宝殿，诸臣朝驾，分立两班。天子叫声：“薛王兄，朕命你

征伐西番，未曾班师，为何也在这里？”仁贵上前俯伏奏道：“求王恕罪，臣兵到白虎关前，乃大数难逃，另差别将领兵去哈米国。谢恩万岁万万岁。”太宗听到大数难逃四字，不觉大惊，忽听景阳钟响，猛然惊醒。天子睁开龙目一看，并不见两班文武，原来睡在龙床上，想起梦中之言，心想，难道寡人天命要绝了？梦中之事，不可深信，只听得五更三点，驾临早朝，文武朝见已毕。天子说：“众卿有事启奏，无事退班。”降旨未了，班中闪出一位大臣，红袍金带，足登乌靴，头戴乌纱帽，抱笏当中奏道：“臣钦天监监正李云开，有事启奏陛下。臣昨夜司天文台夜观星象，见西方一星，其大如斗，坠于番地，应在白虎位下。随后见北极垣中，二小一大，三颗明星落地，主朝中大臣归位。”太宗听奏，一发心惊。又有黄门官捧本进朝，俯伏金阶呈上。天官接了放在龙案之上。天子龙目观看，原来是左相魏征、军师徐茂公均已亡故，其子上本。

天子见了两本，龙目中滔滔泪下，他二臣许多功劳，正好享福，为何一齐归天，朕心好不伤感，传旨内监，钦赐御葬。王太监领旨前去。

黄门官奏说：“臣启陛下，今有鲁国公程咬金由西番回国，入朝见驾，现在午门，未蒙宣召，不敢擅入。”天子想起三更之梦，魏征、徐茂公已应了，老将回朝，元帅肯定性命难保。

传旨上殿，咬金俯伏金阶，二十四拜。天子说：“程王兄平身。”宣上金殿，赐坐问道：“程王兄西番归国，可知薛元帅何日班师？”咬金听了，眼中泪下，奏道：“征西薛仁贵，兵打白虎关，被番将杨藩使妖法用阴兵围住白虎山，其子丁山兴兵救父，同老臣一齐上山，谁想见一白虎，丁山放箭射死。啊呀万岁，原来这白虎就是元帅真形。望吾主速定丁山之罪，虽是无心，其罪不小。”天子听说仁贵身死，哭倒在龙床之上，说道：“寡人亏你征东十大功劳，西番未平，良将先丧，叫寡人好不痛心也，如何是好？”哭得心伤，口吐鲜血，吓得两班文武内侍飞报太子李治。李治惊得魂不在身，来到龙廷，扶住父王，传旨退班回宫。交三更之后，太宗驾崩。传旨先将哀诏颁行，各官穿白开丧，三月二十七日行孝。

然后新君登位，文武尽穿大红吉服，分立两旁。只听得东边打起龙凤鼓，西边打起景阳钟，一派奏乐之声。前面三十二名太监，一声吆喝：“新君临殿。”后拥二十四名宫娥彩女，随侍龙驾，两把龙凤宫扇分开，来到龙案，身登宝位，珠帘放下。只见底下文武朝见，山呼已毕。李治大喜说：“诸卿平身。”众臣谢恩起身，分立两旁。即传旨：改元年号唐高宗皇帝，国号永徽。天子先颁喜诏，通行天下，立王氏娘娘为正宫，立李显太子为东宫。这忙非止一日，天子就把龙袖一甩，驾退回宫，珠帘高卷，群臣各散。

次日天子临朝，传旨百官，俱加一级。天下犯罪人等，已结与未结的，尽皆恩赦，内有十恶不赦。钦赐功臣筵宴已毕，就召魏旭见驾，山呼万岁。天子开言道：“魏征乃先主辅弼，朕不负功臣之子，封卿大夫左丞相之职，恩赐蟒袍纱帽。”魏旭封了左丞相，驾前谢恩。又宣徐梁见驾，徐梁上殿朝见，天子道：“卿父为国运筹，致一统江山，其功不小，封卿袭父军师之职，恩赐锦袍玉带。”文武恩封已毕，天子对咬金说：“老王伯，元帅身丧西番，进退两难，朕今同王伯御驾征西，征讨叛逆。”传旨命东宫、魏旭监国，咬金为前队，兵马出了长安，一路滔滔，晓行夜宿，非止一日，出了玉门关，一路上俱有文武迎送，百姓香花灯烛，好不热闹，不觉来到寒江关。

再言樊梨花母子，孤孤凄凄苦度衙中，梨花早已晓得仁贵身死，程老将军出关经过，明日御驾亲来征讨，丁山难逃杀父之罪，待我做成御状告他。我善晓阴阳，丁山不该命绝，且惩治他一番，叫他情愿心服。且将杀父休妻两个罪写明，扮做村庄妇人，告他一状便了。

次日辰牌时候，只见旌旗耀日，前队藤牌兵，后队短刀兵。

步兵多带弓箭，马兵手执长枪，四队雄兵过去，全副銮驾，两班文武，都骑高马，队队分开，文官紫袍金带，武将金甲金盔；御林军保护着天子，朝廷身骑龙驹，马前许多太监。程千岁随了天子，看看相近关前。樊夫人同梨花抢出叫屈。天子听得，便问两边军士，关前何人叫屈，即速捉来。军士领旨，将二人捉住，来到驾前。二人手执御状，俯伏在地，口称冤屈。天子想，此是西番外国之女，有甚冤枉，前来叫屈？如今要把西番化服，理当准状。传旨取状纸过来。太监领旨，就把状纸送上。

天子龙目一看，说：“原是西番才女告状。”阅过一遍，便将状纸交咬金，说道：“老王伯必知其情。”咬金接来一看，奏道：“樊梨花不但有才，而且有智，真是国家柱石。她献关招亲，果然丁山不是。老臣为媒，丁山三次休弃。望君主准状究明。”天子听了，说：“赐御平身。”龙目一看，樊梨花果然容貌超群，忙开金口道：“你母子情节，程王伯父已一一奏明，朕已深悉其情，准你状纸泄恨便了。”樊梨花同母谢恩已毕，朝廷进关，一直西行。

樊家母子回转衙门。夫人说：“儿啊，难得大唐天子准了状纸，又亏老千岁在旁，代我母子说明冤屈。此番圣驾到了白虎关，定把丁山问罪，令他请罪，你可放心，夫妻得以完聚。”小姐听了，叫声：“母亲，冤亲把我三次羞辱，要报他三次之仇，磨难他一番，方泄昔日仇恨。”老夫人说：“女儿，你们后生家，偏有许多委屈。据我做娘的看起来，还要三思。”小姐说：“母亲，若不将他磨难一番，焉肯服我。”夫人说：“女儿言之有理。”再言天子行到白虎关前，薛夫人率领众将接驾，自陈一本。本上不过说射死因由，求王判

断。天子看了，吩咐将丁山绑来见驾。军士领旨，将丁山捆住，俯伏阶前。天子见了丁山，心中大怒，传旨午时三刻，碎剐凌迟。军士领旨，专等午时三刻开刀，这把丁山魂灵吓散。

不知生死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 4 3 回 樊梨花诰封极品 薛丁山拜上寒江

第 4 3 回 樊梨花诰封极品 薛丁山拜上寒江

天子降旨，将薛丁山绑上法场，专等午时三刻开刀。这边仙童、金定各抱一子，营前活祭，抱头大哭，各诉前情。丁山哭道：“二位妻啊，我薛丁山前世做了昧心事，罚我今生颠倒，事出无心杀父，凌迟之罪难逃。我死之后，妻须要孝敬婆婆，抚养孩儿，长大成人，为祖宗争气。”二人哭道：“樊家妹妹二次救你，你倒三次休弃，所以有这样大祸。”丁山说：“二位妻，我今悔之已晚，不要埋怨我了。”二妻将一杯酒送上说：“你喝一杯，以尽夫妻之情。”丁山含泪饮了。金莲也来祭兄，同窦一虎营前活祭，也有一番言语。

众文武见龙颜大怒，不敢驾前保奏，呆呆相视。内中闪出程咬金，俯伏驾前奏道：“老臣想，西番未平，逆谋未除，倘斩丁山，苏宝同复起兵来，谁能敌之？丁山虽不孝，罪不容诛，目下用人之际，臣保他将功折罪。若破番兵，非寒江关樊梨花不可。此人足智多谋，更有仙术，伏望吾主权赦丁山杀罪，贬为庶人，令他步行，青衣小帽，到寒江关请樊梨花到来出兵，万事皆休；若不能请到，再行治罪。望乞圣裁。”天子听奏，说：“老王伯所见不差。”咬金领旨出来说：“奉朝廷旨意，权赦了丁山，贬为庶人，青衣小帽，不许骑马，步行到寒江关，请到樊小姐出兵，赦汝的死罪。”刀斧手放了绑。丁山呼万岁，谢皇恩，合家老小欢喜，都来拜谢，说：“若无老千岁保奏，则性命不保。”丁山死中得活，更换了青衣小帽，别了众人，一路步行，直往寒江关。

再言程咬金复旨，详细奏明梨花二次功绩，愿王封赠，重起威风。天子准奏，御笔封赠，旨下：樊梨花有功于国，封威弼大将军之职，钦赐凤冠一顶，蟒袍一件，玉带一条，打发天使龙马前去。天使领旨而去。

再言寒江关樊梨花，她善知阴阳，早已知道。等候诏至。

这日探子报进说：“圣旨到，快设香案。”天使开读已毕，梨花在香案前谢恩，方知官封侯爵，满心大悦，送天使回转。众将来恭驾，重起威风，日日教场操演，以备西征。

再言丁山在路，渴饮饥餐，凄风冷雨，艰苦异常，走得脚酸腿痛，叫声：“天啊，我薛丁山命好苦。樊梨花这贱人，犯了许多恶迹，誓不与她成亲，把她三次休弃，她怀恨在心，此去请她，谅必不从，虽然怪我，已经奉旨请

她，不敢违旨。”算计已定，不一日早到关前，身上穿了青衣小帽，无颜问人，伸伸缩缩，看天色要晚，说不得丑媳妇要见公婆之面，只得含着羞耻，把头上罗帕一整，身上布衫一理。他官职虽然削去，官体犹存，摇摇摆摆，进了关门，大模大样，叫道：“门官，与我通报夫人、小姐，说世子要见。”那门官听得，走过来一看，说：“你是什么人？在此大呼小叫？”丁山说：“我是薛世子，要见夫人、小姐。”门官说：“那薛世子如今在哪里？吾好去报。”丁山说：“在下便是。”门官说：“放你娘的屁，薛世子同元帅前来征西，好不威风，看你这狗头狗脑，假冒来的，禀了中军，打了你才好。”丁山听了，满面羞惭，也怪不得门官，人情看冷暖，人面逐高低。只得忙赔笑脸上前说道：“门官，我真是薛世子，假不来的。因犯罪朝廷，削去官职，除了兵权，贬为庶民。现前来求见。”门官说：“你原就是薛世子，犯法削职，令人快活，你可是忘恩负义之人，小姐救你两次性命，你三次休她。今来求见，有何话说？”丁山叫声：“大哥，不瞒你说，只为我犯了刚罪，亏得程千岁保奏，奉旨前来请樊小姐破番邦，将功折罪。相烦为我通报一声。”门官听了奉旨二字，不敢耽搁，禀知外中军。中军连忙传令。里面走出女中军，问道：“何人传报？”外中军说：“薛世子奉旨前来，请千岁爷出兵，故此传报。”女中军道：“且站着，待我通报。”进了内衙禀知梨花。梨花听了，恨声不绝：“你传出话对他说：千岁亲奉旨，官封侯爵，永镇寒江，要操演人马，不得工夫接见。既然圣旨要我出兵，拿凭据来看。”女中军领命，出’了私衙，叫一声外中军过来：“千岁说，既然如此，可有凭据？”外中军门官说了。丁山听见，呆了：前日性急，不曾奏过，凭据全无，如何请得动她？今番空回，性命难保。只得破了脸皮，又要开口。只听三声炮响，就封了门。门军说：“薛世子，门封了，外面去，明日再禀。”丁山听了，只得回饭店安宿一宵。夜中想，樊梨花当日十分爱我，故此弑父杀兄，献关招亲。待我明日细告前情，她必然怀念。

次日天明起来，丁山梳洗已毕，穿好衣服，来到辕门。见大小三军明盔亮甲，排齐队伍，伺候辕门。只听三吹三打，三声炮响，大开辕门。内中传令，大小三军起马，往教场中操演。

那外面答应如雷，人人上马，一队一队向前而行。后面许多执事，半朝銮驾，前呼后拥。樊梨花坐了花鬃马，头戴御赐凤冠，身穿蟒袍，腰束玉带，足登小乌靴，威风凛凛。丁山不敢上前去禀，掩掩缩缩，满面无颜。却被小姐看见，叫中军过来，说：“那着青衣小帽的什么人？闯我道子，莫非奸细？与我绑入教场究问。”八个牌官一齐答应，将丁山捆绑，带往教场。梨花来到教场，三声炮响，大小三军分立两旁，一齐跪下。小姐下了马，升了演武厅，坐在金交椅上。众将打躬分立两旁。樊梨花传令带奸细过来。牌官答应，即将丁山

带在案前。丁山吓得魂不附体，爬起身来，立而不跪。梨花大怒，喝道：“你这奸细，见本侯仍倔强不跪。”丁山说：“男儿膝下有黄金，怎肖低头拜妇人？我奉旨前来，你反面无情，不认得我么？”梨花说：“原来你就是忘恩负义的畜生。既说奉旨前来，圣旨在哪里？好设香案开读。”丁山无言可答。梨花说：“一派胡言。”

女兵们，把这畜生打皮鞭一百。”两旁女兵一齐动手，将丁山吊在旗杆之上，皮鞭抽打，打得丁山叫苦连天，道：“请小姐饶命，虽是我忘恩负义，须看父母之面，饶了我薄情之人。从今以后，再不敢了。”小姐铁面不睬。丁山被打了五十，死去还魂。小姐吩咐住手，旗杆放落丁山，说：“旗牌过来，你将薛世子背负回家，调养好了，着他回见圣上，说千岁爷不奉诏书，断不开兵。”旗牌领命，背世子回到家中。丁山疼痛难当，恨恨之声不绝：今日把我毒打，全没夫妻之情。哭个不了。旗牌说：“世子，我劝你且免愁烦，不要悲痛。方才千岁爷叫我打发你回去，讨了圣旨，方许起兵，看你遍身打坏，如何行走？且在舍下调养好了回去。”每日以红花酒肉相敬。丁山身子好了，拜谢旗牌，作别起程。一路思想，怎生见得圣上？也罢，少不得一死，硬了头皮，一路回走，晓行夜宿，不日到了白虎关。丁山营前俯伏，值殿官启奏，天子宣召进营。丁山俯伏驾前奏道：“臣薛丁山前往寒江关请樊梨花出兵，她道我假称圣旨，并无凭据。

将臣痛打五十皮鞭，不肯出兵。现前来复旨，望王赦罪。”天子听奏，龙颜大怒：“朕前吩咐，若请不到樊氏，即正国法。”传旨推出营前斩首。御林侍卫将丁山绑了，推出营前。这吓坏了两旁文武。闪出军师徐梁奏道：“世子薛丁山英雄无敌，国法该斩，臣保他七步一拜，拜到寒江，求得樊梨花回心，前来见驾出兵，以赎前罪。伏乞圣裁。”天子准奏，传旨放了丁山。丁山遂进营谢恩，出营又谢了徐梁。徐梁道：“贤弟，我和你同是功臣之后，为国求贤，何谢之有！我在驾前保奏你七步一拜，拜上寒江关，求恳樊小姐出兵，圣上方赦你死罪。若请不到此，其罪难免。”丁山流泪道：“徐恩兄！可怪樊梨花必要圣旨为凭，若无诏书，只怕恳求不动。”徐梁说：“贤弟，这件事由，怪你自己不是，不该三次休弃，怪不得她作难。圣上旨意无非要你拜樊小姐回心，岂有圣旨给你？依我的主见，照七步一拜拜去，樊梨花起了怜念之心，前来见驾，也未可知。”徐梁说罢，别了回去。丁山好不沉闷，不敢回去见母，备了一只香几凳，七步一拜。一路想起好不伤心，拜得腰酸足痛，饥餐渴饮，吃了多少辛苦。

再言梨花打了丁山，后调养好了，便放了他，并差人打听。

这一日探子禀了小姐。小姐说：“你到白虎关打听世子消息如何？”探子

立起身，将此事细说明白。小姐说：“如此再去打听。”探子领命。小姐打发探子出去，心中不胜欢喜：你前三次休弃我，我今日三次难你。小姐来到后堂，夫人说：“我问你，丁山挨皮鞭回去，差人回来，说唐王把他怎么样了？”梨花将言说了一遍，夫人大喜：“难得唐王为你出气，他七步一拜，前来请你，你必须念公婆之情，依他恳求出兵便了。”小姐听了，把手一摇，叫声：“母亲，冤家做得薄情，使我怀恨在心。还要弄他颠颠倒倒，他才心服。”不知弄出什么事来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 4 4 回 难丁山梨花佯死 薛世子拜活梨花

第 4 4 回 难丁山梨花佯死 薛世子拜活梨花

再言梨花说道：“母亲，孩儿有起死回生之杖，且戏弄他一番。”夫人说：“人死焉有回生之理。”梨花道：“母亲，孩儿学庄子仙术，待儿诈死，传令三军，俱穿白衣，备具棺木，将儿成殓正堂，设具灵座，人人大哭，个个悲伤。候冤家到来，母亲还要假哭，痛骂他一番，埋怨他忘恩负义，好叫他心服情愿。”夫人听了，深信女儿神通变化，满口允承。小姐登时诈病，三日之后死了。三军闻知，均皆痛哭，挂白开丧，件件端正。

再言薛丁山吃尽千辛万苦，登山涉水，七步一拜，拜得脚虚腿肿，若还不拜，其罪非轻，打起精神，一路拜来。看看来到，只见辕门挂白，心中大惊，不知死了谁人，不免闯进去，问个明白。那军士是认得的，开言叫声：“大哥，那千岁衙门，死了哪一个，挂白在此？”门军听了，双眼流泪，叫声：“世子，不幸千岁得了急病，三朝前亡故了。”丁山听了，吃惊非小，跌倒在地，半晌方醒，叫声：“天啊！我薛丁山何等命苦，吃辛受苦，拜到这里，只求小姐回心出兵，不料急病而亡，怎好回复圣上？也罢，小姐虽然身死了，待我拜到灵前，诉明心迹，回去死也甘心。”门军听说，报知夫人。夫人吩咐开门。

丁山哭拜进堂，见了小姐灵座，放声大哭，叫声：“妻啊！我原是自己不是，二次救我，三番休你，所以有此大祸。虽然小姐身死，怎好回旨！”又说：“妻啊！你可有遗言？”夫人在内听见，走出厅来，带泪骂道：“无义畜生，害她身亡，还要在此假哭，与我打出去罢。”一班女将手执皮鞋，打将过来。

丁山见她们打来，转身就走。女将闭上内堂门，丁山即啼啼哭哭，又被夫人数落一番，不敢讨遗表，只得再回白虎关。

再言小姐重又开棺，对夫人道：“孩儿诈死，难这冤家，只恐朝廷知道，有欺君之罪，不如先上表章，陈情说明，先去奏闻，朝廷决不加罪。”夫人道：“我儿之言有理，神机妙算，胜过男子，快修表章。”小姐将表章写得情

词恳切，甚是分明。

差人连夜起程，不分日夜，赶到白虎关，下马走入内衙。接本天官奏上。皇上见樊氏表章，龙心大悦，想西番有这等才女，要三难丁山，朕今用人之际，焉有不准？对程咬金称赞樊梨花能干。

再言丁山一路辛苦，回到御营，哭诉天子。天子假意大怒：“朕差你去请樊梨花，说没有凭据，不肯出兵；今次着你拜上寒江关，为何说梨花身死？明明一派胡言！既然病死，岂没有遗表。只怪你三番休她，怪你忘恩负义。前日徐军师保奏，若请不到梨花，立行斩首。现在你还有何说？”传旨将欺君杀父之人，乱箭射死。御林军一声领旨，将丁山吊在旗杆之上，专等行刑旨下。丁山吓得魂飞天外，魄散九霄。这惊动了薛老夫人同两位媳妇、金莲小姐。她们见丁山吊在旗杆之上，四十弓箭手，扣弓搭箭，等候时辰到来。夫人叫声：“亲儿，你犯上逆天大罪，两次有人保奏，今番性命难保，叫为娘好不伤心！你不该三弃梨花，冤仇不解。她今权在手，自然要报仇。我指望养儿防老，谁知反送你终。”说罢大哭。姑嫂三人见了，如乱箭穿心，营前大哭。程咬金在旁暗笑，连忙在御前保奏道：“愿吾王准老臣之奏，再赦丁山三步一拜，拜到寒江关，拜活樊小姐，方免其罪。此番若再请不到，老臣与他同罪。”天子闻言，说：“老王伯保奏当准。”程咬金谢王万岁，传旨立刻放绑。军士领旨，放了丁山。丁山又死中得活，进营面谢君恩，奏道：“臣谢不斩之罪，望王付臣恩诏前行。”丁山谢恩退出，辞别众将，如今三步一拜了。程咬金道：“世于，老夫马行走得快，你步行，况且又要拜，是慢的了。你先动身，待老夫稍停一二日赶来正好。”丁山道：“多谢老千岁。”依然营前拜起。

再言樊梨花正在府中，差官回来说明此事。梨花大悦道：“三难冤家，也不怕他不死心塌地，自然惧怕我，要他叩头拜回灵魂。”再言这丁山三步一拜，正是六月炎天，拜得汗流如雨，看看又到寒江，只见后面来了一支人马，相近到来，抬头一看，原来正是程老千岁赍诏到此。薛丁山上前拜见。咬金道：“亏你后生家有此精神，三步一拜，拜得到此。若是我老人家，一拜也不能的。待老夫开读诏书，你慢慢来，哭活樊小姐便好。”说了这二句，飞马即去。丁山听了，满腹疑心，想道：“方才老千岁之言有因，难道小姐不曾死，我丁山仍有性命？”一路疑疑惑惑拜去。

咬金到了关前，探子报进，说：“圣旨到了。”老夫人冠带出来迎接，说明此事，且待负义丁山拜活，然后开读。咬金听说，言之有理，就在公馆住下。再言丁山三步一拜，来到辕门，开言叫道：“门军，快与我通报夫人。”夫人吩咐开门。

丁山拜进内衙，对了灵座，双膝跪下，哀哀啼哭诉说情由，均皆承认自己

不是：“望小姐前仇莫记，与你夫妻和好，以后再不敢得罪你。你阴魂必然晓得，早早还魂，回去朝见天子，救我一命。倘若再有差池，灵前立刻丧命。”说罢大哭，叩头不止。小姐棺中听得，只是不睬。丫环使女见世子这般悲伤，尽皆下泪，看小姐怎样还魂。

听得鼓打一更，丁山依然哭拜，但见灵幢肃静，并无人声。

俄而二更，丁山哭叫不止。鼓打三更已交半夜，丫环侍女俱皆睡去，独留世子在此，起来拜倒，哭得疲倦，就在拜垫之上，朦胧睡去。只见一阵阴风，鬼哭神号，丁山惊醒，立起身来道：“小姐，你阴魂出现了么？待我走到灵帋里面相会。”只见众侍女沉沉睡去，见了棺木，将身抱住，叫声：“小姐，你阴魂来会我，我在此等你还魂。”忽见棺材盖悠悠掀了起来。丁山本胆大，把棺盖揭开，只见樊梨花坐起来，大叫一声：“我好恨。”开眼一看，见了丁山，恨恨之声不绝。丁山大哭，连忙扶小姐跨出棺材。那侍女丫环惊醒，见了小姐，大家欢喜。忙请夫人，夫人假作啼哭，叫声：“女儿，难得你还魂，叫娘好不欢喜。”丁山大悦，轻轻跪下，说：“恭喜小姐还魂了。”小姐全然不理。夫人说：“女儿，丁山虽然忘恩负义，幸亏朝廷伸你仇恨，如今消去前仇了。”小姐听了夫人之言，说道：“既是母亲吩咐，孩儿从命便了。”只见丁山跪在地下，小姐大喝道：“负心人，若不念圣上求贤之心，把你这个冤家，万剐千刀，方泄我恨。快起来通报公馆，明日宣读旨意，就此起兵。”丁山大悦，叩谢立起身来，正好天明。夫人吩咐去了灵位，以便迎接圣旨。

丁山走出，报与老将军：“那樊小姐被我拜活了，请前去开诏。”咬金听了，哈哈大笑说道：“贤侄孙，你信服我么？你要真心诚意，自然拜活。”丁山道：“多谢老千岁。”同老将军来到官厅，梨花接旨，开读诏书谢恩。然后与咬金相见说：“老千岁，前日玉翠山薛应龙，不服王化的草寇，被我用计擒他，认我为母，世子将他激变，反上山中去了。今起兵西征，正在用人之际，我同老千岁起兵复旨，着丁山领兵一千，前去收服薛应龙，同来见驾。”程咬金说：“小姐之言有理。”丁山不敢违令，领兵往玉翠山而行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再言梨花说道：“母亲，孩儿有起死回生之杖，且戏弄他一番。”夫人说：“人死焉有回生之理。”梨花道：“母亲，孩儿学庄子仙术，待儿诈死，传令三军，俱穿白衣，备具棺木，将儿成殓正堂，设具灵座，人人大哭，个个悲伤。候冤家到来，母亲还要假哭，痛骂他一番，埋怨他忘恩负义，好叫他心服情愿。”夫人听了，深信女儿神通变化，满口允承。小姐登时诈病，三日之后死了。三军闻知，均皆痛哭，挂白开丧，件件端正。

再言薛丁山吃尽千辛万苦，登山涉水，七步一拜，拜得脚虚腿肿，若还不

拜，其罪非轻，打起精神，一路拜来。看看来到，只见辕门挂白，心中大惊，不知死了谁人，不免闯进去，问个明白。那军士是认得的，开言叫声：“大哥，那千岁衙门，死了哪一个，挂白在此？”门军听了，双眼流泪，叫声：“世子，不幸千岁得了急病，三朝前亡故了。”丁山听了，吃惊非小，跌倒在地，半晌方醒，叫声：“天啊！我薛丁山何等命苦，吃辛受苦，拜到这里，只求小姐回心出兵，不料急病而亡，怎好回复圣上？也罢，小姐虽然身死了，待我拜到灵前，诉明心迹，回去死也甘心。”门军听说，报知夫人。夫人吩咐开门。

丁山哭拜进堂，见了小姐灵座，放声大哭，叫声：“妻啊！我原是自己不是，二次救我，三番休你，所以有此大祸。虽然小姐身死，怎好回旨！”又说：“妻啊！你可有遗言？”夫人在内听见，走出厅来，带泪骂道：“无义畜生，害她身亡，还要在此假哭，与我打出去罢。”一班女将手执皮鞋，打将过来。

丁山见她们打来，转身就走。女将闭上内堂门，丁山即啼啼哭哭，又被夫人数落一番，不敢讨遗表，只得再回白虎关。

再言小姐重又开棺，对夫人道：“孩儿诈死，难这冤家，只恐朝廷知道，有欺君之罪，不如先上表章，陈情说明，先去奏闻，朝廷决不加罪。”夫人道：“我儿之言有理，神机妙算，胜过男子，快修表章。”小姐将表章写得情词恳切，甚是分明。

差人连夜起程，不分日夜，赶到白虎关，下马走入内衙。接本天官奏上。皇上见樊氏表章，龙心大悦，想西番有这等才女，要三难丁山，朕今用人之际，焉有不准？对程咬金称赞樊梨花能干。

再言丁山一路辛苦，回到御营，哭诉天子。天子假意大怒：“朕差你去请樊梨花，说没有凭据，不肯出兵；今次着你拜上寒江关，为何说梨花身死？明明一派胡言！既然病死，岂没有遗表。只怪你三番休她，怪你忘恩负义。前日徐军师保奏，若请不到梨花，立行斩首。现在你还有何说？”传旨将欺君杀父之人，乱箭射死。御林军一声领旨，将丁山吊在旗杆之上，专等行刑旨下。丁山吓得魂飞天外，魄散九霄。这惊动了薛老夫人同两位媳妇、金莲小姐。她们见丁山吊在旗杆之上，四十弓箭手，扣弓搭箭，等候时辰到来。夫人叫声：“亲儿，你犯上逆天大罪，两次有人保奏，今番性命难保，叫为娘好不伤心！你不该三弃梨花，冤仇不解。她今权在手，自然要报仇。我指望养儿防老，谁知反送你终。”说罢大哭。姑嫂三人见了，如乱箭穿心，营前大哭。程咬金在旁暗笑，连忙在御前保奏道：“愿吾王准老臣之奏，再赦丁山三步一拜，拜到寒江关，拜活樊小姐，方免其罪。此番若再请不到，老臣与他同罪。

”天子闻言，说：“老王伯保奏当准。”程咬金谢王万岁，传旨立刻放绑。军士领旨，放了丁山。丁山又死中得活，进营面谢君恩，奏道：“臣谢不斩之罪，望王付臣恩诏前行。”丁山谢恩退出，辞别众将，如今三步一拜了。程咬金道：“世于，老夫马行走得快，你步行，况且又要拜，是慢的了。你先动身，待老夫稍停一二日赶来正好。”丁山道：“多谢老千岁。”依然营前拜起。

再言樊梨花正在府中，差官回来说明此事。梨花大悦道：“三难冤家，也不怕他不死心塌地，自然惧怕我，要他叩头拜回灵魂。”再言这丁山三步一拜，正是六月炎天，拜得汗流如雨，看看又到寒江，只见后面来了一支人马，相近到来，抬头一看，原来正是程老千岁赍诏到此。薛丁山上前拜见。咬金道：“亏你后生家有此精神，三步一拜，拜得到此。若是我老人家，一拜也不能的。待老夫开读诏书，你慢慢来，哭活樊小姐便好。”说了这二句，飞马即去。丁山听了，满腹疑心，想道：“方才老千岁之言有因，难道小姐不曾死，我丁山仍有性命？”一路疑疑惑惑拜去。

咬金到了关前，探子报进，说：“圣旨到了。”老夫人冠带出来迎接，说明此事，且待负义丁山拜活，然后开读。咬金听说，言之有理，就在公馆住下。再言丁山三步一拜，来到辕门，开言叫道：“门军，快与我通报夫人。”夫人吩咐开门。

丁山拜进内衙，对了灵座，双膝跪下，哀哀啼哭诉说情由，均皆承认自己不是：“望小姐前仇莫记，与你夫妻和好，以后再不敢得罪你。你阴魂必然晓得，早早还魂，回去朝见天子，救我一命。倘若再有差池，灵前立刻丧命。”说罢大哭，叩头不止。小姐棺中听得，只是不睬。丫环使女见世子这般悲伤，尽皆下泪，看小姐怎样还魂。

听得鼓打一更，丁山依然哭拜，但见灵幢肃静，并无人声。

俄而二更，丁山哭叫不止。鼓打三更已交半夜，丫环侍女俱皆睡去，独留世子在此，起来拜倒，哭得疲倦，就在拜垫之上，朦胧睡去。只见一阵阴风，鬼哭神号，丁山惊醒，立起身来道：“小姐，你阴魂出现了么？待我走到灵帋里面相会。”只见众侍女沉沉睡去，见了棺木，将身抱住，叫声：“小姐，你阴魂来会我，我在此等你还魂。”忽见棺材盖悠悠掀了起来。丁山本胆大，把棺盖揭开，只见樊梨花坐起来，大叫一声：“我好恨。”开眼一看，见了丁山，恨恨之声不绝。丁山大哭，连忙扶小姐跨出棺材。那侍女丫环惊醒，见了小姐，大家欢喜。忙请夫人，夫人假作啼哭，叫声：“女儿，难得你还魂，叫娘好不欢喜。”丁山大悦，轻轻跪下，说：“恭喜小姐还魂了。”小姐全然不理。夫人说：“女儿，丁山虽然忘恩负义，幸亏朝廷伸你仇恨，如今消去前仇了。”小姐听了夫人之言，说道：“既是母亲吩咐，孩儿从命便了。”只

见丁山跪在地下，小姐大喝道：“负心人，若不念圣上求贤之心，把你这个冤家，万剐千刀，方泄我恨。快起来通报公馆，明日宣读旨意，就此起兵。”丁山大悦，叩谢立起身来，正好天明。夫人吩咐去了灵位，以便迎接圣旨。

丁山走出，报与老将军：“那樊小姐被我拜活了，请前去开诏。”咬金听了，哈哈大笑说道：“贤侄孙，你信服我么？你要真心诚意，自然拜活。”丁山道：“多谢老千岁。”同老将军来到官厅，梨花接旨，开读诏书谢恩。然后与咬金相见说：“老千岁，前日玉翠山薛应龙，不服王化的草寇，被我用计擒他，认我为母，世子将他激变，反上山中去了。今起兵西征，正在用人之际，我同老千岁起兵复旨，着丁山领兵一千，前去收服薛应龙，同来见驾。”程咬金说：“小姐之言有理。”丁山不敢违令，领兵往玉翠山而行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 4 5 回 樊梨花登台拜帅 薛丁山奉肯完婚

第 4 5 回 樊梨花登台拜帅 薛丁山奉肯完婚

再说梨花来别夫人，夫人流泪，说道：“儿呀！你要记着白虎关守将杨藩，他父杨虎，与你父亲相好，将你自幼许配给他。后闻他貌丑，虽央求媒妁，而为娘作主，终不允承。今匹配薛世子，杨藩必不甘休，他有左道旁门之术，此去定要小心。”梨花道：“谨依母命。”遂叩别了夫人，同老将点齐大兵，出了寒江关，往白虎关进发。

再言丁山，到了玉翠山，放炮鸣金，惊动了山中巡哨，报进寨中，启道：“大王，不好了，有官兵杀进来了。”应龙听了大怒，结束披挂上马，带领喽罗杀下山来，大喝道：“哪里来的官军？敢来送死么？”丁山听了，把马一拍，提枪喝道：“应龙，为父在此，招你入军，同往征西。”应龙猛听此言，满心疑惑，遂道：“休讨便宜，我家继父薛世子，官封二路元帅，正是堂堂将帅，领百万雄兵，好不威风凛凛。你是何等人，敢来假冒，讨我便宜？且吃我一枪，放马过来！”将长矛挺起来。

丁山把戟架住，喝道：“休得无礼，为父便是薛丁山，因在白虎关误伤汝祖，朝廷遂将为父官职削去，重用你樊氏母亲，封侯挂帅，统兵征西，罚我在帐前效用。今令我前来，招你一同征西。快随为父回营缴令。”应龙听了，即忙倒戈下马，跪在地下，叫声：“父亲，孩儿见你打扮不同，望爹爹恕罪。”丁山喜道：“快随为父的前去。”应龙禀说：“孩儿前被爹爹绑出辕门，惧怕而回，今后不敢去了。”丁山说：“前事休提，今日不必惧怕，快随我去缴令。”应龙听了大悦，立刻传令，带领喽罗同丁山离了玉翠山，一路下来。

再言程咬金同樊梨花，入营朝见天子，谢了恩，山呼已毕，加封梨花，谢恩退出。梨花进营拜见了夫人，夫人遂将前情细述。梨花也诉明因由。仙童姑

嫂三人前来拜礼，叙了阔别之情。

薛勇、薛猛兄弟也来拜见，梨花大喜，各赠黄金手镯，二人拜领，遂备酒筵欢饮。

再言丁山同了应龙，不一日来到营中，朝见天子，复旨谢恩。然后回到营内见过母亲，一门尽皆欢喜。次日程咬金奉旨到营，合家见旨，皆跪下恭听宣读，诏曰：“梨花英雄无敌，智勇兼全，封征西大元帅，威灵侯；薛丁山暂赦前罪，封帅府参将，帐前听用，就此完姻。”圣旨读罢，谢恩已毕，咬金说：“今奉旨完姻。大媒为主，趁今黄道吉日，当晚成亲。”梨花欢容满面，合卺后，一夜欢娱。次日咬金对丁山道：“此后小心，听候元帅呼唤，切勿倔强。”丁山道：“这个自然。”再言梨花戎装上殿，当驾前挂了帅印，御手钦赐三杯御酒。

梨花谢了恩，退出御营。来到将台，只见将参谋，都司守备，济济一堂。这班武职，都是顶盔贯甲，一齐跪下，请帅爷登帐。

梨花吩咐站立两旁，秦梦、罗章、尉迟号怀一班公爷，俱到帐前说：“元帅在上，末将甲冑在身，不能行礼，就此打躬。”梨花道：“列主王侯请了，本帅蒙圣恩拜为征西元帅，请众将各宜凛遵，听我号令：一不许奸淫放火；二不许纵兵掳掠；三不许畏刀避箭。违令者军法治罪。”当即点罗章为前部先锋，领兵一万，去到白虎关。命秦汉、窦一虎领兵为左右翼，一同前去。后军点了丁山，又点小将应龙，为军前护卫。点尉迟号怀为头运解粮，二运点秦梦，三运点尉迟青山。诸将一声得令，出营上马，多是金盔金甲，领兵而去。

梨花下了将台，令月娥、金莲、仙童、金定四员女将，领了大队人马，放炮起程。朝廷旨下，遂令程铁牛、程千忠父子二人将薛元帅灵柩，同夫人护送至界牌关安顿，候平定西番班师回朝归葬。二将领旨，到营中告知薛老夫人。夫人流泪谢恩。

随后一同到白虎山山神庙，将仁贵棺柩移往界牌关。

再言罗章先锋，同秦、窦二将来到关前，一声大叫：“快报与关主知道，早早出来会我。”小番报进。那关主杨藩炼宝已成，伤痕平复，正要出关破敌。番儿报道：“启上平章爷，不好了！唐王拜樊梨花为帅，有将在关外讨战。”杨藩听了大怒道：“可恨这贱人，弑父杀兄，献关降敌，弃旧喜新，另嫁敌国，倒来攻关。”传令抬刀备马。

杨藩披甲停当，上马提马，带领三军来到关前，吩咐放炮开关。一声炮响，关门大开，放下吊桥，冲到阵前。只见罗章头戴紫金冠，身穿白银甲，外罩白罗袍，坐下小白龙驹，手执梅花枪，面如冠玉，双尾高挑，见了杨藩，喝声：“丑鬼，快下马受死，免得小爷爷动手。”杨藩听了大怒：“你乃无名小卒

，快叫梨花贱人前来会我。”罗章听了，说：“休得多言，看枪。”一枪刺将过去。杨藩把手中刀望上二架，冲锋过去，回转过来，望罗章头上砍来。罗章把枪往上一抬，二人战了三十余合。杨藩见不能取胜，忙祭起飞镖。罗章抬头一看，见红光一道，直望面门上冲来，躲避不及，一镖正中肩膊上，坐不住马，迎面一跤，跌下马来。杨藩正待来取首级，却被秦、窦二将敌住，有军士救回。梨花看见，忙取灵丹敷好，不一日痊愈。

那杨藩见了二将，喝声：“杀不尽的矮子，你今又来交战。”秦汉道：“今番来取你性命。”棍棒交加，杀得杨藩招架不住，又祭起飞镖。二将看势不好，一个钻天，一个入地逃走了。杨藩收了飞镖，骑马杀到营前，大叫道：“背夫另嫁的樊梨花，快快出来，与原配丈夫答话。”探子报进，恼了丁山、应龙，父子二人上帐，禀说：“元帅，末将愿出去活擒杨藩。”梨花说：“番将杨藩指名要我出去，你父子二人与我掠阵，我当亲自去会他。”随即披甲上马，手执双刀，冲出营来。杨藩抬头一见，见冲出一员女将，但见头戴金凤冠，雉尾高挑，面如西子，貌若昭君，有闭月羞花之貌，胜如月殿嫦娥，身穿锁子黄金甲，外罩绣龙袍，足穿小缎靴，坐下腾云马，手执双刀。两旁四员女将，后面大旗上，写着大元帅樊。杨藩先是大怒，恨不得一刀将梨花砍为两段，及见了梨花容貌，倒觉满口流涎，说：“好一块羊肉，却被薛蛮子夺去。今日必要活擒她回关，成就姻缘，方雪此恨。”不知擒得来擒不来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 46 回 梨花大破白虎关 应龙飞马斩杨藩

第 46 回 梨花大破白虎关 应龙飞马斩杨藩

且说杨藩见了樊梨花，便道：“我乃白虎关总兵杨藩。吾父杨虎与你父是同朝之臣，将你许配与我已十有余载，因两地远隔，未曾花烛。你我今已长成，正要央媒完娶，因国舅苏宝同惹得唐兵西进，两个相争，蹉跎至今。你怎么弃了前夫，另嫁敌国？西番虽是夷虏之地，你也晓得孔孟之书，曾达周公之礼，一女何能配二夫？纲常廉耻，休得乖乱。莫若随我回关，狼主决不治你弑父杀兄之罪。你且想一想。”樊梨花满面通红，喝道：“丑鬼对亲有何凭据？休得胡言，放马过来！”杨藩耐了性子道：“梨花，你与我交战，旁观不雅，我是男子汉，倒惧内不成？见你花容月貌，不忍加害，劝你还复原配，免得后悔迟了。”梨花说：“不要多言，放马过来，吃我一刀！”举起双刀，劈面砍来。杨藩将大刀架住，骂道：“贱人，不识抬举，我好意劝你，你反生恶意。我既不罪你弑父杀兄，你怎又来背夫乱性，真是妇人最毒。今日不斩你这贱人，誓不收兵。”忙隔开双刀，将大刀当头砍来。梨花在旁首，回转马来，将双刀如雪片舞来。杨藩急架相迎。两人大战，一来一往，战到三十余合，杨藩抵

敌不住，带马就走。梨花拍马追来。杨藩回头一看，见梨花追赶，忙祭起飞龙镖。梨花一看，见一道红光，直射下来，忙取出乾坤帕，往上一迎，只见万道毫光，把飞镖收去。大喝：“丑鬼，还有尽数放来。”杨藩又祭起十二支飞镖，在空中飞舞，烈火腾腾，直奔梨花。梨花又将乾坤帕抛起，顷刻万道毫光，把十二支金飞镖化为乌有。

杨藩叫声：“不好！”可惜炼就一年功夫，一日尽灭了，忙将身子一摇，现出三头六臂，身高万丈，手端六件兵器，复使阴兵杀上。只见鬼哭神号，都是蓬头赤脚，青面獠牙怪鬼，杀奔前来。梨花笑道：“这些小技，可骗别人，我却不惧你。”把手一指，数万鬼兵反杀回本阵。杨藩这一惊不小，番兵如飞而逃。杨藩见破了法，带转马头就走。梨花祭起斩妖剑，将杨藩左手手指头斩了下来。杨藩大叫一声，负痛而走，收了法术，退入关中，将关门紧闭。敷好伤痕，打点明日出战。

再言梨花手下，月娥、金莲、仙童、金定四员女将，杀得番兵七零八落，得胜回营，众将上帐称贺不表。

次日天明，探子报进，杨藩又在营前讨战。元帅闻报大怒，率领众将出营，来到阵前喝道：“昨日饶你一死，今日又来讨战，只怕性命难逃。快放马过来！”杨藩也不答语，抡动大刀砍来。梨花拍马相迎，战至三十回合，杨藩不能取胜，回马大败。梨花在后追赶。杨藩祭起金棋子，毫光万道打来。梨花向身边取出金棋盘祭起，也有万道金光，棋子落在盘内，犹如铸成一般。杨藩哪里晓得？又把金棋子打来，仍然被收去。一连发了三十六个金棋子，都在盘中贴定，舒移不动。梨花收完了棋子，重又杀出，说道：“你的棋子都被我收了。还有什么宝贝？再放出来。”杨藩听了，魂飞天外，叹道：“把我两件宝贝俱皆收去，如何是好！”又把身子一摇，现出三头六臂，阴兵依旧杀来。梨花将一个葫芦揭开盖子，放出无数火鸦，把阴兵烧得无影无形。杨藩叫苦连天，正要逃走。梨花祭起飞刀，将杨藩右手指砍下来，一连几刀，连臂膊也砍下来了。杨藩跌下马来，痛倒在地。梨花双刀正要斩他，忽听后面鼓声如雷，回头看见丁山督阵，擂鼓助战。梨花暗思，杨藩虽未成亲，幼时却被爹爹误许婚事，今日见了，心中倒觉不忍。早被应龙赶上，手起刀落，将杨藩杀死。忽见杨藩头上一道黑气冲出，直奔梨花。梨花一阵头晕，跌下马来。四员女将直冲出去，将梨花救回营中。只见元帅面上失色，众将上前问安。杨藩阴魂投胎在梨花腹中，后来生下薛刚闯祸，害薛氏满门三百余口，死在武则天手内不表。

梨花传令抢关，众将得令，一齐上前，杀奔关来。番兵见无主将，闭门不出，俱往沙江关去了。番民香花灯烛出迎，元帅入马进了关，接了圣驾，在帅府住扎，百官朝贺，出榜安民，遂传令招抚，所管地方官，尽皆投降。停留半

月，辞王别驾，起了大队兵马，离了白虎关，望西进发。有一个多月，尽是黄沙扑面，好不辛苦。不觉来到沙江渡口，有探子报说：“沙江有百里之遥，并无船只，请元帅定夺。”梨花闻报，遂传令扎下营盘，不许乱动，便令秦汉飞过沙江，骗番兵放船过来，渡唐兵过江，好打头关。秦汉领令，戴了钻天帽，片刻飞过沙江，落下地来。只见那番兵辏集，买卖生意，与中国一样。那些船上插了红旗，十支一队，共有四百余号，停泊江口。秦汉一想：我奉将令前来诱骗，看他怎样办法圣如何说得他们过去？正在踌躇，忽见一个番官，手拿令箭，对众船军说，大老爷吩咐，大唐兵马已到江边，船只不许私开，违令者斩。众船军得令。

秦汉心生一计，扮做番军。见番兵皆喂马料，三个成群，四个一队，或斗牌或闹酒，营房不见一人。遂将一副衣帽穿好，到一酒店门首，问道：“店家，将爷果在这里吃酒么？”店家说：“拿令箭的官儿在楼上吃酒。要寻他，请进去。”秦汉听了，来到里面，走上楼，只见番官吃得半醉，衣帽脱在旁边。

那番官见了秦汉，说：“你是哪个帐下来的？”秦汉哄说：“我是大老爷手下的长随，奉将令扮作小军，探听军情。爷是哪一处的把都儿官？”番官说：“我是大爷的亲随，不认得你。”秦汉说：“不可是新充的，不曾拜会。我同你共饮三杯，叙个相识，小可作东。”番官说：“哪里话，自然俺家作东。”二人畅饮，秦汉道：“小可新到，所以不知。”番官说：“我关主将是白虎关杨藩的父亲，因樊梨花降唐，为了打破白虎关，将小将军杨藩杀死，主将要为儿子报仇，差人征白狼山请红毛道人并黑脸仙将。二位仙友神通广大，早晚必到。犹恐唐兵渡江，差我各船去吩咐，不许开船。”秦汉说：“原来如此。把都爷请用酒。”番官竟吃得大醉，伏在桌上睡了。

秦汉即换了他的衣服，拿了令箭，走下楼来，对店家说：“我一锭银子在此，你收着，我有伙伴醉在楼上，我有公干去了。”酒家见了银子，说：“请便。”秦汉出了店门，到江边，对众船军说：“大老爷有意降唐，吩咐四百号江船，连夜渡载唐兵过江。违令者斩。”众船军说：“希奇，一日之间，两样吩咐，早上说不许开船，如今又要连夜过江。”秦汉说：“你们休管闲事，快些开船。”众船军依令，立刻开船，扯起风帆，滔滔去了。秦汉大喜，脱下衣帽，撇下令箭，过得江来。

再言番官醒来，立起身来，不见了衣帽令箭，忙问酒家。

酒家说：“方才那位爷留下了一锭银子在此，穿了衣服，到江边去了。”番官听说，魂不附体，说：“不好了！中了唐人奸计了。”说罢，急忙赶到江边一看，大惊失色，说道：“该死了，船只一只都没有了。为何衣帽令箭在江滩上？幸喜无人拿去。”忙穿好衣帽，手执令箭进关，蒙混缴令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 47 回 梨花破关除二怪 秦汉借旗收双将

第 47 回 梨花破关除二怪 秦汉借旗收双将

却说沙江关主将杨虎，深恨梨花不忠不孝，且杀子之仇，又闻兵临江边，恨不得活擒梨花，取出心肝，以祭其儿，方消此恨。忽报红毛道人、黑脸仙长请到。杨虎大悦，出关迎接，接到官厅见礼，分宾主坐下。二位仙师说：“今蒙见召，有何话讲？”杨虎长叹道：“奈因小弟弟生一子，被恶妇梨花所杀，特请道友来此，共擒此贱人，为儿报仇。方泄我恨。”二人听了，恨道：“不消道友烦心。要报此仇，有何难处，都在我二人身上。”杨虎大喜，设筵相待。

秦汉见各船俱已渡江，飞向营中缴令，细说此事。梨花大喜，即令三军连夜备候。江船一到，即要开船。众将得令，各预备停当。将及半夜，船只已到江边，一字排开。元帅传令趁此明月，即速下船。众将得令，一齐下船，来到西岸。令先锋罗章打道，金鼓连天，炮响不绝。番儿报进，杨虎大惊说：“这事奇怪，我已传令西船不许过江，唐兵从何而来？”即出关迎敌。二位道人说：“且免出兵，待贫道先上关去，略施小计，杀他片甲不回。”杨虎说：“既然道友有计，相烦立刻开兵。”那道人来到关前，披发仗剑，扬尘舞蹈不表。

且说罗章杀到关下，只见一阵狂风，飞沙走石，天昏地暗，吓得罗章胆丧魂消，三军自相践踏。只见两道人，骑了白鹤，落将下来，大喝道：“唐将休走，吃我一剑！”罗章招架不住，拍马而逃。两个道人在后追赶。后军飞报元帅。元帅大怒，率领四员女将，上前迎住。梨花念动真言，喝散飞沙走石。道人大怒，喝道：“你是何人？敢破我术，吃我一剑！”梨花见两个道人，一个面如茄子，红须红发；一个面如黑漆，青须青发，眼睛也是青的，仗剑杀来。月娥飞马迎住，仙童上前助战，杀得二道汗流浹背。金莲、金定，也上前围住。两个哪里招架得住，大败而走。四人在后追赶，那红毛道人现出一条火龙，用烈火烧来，烧得四人败阵逃回。梨花看见，把手一指，万丈水流冲出，将烈火烧灭，火龙大败要逃。梨花喝住：“哪里走！”拍马追来。黑脸仙长抢出，说：“休伤我道友！”仗剑拦住。

梨花手舞双刀来战，杀得他尿屎直流，摇身一变，现出四手八脚，原是一只螃蟹，口中喷出涎沫，顷刻大雾迷天。梨花倒吃一惊，拍马如飞，回转营中。黑脸道人收了法术，与红毛道人一同进关。杨虎迎住，说：“有劳二位道友，今日出阵，胜负如何？”红毛道人说：“樊梨花果然神通广大，我将烈火烧她，她将倒海之水浇灭，幸道友用雾迷她，不然怎得收兵。”老将听了，叹口气道：“久闻樊氏厉害。不能报仇，誓不两立。”即令家人护送

夫人回国，家将领命，遂与夫人洒泪而别。杨虎全身披挂，同了二位道人，放炮出关，赶到唐营大骂。梨花倒觉羞惭。应龙上前说：“母亲，老匹夫如此无礼，辱骂母亲，孩儿出去斩此匹夫。”梨花说道：“我儿出去，须要小心。”应龙得令，上马提枪，冲出阵前喝道：“老匹夫，你骂哪一个？吃我一枪！”杨虎把大刀迎住，一场大战。秦汉、窦一虎二将见应龙枪法散乱，拍马来迎。两个道人敌住，祭起火球，打中秦汉面门，仰身跌倒。道人仗剑要砍，被一虎救回。复出阵来，道人又祭起火球，一虎地行走了。梨花出阵，对杨虎说道：“老将军，天命归唐，劝你归顺天朝，免得生灵涂炭。”杨虎骂道：“小贱人，恨不得把你千刀万剐，你反来要我投降，且吃我一刀。”把大刀望面门砍来。梨花双刀来迎，战了三十余合，旁边恼了金定，提起五百斤大锤，照杨虎头上一锤，打得脑浆进出，死于马下。两个道人赶出，怒道：“敢伤我道友！”仗剑砍来。二员女将迎住。红毛道人祭起火球，被梨花乾坤帕收去，道人现出原形，乃是一条火龙，大火烧来，那金定回身逃走。梨花念动真言，顷刻大水冲到，四海龙王将火龙围住，不能脱逃，被梨花飞刀斩成两段。那黑脸道人见了，骂道：“贱人，连伤我二道友，与你势不两立。”仗剑砍来，梨花又放飞刀，道人慌了，口吐雾沫，将天遮掩，伸手不见五指。梨花无法，退兵十里，才渐见天日。众将逃回缴令。梨花道：“大雾迷人，怎得抢关？”月娥道：“我师父有五灵旗，能破雾沫，差将前去借得旗来，可除妖道。”梨花大喜，即令秦汉往金刀圣母处，求取五灵旗。

秦汉得令，戴上钻天帽，如飞而去。经过一高山，见有两员小将，各带兵马，旗分红白，在山上大战。秦汉飞下说：“二位将军不必相斗，有话问你，这样年少英雄，不去建功立业，野战何益？”二将住手问道：“你从空中飞下，是神，还是鬼怪？说个明白。”秦汉道：“我不是神仙，也不是鬼怪，乃是王禅老祖弟子，姓秦名汉，随驾征西，路阻沙江关，有妖道喷雾迷人，奉大唐元帅将令，往金刀圣母处借旗，走此经过。今见二位英雄，何不随我同去征西，建功立业，岂不为美。”二人听了，下马便拜，我姓刘名仁，他姓刘名瑞，均是大汉之后，伐匈奴到此。此间有东、西二山，各人把守，他要占我东山，故此相斗。天幸相遇，愿拜为师。“秦汉大喜，收为徒弟，说：“待我借了旗回来，同去见唐王便了。”二将依言，各自回山，收拾人马等候。

秦汉仍飞上云头，片时来至竹隐山仙人洞，只见洞中走出两位仙姑，手提花篮。秦汉上前说：“烦二位仙姑通报圣母，说王禅老祖弟子秦汉，要见圣母。”仙姑听了，说道：“原来是刁家妹子之夫秦汉。请说明来意，方可通报。”秦汉说：“因奉樊元帅将令，为蟹雾迷阻沙江关，不能进去，我家月娥说圣母有五灵旗能灭雾沫，特来求取，除了妖道，即当奉还。”仙姑听了，说道

：“待我前去禀知师父。”即入洞来到蒲团前，说：“师父，外面有王禅老祖徒弟，奉樊元帅命，来借五灵旗，去破雾沫。现在洞外伺候。”圣母道：“命他进来。”仙姑出来，遂引秦汉来到蒲团之下。秦汉见了圣母，跪下说：“弟子秦汉拜见，愿师父圣寿无疆。”圣母道：“你之来意我已深知。”取出五灵旗，付与秦汉说：“要破雾沫，将旗一展，他性命难逃。”秦汉拜谢出洞，飞上云端，望着高山飞下。刘仁、刘瑞接着，秦汉说：“我先去缴令，你们随后就来。”秦汉飞向营中，说知前事，元帅大喜，传令打关。黑脸道人仍喷雾来，元帅将旗一展，只听得霹雳一声，雾散云开，忽见簸箕大一只死蟹。

元帅大喜，吩咐抢关。番兵倒戈投降，元帅进了关，一面上本报捷，一面出榜安民；又望空拜谢圣母，招降安抚番民。

在关停留半月，有探子报说：“关外有二员小将，领部卒一千，说是秦将军新收的徒弟，要来投见。未奉军令，不敢放人。”元帅道：“命他进来。”刘仁、刘瑞进了帅府，参见元帅。元帅见二人一表人才，遂对秦汉说：“他二人是你新收的徒弟，带领本部人马，到你营中学习，立功之日，奏王加封。”秦汉得令，同二人一齐拜谢，众将称贺。次日二人拜见了刁月娥，于是二人尽心学习兵法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 48 回 捆仙绳阵前擒怪 救龟蛇二将腾空

第 48 回 捆仙绳阵前擒怪 救龟蛇二将腾空

话说樊元帅得了沙江关，秦汉收了刘仁、刘瑞为徒，养马三日，查明国库钱粮，起兵西进。仍点罗章为先锋，秦、窦二将为左右翼，统大兵五十万，放炮三声，离了沙江关，望西进发。一路上旌旗浩荡，兵将威风，行来尽是沙漠之也。走了半个多月，来到麒麟山，遂传令扎下营盘，待明日开兵。

且说麒麟山守将苏文通，乃苏宝同族弟，闻小番报道：“沙江关已失，唐兵到此。”忙令山上多加灰瓶石子，小心保守。

若有人来讨战，速即报我。众将得令不表。

次日元帅升帐，点齐兵将，说：“今日哪一位将军前去讨战？”早有一虎应道：“小将愿去取关。”元帅说：“将军此去须要小心。”一虎得令，遂率兵出营，上山讨战，喊道：“山上番狗，快报与主将知道，说大唐兵马来至，快快献关，若言不肯，打进关来，鸡犬不留。”骂声不绝。早有番奴报入帐府禀道：“国舅爷，不好了！关外唐将讨战，骂不绝口。”文通听了大怒，吩咐备马抬斧，立刻披甲上马，放炮开关，带领兵卒亲下山来，冲到阵前。一虎见来的番将生得尖嘴鬼脸，青面黑须，眼如铜铃，声如破锣，头戴虎头盔，身穿黑金甲，手执宣花斧，坐下花兔豹，拍马前来。竟不答话，将斧望一虎劈面

砍来，一虎将棍抵住，战有三十余合，忙取一柄扇子，名曰羽翎扇，照一虎头上一扬。一虎叫声：“热杀我也！”往地下一钻去了。一连几扇，连地皮都扬热红起来了。一虎在地中走了数十步，始无热气。回到营中，上帐禀知元帅，说：“此扇厉害，幸亏小将去探阵，被他一扇，我就逃到地中，尚且几乎热死，若别人去，恐化为飞灰。元帅能除此扇才好。”梨花听说：“谅众将不能除此火扇，待我亲出以破之。”传令众将一同出阵。文通看见，连声喝彩，好一个美貌佳人，叫一声：“女将军，留下名来！”梨花喝道：“本帅乃大唐征西大元帅威灵侯樊。”文通喝道：“反贼，你果然美不虚传，你枉有这般美貌，何不送进国王做了妃子，岂不富贵，反降敌人，今日须听我言，早早改邪归正。”梨花听了大怒，喝声：“匹夫，休得胡言，放马过来！”将双刀砍去，文通气力不佳，架不住了，即忙向身边取出羽翎扇扬起，顷刻烈火焚来。

梨花念动真言，忽然北海水到了，护了唐营。文通见面前多是大水，吓得魂不在身，拍马便走。即被梨花祭起飞刀，斩为两段。

梨花收了羽翎扇，退了北海水，点齐人马正要上山破寨，只见山头上飞下一个道人，身穿八卦衣，绿豆眼，尖嘴青脸，手执一支宝剑，大怒喝道：“梨花小贱人，我和你皆是道家弟子，怎敢连伤我两个徒弟！今日我要替他报仇。”梨花笑道：“我何曾认得你两个徒弟？你是何方妖物，敢出此言？”道人道：“我乃八卦道人，当初在武当山，你随师父梨山老母也曾见过。我家徒弟，正是你在沙江关遇上的两个道人，俱被你杀了，全不念道中情面。快偿他命来！”梨花道：“他二人自取灭亡，与本帅无干。况天命归唐，如仍执迷不悟，连你也狗命难逃。”道人大怒，仗剑砍来，梨花用刀架住，两下交锋，剑去刀迎，刀来剑架，战到数十合，道人虚晃一剑，把口一张，飞出无数火鸦，迎面飞来。梨花又将北海水浇灭。道人见破了火鸦，就在水里杀来，滔滔大水，全然不惧，仍仗剑奔来。梨花道：“这妖物却有本事。”忙祭起飞刀。道人慌了，借水遁而走。梨花收了法术，鸣金收军，众将接进，俱皆赞服。梨花道：“正要上山破寨，被妖道阻住。他虽借水遁逃去，决然还要来，明日姐姐用捆仙绳捉他。”仙童得令。

次日道人又来讨战，仙童拍马出迎，并不打话。一场交战，到数合，道人口喷出火鸦。仙童取出金瓶，倒出金龙无数，破了火鸦，诈败而逃。道人不知是计，在后追来。仙童祭起捆仙绳，将道人捆了。军士不敢怠慢，上前拿住，解回营中。元帅大喜道：“不要被他们遁去。”遂把仙符镇压，吊在旗杆之上。

道人现了原形，却是武当龟将逃在此间。元帅道：“待破了关寨，送还武当山，候教主发落。”正言间，探子报进说：“又有一道人，口称长寿大仙

，与八卦仙是好友，闻知吊在旗杆上，特来报仇，在营前大骂。”元帅道：“既如此，应龙孩子出去擒他。”应龙得令，上马提戟，冲出阵前，大叫：“妖道，快来会我！”那道人仗剑来迎。

二人战有十个回合，道人把口一张，吐出数条火龙，直奔应龙。

应龙吓得魂不附体，大败而走。小军报知元帅，元帅令仙童去救应龙。仙童得令，上马出营，正遇应龙。应龙大叫：“母亲救我。”仙童说：“不妨事。”放过了应龙。仙童笑道：“些须小技，在我面前弄巧。”随把小金瓶，倒出数条水龙，浇灭火龙。祭起捆仙绳，又将道人捆住，解回营中。元帅吩咐将道人吊在旗杆上，长寿大仙现了原形，乃系一条大蛇，盘在龟背之上。梨花见了好笑，说西番多用这班人。

捷书飞报唐王，一面传令抢关，军士忽报进，说：“外面有一黑脸道人，要见元帅。”梨花吩咐请进。道人走进营中，梨花起身相迎，问道：“仙友何处洞府？哪座名山，乞道其详。”道人道：“贫道乃北极真君座下张大帝便是。”梨花听了，倒身下拜，迎入帐中坐下，说：“大帝此来为何？”道人道：“因龟、蛇二将私逃下山，今被元帅擒住，特来讨个人情，放了他。”元帅听了，顷刻令军士放下，解去捆仙绳，二物复变人形，上前拜见大帝。大帝道：“你两个孽障私逃下山，吊在这里吃苦。吾不来救你，不知吊到几时，快过来拜谢元帅。”梨花也来赔礼毕，便问大帝说：“此次到西番，不知还有险处么？乞明指示。”大帝道：“有两句诗赠人，你谨记着，后有应验。诗曰：‘此去芦花有险惊，金光阵上产麒麟。’”却说元帅吩咐三军抢关，番军投顺，得了麒麟山。养马三日，查明府库钱粮，传令起兵西进。众军出了关门，望西进发。

行了数月，来到芦花河，有关挡路，传令扎营不表。

再言苏宝同向日被二路元帅薛丁山杀得大败，同铁板道人、飞钹禅师一齐逃走。飞钹禅师炼了十六面金飞钹，铁板道人炼了二十四面铁板。三人怀恨，想要报仇，到各处名山请了许多道友，禀知国王，差人往鞑靼国，借兵十万，金宜王叔领兵；波斯国差大将宝树起兵十万；乌孙国差驸马洛阳起兵十万；鬼空国差山桃起兵十万，彭空国差石榴起兵十万；天竺国公主银杏起兵十万；宝童国公主金桃起兵十万；苏求国太子扶桑起兵十万，齐来助战。八国共有兵八十万，连本国兵五十万，共一百三十万，皆在关外驻扎。宝同迎八将进关，设筵接风，次日升帐，传齐八位将军听令道：“深恨唐将夺了我国许多地方，十去其八，今欲摆下一个金光阵，复回西番，杀他片甲不回，方消此恨。闻唐兵已到芦花河，烦众将军等各带本部人马，按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八方镇守，闻鼓进，闻金退，不得有违。”八将齐声得令，各带本部兵马，按八门镇守

而去。有诗为证，诗曰：一百卅万雄兵到，哪怕唐朝会用兵。

未知破阵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 49 回 苏宝同布金光阵 樊元帅连夜抢关

第 49 回 苏宝同布金光阵 樊元帅连夜抢关

却说苏宝同又请五位大仙到帐，说：“烦李大仙领青旗一面，守东方甲乙木，必要活擒唐将，不可放走。”李若虚仙师接令，向东方镇守去了。宝同又请仙师赵通明，付红旗一面，镇守南方丙丁火，摆阵活捉唐将，休得放走。赵仙师领命，接旗往南方去了。又请周去命仙师，付白旗一面，镇守西方庚辛金，挡住唐兵。周仙师领兵向西方去了。又请钱龙宾仙师，付黑旗一面，镇守北方壬癸水，休要放走唐将。钱仙师接了黑旗，往北而去。又请仙师文光斗，付黄旗一面，往镇中央戊己土，唐将到此，一鼓而擒。文仙师接令去了。苏宝同分派毕，对二位军师说：“想梨花虽英雄无敌，只怕难破此金光阵也。”铁板道人、飞钹仙师二人笑道：“国舅演此八门金光阵，更有我们一十六面飞钹，二十四面铁板，安挂在阵门上，梨花纵有本事，若进我阵，顷刻将她打为肉泥，定叫唐兵片甲不回，西番一带，仍归原主，趁势杀到中原，夺他花花世界，何难之有！”宝同听了大喜，差人下战书到唐营，明日开兵，关内设筵款待二位军师。

再言梨花扎营在芦花关外二十里，商议打关。正与诸将计议，忽见番儿打来战书说：金光阵摆完，明日交兵。元帅见了批允，打发小番回去。元帅即对仙童说：“我昔日在师父门下时，听得诸仙讲论阵法，城金光阵灵妙莫测，任凭天仙也解破不来。今宝同请诸仙摆了此阵，又借各国雄兵，若要破阵交战，须要仔细计议。”仙童笑道：“主帅放心，我主洪福齐天，征西以来，势如破竹，何怕什么金光阵，先打破关头，然后破阵，更兼有许多法术之将，何惧番兵百万。况苏宝同败兵之将，何足道哉！”次日即令秦、窦二将打关。二将领命，带了人马出营，来到关前大骂。早有小番报进：“启上元帅，有矮将前来攻关，口中大骂。”宝同听了大怒，对二位军师说：“昨已约来破金光阵，今反先来攻关。”铁板道人说：“他既先来攻关，我们出去对一阵如何？”宝同大喜，遂同二位军师，一齐上马，放炮开关，到了阵前，见秦、窦二人耀武扬威。铁板道人遂对飞钹禅师说：“我们曾受他气，如今须要着实防备。”飞钹禅师说：“师兄所见甚是。我们先下手为强，不要上他当。”说罢冲将过来。秦汉看见，叫道：“师兄，这和尚道士不是在锁阳城用飞钹、铁板，败阵逃去的么？”一虎道：“一些也不差，今日仇人相见，分外眼红，我和你先下手为强。”秦汉道：“是极。”将棍棒敌住僧道，喝道：“屡败之将，今日又来送死！”僧道听了大怒，将刀砍来，四人关前大战，战有数十

合，道人祭起铁板打下。一虎身子一扭，往地中去了。和尚祭起飞钹，秦汉往天上去了。僧道各收回宝贝，杀至唐营，早有探子报知元帅。

梨花忙点了金定、仙童、金莲、月娥四员女将，说：“你们出战，须防铁板、飞钹，小心为主。”四位女将领令出营，正撞着僧道，两边接住，六人大战。四女将杀得僧道满身冷汗。

僧道抵敌不住，兜转丝缰，大败而走。金莲、金定不敢追赶，勒马督阵。仙童、月娥二人拍马追去，叫声：“妖僧妖道往哪里走？快快下马受缚！”僧道闻言大怒，回头见她二人追来，放下胆，转马接住交战。战有数合，仙童想道：他飞钹厉害，我哥哥尚被他擒住，不如先下手捉住此僧。遂虚晃双刀，回马诈败而走。和尚叫声：“往哪里走！”随后追来，仙童祭起捆仙绳。和尚见了，叫声不好，化道红光去了。仙童吃了一惊，收了捆仙绳。

再言月娥与道人大战，月娥摇起摄魂铃，那道人跌下马来，被唐兵捆住，鸣金收军。进营禀见，元帅大喜，吩咐将妖道推过来，喝道：“你出家之人，为何不守清规，修炼妖法，前来助战？今日被擒，有何话说？”道人被摄去魂魄，似死人一般。

元帅大怒，令刀斧手推出辕门，斩讫报来。左右将道人推出。

谁知妖道还魂，定睛一看，始知被人拿住，又见刀斧将砍下，即借土遁逃走。刀斧手正欲砍下，不见了道人，大惊。禀知元帅，元帅听了惊道：“他也知法，有此左道旁门之术，焉能夺得此关？破得金光阵？”秦、窦二将回营禀道：“元帅不必心焦，我二人今夜进关，里应外合，得了此关，就好破金光阵了。”元帅回嗔作喜，说：“二位将军仙术高强，今夜前去，须要小心。见机行事，事成回报我，我起兵接应。”二将得令出营，等到晚来，饱餐夜饭，全身结束，一个上天，一个人地，不片刻即进了关门。一虎从地中钻将出来，秦汉亦从云端走下，说道：“师兄，我们探听军情，耍弄两件番衣腰牌方可出入。”一虎道：“不难。待到黑夜时分，可钻入营中，先盗了衣服腰牌，然后行事。”一虎地行进营，只见四个番军提了灯火，敲锣击柝，走近前来。一虎地中听见四人说道：“哥哥，我想国舅爷，今夜往芦花河演阵去了，只有两位军师在内，今日战败回来，已定息了，叫我们小心巡察关门，莫使唐人窥探，中军等皆不敢睡，须要把锣敲得响亮，闹他们一夜便了。”一虎听得明白，心中暗想，等巡军去远了，再钻出来。但因寻秦汉不见，又入地中去了。那秦汉飞到关前，想要盗取番衣，奈防备甚严，遂提脚缓步。见有两个军士睡倒，心中大喜，待我剥他衣服，解下腰牌，寻着师兄行事。遂轻轻动手，剥下番衣，解下腰牌，上写着金龙、金虎两个名字，心中大喜。拿了衣服、腰牌，但营前不见一虎。又往营后来寻，遇见一虎。一虎将四个巡军之言，对秦汉说了。秦汉

道：“说得是，虽然妖僧妖道睡熟，但守关军士甚严，我们焉能成事？待我回去报知元帅，连夜起兵打关，那时我穿番衣，开了关门，接他进来，反手而得。”一虎说：“好计，快些去报，我在此打听候你。”秦汉飞回营中，报知前项之事，元帅可速起兵打关。梨花一听大喜，遂令秦汉仍到番营，会了一虎。此时正打三更，看守番军多已睡熟。秦、窦二将欢喜，遂杂在守关人队内安睡，番军无数，哪里来查究。

再言梨花点了丁山、应龙，带领人马，偃旗息鼓，悄悄而进，前去打关。二人得令，领兵前行。元帅同了四员女将，及刘仁、刘瑞，随后而来。到四更时分，前军已到关前。一虎遂对秦汉道：“关外大兵谅皆已到，可趁番人睡熟，先烧他粮草，然后开关，便能成功。”于是将引火之物，置在粮草里面，烧将起来。关外唐兵见了，喊杀连天，攻打关门。番将梦中惊醒，昏头胀脑，不辨东西南北，喊声：“不好了！”但见火光四起，都去救火，却被秦、窦二将斩落关锁，放进丁山父子，众军一拥而进。二将乱砍乱杀，番军弃了芦花关。僧道梦中惊醒，但见四下火光冲天，好不慌张，带了宝贝，见前后皆火，只得土遁而走。番军烧死无数。元帅兵马进关救灭了火，只道僧道被烧死，满心欢喜；次日安民。再言宝同在金光阵内，听报关内火起大惊，走到阵外一看，叫声：“不好！”即刻领兵来救，正值二军师逃来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 50 回 薛应龙劫阵丧命 二刘将公主招亲

第 50 回 薛应龙劫阵丧命 二刘将公主招亲

却苏宝同见二位军师狼狈而至，惊问何故如此？僧道：“因昨日我们出战，被唐营女将杀败逃回，多吃了几杯酒，正在熟睡，不想被他放火烧营，打进关中，望乞恕罪。”宝同道：“何干二位军师之事，多是本帅木曾预先算定，故有此变，反累二位军师受惊。今关寨虽失，谅难破此金光阵。仍烦二位军师严守阵门，务必杀尽唐兵，方消此恨。”再言樊元帅在关中，打捷书报与唐王。一面同众出城，往番阵上一看，见他摆得十分厉害，旌旗招展，剑戟重重，焰焰红光冲天，必有宝贝在内，说：“日间不好去看，待晚上去看便了。”仙童说：“言之有理。”遂下了城头，直回帅府。等到黄昏，带了四员女将，悄悄出城，来到番阵前。其夜月暗星稀，五人偷看，只见灯球照耀，四面八方杀气腾腾，八个阵门俱有红光万道，令人可畏。正在看阵，只听得阵内喊声道：“阵外有马铃响，莫非有奸细？快出去捉来。”五员将听得分明，遂道：“我五人在这，倘他阵内杀出，如何抵敌？不如回关去罢。”遂勒转马头，回关去了。阵内番将杀出，五人早已回关。

元帅回到关中，众将俱来问阵如何？元帅说：“不知宝同何处学来，摆得

这金光阵。这阵十分厉害，内分八门，按乾坎艮震巽离坤兑，五方分青黄黑白红，分为五营。各有番兵把守，阵中红光现出，必有宝贝在内。若探此阵，须要去请我师父，方可破得。但我掌帅印，不能亲去，谁去走一遭？”丁山上帐说：“这金光阵，我师父王敖老祖也晓得，夫人身为元帅，不要擅离军伍；如差别将去，黎山老母决不肯来。不如小将前往师父处，问个明白。”梨花道：“相公能去更好，如取得十件宝贝来，哪怕苏宝同的十二把飞刀、和尚飞钹、道士铁板！”丁山得令，带了梨花手书，星夜前往云梦山。

再言应龙见母亲这般说，心中不服，管他什么金光阵？不如瞒了母亲，私去打阵，乘其无备，杀入阵内，破了他阵，是我大功。待至黄昏时候，与刘仁、刘瑞说知同去。二刘说：“这个使不得，想元帅神机莫测，尚未敢去破，你我等凡胎肉质，且未奉将令，倘有不测，如何是好？”应龙变色道：“你二人果是小子之见。有我在此，怕甚将令？你们胆小，我为前驱，你们为后应。”二人不敢违拗。是夜天色昏暗，悄悄来到阵前。

应龙抬头一看，见阵内扯起三十二盏红灯，照得旌旗闪烁，剑煌戟辉，毫光万道，直透天门。心中欲待退后，又恐刘家兄弟耻笑，只得硬了头皮传令手下军士发喊，打入阵门。哪辨东西南北，只听得一声炮响，一员番将杀出，生得红脸獠牙，手执狼牙棒，大喝道：“乳臭小儿，敢来打阵！”应龙竟不答话，将手中画戟刺去。战未数合，四面番将围来，喊杀连天，应龙手下兵士被杀得七零八乱，四面番将似铁桶一般围来。后面刘家兄弟杀人，坎门冲出二员女将，乃是金桃、银杏二位公主，四马交兵，战无数合，后面杀出五位大仙，身穿绯衣，坐临白鹤，飞扑前来。刘家兄弟心慌，回马要逃，被绊马索绊住跌下马来。二员女将抢过来，活捉回营。五位仙人乘胜杀来，应龙无心恋战，要走无路。被道人铁板打下马来，可怜身为肉酱，那应龙阴魂不散，飘飘荡荡到凤凰山与神女成亲。

再言刘仁、刘瑞被两个公主活捉回营，银杏私谓金桃曰：“我们生长番邦，未曾婚配才郎，今擒来二员小将，这般才貌，且兼有勇，何不劝他归降，许以婚姻如何？”金桃笑应曰：“妹也有此意，难得姊妹同心。”吩咐将捉来二将，解至营中发落。

小番得令，将二人推来。二人立而不跪。两公主假意喝道：“你两个蛮子，死在我手，还有何言！还不下跪么？”二将怒道：“我乃堂堂男子，焉肯跪你。要杀就杀，何必多言孙。”两公主又道：“你两个孩子，倒有烈性胆量，我有话对你说，我二人意欲归附唐朝，奈无人引入。今幸二位将军到此，愿订终身之好。如若不肯，难逃性命。请二位将军三思而行。”于是银杏向刘仁、金桃向刘瑞，亲释其缚。刘仁见番女声娇貌美，遂对刘瑞曰：“她既然降唐

，亦不妨许配。”刘瑞曰：“今正用人之际，从之以图后举。”遂对两公主曰：“你等真心降唐，万事俱允，若图赚婚，万死不从。”两公主皆满口应承，决不荒唐，以图配合，郎君且请放心。于是四人玉手相携，一同坐下。吩咐小番，准备花烛成亲。刘仁配了银杏，刘瑞配了金桃。

四人拜过天地，当夜各自成亲。

再说樊元帅心中烦闷，一夜未睡，忽听番营喊杀连天，金鼓齐鸣，连忙披挂上帐。众位齐在，独不见应龙并刘仁、刘瑞。

梨花心内大惊，料此三人私自出兵，凶多吉少。正要起兵去救，忽见探子来报道：“方才三更时分，小将军同刘家二位将军分为前后，打进番阵，小将军被铁板打为肉酱，全军皆没。刘家二位将军，被二员女将用绊马索活捉回营，未知生死。特来告知元帅。”梨花听了，流泪道：“孩儿未受皇恩，身丧黄泉，反累刘家兄弟，叫娘怎不痛心。”大哭起来。众将劝道：“小将军既死，不能复生，但刘家兄弟死活未定，元帅不必伤怀。

况敌军当前，保重为主。”一虎又对秦汉说：“你两个徒弟虽被擒住，决不丧命，少不得打听个着落，何必烦躁。”元帅听了，说：“承得众将相劝，秦将军也不必忧愁，但候世子取宝贝回来破阵，刘家兄弟就有消息了。”众将俱言：“说得是。”再言丁山离了关门，上了腾云马，不多日到了云梦山水帘洞，正值王敖老祖驾坐蒲团。有童子报进说：“师父，丁山师兄在外，有事来求见。”老祖已知其意，说：“令他进来。”童子领命唤进丁山，丁山叩见师尊。老祖说：“你与樊梨花夫妇和谐，领兵西进，来此何为？”丁山跪下说：“师父，弟子同梨花西进，得了许多关头。但来到芦花关，苏宝同摆下金光阵十分厉害，我妻难破，有求救书呈上。”老祖看了，大笑道：“那飞刀、铁板、飞钺虽然厉害，但天意归唐，何用假宝。金光阵内，按五方三才八门，要遇青龙黄道日东南从生门杀人，你妻子怀中自有宝贝，此阵自破，又有贤人来助。大事不妨，你去罢，少不得后会有期。”丁山不敢再言，拜谢而去，仍回旧路。

丁山来到关前，进营上帐参见，将师父之言说了一遍。梨花听了，道：“我的宝贝虽有，难破阵门。但老祖指点，焉能不从。”来朝乃是青龙吉日，即点众将，命秦汉、一虎为前队，去打东方第一门；点金莲、月娥、金定、仙童同元帅前去打南门；丁山为后队，两边接应。又来了解粮官尉迟兄弟上帐参见。

元帅大悦，就点他兄弟二人领人马为游骑，各路接应。分拨已定。明日五更，众将饱餐战饭，披挂上帐，各将领兵分头而进。

不知用何宝破阵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 5 1 回 梨花大破金光阵 产麒麟冲破飞刀

第 5 1 回 梨花大破金光阵 产麒麟冲破飞刀

却说秦、窦二将来至东门，摇旗呐喊。早惊动了苏宝同。

宝同对两位军师说：“樊梨花无谋之人，焉能为帅，前日差小将打阵，全军陷没，数日无人来探。今日呐喊而来，须要计较，把她一网而擒，方算我们手段。”两位军师说：“我想她连日不敢出战，必定请得救兵到了。我们三人宝贝厉害，就是她师父黎山老母来也无益，难破我阵。”宝同听了，连忙传令，点齐众将，必要杀尽唐兵，不得有违。众将得令，提枪上马，等唐兵到来。只有金桃、银杏二位公主，与刘家兄弟成亲之后，心中各有投唐之意，便对夫君说：“我等全身披挂，等候唐兵杀来，并胆同心，破他阵法。”刘仁、刘瑞大悦，准备交战。

且说秦、窦二将打入东方阵内，惊动大将宝树，提起双锤杀人。又有仙师李若虚跨鹤而来，将双戟抵敌。四人混战，杀得天昏地暗，金鼓齐鸣，喊杀连天。来了铁板道人，祭起铁板打来，秦、窦二将双双钻入地中。宝树、若虚二人见了大惊，连声称赞说：“唐将真有法术，名不虚传。”道人收了铁板，地中二将又钻出来，大喝道：“你的铁板只好打别人，我秦、窦二位爷爷不怕的。”接住又战。铁板道人大怒，又祭起铁板打来，秦、窦二将双双又钻去了。东方阵内大乱。

再讲南方阵内赵通明，同了王叔金宣守住阵图，只见杀来二员女将月娥、金莲。两人各舞双刀，杀入阵来。道人王叔接住大战。又来了苏宝同，祭起飞刀，来斩二员女将。樊梨花即来，将手接住。宝同见了大怒，抡动钢刀，迎住樊梨花。金莲祭起红锦索，月娥摇动摄魂铃，梨花祭起斩仙剑。宝同看见，喊声：“不好！”先已逃去。赵通明仙师中了摄魂铃，翻身跌下仙鹤，借土遁而去。只有王叔没有法术，被锦索绊住，唐兵将其捆了。三员女将破了南门，奋力杀入阵中，只见一道红光，扶桑太子手执画戟抵住月娥，洛阳驸马双刀迎住金莲，番将红焰冲到，又有丑将山桃，手执开山月斧；二将迎住樊元帅，七人大战。又来了仙长文光斗，跨鹤来到助战。梨花大怒，祭起打神鞭，将番将红焰打死。文光斗仙长一看不好，借土遁而走。

丑将山桃吓得魂不附体，倒拖大斧而逃。飞钹禅师大怒道：“休得无礼，贱婢慢走！”祭起飞钹打来。梨花说声：“不好！”忙将混元棋盘祭起，架住飞钹不下来，重又交锋，一场大战。宝同、铁板道人、五鹤仙师，一齐杀来，山桃见了，复又勒转马头杀回。九人将梨花困在垓心，杀得梨花香汗直流，冲动胎气，腰中疼痛不止，想是要生产了，左冲右撞，杀不出来。

再表仙童、金定，同丁山三人冲到，闻知元帅被围，三人杀开一条血路

，冲入重围。梨花见三人杀来，心中稍安，但外面番兵围得铁桶相似，四人再杀不出来。将至黄昏时候，梨花腹中更觉疼痛，不禁两泪交流，叫声：“陈、窦二位姐姐，我今打阵，大战一日，冲动胎气，若非你们杀到，性命难存。”说罢，捧定肚子，大叫：“痛杀我也。”吓得丁山等人没法，叫声：“元帅，天近黄昏，救兵未至，倘或元帅生产，如何是好？你两个一面拥护元帅上马，待吾冲杀回去，回到营中生产，就无妨了。”仙童道：“元帅生产在此刻了，怎能上马回营？趁此番将未来交战，且守住阵中，等候分娩之后，再计较出阵。”正言之间，忽听四下炮声大震，金鼓连天，苏宝同从南边杀来；铁板道人从东边杀来；飞钹和尚从西边杀来；五鹤仙师跨鹤从北边杀来；还有各国番将，四面八方一齐杀来。吓得夫妻四人魂不附体，只得上马，手执器械一一招架，保护梨花。

丁山敌住各国番将，仙童敌住铁板道人，金定敌住飞钹和尚，梨花一手捧腹一手提刀，正逢宝同，忍痛迎敌。哪里敌得住，一个筋斗跌下马来。宝同祭起飞刀，来斩梨花。只见一道红光冲上，将飞刀化作灰尘。宝同大吃一惊，难道梨花跌下马来，暗使神通破我飞刀，要将飞镖打下？只见阵中一声喊，冲出金桃、银杏、刘仁、刘瑞，带领人马杀来。因见梨花跌下马来，夫妻四人拚命敌住宝同。宝同大怒，对金桃、银杏道：“你两个贱婢反助大唐，却是为何？”两位公主道：“奴二人招大唐两员小将做了夫妻，一心降唐，正要捉你去献功。”宝同一听此言，急得暴跳如雷，大喝道：“贱婢不识羞耻，吃我一刀！”刘仁、刘瑞敌住混战。因梨花跌下马来，产下一子，故有血光冲出，将飞刀、铁板、飞钹冲作灰尘。三人大惊，有法难行。仙童祭起捆仙绳，将道人捆住，转身来助陈金定。又祭起捆仙绳将和尚捉住，复来助两位公主。

宝同被众人围住，也被捆仙绳拿住。五鹤仙人见元帅和二位军师被捉，想要驾鹤飞逃，谁知五只仙鹤被血光冲坏，有翅难飞，跌下尘埃。来了月娥、金莲和秦、窦二将，赶来捉拿。

五仙看势不好，各借土遁而逃，于是乘势破了阵门，杀得各国的番兵，逃的逃，走的走，百余万番兵，十去其八。姑嫂四人连忙扶起元帅，只听呱呱之声，有一小儿。金莲、金定扶助元帅，仙童抱起小儿，撕下一块战袍，将小儿包好。丁山见了大喜，始悟师父之言，怀中有宝，就是此子，所以冲破金光阵。

梨花定了定神，说：“列位将军，方才可吓杀了我，一个筋斗跌下马来，昏晕产下孩儿，尚不知不觉。若非刘仁、刘瑞同两个番女救应，不能保全性命。这要算四人之功。”遂问二刘曰：“前日你们同小将军去劫阵，怎能逃脱？又得二员女将？”二刘拱手曰：“前日世子令小将同去打阵，谁知世子被铁

板打死，小将被两位公主所擒。这位是天竺国公主，那位是宝童国御妹，都有意归唐，故招我等成亲，特在阵中等候元帅到此，里应外合，搭救来迟。望乞恕罪。”元帅见两位公主花容月貌，正是两对夫妻，说道：“你二人虽不遵号令，私自出兵，今日救了本帅，将功折罪。”传令招降番兵，带了兵马回营，打捷书飞报唐王。

梨花说：“本帅十分狼狈，快将宝童、僧道一齐推来。”左右将三人推过。元帅见了大怒，指定骂道：“你逮孽畜生，唐王有甚亏你，你必欲起兵造反，伤残西番数百万生灵？今日把你碎尸万段，难消此恨。”宝童大怒道：“你这贱婢，生长西番，不思报国，反弑父杀兄，投唐叛逆，种种罪恶，不可胜诛，岂不自省，反来罪我，恨不得剥你的皮，抽你的筋，代杨藩父子出气，方雪我胸中之恨。不幸天绝于我，被你所擒。要杀就杀，何必多言。”樊梨花被宝童羞辱，不觉大怒，喝令推出斩讫报来，左右将三人推出，解下捆仙绳，换了麻绳捆好。

正要开刀，只见三人哈哈大笑道：“我去了！”说罢，吹口仙气，化作三道长虹，飞空而去。梨花坐在帐上看见，顿觉心惊，心想：今日逃去，只怕又起风波，前来阻我前进。嗟叹一声，计点将士，单单损去应龙一人。因见兵马连日劳苦，休息半月，再行西进。众将连声答应，开关扎营，卸甲安顿。

再言应龙魂到凤凰山，神女相逢，归芦花河为神。来到河中，却被孽龙占住与他大战，反将神女掇去。斗了数月，不分胜负。再言先锋罗章提兵来到芦花河边，只见水波泛滥，兴作风浪，日夜不息，把行桥冲断，难渡此河。回营禀知元帅。元帅听了，说道：“奇了，河水阻我西进，莫非冲犯河神，故此龙王作闹？”吩咐左右备办祭品，元帅亲到河边拜祭，进酒三杯，虔诚祝告，焚化金钱，仍见河中波浪不息。是夜独宿帐中，正交三鼓，朦胧睡去，忽见应龙戎装打扮，进前叫声：“母亲。”不知说什么话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 5 2 回 丁山神箭射妖龙 应龙芦花为水神

第 5 2 回 丁山神箭射妖龙 应龙芦花为水神

却说樊梨花看见应龙到来，大喜，叫声：“孩儿，你一向在哪里？叫为娘的何日不思，何时不想，直到今日才来见我。”应龙听了，流泪叫声：“母亲，孩儿凭血气之勇，私自打阵，身丧铁板，一灵不散，来到凤凰山，会得我妻神女，对我说：‘你前世是芦花水神，合当归位。’发文前去，谁知有一孽龙，先已占据水府，将文书扯碎。我妻大怒，同我点起神兵，与他交战。神女被捉去，未知生死，孩儿逃阵，风飘到一山，遇到轩辕老祖说：孩儿前世是北海小金龙，蒙上帝敕旨，封芦花河龙神，只因蟠桃会调戏神女，谪下凡尘二十年，与神女成亲，有七宿姻缘，今当配合。不想孽龙勇猛。孩儿蒙老祖赐夜明珠

一颗，降龙竹杖一条，拜别了老祖，到河内与他大战，三日三夜不分胜败，望母亲助孩儿一臂之力，使儿复归水位。”樊梨花说：“我儿既死，今又为神，这妖龙作祟，不肯让位，为娘与你仙凡远隔，怎好去水中助你？”应龙道：“这不难，母亲明日带兵到河边，孩儿引他出来，母亲安排将箭射他。”樊梨花道：“你们都是龙形，认辨不清。”应龙道：“孩儿是条小金龙，胸前挂一颗夜明珠，爪钩竹杖，那条妖龙，生有独角牛头，满身赤黑，两眼铜铃，爪捧蛇矛枪。母亲留心。”说罢，变作龙形去了。樊梨花惊醒，大叫一声，说：“应龙我的儿，怎么就去了？”睁眼一看，原来是梦。

不觉天明，元帅升帐，点齐众将，将梦中之语说明，叫诸将谨记在心。众将一声答应，立刻起马，来到河边。果然河边兴风作浪。众将看见，拈弓在手。只听水中一声响亮，现出一条小小金龙，胸有明珠，在水中翻波逐浪。又听一声响，涌起一条乌鳞龙，独角牛头，眼似红灯，爪捧金枪，腾空追小金龙。

众将万弩齐发，却被薛丁山神箭，照定妖龙咽喉射去，登时跌落波心，几个盘旋翻身，竟直死水面。那小金龙复下水去了，顷刻风平浪静。元帅大喜，下令抓妖龙上岸，见头上带着神箭，满身腥臭。即吩咐把妖龙头砍下，悬在营前，身体化为灰尘。

命先锋罗章速搭河桥，建成之日，即起兵西进。罗章得令。

再言小金龙来到水府，有巡海夜叉报知，黑鱼左丞相，鲤鱼右丞相，虾兵蟹将，齐说：“妖龙已斩死，快迎新君复位。”左右二相撞钟击鼓，传齐众将，笙箫细乐，开了龙门，接入应龙。仍变为人登了龙位。众将朝参拜毕，新龙君说：“快请神女相见。”黑鱼丞相奏道：“那神女被妖龙擒来，监在牢内。”龙君下旨，立刻放出神女，吩咐掩门，然后相见。应龙说：“斩了妖龙，与妻相会，摆酒庆贺团圆。”再言元帅斩了妖龙之后，停留三日，传令起兵西进。过了芦花河，到了西岸，一路前去，有一座高山挡住。传令扎下营盘，明日出兵打关。众将答应，扎下营盘。再言这座山，名曰金牛山，山上有一关，关中守将姓木，名崖，号太保。国王封为总兵，镇守此关，生得头如笆斗，眼以铜铃，青脸獠牙，身長二丈，有番兵十万，十分骁勇，且有异术，正在帅府与头名副将青狮、马虎说：“前日国舅同二位军师到此说，叫我紧守，休放唐兵过关，他往白云洞，求父李道符仙长前来，要报此仇，杀尽唐兵。”二将说：“主帅有这样本事，何惧唐兵！”忽有番儿报进，启上：“帅爷，唐兵已到关下。”朱崖道：“有这等事。”下令城上多设炮石弓弩，若唐兵讨战，速来报知。番卒听了，即忙出关去探。

再言大唐元帅升帐，命先锋罗章带了人马去取关。罗章领令，带了人马，上马提枪，顶盔贯甲，一声炮响，出了营门，杀到关下。抬头一看，只见金

牛山双山并立，高接青云，中间有一座关门，在半山之中，大书金牛关三字。旌旗插满，号令分明，无数番兵守住。罗章赶到半山，令军士大骂。番兵报上关去：“启帅爷知道，关外有唐兵讨战，口中大骂。”朱崖听了大怒，吩咐备马抬斧，结束停当，带了番兵，放炮开关，冲到关外。罗章抬头，见关内冲出一员番将，生得十分凶恶，忙提枪直刺过来。朱崖把手中宣花斧迎住，两下交战，战有一百个回合，不分胜负。朱崖诈败，回马就走。罗章不知是计，把马一拍随后赶来。朱崖将身一扭，现出三头六臂。罗章一见大惊，回马要走，被朱崖伸出一双神手，轻轻将罗章捉去，即收了法，带了人马，杀回阵中，直奔番营。

唐兵见先锋被捉去，忙逃回营，报知元帅。元帅大怒，说：“朱崖是何妖物？敢捉我先锋。”令刘仁、刘瑞出兵迎敌，快捉番奴。二将得令，带了人马，双骑出营，杀将过去，正撞着朱崖。朱崖背后冲出青狮，提起狼牙棒，迎住刘仁；马虎举降龙杆，接住刘瑞，两边大战。四骑交锋，并无高下。马虎喝声：“休走！”慢慢摇身一变，是一只黑虎，扑面抓来，将刘瑞拿去。刘仁大惊，正欲回马，青狮大叫：“往哪里走！”变成一个青狮，直奔前来，又将刘仁拿去。青狮、马虎复现人形，朱崖大喜，打得胜鼓回关。

唐军探子报营中说：“两位将军又被他拿去了。”元帅大惊道：“他用何术捉去三将？”掠阵官禀道：“第一阵先锋被朱崖太保现出三头六臂，伸手拿去；第二阵二刘将军出战，遇他副将青狮、马虎，现出青狮、黑虎拿去。”元帅听了，好不烦闷。秦汉听说徒弟被拿，上帐讨令出战。金桃、银杏二位公主也哭上帐，要出兵为丈夫报仇。元帅掐指一算，三将被拿，大事无妨，说：“三位将军不必多虑，今日天色已晚，明日出兵。”三人不敢违令，各回本阵。

次日元帅升帐，点齐众将，亲自出兵。令秦汉、窦一虎押阵，窦仙童、薛金莲为左，陈金定、刁月娥为右；薛丁山在后监军；自在中军，直奔关前大喝道：“快放唐将出来，万事全休；若有差延，打破城池，鸡犬不留。”说犹未了，只听关中炮响，朱崖引兵杀出。来到平川之地，两边射住阵脚，摆开阵势。朱崖出马，樊梨花同四员女将亦到阵前，说道：“谁出阵擒这番奴？”后面闯出秦汉、窦一虎、薛丁山三将，冲出阵去。马虎敌住窦一虎，青狮迎着秦汉，朱崖接着薛丁山，分头而战。马虎、青狮被二将杀得汗流背湿，不能取胜，变出怪相各现原形，要来擒捉矮将。秦汉飞入云霄，一虎入地去了。青狮、马虎着了急，回身收法，来战薛丁山。

元帅看见，令窦仙童、陈金定出去助战。二将领命，俱来帮助。

薛丁山一发逞威，朱崖谅敌不住，回身就走。薛丁山不舍，在后追赶。朱

崖又现出三头六臂，伸手来拿，吓得薛丁山魂不在身，一跤跌下马来。元帅见了，同着薛金莲、刁月娥三骑并出，赶来相救。朱崖正欲下手，却被薛金莲救去。樊梨花双刀敌住，不怕三头六臂，祭起诛妖剑砍去朱崖神手。朱崖大喊一声，神手中又冲出一道红光，复又伸出手来，要捉樊梨花。樊梨花大吃一惊，又祭起诛妖剑砍去，反被神手接住。樊梨花看势不好，同刁月娥回马便走。朱崖在后赶来，刁月娥慌忙取出摄魂铃一摇，朱崖在马上翻身跌下，复了原形，借土遁而逃。

再言窦仙童、陈金定大战青狮、马虎，不分胜负。青狮、马虎变了原形，来拿窦仙童。仙童慌忙祭起捆仙绳，将狮虎捆住，唐兵便来拿下。二人复变为人。

元帅收兵回营，解进二人。那青狮、马虎跪下求道：“我们万年修炼，望元帅饶恕。”元帅怒道：“你二人是何妖物，敢来助恶，阻我天兵。”马虎道：“我是财神面前黑虎将军。”青狮道：“我是文殊菩萨弟子青狮童子。私走下凡，要阻唐三藏取经之路，乘兴来投朱崖，焉敢抗拒天兵。望元帅放我，再不敢在此阻挡。”元帅说道：“若不看财神菩萨之面，定斩汝首。”吩咐解去捆仙绳，说声：“去罢。”二人拜谢而去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 53 回 一虎盗剑囚铁笼 梨花放金丸夫人

第 53 回 一虎盗剑囚铁笼 梨花放金丸夫人

再说樊梨花失去诛妖剑，闷闷不乐。秦、窦二将说：“元帅不必心烦，我们去盗来。”元帅说：“你二人去，须要小心。”二人得令。不觉又是红日西沉，黄昏已到，吃饱夜饭，一个钻天，一个入地，进入关中，潜入营内。

再言朱崖败进关中，闷闷不乐，刘氏夫人接着，问起因由。

朱崖道：“夫人，不要说起，唐将都是神通广大，几乎被摄魂铃摄去魂魄。若非我有九转玄功，性命难保。如今西番全仗五山，今已被唐将夺奉凤凰、麒麟二山，只有我金牛、铜马、玉龙三山矣。若再被夺去三山，我国王性命难保。此事如何是好？”夫人道：“将军你休要长他人之志气，灭自己的威风，虽然副将失了，尚有千军万马，何足惧哉！目下紧守关门，待国中大兵一到，出兵便了。”吩咐梅香摆酒，与将军解闷，朱崖道：“多谢夫人。”正在此饮宴，忽听得一阵狂风，吹下瓦片。朱崖屈指一算，说：“夫人，今晚唐营有刺客来此，须要防备。”夫人听了，亦觉心疑，说：“秦、窦二将有此技能，今晚将笼悬挂营前，若有刺客到来，将他擒住，锁在里面。使他上不能钻天，下不能入地，就无法可走了。”又附耳低言，说：“如此如此，任他二人钻天入地，矮将必擒。”朱崖听了大喜，传令三军戎装披挂，前后守护，齐心捉

贼，等待刺客。

再言一虎钻入番营，在地下抬头一看，见防备甚严，灯烛辉煌，怎能盗得宝剑？待到三更时候，更加严紧，敲梆鸣锣，难以下手。性急之际，等得不耐烦了，在地中钻将出来，见诛妖剑挂在帐前，一虎是认得的，满心欢喜，只是不能下手。番将看见，大喝一声：“快拿奸细。”竦一虎吃了一惊，复又钻入地中。只听得众将慌乱，原来是秦汉飞落帐帘，解下诛妖剑，却触动了铃儿。番将看见，即来擒拿，秦汉跌落尘埃，被众将拿住。一虎在地中看见，心儿慌张，将身钻出，提棍来救。夫人看见，将一个金丸劈面打来，正中面门，一跤跌倒，方要入地，被朱崖抢过，伸手拿住，说道：“这个矮子放不得的。”把竦一虎提在手中，开了铁笼，将竦一虎装在里面，高高挂起。

复来将秦汉在地上拖来。秦汉脚下有入地鞋，用力一顿说：“我去了！”那秦汉却已钻地中。朱崖见了，吓了一跳，防了他钻天，不想又会入地，昏闷不了，心中不悦。夫人说：“将军，方才地中钻出来的矮子，被我用金丸打坏面门，所以拿住。

这个在天上落下来的，也会地行，真是异人了。”朱崖说：“今晚走去，只怕明晚又来，必须再想一个妙计，把他一齐拿住了，方得安宁。”秦汉回营缴令，送上诛妖剑。元帅见了大喜，说道：“竦将军为何不回？”秦汉将盗剑被拿，锁在铁笼里面说明。元帅听了，大惊说：“竦将军性命难保。”薛金莲闻知，上帐禀启元帅，知道夫君被番奴捉住，要提兵打关，相救夫主，望嫂嫂发令。元帅听了，说道：“朱崖厉害，姑娘未可出战。待本帅算计去救竦将军。”秦汉上帐说：“昨日盗剑，未曾访得先锋的下落，小将今日情愿同竦夫人同去。”元帅许之。金莲小姐得令，同女将刁月娥，带了兵马出营，杀到关下讨战。元帅放心不下，带了竦仙童、陈金定左后押阵。

番卒报入关中，朱崖大怒，带兵杀出。金丸夫人说：“将军且慢，待妾出去擒来。”朱崖依允。夫人手舞双刀，一声炮响，关门打开，杀将出来。来到阵前抬头一看，见是刁月娥、薛金莲二员女将，后面大旗上书着薛金莲、刁月娥的名姓。夫人正看之间，不防秦汉步行赶来，提起狼牙棒喝道：“还我两个徒弟。”照马头打来。金丸夫人大吃一惊，开眼一看，认得是行刺的矮将，说道：“昨宵被你逃去，今日拿住，决不轻饶。

且吃我一刀！”二人步马交战。金丸夫人原是将门之女，杀得秦汉招架不住。薛金莲、刁月娥看见，说道：“你看这个番邦女将，生得千娇百媚，万种风流，秦将军是好色之徒，不要中了她计。”双骑冲出，叫声：“番女看刀！”金丸夫人见又来了二员女将，全然不惧，将手中刀敌住三般兵器，灯影儿厮杀。又战到四十个回合，不分胜负。夫人连发三个金丸，秦汉额角打中，翻

身跌下，唐兵救回。薛金莲打中护心镜，刁月娥打中肩膊，均行败走。金丸夫人不舍，随后赶来。元帅在旗门下看见大怒，手舞双刀，杀到阵前挡住，大喝道：“休赶。”金丸夫人举目一看，见是樊梨花督阵，后面又来了二位女将，背后有绣旗书明元帅樊和窦仙童、陈金定姓名。金丸夫人敌住三人。窦仁童想道：倘金丸打来，不能招架，先下手为强。即祭起捆仙绳，将金丸夫人捆住，即被唐兵拿去，番卒飞报进关。

朱崖大惊，忙杀出关门，来到阵前，举宣花斧大声喝道：“还我夫人，万事全休，若不送出，都要活捉的。”三员女将大怒，手执双刀大战。朱崖把身一摇，又现出三头六臂，伸手拿人。樊梨花使隐身法躲过，窦仙童、陈金定被朱崖活捉而去。

正走之间，只见前面一座高山挡住，不见了金牛关。便走入山林，见一座寺院，琼楼玉宇，画栋雕梁，想道：今日走错了路，在马上又夹着两个女将，好不吃力，且下了马把女将绑在树上，进内去看一看，不知什么所在。走到里面，殿宇高大，只听得一声响亮，闯出十几个青面獠牙鬼将，捉拿朱崖。朱崖大怒，手举大斧来战，被鬼将叉伤左膊。朱崖大喊一声说：“好疼痛！”即欲借土遁而逃，谁知樊梨花使的移山之术，焉能逃脱。

被鬼将拿住，绑进琼楼玉宇。樊梨花打扮如仙，坐在蒲团上，喝道：“朱崖，抬起头来，认得本帅么？”朱崖如梦方醒，始知使的移山之计。只见外面走进两员女将，一个执刀，一个拿锤，说道：“元帅不必问他，待我打死这个番奴。”朱崖仔细一看，原来就是被擒的两员女将。樊梨花说：“二位姐姐，且饶他一死。番狗果肯放还唐将，献关归顺否？”朱崖心中想道：我用脱身之计，且哄她一哄。说道：“承蒙元帅不杀之恩，如今回关，愿送还唐将，献关投唐。求元帅连我夫人一并放还，感恩不浅。”樊梨花说：“可放你夫妻回去，为防改变，须赌下誓来。”朱崖道：“若背了元帅释放之恩，如有负心，死在乱刀之下。”樊梨花说：“放你二人回去。”顷刻收了移山之法，仍在战场。朱崖夫妻得放，带了兵马回关。

樊梨花鸣金收兵回营，薛丁山道：“既捉了朱崖夫妻，正好破关，救取唐将，何故放回？”元帅道：“世子，我岂不知，但是他气数未尽，命不该绝，我学诸葛孔明七擒七纵，移山之法收伏他。他立誓而去，不要虑他。”薛丁山听了，不敢多言，等候献关，等了三日，朱崖全然不到。樊元帅大怒，传令众将一齐起兵打关，捉拿失信番贼。秦汉说：“且慢打关，待末将先进关中探听二刘、先锋、师兄的信息，再行计议。”元帅点头。

再说金丸夫人，对朱崖说：“将军，我夫妻二人被梨花捉去，蒙她不杀之恩，快放那擒来之将，献关投唐。”朱崖大怒，说：“夫人，我恨梨花用移山

之法，捉我到营中，羞辱一番。

况我世代受国王隆恩，杀身难报，岂肯降唐，作叛逆之臣。”夫人听了点头，遂道：“将军忠心报国，理所当然，暂且守住关头，待苏国舅兵到便了。”不知后事如何，看下回分解。

第 5 4 回 铁笼火烧窦一虎 野熊摄去二多姣

第 5 4 回 铁笼火烧窦一虎 野熊摄去二多姣

再说朱崖夫妇正在此言，有番儿报进，说：“营外有一红面孔三只眼的道人，口称孔介山连环洞野熊仙要见。”朱崖听了，知是师父来到，忙开大门，接进营中拜见，说道：“弟子王命在身，久违矩范。大师尊到此何干？”仙师道：“徒弟，我在山中炼就两条钢鞭，能打仙凡，前日遇着国舅同那僧道，到各处仙山借宝，要杀唐朝人马，请我来此助战。”朱崖听了大喜，说道：“难得师父到此。明日交兵。”野熊仙抬头一看，说：“营前挂着何人？”朱崖道：“师父，就是唐营矮将，他有地行之术，来行刺被拿，要饿死他。”野熊仙笑道：“他颇有法术，焉能饿得死他。不如将他连笼烧化为灰。”秦汉听了，二刘还不打紧，听得说是要烧死师兄，连忙飞回营中，报知元帅，说：“番狗背弃前约，他的师父野熊仙要将师兄烧死。”薛金莲听了，大哭上帐请救。元帅道：“事不宜迟，速将倒海符拿去，贴在笼上救你师兄。”秦汉拿了符，飞身进关。

见笼子放在平阳之地，四面堆起干柴，正要举火。窦一虎笼内啼哭，秦汉低声说道：“师兄不要怕，有符在此。”拿去贴好，飞身立在云端，见远远有金光一道飞来，彩云里有一道人。秦汉一看，说道：“原来是我师父。”即上前叩见，细说因由。王禅老祖说：“徒弟，我在山中打坐，心血来潮，屈指一算，晓得大徒弟有难，故亲自赶来，那倒海符只救得一时三刻，长久就不灵了。现今我借了北海水来，又有珊瑚瓶，我和你立在云端里面，见机行事。”秦汉才放了心。

只见下面野熊仙与朱崖，令军士将笼烧得正猛。只听得人声说：“好大火！”那番奴忙加火攻，窦将军也不怕，只是拍手大笑。朱崖叫声：“师父，大火烧他，他在里面大笑，如此怎了？”野熊仙说道：“不难，他有倒海符，不过一时三刻，再加柴火长烧，不怕他不死。”果然烧了一日一夜，火光直透重霄。野熊仙说：“不见动静，必定烧死了。”朱崖说：“非但人烧死了，连铁笼也化为灰。”正说之间，又听里面窦一虎喊道：“蛮狗呀蛮狗，你烧我一月，亦无害于我，枉将这些柴草烧完。”朱崖听了，大惊道：“师父，烧了他一日一夜，还不曾死，尚在里面骂人，真是妖怪。”野熊仙说：“我不信，再取干柴烧他。”朱崖吩咐再取柴来。军士禀道：“积下数年的柴草，都烧完了。”

”朱崖听说数年积草都烧完，倒吃一惊，即差能事小番，往铜龙、玉马两地借贷柴草，小番领命而去。烧到天明，烟火尽灭，铁笼里面全然无效，悔恨不及，枉将积柴烧完。便与师父商议说：“此事如何？”野熊仙说：“既烧他不死，明日去交兵。”再说王禅老祖用北海水救了窦一虎，对秦汉说：“大徒弟有百日灾难，会有高明相救。我去也。”驾云而走。秦汉拜别师父，回转营中。薛金莲、窦仙童见关内火光冲天，心中大惊，两眼下泪，不知秦将军此去，符灵不灵。元帅说：“大事无妨，二位姐姐不必伤心。”忽见秦汉回来，众将都来探问。秦汉上帐说：“遇见师父救了师兄。师父道师兄灾星未满，大命不妨。”说了一遍，众将军方得放心。金莲听了欢喜，望空拜谢老祖。元帅传令，朱崖背信，起兵取关。只见帐下走出金桃、银杏两员女将，上帐说：“我俩的丈夫刘仁、刘瑞被他捉去，生死未保，今愿去见阵。”元帅说道：“二位公主哪里敌得朱崖。他仙法多端，去不得的。”二女将说：“我俩的丈夫被他捉去，今日必要报仇，哪怕番奴妖法。”元帅见她二人执意要去，令秦汉夫妻帮助二徒媳出阵，四将奉令出营，来到阵前大骂。小番报知，朱崖大怒，披挂上马。野熊仙说：“徒弟，我同你出阵杀尽唐将，为苏国舅报仇。”遂一同出关。举头一看，见两员女将，十分美貌，起了凡心，口中念动真言，飞沙走石，一阵狂风，将二位公主摄去，藏入山中。秦汉夫妻回营，报知元帅：“小将夫妻相助二位公主打关，不想关中突出野熊仙，手舞双鞭，十分厉害，与公主交战。小将正欲冲锋相助，他口中念词，顷刻飞沙走石，把二位公主擒去，特来报知。”樊梨花大怒道：“可恨妖道擒我二位公主，今日必要报仇。”立刻传令，亲同窦仙童、陈金定、薛金莲、丁山出营杀到阵前。

再说野熊仙把两位公主摄入山中，藏于野洞中。复又驾云到了战场，举头一看，又见四员女将，贪心不已，开口说道：“四位佳人，同我回山，到洞中轮流取乐。”四将听了大怒，一齐出阵。薛丁山也向前助阵，将野熊仙围在中间，杀得野熊仙浑身是汗，忙祭起打仙鞭来打，正中薛丁山肩膀之上。丁山说声“不好”，伏鞍败阵。野熊仙又祭一鞭，打中陈金定的背上，金定吐血而逃。野熊仙好不欢喜，雌雄鞭祭起，一上一下，来打唐将。又使神道，飞沙走石，杀出无数披头散发鬼将。窦仙童、薛金莲十分慌张。樊梨花大怒，把手一指，沙石鬼卒无影无踪。野熊仙大惊，回舞双鞭去战，窦仙童祭起捆仙绳，野熊仙知道仙家至宝，化道长虹而去。樊梨花心中不乐，传令收军回营。秦汉说道：“世子与陈夫人被鞭打中，昏晕不省人事，乞元帅处治。”樊梨花、薛金莲、窦仙童三人听了，吓得魂不附体，忙来观看，三人眼泪交流。樊梨花说道：“仙鞭如此万害，定是八卦炉中之物。”忙将丹药敷了，方得苏醒，疼痛不止。樊梨花说：“须要往黎山求得师父丹药，方可止痛。谁替我走一遭？”窦

仙童说：“我师父黄花圣母，亦有此丹药，待我前往。”樊梨花说：“事不宜迟，就此起程。”窦仙童道姑打扮，骑上腾云马，别了元帅众将，起程而去。

再言元帅说：“我看妖道一道黑气在头上出现，定是妖魔鬼怪，化作虹光而去，必是有巢穴，所以不进关门。两位公主不知在哪里？谁敢前去打听下落才好。”秦汉说：“两个徒弟已被拿去，小将愿往。”元帅说道：“秦将军肯去，我放心了。”秦汉奉命出营，飞上云端，只见西方一道黑气冲天。秦汉想道，是了。按下云头一看，见一座高山，走进山去，见一石洞，两扇门半开，走出数个妖魔。秦汉见了避开，听得两个小妖说：“我家大王有兴，前日到金牛关去，捉得两位美貌佳人，叫我买办，今夜成亲，连我们也有酒吃。”秦汉听了，晓得公主有着落了，让过小妖，闪入洞中，桌上酒席完备。秦汉见了大怒，提起狼牙棒乱打。众妖一齐上前敌住，被秦汉打得落花流水，将台凳尽皆打碎。小妖报入里面说：“大王，不好了！外面有一矮将，十分凶勇，要还公主，洞中打得雪片相似，众徒打死一半，如今要进来了。”野熊仙听了大怒，手舞双鞭，杀将出来道：“这矮子好生无礼，吃我一鞭！”秦汉举棒相迎，在洞中大战。野熊仙吐口毒气，直喷秦汉。秦汉见了，且战且走，被野熊仙追出石洞，秦汉飞身而去。野熊仙进洞，见众妖都是头破脑裂，心中不快，把守洞口，恐防再来。秦汉在云中一看，不见野熊仙追去，不如去见师父，来救两位公主。

算计已定，不消片刻，早到仙山。只见洞门开着，有二个童子出来，见了秦汉说：“师兄，你不去征西，到此何干？”秦汉将遇野熊仙之事，说了一遍，特来叩见师父。童子说道：“师父今日请客，不便通报。”秦汉听了，心中烦恼，我师父法规甚严，不能进去，如何是好？又问道：“师父今日请什么客？”童子说道：“师父请二郎神杨戩老爷。”秦汉听了大喜，道：“我师父曾说过，那二郎神有七十二变化，孙行者大闹天宫，被他降住，若是求得他去，野熊仙就好除了。”只是不能见面。只听得师父笑声，手挽杨戩，一齐出洞来了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 5 5 回 二郎神大战野熊 圣母收伏二牛精

第 5 5 回 二郎神大战野熊 圣母收伏二牛精

再说秦汉连忙跪下，伏在路旁，口称师父救命。王禅老祖一看，认得是徒弟，说道：“前番在金牛关，用北海水救了窦一虎，今日何事又来求救于我？你且起来，说与我知。”秦汉听了，立起身来说道：“金牛关交兵，来了个野熊仙，将金桃、银杏两位公主掇去。元帅命我前往追寻，寻到一山，有一石洞，乃野熊仙巢穴，正在强逼成亲，被弟子打破筵席，在洞中大战。野熊仙妖法多端，被他杀败，特来求师父搭救公主。”王禅老祖说道：“我的徒弟

，那野熊仙千年修道，变化多端，神通广大，在八卦炉中炼成双鞭，曾偷王母仙桃，我也斗他不过。莫要惹他，快快回营去罢！”秦汉听了，说道：“师父若不救，两位公主性命休矣。”流泪不止。

二郎神听了老祖之言，神目一睁，大怒道：“何由说此话来。我和你同是道门弟子，岂可长妖精志气，灭自己威风，那野熊仙虽盗灵气，究是畜类；今令徒有难，我当代汝去救。”王禅老祖大喜，叫声：“道友发慈悲之心，你同顽徒去收野熊精。”二郎神别了王禅老祖，变一喜鹊，望西去了。秦汉飞上要去，老祖道：“徒弟，我晓得这野熊精厉害，知你必来求我，故各酒请杨戩老爷到此，将言语激他，他大怒而去，必然收服，好待樊梨花进金牛关。你回去罢。”秦汉拜别师父，飞身也望西而来。到了孔介山野熊仙洞口。喜鹊先在树上，叫声：“秦汉，你也到了。”秦汉说：“弟子驾云来，望神君恕罪。但是洞口紧闭，怎好进去。”杨戩说：“不难。”飞下树来变为二郎神，手执金枪立着。洞门闭得密不通风。秦汉把狼牙棒来打洞门，打得手酸，洞门不开。杨戩看见，说道：“不要打了，待我来细看一看。”只见洞门旁边有条细缝，杨戩变作苍蝇，钻将进去说：“倘有妖精逃出，你就打死他。”秦汉应诺。杨戩钻进里面，洞中宽大，只见这些小妖安排筵席，野熊仙当中坐着，吩咐小妖道：“去请两位美人出来成亲。她若不从，剥去衣服绑来见我，取她心肝下酒。”小妖听了，便向里面去了。

二郎神闻见，仍变为人，手提枪照野熊仙刺来。喝声：“妖怪休得无礼，杨老爷来了！”野熊仙吓了一跳，抬头一看，识得是二郎神，吓得魂不附体。连忙走到里面，取出双鞭，迎住二郎神君，说道：“你到洞来，破我亲事，吃我一鞭！”二人大战，野熊仙吩咐小妖，一齐上前围住。那二郎神吹口气，变出无数神君来打野熊仙。野熊仙看自己料非敌手，拖了双鞭，往外就走。二郎神随后赶来，小妖开了洞门，野熊仙逃出洞口。

秦汉见了，抡起手中狼牙棒，照头打去，野熊仙就化作一道红光而去，秦汉吃了一惊。杨戩走将出来，说道：“妖精往哪里去了？”秦汉说：“弟子看见妖精败出洞来，便一棒打去，他却化一道红光逃去了，直望西南走的。”杨戩说：“他气数未尽，造化了他。你进洞去，救出二位公主，放火烧洞，将众小妖尽行烧死，灭其巢穴，使他无处栖身，他就不敢来阻你西进。”秦汉奉命，打死小妖，救出两位公主，回身放火烧洞。

那二位公主到外面，拜谢二郎神说：“如今回去有千里之遥，焉能得见元帅。”杨戩说道：“容易，一阵大风送你回去。”那二郎神念动真言，忽然一阵大风，将二位公主送去。又对秦汉说道：“如今妖精已驱逐，我去见你师父。你速往关中，请元帅快快进兵取关。”秦汉叩谢。杨戩化阵清风而去，秦汉

转身飞回营中。

再说樊元帅同众将在军中忧闷，说：“世子、陈夫人俱遭鞭打，不时昏晕。窦夫人此去，不知可求得丹药。两位公主被野熊仙掇去，秦汉追寻未有回音。”忽听得帐外从空中落下二人，元帅同家将去看，原来是二位公主，即令女兵扶入帐中。

众将大喜。元帅问起因由，二位公主细说秦将军能干，求得二郎神，逐去妖精，说了一遍。秦汉也回营缴令。元帅称赞：“多劳将军莫大之功，但仙童姐姐上仙山求药，至今未回，要烦秦将军再走一遭，催她速回，用丹药救了世子和陈夫人，然后进兵。”秦汉领令，飞身往黄花山而去。

再说窦仙童那一日行到一座高山，忽然听得山中喊杀连天，有金鼓之声。窦仙童心中想道：深山旷野，哪有人厮杀？走上山头一看，只见山凹内有两支人马，东边一员将，红脸乌须，手执宣花斧；西边那员将，黑脸红须，手执大刀。各人带领人马，两边交战。窦仙童在山上喝彩说道：“好武艺，可惜埋没在山中。”二将听了，各自住手，抬头一看，见是窦仙童，红脸将叫声：“贤弟，不要比武了，你看山上有一位道姑，单身独马，在那里看望，我和你赶过去抢到手，做个押寨夫人。”黑脸将听了大喜。二人拍马赶来，大叫道：“哪里来的女将，擅敢观我山寨？快随我同去，做个押寨夫人。”窦仙童听了大怒，手舞双刀敌住。二男一女，杀得天昏地暗，红脸将看来难胜，摇身一变，变一大牛，衔了窦仙童飞走上山，进了独角殿，现了人形，放下窦仙童，即送房中，要明日成亲。殿中摆酒，黑脸将说道：“大哥，我看此女决非凡人，不要逼她，待弟与你为媒，劝她顺从。”红脸将说：“多谢贤弟。”此话不表。

再说秦汉奉了将令，飞到黄花山，来到洞口，只见两个道姑出来，见了秦汉，叫声：“师兄，何处来的？”秦汉道：“我乃王禅老祖门下弟子，今日特来仙山，求见圣母，望乞通报。”两道姑听了，连忙入洞禀知圣母，说：“外边有王禅老祖弟子秦汉，有事求见。”圣母着他进来。仙姑奉命唤进秦汉。秦汉见了圣母，倒身叩拜，圣母道：“秦汉，闻得你下山相助薛丁山征西。今来此见我何事？”秦汉听了，倒吃一惊，难道窦仙童尚未到此？只得上前察道：“弟子因薛世子、陈金定被打伤，夫妻发晕，前日元帅令仙童到此，求取丹药，不知何故尚未回去？元帅放心不下，特令弟子前来相求，望圣母速赐丹药，打发仙童一同回去。”圣母听了秦汉之言，说：“我徒弟窦仙童何曾到此？仙童路上有阻隔，你快去寻了仙童回来，与你丹药，相救世子、陈金定。”秦汉想道：海角天涯，哪里去寻？这可是个难题了。

只得回身出洞，仍往旧路飞寻，来到一座高山，忽听得喊声。这是为何？原来是黑脸将劝仙童与红脸将成亲。仙童大骂，杀将起来。黑脸将变了一只

水牛，拿了仙童去山后捆住。秦汉看见，认得是仙童，提起狼牙棒，喝声：“休得无礼！”劈头打来，黑脸将抬头一看，见了秦汉，全不介意，喝道：“哪里来的矮子，吃我一刀！”大战一场，杀得黑脸妖招架不住。小妖报入寨中，说：“大王，不好了，二大王被一矮子杀得抵敌不住，大王快去相救。”红脸将即忙上马出寨杀来，迎着秦汉，张开大口放出火来，直喷秦汉面门。秦汉心慌而走。红脸将变了一只火牛赶来，要捉秦汉。秦汉直飞上云端。红脸大王看见秦汉飞去，倒觉心惊，正要进寨。秦汉又飞下来，举起狼牙棒又打，打伤红脸大王左膊，跌倒在地。秦汉又要打去，黑脸大王大叫道：“休伤我大哥。”将大刀架住。一场交战，黑脸将又杀不过，将身一变，变了一只水牛，来拿秦汉。秦汉又直飞上云端。水牛收了法，用药敷好了火牛，紧守寨门。秦汉寻到后山，只见窦仙童被锁着，十个小妖守住。秦汉说道：“窦夫人，不必烦恼，特来救你。”小妖报知大王。两个妖精大怒，赶到后面一个喷火，一个喷水，来拿秦汉。秦汉正要飞上云端，来了黄花圣母，大喝道：“两个孽畜休得无礼！”红、黑二妖，抬头一看，见一道婆，即弃了秦汉，来见仙母。仙母念动真言，云头落下一位天神，头带金盔凤翅，身穿金甲，手执降龙杆，口称：“仙母有何法旨？”仙母道：“今有水、火二牛作怪，速与我收回去。”那神将大喝一声，将杆打下，红脸将变了火牛，神将骑在背上，把红绳穿了鼻孔，驾火牛飞空而去。那黑脸将见了大怒，喝声：“妖道，为何拿我哥哥？”手舞大刀杀来。

仙母将金如意迎住。黑脸将张开口喷出大水来。仙母笑道：“孽畜，你在世间害人，收你回山去罢！”口念真言。又见空中来了一位天神，头戴金箍，红须披耳，身穿绣龙短袄，足踏乌靴，面如锅底，双手打拱，口称：“仙母，有何法旨？”仙母道：“银洞水将，速将水牛收回去。”那水将跳入水中，将仙牛连打三下，骑在牛背上，穿了鼻孔，随水而去。山中大小众妖，见主将收去，各自逃散。秦汉大喜，放了窦仙童。仙童叩见师父，拜谢救命之恩。仙母道：“徒弟的来意，我尽知道，该有二牛之难，幸亏秦汉寻到此救了你。我有金丹二粒，速拿回去，救世子、陈金定。后来诸仙阵内再会。”说罢驾云而去，二人望空拜谢。

窦仙童骑上腾云马，秦汉戴上钻天帽，一起回营。元帅正在营中等候，秦汉先到，说了此事。元帅听了，说：“亏了秦将军寻到，收伏牛精，不然我姐姐性命休矣。”望空拜谢仙母。

不日窦仙童到了，元帅出营迎接，接进营中，细说一遍，取出丹药，毫光万道，说：“师父命我救世子，陈金定。”便将丹药调好，来到后营一看，二人只有一息之气，把药敷在患处，不消片刻，二人苏醒，在床上坐起。元帅说

明此事，二人走下床来，谢了秦汉。营中摆设酒筵，与秦汉贺功。金桃、银杏二位公主，亦来拜谢秦汉。秦汉欢喜，饮得大醉，说：“明日还要入关，访先锋、师兄及两个徒弟。”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 56 回 芙蓉设计杀朱崖 梨花兵打铜马关

第 56 回 芙蓉设计杀朱崖 梨花兵打铜马关

话说秦汉饮到三更，飞到关中番营前一看，见铁笼悬挂着。

想着：不要饿坏了。叫一声：“窦师兄。”窦一虎应道：“师弟你来了么？事体如何，快来救我。”秦汉说道：“师兄，你且安心耐性，待我刺死了朱崖，便来救你。”说罢飞入番营，见后营防备甚严，难以下手。又到里面伏在后帘，听得下面有人言语。乃刘仁、刘瑞对罗章说：“我想元帅怎不打关，听得二公主被野熊仙摄去，性命决然难保。”罗章说道：“二位兄弟，我和你喜得监军心好，不至饿死，深感他恩，若无沃利照管，我等性命决然难保。”二刘道：“昨日闻得监军沃利说，那朱崖是个好色之徒，抢了民间有夫之女，名唤赵芙蓉，十分美貌。此女不从，夫人苦劝，只是不允。倘能在她身上刺死了朱崖，此关就好破了。”忽听得外面落下一人，说道：“你们三人做事，要行刺朱崖，我要出首了。”三人大惊，罗章抬头一看，原来是秦汉，放下心说道：“将军到此，可知二位公主消息如何？”秦汉将二郎神救公主之事，细说了一遍，二刘大喜。望空拜谢二郎神，又拜秦汉。秦汉道：“我方才在屋上听你们说话，此计大妙，须要通知赵芙蓉，叫她设计，我在外面打关，两路夹攻，金牛关立刻可破。”三人听了大喜，秦汉飞出关外，报知元帅，说明此事。樊梨花听了大喜，令秦汉先进关中，帮同行事，传令众将整备打关。

再说监军沃利待三将甚好，不甚吃苦。这夜沃利送夜膳进来，看见三将流泪，沃利开言说道：“我看你们往常虽然愁烦，情绪尚好，今夜为何这般悲苦？说我知道。”三将说：“恩人，我们被擒到此，难以脱身，倘得恩人相救，自当图报。”沃利说：“我久有心降唐放你，但是本官厉害，若能除了他，就好解救献关了。”三人听了，双膝跪下，说道：“恩人，你真救我们，现已有计在此只要通知赵芙蓉，她若依允，就可除得朱崖了。”沃利说：“这个容易，待我对妻子讲，再来报告你们。”三人吃完夜膳，沃利收拾回去，与妻子连氏说知。那连氏笑道：“我又不是貂蝉，如何做得美人计？”沃利云：“娘子，又不是要你行计，只要引他们进去见赵芙蓉，此计必成了。”连氏说道：“这个容易。”沃利大喜，来到监中，报知三将说：如此如此。罗章与二刘打扮成番女模样，同了沃利来到他家见了连氏。连氏挽了二刘，手提灯亮引进后营。连氏向赵芙蓉说明：只要假意允肯，灌醉朱崖，刺死了她，自可夫妻完聚，不致失节。赵芙蓉说道：“我胆小，只怕做不来。”连氏说

道：“我三个小妹子，十分有力，你大胆去做，决不妨事。”遂对唐将说：“你们过来见见大娘。”这三个假番女上前拜见赵芙蓉，算计停当。

沃利报与朱崖说道：“赵芙蓉我已劝她心转，今晚点具花烛，成其好事。”朱崖说：“难得你劝得佳人心转，其功不小。”命左右快备筵席，今晚与芙蓉成亲。金丸夫人晓得，走出外面，见了朱崖，夫妻坐下。朱崖说：“夫人今日出堂，有何事故？”夫人道：“将军，妾思唐兵驻扎关外，野熊仙一去杳无音信，须备退兵之计为妙！如何不思忠心报国，反做贪心好色之人？快快放回赵芙蓉，商议破唐要紧。”朱崖说道：“不劳夫人费心，若说敌兵临境，已杀得他魂胆消亡，料他不敢再来。况且赵芙蓉生得美貌，下官见了十分得意。夫人休得多言，进内去罢。”夫人见劝他不从，流泪回房。果然赵芙蓉假做欢喜。朱崖十分大喜，饮得十分大醉，说：“美人扶我入房中睡觉。”朱崖醉入房中，和衣而睡，鼾声如雷。赵芙蓉想：“此时不下手，等待何时？”即将彩衣脱下，床头取出青锋宝剑，正要下手，心中惊慌，浑身发抖，说道：“不得不如此了。”遂放起胆量，掀开锦帐，将宝剑砍去，正中左膊。朱崖大叫一声：“不好了，疼死我也！”跳下床来，就将赵芙蓉拖到外面。

罗、刘三人用力打开了门，各拔出腰刀，忙将朱崖乱斩乱砍，杀死朱崖。即忙扶着赵芙蓉，正要杀出，只听外面喊声大震，元帅大兵攻关。秦汉将铁笼内窠一虎放出，二人在内杀出，斩落关锁，引进大兵。番兵被杀死一半，未死的逃往铜马关去了。

金丸夫人闻报，吓得魂不附体，连忙披挂，赶进洞房里面杀来。三员小将大喝道：“蛮婆往哪里走！”金丸夫人见了，喝道：“你三个什么人？擅敢无礼！”三人喝道：“你丈夫被我们砍成数段。你若不信，进去看来，应了前日赌咒之罪。”夫人大惊，走进见了朱崖尸首，大哭一场。番女报进道：“大唐人马已杀入府中来了。”三人正要下手，夫人道：“你们不必如此，我夫已死，难道我独生？”望空遥拜，拜毕，拔出宝剑，自刎而亡。

三将迎接元帅，入帐升座。请出赵芙蓉；说：“小娘子一计斩了朱崖，待奏闻圣上，赏赐大功。”命送赵芙蓉回府，芙蓉叩谢而去。又称金丸夫人尽节，命衣衾棺椁埋葬关内。窠一虎、刘仁、刘瑞进营，拜谢元帅。元帅令三对夫妻相见，均来拜谢秦汉。元帅报捷唐王。唐天子大悦，差使臣钦赐锦袍，犒赏将士，不一日送到金牛关。元帅接旨谢恩。再停半月，商议西进，放炮起行。先锋罗章上帐禀道：“小将同刘家二将，若无监军沃利看待，三命难保，乞元帅奏主报恩。”元帅大喜，说：“罗先锋之言有理。”遂命沃利镇守金牛关，沃利叩谢。

大兵离了金牛关，望西而进，大雪飘飘，寒风凛凛，传令驻扎平阳之地

，待雪晴起行。众将得令，一声炮响，扎下营盘。

营中摆筵赏雪，顷刻雪高三尺。梨花同三个孩儿——薛猛、薛勇年长六岁；元帅所生薛刚，年才三岁，生得赤黑，象烟熏太岁，水磨金刚，一同饮酒。薛丁山道：“我奉命征西，原望早平西番，不想一路破关守寨，耽延日久，父亲骸骨未曾埋葬，母亲又不能侍奉，心中好不烦闷。”樊梨花说：“相公，今西番已十去其九，只有铜马关、玉龙二关，有何难处？待擒了番王，回朝有日，不必介意，且请饮酒。”窦仙童、陈金定亦来相劝，不觉守了一月，天气晴和，传令起兵。又行了半月，来到铜马关，传令安营，俟明日攻关。众将一声答应，放炮安营，此话不表。

再言铜马守将，乃兄弟二人，把守东、西两座关头，俱封王位。长名花伯赖，次名花叔赖，皆有万夫不当之勇。闻报金牛关已失，不日兵到铜马关，忙请兄弟出衙斟酌，说：“我闻樊梨花用兵如神，有许多法术，勇将甚多。现与你商议，怎生拒敌？”花叔赖叫声：“哥哥不要着忙，关内有雄兵十万，何足惧哉！弟前年通好各番，偶到五龙山经过，那山中有五位仙女，分青黑白赤黄，乃龙王之女，俱有仙术，神通广大，正在演阵。见了兄弟，收我为徒，赠我神鞭；还有火眼金莺，十分厉害，上阵交战，啄人眼睛。有这两件法宝，何惧唐兵百万！”花伯赖听了大喜，说：“兄弟，你既有神鞭、金莺，还要到五龙山，请她姐妹五人到此，共破唐兵。”花叔赖说：“哥哥之言有理。”一面修书往五龙山，一面整顿交战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 57 回 盗金莺秦窦逞能 摄魂铃擒花伯赖

第 57 回 盗金莺秦窦逞能 摄魂铃擒花伯赖

再说次日天明，元帅升帐，令先锋罗章领兵一万攻关。罗章领命，结束停当，顶盔贯甲，上马提枪出营，领人马来到关前，抬头一看，见高山环绕，关城立在中间。即令军士大骂。

小卒报入关中。花家兄弟听报，全身披挂，带领番兵，放炮开关，冲出两支人马，来到阵前。罗章抬头一看，见为首二将，俱是红帽扎巾，狐尾当头，雉尾高挑，身穿金甲，一人拿枪，一人拿鞭，脸分黑白，都骑高马，一样打扮。罗章知是花氏兄弟，便挺枪出马，直刺花伯赖。伯赖大怒，执枪相迎，战有二十个回合，花叔赖见兄不胜，提鞭出马双战罗章。罗章全不在心上，一支枪敌住两般军器，大战五十余合，不分胜负。

花叔赖放出金莺飞空扑面冲来，罗章大慌，回马就走，被花叔赖一鞭打来，正中肩上，伏鞍大败而走。花氏兄弟跟后赶来。

探子报入营中，说：“罗先锋被番兵鞭打肩上，大败而走，请元帅发令接

应。”樊梨花听了大怒，令薛丁山出阵接战，刘仁、刘瑞为左右接应。三将得令，邻兵冲出营来，让过罗章，接住花氏兄弟交战。刘仁、刘瑞亦皆上前，杀得花家兄弟汗流浹背，花伯赖拖枪回马就走，薛丁山随后追来。花叔赖放出金莺扑面飞来，刘仁、刘瑞见了，回马就走。花叔赖又持鞭打来，正中二将背上，几乎落马，众将救回。薛丁山听得二将被打，正欲回身来救，花叔赖神鞭已到面前，打中肩上，丁山伏鞍大败回走。花氏兄弟大喜，驱兵掩杀，杀死唐兵不少。探子报入营中，元帅大惊，令秦汉、刁月娥、窦一虎、薛金莲四将，速挡花家人马，救回三将。四人得令，带兵出营。那花氏兄弟杀到红日西沉，又见大唐人马冲出，遂鸣金收军进关，摆筵庆贺。

再言唐营救回四员大将，俱皆被番将打伤，忙将丹药敷好，即刻痊愈。元帅说：“罗将军，番奴用何法术将四将打伤，连输二阵？”罗章说：“小将今日出兵攻关，见关上扯起绣旗，番将名字叫花伯赖、花叔赖，东西两座高山镇守，那花叔赖身边有只火眼金莺。放出要吃人眼目，小将招架不住，被神鞭打中。”元帅说：“他有金莺厉害，明日出战，众将须要防备。”再言秦汉对窦一虎说：“元帅惧怕金莺，待我与你今晚进关盗取金莺。明日出战，必然大胜。”窦一虎依允。当夜瞒了元帅，窦一虎地行入关，秦汉耸入云中，落在东房。见房中只一妇人，名欢娘，正在怨恨。秦汉遂走进。欢娘道：“你是哪里来的？”秦汉说：“我是唐将，从云中飞来。”欢娘说：“真是神人，怪不得杀得西番势如破竹，此关指日可破。你此来何事？奴愿托以终身。”秦汉说：“我为盗取金莺而来。”欢娘道：“此系冤家用惯的，今同淫妇在西房中。”叫声：“二大王啊！原非是奴家负你，你偏向于我，我打点归唐，等候胜负如何再说？”秦汉忙又飞到西房，见房中灯烛辉煌，亦有一个女娘，坐在床前，生得绝色，她亦出口怨言，对了锦帐，叫声：“冤家，为何像死人一般睡着，不念奴家春心乱动，醉得如此。

快快醒来，脱了衣服好睡。”叫了几声，仍旧鼾声如雷，只是不应。那爱娘无奈，脱了衣裙，露出粉嫩肌肤，斜露酥胸，钻入帐内，噯声叹气。秦汉在窗前见了这个情景，好不动火。已是三更时分，此时正好下手，但不知金莺放在何处？立在栏杆边，团团寻取。只见地下窦一虎钻出来，对秦汉说道：“你不见床头前挂的，不是金莺么？”秦汉一看果然。窦一虎忙走到床边，取了笼子。谁想金莺叫了起来，床上花叔赖醒觉，翻身坐起。秦汉接了窦一虎的金莺，飞在云端。花叔赖下床一见矮子大怒，取过神鞭打来。窦一虎把身子一扭不见了。花叔赖见了大惊，说：“此人倒有地行之术。”抬头一看，不见了金莺，吓得魂不附体，说：“这矮子又没拿去，为何不见了？岂不是奇？”只听得半空中金莺叫声，忙出外抬头一看，见云端又有一个矮子，提了笼儿，说道

：“花叔赖，你靠此金莺儿，昨日阵上伤我四员大将。这金莺我秦将军盗取了。”说罢飞去。花叔赖道：“可惜这只金莺，蒙师父所赠，上阵至宝，不料唐营有钻天入地之能人。”遂传令各营军士，严加谨守，乱到天明。

再言秦、窦二将回归营中，秦汉说：“师兄盗莺，不奉军令，倘元帅知道，治罪不便。”窦一虎说：“师弟，快将金莺踹死了，埋其形迹。”秦汉点头，果将金莺连踹数踹，登时而死。二人不睡，候到天明，元帅升帐，众将分立两旁。元帅说：“昨日伤我四将，今日谁去攻关？”闪出黑脸将母天蓬陈金定上帐说：“末将愿去攻关。”元帅说：“姐姐虽然勇猛，不可独往，且与刁月娥同去。”二员女将得令，陈金定提锤，刁月娥使双刀，全身披挂，上了马，带了人马出营，杀到关下。

再言那花叔赖不见了金莺，正与花伯赖商议，番儿报说：“二员女将正要攻关。”二人大怒，开关出阵，花叔赖迎住陈金定，花伯赖迎住刁月娥，二女两男，一场大战。花伯赖与刁月娥战到数十个回合，花伯赖实难取胜，回马诈败而走。刁月娥喝声：“哪里走！”随后追去，取出摄魂铃一摇，花伯赖霎时仰面一跤，跌下马来。番兵正要来救，被刁月娥轻舒猿臂，捉过马来，回马飞奔进营献功。这花叔赖实战不过陈金定，又见兄被捉，回马大败而走。陈金定随后追赶，花叔赖不进关中，落荒而走。金定一路追去，追到山曲内，花叔赖说：“好厉害的蛮婆，叫我前无去路，后有追兵，我命休矣！”正慌之间，只见一仙女骑鹤落下，说：“陈金定休得无礼，俺公主在此。”手持雌雄双剑，敌住陈金定。金定昔日在武当圣母处认得的，喝道：“赤龙公主，你是出家修仙学道之人，休要来管闲事，待我擒这番将献功。”公主大怒道：“陈金定，那花叔赖是吾姊妹的徒弟，焉有不救。你若赢得我中手宝剑，我便还你。”陈金定听得此言，大怒道：“休得夸口。”举起铁锤打来，公主将双剑交迎，二人大战。花叔赖见了，大喜说：“救兵到了。”飞马走入关中。

二人正在厮杀，听得空中鹤叫，又来了四位仙女。陈金定看见，回马就走，五位公主也不追赶。花叔赖接入营中，细说金莺被矮子盗去，哥哥又被拿捉，方才若无师父相救，弟子性命难保。五位公主说：“徒弟不须烦恼。梨花仗黎山门下，伤我同道之中甚多，故我等姊妹发书相请，同下山来。待我摆列一阵，与他分个高下，比一比手段，若破五龙阵，方算樊梨花本事，若不能破，任他唐兵百万，尽为飞灰。待我们复回西番地方，中原也可以得，只少上将雄兵，若有此二件，就容易了。”花叔赖说：“不难，待徒弟修本求救，自有雄兵猛将。”五公主说：“事不宜迟，快些拜本。”不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 58 回 哈迷王坐朝议敌 梨花观看五龙阵

再说哈迷国王，驾坐早朝，文武朝见已毕，分立两班。王问朝臣说：“寡人因国舅苏宝同起兵伐唐，反被薛仁贵父子领兵西进，夺取我国许多地方，杀死无数大将。可恨樊梨花贱婢，杀父诛兄降唐，前年闻报白虎关杨藩父子身丧，薛仁贵身亡于此关，唐王反拜樊梨花为帅，征我地方。她法术厉害，金牛关朱崖夫妻尽节，目下兵犯铜马关，花家兄弟未知胜负，诸卿有何主见？”班中闪出一位大臣，头戴乌纱，上插雉尾，身穿蟒服，足踏乌靴，俯伏奏道：“臣雅里丞相，有事启奏。臣因国舅苏宝同被樊梨花大破金光阵，血光冲散而逃。今有本章具奏，他往各处名山仙洞，求取法术宝贝，要除灭大唐，复回我邦土地，以报此仇。一去之后，并无音信，使唐兵打到铜马关。今有花叔赖表章送上，奏我王龙目观看。”奏毕，将本呈上，接本官接了，放在龙案之上，国王一看，方知五龙公主在铜马关摆五龙阵，缺少上将，特来请命。狼主问：“两班文武谁去救铜马关？”正言未了，武班中闪出驸马苏定国，执笏当胸奏道：“臣愿领兵，保举四将同往。”国王问道：“卿保举何人？”苏定国道：“臣保殿前云必显，指挥方万春，大平章忽突，黄毛洞主郝麒麟，立破大唐兵，奏凯回朝，望我主免忧。”国王听了，龙心大悦，传旨一齐朝见，山呼谢恩，当殿插花赐酒，封五将为神武大将军，到铜马关听五龙公主调用。五将谢恩出朝，国王驾退回宫，文武朝散。次日，驸马苏定国到教场点齐人马，大兵十万，带同四将，离了建都。

到十里长亭，各官设酒饯行。苏定国等下马立饮三杯，辞了百官望东而进。你看旌旗浩荡，号令严明，三军司令一路行来。

再言陈金定进营，参见元帅，说起追花叔赖，遇见五龙公主，如今倒有一番厮杀。元帅传令把兵马退下十里，且慢打关。

众将依令。只有秦汉、窦一虎不依，上帐说道：“元帅休长他人的志气，灭自己威风，且慢退兵，虽然五龙公主厉害，小将二人明日再去攻关，试其法术，然后计议未迟。”元帅听了，说：“二位将军之言有理。”传令聚守营盘。

再言次日元帅升帐，点秦、窦二将出营打关。二将一齐接令，领兵到关前大骂。番兵报入关中，花叔赖闻报，忙来参见师父，说：“前日盗莺钻天入地二个矮子来打关，如何退得？”白龙公主说：“徒弟不必忧心，待我们前去拿进关来，斩首号令，出你的气。”花叔赖大喜，点兵开关。白龙公主骑鹤来到阵前，见了秦汉、窦一虎，喝道：“你二个无名小卒，快叫樊梨花出来会我。”秦、窦二将抬头，看见一位道姑，头戴鱼鹤金冠，身穿鹤氅，手舞双刀，骑了白鹤。便大喝说道：“妖妇，我元帅岂可见你的么？吃我兄弟一棍！”便照

白龙公主打来。

公主大怒，将双刀敌住。三人大战一场，战到数十回合，不分胜负。白龙公主取下乾坤宝伞，说道：“矮将看宝贝。”便把伞撑开，放出五色祥云，把二人眼目罩住，一个跟斗，跌入伞中去了。白龙公主收兵进关。吓得唐兵魂消胆落，回营报知元帅道：“番营一位骑鹤道姑撑开伞，秦、窦二将即不见，那道姑收兵进关去了，特来报知元帅。”元帅大惊道：“我原晓得五龙公主法术多端，昨日要退兵十里，计议与她厮杀，这二将恃勇不从，要去打关，致被擒去，如何是好？”刁月娥、薛金莲二人说：“元帅之言不差。”再言白龙公主进关，花叔赖接入帐中，叫声：“师父，两个矮将怎么样了？”公主说道：“已拿在伞中，此时定化为血水。”花叔赖大喜，吩咐摆酒庆贺。五位公主朝南坐着，花叔赖下面相陪，酒方三杯，忽听得伞内开声说道：“我九转玄功，乃王禅老祖门下秘授，你今虽然吃酒，少不得斩你五条妖龙。”花叔赖听得大惊。黄龙公主叫声：“五妹，你的宝伞有灵，拿人就死，今日为何不灵？”白龙公主说：“这就奇了。”忙将宝伞放将开来，只见两个矮子一个跟斗跳出来，秦汉飞上天去，窦一虎将身入地。五位公主看得呆了，倒觉心惊。花叔赖道：“先前说道，他有钻天入地之能，谁想又被他逃去了。”黄龙公主道：“方才不听他说么，他说是王禅老祖门下，炼成真身，不化血水。待我明日出阵，祭起火珠，烧死唐兵百万，方见五龙山手段。”花叔赖甚喜。

再言秦、窦二将回营参见元帅，元帅大喜，说：“二位将军被乾坤伞拿去，我心甚忧，幸得主上洪福。你等回来，可将情由说我知道。”二将说道：“番奴的宝伞果然厉害，见他撑开，有万道毫光把我二人眼目遮蔽，跌入伞中，若是凡人，定然化为血水，幸我们师父传授金丹防身之宝，遇有急难，吞入腹中，不能坏身。放开伞来，逃走回营，得见元帅。”元帅大喜说：“今日刁月娥、薛金莲二将要去攻关，你们去助阵，须要小心。”秦、窦二将道：“愿去帮助。”夫妻四人喜欢，准备攻关。有番营差官，将战书送来，说停数日，待五龙阵摆完，见个雌雄。元帅批允，差官回到关中，报与花叔赖说：“唐元帅批允。”花叔赖与五位公主摆阵，缺少兵将，正议此阵，番卒进报说：“狼主差驸马苏定国，领兵十万，大将四员，已到十里之外。请二大王出关迎接。”花叔赖大喜，出西门接进营中见礼，设酒洗尘。

次日，五位公主操演人马，出关摆下五个阵势，分东南西北中央。第一阵，名曰黑龙阵，黑龙公主守住将台，点大将郝麒麟把守阵门，内中黑气冲天，变化多端，凭你神仙入阵，性命难逃。第二阵，名曰白龙阵，白龙公主督阵，令大将忽突把守阵门，内中白雾漫天。第三阵，名曰赤龙阵，赤龙公主镇守中军，令大将云必显把守阵门，内中红光滔滔。第四阵，名曰青龙阵，青龙公

主督阵，令大将方万春守住阵门，内中青云片片。第五阵，名曰黄龙阵，黄龙公主镇守将台，督理阵中，驸马苏定国守住阵门。十万雄兵，按分五路，又分金木水火土五行，操演五日，各归队伍。五位公主见阵图已完，第六日各驾仙鹤到唐营讨战。

樊梨花闻报，摆开五队出营，旗分五色，一队一队而出。

樊梨花头戴金冠，身穿锦袍，内着金甲，左男右女，一字排开，众将戎装，兵卒英勇，军威雄壮。五位公主见了，说道：“果然行军有法，纪律严明。”便道：“樊梨花出来会我。”梨花听了，欣然来到阵前说：“五龙公主，我与你风马牛不相及，你摆下阵图，阻我西进，倘不收兵，杀你片甲不留，悔之晚矣。”五位公主说：“樊梨花，你仗黎山门下，欺我教门，我等姊妹们不服，摆下一阵，你若破得，我姊妹让你西进，若不能破，休怪我等。”樊梨花说：“我一路征西，破了多少阵图，何惧你等妖术？你且闪开，待本帅看明好破。”五位公主说：“你们看阵，随我来，不要害怕。”骑鹤先去。樊梨花同刁月娥、薛金莲三骑马来阵前，喝道：“五龙公主，本师既来看阵，休放冷箭。”公主说：“若放冷箭，非为好汉。”说罢入阵去了。樊梨花一看，果然阵图厉害，前呼后应，变化无穷，左冲右击，宝光腾腾，顶上五云结盖，看了颇觉心惊。正在踌躇，不好进阵。五龙公主从阵内冲出说：“樊梨花，如今可晓得厉害么？”樊梨花说道：“这些小技，何能称为厉害？”说罢，三人自回营中。

不知如何破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 59 回 梨花一打五龙阵 窦一虎借芭蕉扇

第 59 回 梨花一打五龙阵 窦一虎借芭蕉扇

再说樊梨花在马上想道：“方才说了破阵，若不去，被他们笑无能。但是五龙阵，无非五行生克，况阵中毫光万道，宝贝不少，凡人不可进去，须有道术之士、仙门弟子，方可去得。”即点刁月娥、薛金莲二将，付灵符一道，保护其身，去打青龙阵，须要小心。二将得令而去。又点秦汉、一虎，你二人有金丹保命，去打赤龙阵。二人得令而去。又点窦仙童、陈金定二员女将，各带灵符保身，防他宝贝伤害，去打白龙阵。

二将领命而去。樊梨花想道：“军中知仙法者，只有八人，今已差去六人，我与世子去打黄龙阵，这黑龙阵令谁去？”正在商议，只见尉迟青山解粮到，参见元帅。元帅大喜，说：“你这竹节钢鞭，乃仙传之宝，可以去得，况又黑脸黄甲，正应黑虎，命你与先锋罗章同行，付灵符一道护身，去打黑龙阵。”二将欣然领令而行，又命刘仁、刘瑞、金桃、银杏同众将守住营盘，不可轻动，众将领命。梨花自与薛丁山去打中央黄龙阵。

再说刁月娥、薛金莲打入青龙阵，只见冲出一员番将，青盔青甲青脸，座下青鬃马，手执开山斧，旗上书“大将方万春”，出马拦住阵门，大喝道：“二位佳人休来送命！”二员女将双刀劈面砍去，方万春使斧相迎。战有数十回合，刁月娥将摄魂铃摇动，方万春倒撞下马，薛金莲上前正欲枭首，只见青龙公主驾鹤而来，喝声：“休伤我将。”即用剑砍来，刁月娥、薛金莲二人将双刀架住，三人大战。青龙公主把百铃旗摇动，阵中一声响亮，走出无数怪兽，张开血盆大口，奔来吃人。

二将吓得魂不在身，飞马出阵，败归营中。那秦汉、窦一虎打入赤龙阵，见红光里面冲出一员番将，脸如红枣，身穿红甲，坐下胭脂马，手执大刀，旗上书“云必显”，举刀拦住，道：“你两个矮东西，也来打阵，吃我一刀！”二人棍棒相迎，杀得番将招架不住，回马就走。二将正要追赶，赤龙公主驾鹤而出，敌住二将，祭起雌雄剑，当头砍来。秦汉、窦一虎看见不好，俱入地走了。

再说窦仙童、陈金定二将杀入白龙阵，见白气满天，冲出番将忽突，白盔白甲、座下白马，手执银枪截住厮杀。战未数合，番将大败而走。白龙公主撑开宝伞，二将见了，叫声“不好”，大败而回。白龙公主收了宝伞回阵。那尉迟青山、罗章杀入黑龙阵，内中黑气冲天，冲出番将郝麒麟接住厮杀。这郝麒麟岂是尉迟青山对手？战了数合，回马就走。里面冲出黑龙公主，把百叶幡摇动，二将幸有灵符在身，不至化为血水，跌落马下，陷在阵内。樊梨花同薛丁山杀入黄龙阵，见黄沙漠漠，冲出番将苏定国，金脸金盔金甲，座下黄鬃马，象秦琼转世，手执黄金剑，拦住道：“通下名来。”薛丁山道：“我乃平辽王之子薛丁山，同妻樊梨花到来。快快下马受死，免污我戟。”苏定国听了大怒，说道：“我国王正要拿你二人，碎尸万段。”丁山大怒喝道：“务要斩了苏定国。”苏定国忙把双剑迎住，黄龙公主亦大喊一声，冲出阵中助战，祭起火珠，火光焰焰，樊梨花借火遁而走，薛丁山陷在阵中，幸有灵符在身，不致损命。樊梨花回营，众将皆言宝贝利害，所以不能破得，特回缴令。尉迟青山、罗先锋同世子陷在阵中，不知性命如何？樊梨花听了，闷闷不乐，传令紧守营门，三日之后计议救取三人。

忽听朝廷差军师徐梁赐锦袍到，元帅开营接旨宣读，三呼已毕，叩头谢恩。各将皆与见礼，军师道：“为何不见世子及尉迟青山、罗章等三人？均要请来领锦袍。”元帅把破五龙阵、三人被困之事细说一回。军师道：“原来如此，你且不必烦恼，你师父有大神通，速差人去请来，好破此阵，可救三将！”樊梨花听了，如梦初醒，说：“承军师指示。”徐梁即别了元帅，回去复旨。元帅同众将送出营门。

樊梨花回帐，忙修下书信，差秦汉、窦一虎速往黎山老母处投下。二将领命，钻天入地而去。不一日早到黎山，秦汉落下云头，来寻洞府。窦一虎亦在地中钻出，二人相见，说道：“仙洞在于何处，师弟可知否？”秦汉说：“师兄，那边苍松成径，翠柏成林，可是洞府么？”二人走到洞口，叩门三声，洞门开了，走出二位女道童，见了二人，说：“莫非王禅老祖门下秦汉、窦一虎么？”二人惊讶说：“师兄哪里晓得？”女仙童道：“我师父着你进去。”秦汉、窦两人同入洞中，见仙花仙草，仙鹤成群，白鹿衔花，两人来到殿中，只见老母坐在禅床，即忙跪下，呈上书信。老母说：“你们来意我尽知了，薛丁山与尉迟青山三将有五十日灾难，你二人可一往南海洛伽山观音菩萨座下，央求善才童子下凡，可破此阵；一往西方火焰山牛魔王那里，借铁扇公主借芭蕉扇，可破火珠。”二人叩谢出洞。窦一虎说：“师弟你往南海，可以飞过去，我地行往火焰山借扇。”话完，二人分头而去。

窦一虎在地中行了半日，钻出头来一看，只见一所乡庄，鸡犬相闻，田园秀茂，有一老翁在溪边看云，说：“快要下雨。”窦一虎忙上前施礼，口称老丈。老翁听得，回转身来，连忙还礼，笑道：“你身材短小，想必是矮人国中来的么？”窦一虎答道：“我是大唐中国来的。”老翁又笑道：“小哥欺我了，大唐到此地有九万余里，经过许多险路，除非是齐天大圣。”窦一虎惊疑一定，说：“是哪一个？”老翁说：“小哥小哥，你还不晓得么？那齐天大圣，亦是大唐的人，唐三藏和尚大徒弟孙悟空，唐僧往西天取经，在此经过，西北上有座火焰山，一向这里热不过，孙行者往铁扇公主处，借了芭蕉扇将火焰山扇灭了，所以近日温凉。”窦一虎闻言，喜之不胜，说道：“孙行者是佛教，我是仙教，所以同在大唐，难道你不认得么？”老翁说：“小哥小哥，想你大唐到这里，是有点意思的，到此何干？”窦一虎说：“老丈你不知道，那西凉国兴兵造反，大唐起兵西进，到铜马关，有五龙公主摆阵阻兵。我奉元帅将令，要到火焰山借扇，经过此地。请问老丈，到火焰山有多少路？”老翁说：“原来又是借扇。如今这火焰山被孙行者扇灭了，连火也不见。若要借扇，须到翠云山仙洞铁扇公主处，她今也皈依佛教，不管闲事。此去西边一百里，就是翠云山了。”窦一虎问明，连忙拜谢辞别起身，往地中去了。老翁说：“唐朝多是异人，此人身材短小，倒会地行遁法。”窦一虎又行百里，钻出头来一看，原来一座土山，但见一派青松翠柏，半山之中清磬卢传，白云缭绕，走近面前，有一所洞府，上写着翠云洞三字。将洞门连敲三声，里面走出女姑说道：“这里是修行之地，哪个叩门？”开门来看，窦一虎见是女姑，连忙下礼叫声：“道姑，我是大唐樊元帅差来，要见公主娘娘借芭蕉扇破阵，相烦通报一声。”道姑说：“你这矮子亦是大唐来的。前番我家公主受了大唐和尚

之气，从此发愿修行，不管闲事。不敢去报。”竇一虎说：“道姑，我是王禅老祖门下弟子，千山万水，方得到此。求你方便，对公主说一声。”道姑说：“你师父王禅老祖，我家公主常常言起，你既是他徒弟，与你禀上一声罢了。”竇一虎说：“如此，多烦道姑了。”道姑走入殿中，公主正在打坐，道姑禀上：“娘娘，外边来了一个大唐人，说是王禅门下弟子，来借宝扇去破五龙阵。

现在洞外，不敢擅入。”公主听了，说：“既是王禅门下，必有神通，前番受了猴子之气，今日此人不同，可唤他进来。”道姑奉命出来相请。说：“娘娘唤你进去。”竇一虎即忙进去，来到殿上，叩见公主，将借扇破阵的因由说了一回。不知肯借与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 60 回 善才途中战秦汉 五公主阵上收宝

第 60 回 善才途中战秦汉 五公主阵上收宝

再言公主娘娘问道：“你既是老祖门下，姓什名谁，有何本事，敢来借扇？”一虎回禀道：“弟子有地行之术，日行千里。”公主说道：“宝扇当时有火焰山，断然不借，如今此山被孙行者扇灭了，留在洞中亦无用处，今日借便借了。但破阵后，就要还的。”一虎说：“自当如命。”道姑即将宝扇取出，一虎接在手中一看，是一柄蒲扇，能大能小，叩谢出洞，仍从地行而回。

那秦汉上天行了数日，早到南海，一看海面汪洋，不能地行，只得又带帽子飞上云端，双眼紧闭，听得耳边风声，片时落在山上。秦汉开眼一看，已在大土山门，上写着慈航禅院。

只见两个和尚笑着走出，说道：“你是王禅门下弟子秦汉么？”秦汉大惊，想道：菩萨早已知道。忙上前施礼，说：“法弟便是。”两个和尚回礼。两个乃是菩萨门前二位弟子，法名都罗、吉谛便是。因菩萨朝天去了，曾有法旨吩咐：今日有大唐差来王禅弟子秦汉到此，求善才去破五龙阵。可着他先回。菩萨不日朝天回殿？遣善才就来。和尚将菩萨吩咐转告秦汉，秦汉不敢久留，即拜别二位师兄，飞上云端，耳听风声，不消一刻，来到东土，落下云端，心中大喜。仍然飞上云端，一路行来，到西凉国落下云头一看，见一村庄，有山有水，树木成林，有茅屋草舍，桑麻遍地，犬吠鸡鸣，好一所村居。秦汉正在观看，见村中走出一位婆婆，说道：“这位客人也是东土来的。”秦汉大惊道：“这婆子倒有仙气。请问因何晓得我是东土来的？”婆子道：“昨夜有一位矮子，同你一样身材，在此借宿，肩上一柄芭蕉扇，说是翠云山借的，今日早上出门，忽遇见一个孩子，头上梳着丫髻，两手带镯，脚踏火轮，手拿齐眉短枪，身穿绣龙锦袄，大红襟子，赤了双足，不知什么缘故，见了扇子大怒起来，与矮子交战。矮子哪里杀得过他，大败而走，孩子赶去，不知死活

。”秦汉听了，是师兄一虎，即谢过婆婆，飞上云端，向西而去。前面喊杀连天。秦汉落下云头，见一虎战孩童不过，且战且走，好不着力。秦汉叫一声，：“小童，不得无礼，我来也！”童子回头见秦汉又是一个矮子，并不回言，举火尖枪就刺。二人大战未数合，秦汉哪里杀得过，棒法乱了。一虎见师弟相助，回身双战孩童，好个大战。秦汉架住枪说：“童子通下名来。”孩童道：“俺行不改名，坐不改姓，我乃牛魔王之子，铁扇公主所生，吃人无数，火云洞红孩儿便是。只为要吃唐僧肉，遇了齐天大圣孙行者，往灵山求观世音菩萨收服为止。

五十三年参拜佛爷，方成正果，在南海紫竹林中菩萨座下，蒙法旨前往征西助战破阵，路过村庄，遇见这矮子，偷走我母亲芭蕉扇。快快还我，饶你二人性命，若强抗不还，将你二人活吃。”秦汉听了笑道：“我道是谁，原是善才童子，你是菩萨弟子，我两人乃是王禅老祖门下，释道一般，我奉黎山老母法旨，着师兄往令娘娘处借此芭蕉扇要破阵，我往洛伽山求取菩萨座下善才，相助破五龙阵收宝，相遇都罗、吉谛二位和尚，说：菩萨朝天，同善才、龙女去了。叫我先回，朝天后即着善才来西方破阵。我驾云而来，见你们杀得高兴，下山看你。这柄扇是借来的，不是偷来的。”善才听了，心中才明白，说：“事既如此，何不早说。若秦师兄不来，一虎师兄必被我刺死了。”一虎笑曰：“你须吃人肉的人，若要打死我尚早，若杀不过，我钻入地中，你哪里寻得见？你们二人慢慢驾云而来，我入地先回唐营。”说完将身一扭，直往地中去了。善才童子说：“一虎师兄有地行之术。秦师兄有何仙术？”秦汉说：“我有钻天之术，一日能行千里。请问师兄有什么仙术？”善才说：“我有风火二轮，日行万里，比你二人更快。”秦汉说：“事不宜迟，快快起程。”二人双双驾云而来。

再言五龙公主，忙请花弟子到来，说：“观见唐营未来打阵，花叔赖明日领支人马，杀到唐营剿灭樊氏，好夺唐朝。”叔赖听了大喜，传令三军明日出兵。众将一声答应，准备交战。

再言樊梨花对众将说道：“秦、窦二将前往黎山，一去四十余日，尚未回来，三将陷在阵中，生死未知。”众将答言：“二人去了日久未回，我们明日前去破阵。”正在此言，番儿打下战书约明日交锋。梨花批允，即对金定、仙童说：“驸马与二将陷阵，秦、窦二人未回怎处？番将花叔赖已下了战书，我亦批允明日交锋，听天由命而已。”仙童、金定说：“既称上将，何惧番奴，明日各人务要努力，倘若为国亡身，亦无怨恨。”众将皆忿忿不平，待明日交战。

次日元帅升帐，点月娥为头阵，金莲为二阵，陈金定为三阵，仙童为四阵

，元帅亲领大兵为五阵。刘仁、刘瑞为左右翼。

正要出兵，秦梦解粮回阵，参见元帅说：“今日出兵，不点男将，全点女将，却是为何？”元帅说明此事。秦梦听了，大怒道：“可恶番奴，岂敢放肆，我今日出战，必要活擒番奴献功。”元帅道：“将军解粮刚回，一路辛苦，鞍马劳顿，不敢相烦，后营安歇。”秦梦必欲出战。元帅发令，五龙阵厉害，众将出战，务要小心。众将得令。

秦梦久未临敌，得意洋洋，全身披挂，手执金铜，骑下呼雷豹，带领本部人马出营。那番将花叔赖领兵出阵，五龙公主守住阵脚，冲到唐营。唐营炮响，冲出一员大将，飞到阵前喝道：“俺乃大将军秦叔宝之孙秦梦是也，番奴到此，快来决一死战。”花叔赖大怒，飞马冲出，提鞭就打。秦梦双铜迎住，大战有五十个回合，杀得叔赖汗流浹背，回马大败而走。秦梦喝声：“番奴哪里走！”拍马随后赶上。五龙公主大惊，即驾鹤出迎，大喝道：“樊梨花，你前日打阵杀败，今尚敢出战投死。”五员女将大怒，一齐杀出，喝道：“休得胡言。”各杀将来。

五龙公主舞起双剑迎敌。竈仙童祭起捆仙绳，被五龙公主撑开宝伞，收去仙绳；月娥亦摇动摄魂铃，又被宝伞收去。梨花大怒，祭起乾坤圈及混元棋盘，来打五龙公主，均被宝伞收去。五员女将大惊，各带转马头大败而走。五龙公主在后追赶。

黑龙公主祭起雌雄剑，来斩梨花。忽见云端落下一童子，大喝道：“黑龙公主休得无礼，我来了！”梨花抬头一看，见云端飞下一童子，脚踏双轮，十分威武，手持火尖枪，望黑龙公主就刺。黑龙公主认得是善才童子，大声叫道：“红孩儿，你亦来管闲事么？”收了双剑，五位公主一齐围住，大战一场。

五员女将回马复来助战。秦汉正在云头上赶路，听得下面杀声，往云中一看，认得是哥哥秦梦追赶花叔赖，看看追近，叔赖祭起神鞭，秦梦不曾防备，被打下马来。叔赖正要上前取首级，秦汉飞下大喝道：“休得伤我兄长，俺来也！”举棒就打。叔赖一看，认得是盗莺的，大怒，提鞭相迎，二人大战。唐兵上前将秦梦救回，叔赖难以取胜，又祭起神鞭打来。秦汉飞上云端，叔赖收鞭回关。众位公主不能取胜，五龙公主对樊梨花、红孩儿道：“今日天色已晚，明日再战罢！”二人各自收兵，元帅回营。见伤了秦梦，用药敷好。请善才童子相见，众将拜谢。秦汉回营缴令，细说老母差使之事，故此请得这位小英雄来破此阵。

梨花听了大悦，上前叩见善才，说：“今日若非师兄相救，几乎又输一阵矣。礼当拜谢。”善才说：“俺亦有一拜。”一虎回营缴令，也将借扇之事说一回。元帅大喜，设筵庆贺。善才童子乃系佛教，除荤戒酒，另备素筵。众将

席中皆称宝伞厉害，收去许多宝贝，怎能得回？善才童子笑道：“他伞虽妙，不及我灵山太极图。待至明日，定将你们的宝贝取回。”众将听了大悦，梨花道：“全仗师兄法力。”宴罢各回营安歇。

不知善才破阵法力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 6 1 回 元帅营中产薛强 善才大破五龙阵

第 6 1 回 元帅营中产薛强 善才大破五龙阵

却说次日天明，元帅升帐，善才上前请令破阵。元帅道：“今日破阵全仗师兄，须要小心。”令秦汉、一虎为左右翼打阵。善才同秦、窦二将点兵出营。又命仙童、金定为救应；令金莲、月娥为后队。元帅同刘仁、刘瑞、金桃、银杏居中军。

三声炮响，众将俱到阵后助战。

再言黄龙公主收兵回关，闷闷不乐，对四位公主道：“我们姊妹五人，心厌龙宫，在山修道有数千年，得长生不老之法，今因小忿下山，扶助花叔赖阻住唐兵西进，指望成功，谁知他请了善才童子到此。我一向闻他原在枯骨山火云洞吃人，积骨如山，乃是一个万恶魔王，今皈依菩萨座下，神通广大，我等焉能敌他？不如回山，休管闲事。”白龙公主叫声：“姐姐说哪里话来，我等五龙公主之名，岂甘为人下，何惧善才童子。

明日不要与他交战，待他进阵，自然一网而擒。”三位公主皆道：“五妹之言有理，只要引他进阵，童子必定遭擒，那时知我五龙公主手段。”黄龙公主无奈，只得依允。

次日五位公主乘鹤而出，只见唐营大开，冲出三员男将，四员女将，杀到阵前，大叫道：“五龙公主快快投降，免汝等一死！”五龙公主亦大喝道：“红孩儿，公主今日不与你交战，敢来打阵否？”善才道：“这个何难，俺来也！”五龙公主听了，一齐飞入阵中，等候善才。善才灵巧不过，对秦、窦二位道：“师兄，他五龙阵五行相生相克，生门惊龙，和你打进青龙阵。”二将称说：“师兄言之极是。”杀进阵中，只见一道青烟冲开。二员番将喝道：“三个孩子快来，俺大将方万春在此。”二将并不答话，举棒就打。青龙公主将灵旗摇动，见一群怪兽，张开血盆大口，奔来吃人。二员矮将心慌。善才笑道：“此系小技，敢来逞演妖术。”除下项圈，将先天太极图祭在空中，灵旗打折，百兽化为乌有。青龙公主喝道：“你这孩子敢伤我宝贝。”飞鹤冲将出来，举剑就砍善才。善才持枪相迎，青龙公主哪里敌得过？番将被秦汉一棍打死。四员女将见阵已破，也杀进阵中。青龙公主此时无处逃走，只得把口一张，喷出万道青泉，即在水中一滚，变一条青龙，随水逃去。

红孩儿道：“她既逃去，不必追赶。再打赤龙阵。”阵中冲出一道红光

，声如雷鸣，来了一员番将，大声喝道：“大将云必显在此。”随即举起大刀，直奔三将。三人各着兵器相迎，不一合，赤龙公主乘鹤而来，祭起雌雄剑，却被善才童子用太极图打下。公主把口一张，放出万道金光，把身子一摇，现了原形，乃一条赤龙，直滚而去。

赤龙阵已破，又打黑龙阵，见阵中一道黑气冲出，番将郝麒麟手执金锤迎住，被一虎打中马头。黑龙公主跨鹤而来，手执百叶幡，念动真言，好不怕人，两员矮将跌落马下。善才笑道：“这妖幡只骗凡人，俺乃九炼成钢，真身不坏，奈何我不得的。”将太极图打去，把幡打为两段。两员矮将在地用棍乱打，公主把口一张，吐出黑水，腥臭难闻，化一条黑龙而去。

黑龙阵又破。

四员女将杀入阵中，救出尉迟青山、罗章，令小卒背了回营。又同杀到白龙阵。只见白雾布满阵内，来了番将忽突，两手执枪直刺善才。善才闪过，回转一枪挑下马来，被四员女将活捉而去。白龙公主驾鹤而来，把伞撑开，冲出万道亮光。二员矮将、四员女将立马不住，跌倒在地。惟有善才童子直立不动，大笑曰：“白龙，任你这柄伞多大神通，今日亦该灭了。”说完，祭起太极图，将宝伞打碎，一个霹雳，众将死而复生，各皆上前，收回法宝。白龙公主见打碎宝伞，破了阵势，无奈把口一张，吐出白气，乃万道寒光，水中一滚，现一条白龙逃去。

众将返身又打黄龙阵，只见黄沙漠漠，阵中炮响一声，只见驸马苏定国，用黄金钢来打善才。善才的火尖枪十分厉害，哪里敌得住，苏定国杀一条血路逃生。众将正在追赶，黄龙公主持剑出阵，喝道：“休追吾将。”举剑相迎，战不十合，祭起火珠，霹雳一声，火光烈烈焰焰，烧将起来，众将吓得魂不附体，各兵俱烧得焦头烂额。红孩儿大笑道：“黄龙你这妖怪，不晓得我生在火焰山，住在火云洞，怎怕你之火。待俺飞入火内，与你战一个高下便了。”黄龙料非对手，念动真言，火珠愈炎。元帅大叫道：“火珠厉害，急取芭蕉扇救助众将。”一虎听了，将芭蕉扇连扇几扇，火珠跌下，顷刻风火并息，众将安然。黄龙公主大怒：“你们借铁扇公主的芭蕉扇，破我的宝贝，定与你决不甘休。”返身杀到梨花马前。忽现出三头六臂，象哪叱三太子一般。众兵看见大惊。独善才童子大笑不止，说道：“黄龙，你的法术不足为奇。”把手一放，吹口仙气，阵中杀出无数小红孩儿，手中皆执火尖枪，将黄龙公主围住。众将见了，各称奇异，皆云神通广大，杀得黄龙公主招架不住。

善才用起太极图，黄龙知事不利，现了原形，乃一条黄龙，涌起万丈波涛，口含火珠，借水中遁去，一时大水洋洋，随波而去。

善才童子破了五龙阵，众将救起丁山，见他失了魂魄，人事不知，妻妹见

了，俱皆伤心。安排暖车送回营。元帅大喜道：“今日破了五龙阵，皆赖善才童子之大功。”元帅吩咐收兵回营，即用仙丹救了三将，设宴庆功。元帅谢了善才童子破阵之功，传令各将歇息，明日攻打他关便了。是夜元帅营中产下一子，取名薛强，军中暂留三日。

再言苏定国阵中逃回，叔赖接进关中，问及唐兵攻阵，胜败如何？定国将红孩儿破阵，五龙公主各现原形逃走，伤了三员大将，忽突被他擒去，幸我得脱，一一告知。叔赖闻言大惊，下令各处严加防守，多设灰石弓弩；与驸马分兵，各守东、西二关口。即修告急本章进朝，候救兵到关再战。

再言樊元帅养兵三日升帐，一虎上帐禀道：“小将借扇，圣母吩咐，但破阵后，即要送还，不可失信。”元帅称是。忽座中闪出善才童子道：“俺奉菩萨法旨，破阵成功，就可回去。

但我久不拜见母亲，这柄扇待我带去，免劳师兄来往。”元帅大喜，将扇付与善才童子。善才吹口气，变成小钱大扇子，含在口中，别了众将，登风火枪冉冉而去。元帅随即下令攻关。

秦梦要报一鞭之恨，请令打关，元帅依允。秦梦领了人马到了关前，大骂番营，番营中只作听不见。秦梦立令军士攀城而上，只见上面箭如飞蝗射住，唐兵不能上城，反伤了无数兵卒。元帅大兵已到，把人马住扎关下。秦梦道：“关门坚周，兵不能上，请令定夺。”秦汉上前说：“前次一虎同小将进关盗莺，会见番女欢娘，二人有约，不若待末将今日入关，通知欢娘，里应外合，正好破关。”元帅道：“你前次私进关中，应当有罪。

今日若破此关，将功折罪。”秦汉依令，当晚飞进关中，来到后房从窗外一看，见欢娘手托香腮，眼放秋波。秦汉想道：他既终身许我，今晚到此一定遂心，即上前施礼。欢娘一见，转悲为喜，乃笑道：“冤家因何不来看我？令人我时刻盼望。”秦汉道：“美人，小将自从那日别去，怎有功夫脱身。”便将事细说一回，又道：“夜来与你刺死了花叔赖，做长久夫妻，然后一同去降唐。”欢娘大喜，商议停当，秦汉道：“倘若苏定国提兵到来，如之奈何？”欢娘一想，有了计策，对秦汉道：“只消如此如此，使他们首尾不能相顾，然后将军在暗中相助，岂非万全之计？”不知如何刺他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 6 2 回 欢娘刺死花叔赖 梨花兵打玉龙关

第 6 2 回 欢娘刺死花叔赖 梨花兵打玉龙关

且说秦汉听了此计，道：“美人此计甚高，待我回营禀知元帅，即同师兄进关相你。”说罢飞出关外，回营中对元帅说明原委。元帅听了，暗道：“矮子好色，但愿他成功，则大事定矣。”即令二矮将进关助欢娘行事，又令诸将当夜攻关，里应外合。二人大悦，各自出营，上天入地去了。

再言花叔赖闻欢娘相请，欣然来到东房。欢娘接进，双双见礼。二人坐下，欢娘说：“今日端阳佳节，妾身备有水酒，请大王庆贺，但是大王恋于西房，情意恰好。”叔赖笑道：“美人你且宽心，二人无分厚薄，本爵我有调匀的法度，一向阔别，今日补情，即与美人畅饮一番。”叔赖上坐，欢娘下陪，丫环斟酒，将叔赖灌了又灌，一连几觥，灌得大醉。叔赖立起身来，一手搭在欢娘肩上，一手调情。欢娘又劝他几番，他便立脚不住。丫环扶到床上，人事不知，竟自睡了。欢娘即吩咐丫环将酒席收去说：“你们吃个尽醉罢了。”丫环叩谢，各在外厢吃酒。时正三更，欢娘持剑欲砍，却心慌意乱。忽见秦汉从天而下，走入房门内，将欢娘手中剑接了，把叔赖刺了。又传令，假称大王请驸马商议大事，并伏刀斧手三百于帐下，他来时将其斩首，开关降唐。欢娘打扮戎装，带了令箭。只见地下钻出一虎说：“师兄，这女子传言，我和你开关迎接大兵。”秦汉依允，又对欢娘道：“你不必心慌，我暗中自然助你行事。”说罢，各司其事去了。欢娘手提亮灯，走出营门，传令旗牌官分立两旁，今大帅令：传驸马前来商议军国大事，不得迟延。

旗牌军接了令箭，上马往西营相请。

且言爱娘正在房中，丫环报进说：“东房欢娘执令箭传驸马议事，帐中埋伏刀斧手，不知因何事情。”爱娘听了，心想，这贱人传驸马，必要杀我；不如赶入东房，求大王做主，救我性命。点灯来至东房，只见众丫环皆醉倒。走入房内，四顾无人，惟床上大王未起，近床前一看，只见鲜血满身，大王已死，便大哭一场，拭泪道：“这贱人如此凶恶，待我为大王报仇。”结束停当，手执双刀杀出。

再言苏定国闻叔赖相请，心中猜疑，带了亲随三百名，各持火把刀枪来到东宫，不见叔赖出迎，便走到帐前开言道：“花将军夜深唤下官何事？”忽听云板一响，来了一员女将，说道：“俺家大王计穷力竭，三位爷爷被捉，不知死活，竟欲开关降唐，故此请驸马到来商议。”定国听了此言，说：“罢了！罢了！叔赖如此反叛，待我杀此逆贼。”欢娘大怒，正欲令刀斧手下手，只听里面有人杀出，爱娘手执双刀。这定国大怒道：“逆贼使贱人杀我么？”拔出宝剑，将二人杀死。这惊动帐下刀斧手出来救助，却被三百亲随兵尽行杀死。回身见床上叔赖早已呜呼，定国更觉心慌，惑疑不定，便回到营门外。

忽探子飞报说：“大唐二员矮将潜入关内，杀死守将，军士开了关门，大唐兵马一拥而入。”定国一听大惊，带领亲随兵，逃出西门投玉龙关去了。

唐兵进关，元帅下令休伤百姓。元帅来到帅府，见杀死军士不可胜数，方知欢、爱二娘俱被定国杀死。秦汉道：“二位佳人有功于唐，未受其封，可怜一命身亡。”备礼安葬欢、爱二娘，余尸尽行焚化，出示安民，在牢中放出伯

赖、忽突二人。

元帅吩咐道：“你二人乃无名小将，杀之无益，放你回去，叫玉龙关主将早早投降，免动干戈。哈迷国王解上长安定罪，或者我主上好生，将君臣大赦，使他年年纳贡称臣，亦是你番奴等之造化。且速去罢！”二将叩谢不杀之恩，出城而去。元帅即令设宴庆功，三军欣悦。次日上本回朝奏捷，养息三日，再起兵攻打玉龙关，令罗章为先锋，丁山为护卫军，分兵三路而进。

不三日，罗章兵到玉龙关下，即令众将攻城。早有番卒报入关内。那守关主帅乃国王长子罕鬼粘坐守。前日闻苏定国前来报说，他已心中慌乱，又见花伯赖、忽突二将被放回，道唐兵之事。又有番兵奔报，唐将讨战甚急，吓得心中大惊，即唤众商议，问谁人敢出关拒守。连问数声，无人答应。太子无法，正在纳闷，左右报苏国舅到，太子吩咐请入。宝同朝拜太子，太子道：“国舅少礼，前闻金光阵内走脱，今日回来，必有神通可以退得唐兵。”宝同奏道：“臣前在金光阵大败后，欲起兵复仇，因往各处仙山，蒙教主金壁风祖师借我一匹神兽，名曰黑狮子，驾云而来。闻得唐兵杀来，故来议战。”太子又道：“目今兵临城下，将卒心寒，无人领兵出战。今日国舅到此，必有妙计以破唐兵。”宝同道：“若得人马，杀他片甲不回。”太子大悦，即点精兵十万，战将十员，放炮开关，杀到阵前。

罗章抬头一看，乃是苏宝同，便挺枪直刺。宝同用刀架住，战有三四回合，不能取胜，把黑狮子一拍，那狮子双蹄起在空中，鼻内吐出烟火。罗章两目难开，回马就走。此火遇风更烈，大如车轮，小如炭火，飞来粘在身上，烧着军士，焦头烂额，自相践踏，一万人马，折其大半。宝同大喜，回兵入关，太子令设筵庆功。

且言罗章大败，收了残兵，见元帅大兵扎营山下，罗章进军中告罪。元帅道：“你既为先锋，必见机行事，因何不察，被他杀得如此大败。”罗章叫声：“元帅，小将正在打关，冲出番奴苏宝同，坐下神兽，鼻内出烟，口中吐火，四足生风，小将抵敌不住，因此三军烧死，小将幸得脱此火厄，乞元帅恕罪。”梨花听宝同复战于城下，料有神通，便说：“你且回营安歇，待本帅明日商议出兵。”元帅不悦，即时退入后营。金定、仙童接问：“元帅为何不悦？且自从容破他。”梨花说：“今日罗章攻打玉龙关，被宝同借得黑狮子，将我兵烧得大败。

想他逃去日久，今日回来，必纠合左道之徒，阻我西进。又不知耽搁几时，才得班师，好不烦闷。”仙童道：“败兵之将有甚本事？明日出兵除此恶兽，就好西进。”元帅点首称是。

次日元帅升帐，与仙童设计，破宝同的黑狮子。即令秦汉、一虎二将，带

领本部人马前去攻关。二将领命而去。杀到关下，只见关中炮响，城门大开，冲出苏宝同。二人见了，喝道：“屡败之将，来送死么！”棍棒交迎。宝同笑道：“又会着你两个人，且吃我一刀！”三人大战，宝同把狮子一拍，鼻中吐出烟火，秦、窦二将张眼不开，一个上天，一个入地，其烟直冲至二里之外，唐兵大败。元帅看见，速令仙童、金定杀出敌住。宝同见了梨花，心中大怒，把狮子一拍，四足生风，鼻内出烟，冲上霄汉，口中吐火，火如大车轮，直奔三人。仙童、金定见了，回马就走。梨花念动真言，顷刻间大水冲来，烟消火灭。宝同吓得魂不附体，当即逃回，至一座高山，自思逃生，可怜这些番兵淹死，怎好回关见太子？如今日已西沉，青山四面，钟声频闻。忽见半山中有有一座寺院，上写比丘禅院。宝同自思道：目今天色已晚，不免就此庵借宿一宵，明日去求师父帮助。即下了宝驹，直入山门。见琉璃隐隐，二门尚未关，仍钟声不绝。有几个尼徒在那里做夜课，正欲诵完，出来关门，见了宝同，问道：“将军黑夜到此，有何公干？”宝同将阵上之事细说了一遍。女尼笑道：“原来是败兵之将，要求借宿的。”

但是我们系女尼，不便留你，请往别处借宿罢。”宝同回言道：“目今天色昏暗，欲投别处，又不知路途，乞师父行个方便，就在庵下借宿一宵，明日早行。”有一小尼对众尼说道：“师父既哀求，里面有一囚老虎的铁笼，不若将他放进，锁在里面，大家放心。”众女尼皆说有理，乃上前对宝同说：“我们出家人以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，因我等皆是女尼，不便留男客，将军若要借宿，有一囚虎之笼在此，亦甚宽大，可以容身，你在笼内住一夜，明日放你出来，两得其便。”宝同连声依允。

不知宝同明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 6 3 回 梨花仙法捉宝同 神光扇软窦仙童

第 6 3 回 梨花仙法捉宝同 神光扇软窦仙童

却说宝同当即依从，道：“若得如此，感恩不尽。”女尼命侍者扛出铁笼，放在殿内。宝同身不由主，走入笼内，女尼将锁锁好。顷刻间一众女尼俱不见了。忽听外面有吆喝之声，如官长一般进来，随后许多将士进了中殿，坐在中央大喝道：“苏贼认得本帅么？”宝同抬头一看，说：“不好了，被樊梨花用移山倒海法困住，我性命休矣！”乃上前哀求道：“女元帅，你是光明正大的英雄，饶了我命，以后再不冒犯了。”梨花大怒道：“你这反贼，无事生端，敢动干戈，残害生灵，几次被捉，不能斩你，必有八九玄功炼成红铅，是以刀剑不能砍伤，不免用灵符贴在上面。”令左右扛出，抛在北海之中。宝同再三哀求，梨花不允，即时扛出沉于江底。

巡海夜叉看见，飞报龙王。金钟三响，龙王升殿，赤鱼精门官启奏道

：“有巡海报说，探有铁笼内一将军沉于海中，特来奏知。”龙王传旨，令龟、鳖二将扛来一看。龟、鳖二将领旨，同了夜叉，将笼扛进。龙王问：“笼内何人，被何仙捉住？从头实说。”宝同闻唤，开眼一看，方知是龙宫，乃开言道：“我是西国番王之舅苏宝同，被樊梨花用移山倒海法捉住，因此囚了，沉于海底。望乞救我。”龙王道：“久慕将军大名，怎么放得你出？”宝同道：“只要将囚笼上灵符去了，我就得出。”龙王依言，将符揭去，宝同大喜，化道长虹而去。龙王大怒道：“此人这般无礼。”令各将前去追他。鲤鱼丞相上前奏道：“去了即罢，何必追他成仇。”龙王准奏。

再言苏宝同化虹逃走，寻师父帮助，欲再兴兵灭大唐。路遇铁板道人、飞钺禅师二位驾云而来，见了宝同大喜。三人用过礼，宝同说起情由。二位道长怒道：“国舅失了黑狮子，怎么好去见教主，不如寻李道符师尊到来擒了樊梨花，报了此仇。”宝同道：“既如此，你们可先到关中帮助太子，我不日就来。”三人作别分头而去。

再言那樊梨花收了法术进营，次日刘仁、刘瑞去打关，架起云梯，攻城甚急。吓得太子无计可施，乃叹道：“国舅昨日出战，一去不回，今日唐兵又来打关，如何是好？”忽见小卒奔报，二位军师到了关外？太子大悦，传令快请来相见。二人进营参见太子，行礼赐座。本子道：“目下唐兵临城，二位军师有何高见退得唐兵？”二人道：“太子但请放心，我二人驾云而来，路逢国舅，命我等前来固守此关。既唐将如此逞强，待我二人出战，杀他一个片甲不回。”太子大喜，兴兵三千，开关出迎。

刘仁、刘瑞正紧张打关，听得关内炮响连天，知必有兵来临敌。敌兵退回平阳之地，排开阵势。只见关门大开，冲出一支人马，来到阵前，并不答话，四人大战。二刘难敌道僧，回马就走。元帅在将台上看见，认得妖僧妖道，叫声：“不好了！逃去日久，今又复来，必有异术。我将二刘不懂妖术，若是久战，必送性命。”急令秦汉、一虎快去帮助。二人得令，飞身出营，见二刘败北，大叫：“将军休慌，俺来助战。”二刘听得有救兵到，心中大喜，一同回马叫道：“你两个妖道，今日与你决一胜负。”即提枪直刺妖僧，战有十合，妖僧举起玲珑宝塔打将下来，闪避不及，二人打死马下。番僧回身，正欲梟首，秦、窦二将上前敌住，唐兵救得二将尸首而回。番将认得秦汉、一虎，知他二人手段高强，即将宝塔打来。秦汉上天，一虎入地。番僧大怒，穿过阵来，丁山接住厮杀。元帅令仙童、金定、月娥、金莲四员女将围住。妖僧、妖道焉能敌得住五员大将？于是又祭起塔来，打中丁山，金定。仙童大怒，念动真言，祭起捆仙绳。番僧一看，恐失利势，化一道长虹而去。

道人用起神光扇，念动法语，在阵上扇上几扇。仙童忍不住，手足运动不

得，遍身麻木，如醉如痴。月娥、金莲见了，双马杀出，救了仙童。月娥摇动摄魂铃。道人晓得此宝厉害，亦化长虹而去。番兵败进关中，将关紧闭。

唐兵亦收军回营，计点将卒，打死了丁山、金定、仙童、刘仁、刘瑞。梨花大哭道：“妖僧打死了我亲夫并姊妹，吾与二人誓不两立。”金桃、银杏亦上帐大哭，乞元帅发兵，为夫君报仇。营中俱各无主。忽见云中落下二位仙翁，一虎看见，说道：“师父、师叔到来。”即入中军报知元帅。元帅同金莲、月娥及众将出营，接王禅、王敖二位老祖。二位老祖落下仙鹤，步入帐中。众弟子参见已毕，问道：“丁山、仙童、金定为何不见？”梨花哭诉被塔打死之事。二位老祖一看，说道：“这个不妨。二位老祖见仙童如醒如痴，笑道：“他是被神光扇扇坏的。”口中念念有词，用手上拂尘拂了几拂，仙童手足活动，叫声：“好妖法。”再三叩谢二位师尊。二位老祖吩咐梨花道：“我有灵幡一面，可破得神光扇；明珠一粒，可破玲珑塔。他二件宝贝系从教主金壁风那里借来的。他教尽是一般妖魔，神通不少，我二人虽有仙行，力难制他，各人须要谨慎，待众仙聚会共破诸仙阵。”梨花接了二件宝贝，二位老祖即驾云而去。

众弟子望空叩谢，传令明日攻关。

次日太子升殿，妖道上帐参见。太子赐座两旁，说：“今日出关，必须先斩梨花，再立大功。”太子点兵出关，到唐营讨战。探子报入营说：“妖僧、妖道在外讨战。”元帅大怒道：“不斩二妖，如何破关。谁人出去除此二贼？”仙童、金定深恨二妖，上帐领命。元帅吩咐小心，又命世子丁山同去会战，并随身带上老祖留的二件宝贝，以破妖僧、妖道的法宝。丁山得令出营。且表仙童、金定来到阵前，僧道一见大惊，说：“这两个女将昨日被塔打死，又被扇子扇呆，怎么今日复又出阵，难道唐营有起死回生之术。今日定要捉将她们进关中献功。”举剑抡鞭来战，不能取胜，便拍马回身，又祭起塔来。

丁山将明珠祭起，显出万道金光。塔内莽龙见了明珠，张牙舞爪直抢。丁山把手一招，塔随珠落。丁山收了宝贝，女将回马交战。妖僧心惊，取出神光扇，扇了几扇。两员女将定了身子，丁山将灵幡摇动，仙童祭起捆妖绳。僧、道二人见状，双双化虹而去。唐兵追至关前，城上炮石弓箭打下，三人只得回去，待明日打关。

再言番僧道化虹逃回关，来见太子，太子问道：“孤闻二位师尊二件宝贝皆被所破，尚有何妙术，为孤分忧？”僧、道二人回禀：“殿下休慌，国舅现在借兵去了，不日定有高人相助。目下须将关门紧闭，待我二人去寻国舅，请了众仙，共灭大唐。”说完辞别了太子，化虹而去。太子惊疑，果然二人法力高强。即令关上多加灰瓶炮石，日夜严防。

且言苏宝同到蓬莱仙岛金山莲花洞，拜见李道符师尊，两泪交流，两膝跪下：“前蒙师父赐我法宝，为报父仇，初次被薛仁贵杀得大败；后又被樊梨花大败阵图，化虹而走。西凉国地方，俱被夺去，现只有玉龙山一关，此关若破，国家休矣！望老祖下山，收灭樊梨花，复回地方，与弟子报仇。”仙师听了，大怒道：“梨花倚黎山门下，欺毁我教，待我同你去见教主，请齐群仙，好退梨花。”宝同说：“弟子前日在教主处借得黑狮子，被她夺去，故此无面再见教主。”仙师道：“就将此事激怒师尊，诸仙聚会，一网打尽梨花等人，出你的气。”宝同甚喜，同了师父出洞，驾云来到金山逍遥宫。忽然宫内走出两位散仙，见了二人说：“李仙长同令徒到此何干？”道符说：“有事要见仙师。”二仙进报教主。金壁风道：“李道符仙师与我不同教，急请进来。”二仙领了法旨出洞，传进师徒二人。入到头门，只见琼楼玉宇，碧瓦辉煌，雕梁画栋，宝殿放光，上面教主坐在蒲团，八名仙童手捧宝贝分立两旁。

道符参见。宝同朝拜说：愿师尊圣寿无疆。拜毕立起。金壁风教主问道：“李仙长今日同令徒到此，还我黑狮子。”李道符说：“禀告师尊得知其事，昨日小徒到山中……”即将说所借宝驹被夺之事禀后。

不知教主如何动怒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 6 4 回 仙翁触动截教主 妖仙大战樊梨花

第 6 4 回 仙翁触动截教主 妖仙大战樊梨花

且说当下李仙师道：“小徒蒙师尊借驹，去破大唐，樊梨花用倒海移山之术夺去，又将小徒笼囚沉海。小徒哀怜再三，说系教主处借来的。他们不还，倒也罢了，尚且出口不逊，道及教主若来，亦皆要捉住，后小徒化虹逃脱。今见我师，乞恩赦宥。”金壁风又问宝同：“果有此说否？”宝同回言：“句句皆真，他还说我教皆非人类。”教主听了，半信半疑。阶下恼了野熊仙、金鲤仙、神龟仙、黑鱼仙、老牛仙、花马仙、神犬仙、野狐仙、鸡冠仙、凤凰仙等众，上殿朝拜，说道：“樊梨花欺侮我教，辱我等太甚，不若我等同到玉龙关，决一雌雄。”教主回道：“众弟子不可造次，樊梨花助大唐圣主，黎山老母门下门徒众多，神通广大，与我教相敌，各为其主。至于欺侮二字，不可深信。修道之人，不可管闲事。”野熊仙道：“弟子在金牛关，被他请来二郎神，烧我洞府，伤了弟子甚多，此番若不管，再无修道学术之人了。”教主被众言激动，就道：“你们先到玉龙关，摆诸仙群会阵，若还黑狮子便罢；她他若不还，我即亲临比试高下。”令道符师徒先到关中，搭起芦棚，迎接诸仙。道符大喜，同宝同先驾虹到玉龙关。众仙辞别了教主，各驾妖云而去。路上逢着僧道二人，说起失了两件宝贝，犬仙、马仙大怒道：“教主命我带领弟子来到西番，任他唐兵百万，尽为飞灰。事不宜迟，一同上玉龙关。”且言宝同先到

关中，请太子摆香案迎接诸仙，以破大唐。

不消片刻，诸仙均落下云头。太子接进，一一见礼，各依次序而坐。太子道：“孤有何德，敢劳大仙下降，来助吾邦。”众仙大笑道：“要破唐兵何难，待我明日出关，捉住唐将，看他樊梨花有甚厉害本领。”次日众仙上马，出了辕门，带领妖兵，如吃人模样。城中男女见了，个个心慌，宝同领兵响炮开关。

这丁山同秦汉、一虎正在攻关，只见关内冲出一支人马，尽是奇形怪兽，如同畜类一般，大笑道：“番邦用了这些人，国家该灭了。”正在观看，旗门下杀出二人，叫道：“来将，快回去唤樊梨花出来纳命。”丁山喝道：“你两个狗头马面的妖道，不必多言，看枪罢！”照咽喉刺去。妖道双马来迎，一场交战，二妖看来难胜，口中吹出妖雾，腥气连天。丁山伸手不见，被他拖下马来，秦汉迎住，一虎救回。又冲出四个妖仙，将秦汉围住大杀。是时天朗气清，一虎放了丁山，复冲出阵。

这金鲤仙顶上放出亮光，黑鱼仙口吐青烟，神龟仙眼中放出红光，鸡冠仙冠上放出五彩，飞在天空中，结成磨盘大的东西，照定二人头上打来。那秦汉见势不好，叫道：“师兄，我们去罢！”二人双双入地去了。四妖精遂收了妖法。

唐兵收了军，急报元帅知道。元帅见丁山毒气太重，吃药才醒。听得二将败回，说明此事，梨花闷闷不乐，心想：因何关内全是异人，如何破得？仙童道：“前日二位师尊说：‘玉龙关群仙斗法。’想一定是这班妖道。待明日出战，见机行事。”梨花传令紧守营门，以防妖仙劫营。众将依令。

再言李仙翁恐众仙扰民，就关外安营。次日唐兵杀出三员女将，野熊仙性不能忘，听见女将出阵，舞剑而来。见梨花骑了黑狮子，左右仙童、金定各骑宝马。樊梨花一见野熊仙，大怒道：“你这妖道，前日在金牛关进去，今日相见，决不饶你。”抡刀直杀野熊仙，野熊仙难敌三将。众妖上前欲战，梨花手拍驹胸，吐出烟火，野熊仙吓得魂不在身，借火遁去。宝同见兽伤人，不敢出战，坚守各营门，对众仙道：“黑狮子厉害，现为她所得，若盗得回来，送还教主，可算吾等之功。”只见花凤仙道：“这个何难，今夜包管盗来。”宝同道：“全仗师兄大力。”且言花凤仙是夜驾云往唐营。营中秦汉巡夜，见来了一位女仙，要盗黑狮子，便飞上云端，与她厮杀，惊动众将，照定女仙乱射。花凤仙心慌，弃驹而逃。秦汉牵着黑狮子，来禀元帅。那花凤仙逃回营，将遇矮将驾云厮杀之事，说了一遍。宝同好不烦闷，无计可施。次日唐兵又来关前讨战。众仙开关迎敌，各显神通。只见乌云密布，现出无数怪物，尽是豺狼虎豹。

仙童见了，颇觉心慌。梨花笑道：“些小之技，三岁孩童亦知。”口中念动真言，把红绿豆撒在空中，一时间云收雨散。

神龟仙大怒，冲出阵来，喝道：“樊梨花，你用撒豆成兵之术，我自有法破。”梨花一见此怪，尖头绿眼，黑脸红腹，嘴上微须，身穿八卦道袍，手执羽翎扇，扇了一扇，涌出万丈波涛，来淹唐兵。又拔出红光剑来斩梨花。梨花念动真言，波涛尽退。

将手接住宝剑，飞起斩妖剑，神龟仙闪避不及，打在背上，现了原形，乃系一只大乌龟。将绳索穿了琵琶骨，贴上灵符，吊在旗杆之上。众仙见了，不战而退。梨花见天色已晚，亦收兵回营。众仙同僧道宝同等来见师父，说起神龟仙被捉，我教扫尽脸面，望师父救回。李道符仙师道：“神龟被符锁住，待教主亲去，方可解得。但是众仙犯了杀戒，我当亲临阵上，斩了梨花，以泄忿气。”宝同等叩拜。

再言梨花对众将说：“今日出战，须要大破番兵，活擒众将，好夺关头。”众将依令，秦汉、一虎攻头阵，刘家兄弟攻二阵，月娥、金莲攻三阵，金桃、银杏攻四阵，仙童、金定攻五阵，元帅自领中军攻后阵，丁山、罗章为左右应。分派已定，三声炮响，大开营门，各依队伍而去。秦汉、一虎来到阵前，大喝：“妖道，快来受死。”众仙大怒，犬、马二仙出阵，拒住二将。刘仁、刘瑞杀到阵前，花凤仙、野狐仙出阵相迎，持刀砍来，二刘把枪相迎。第三阵月娥、金莲杀到旗门，番营野熊仙、老牛仙迎战，思想要活捉二员女将。老牛仙敌住月娥，野熊仙迎住金莲。老牛仙口吐青烟，五色霞光喷出。月娥即摇动摄魂铃，老牛仙撞下马来，现了原形，是一只白牛，吩咐军士穿了鼻孔，带回本阵。月娥又上前帮助金莲。野熊仙见老牛仙被捉，越发心慌，摇身变了飞熊，眼如铜铃，口似血盆，来捉金莲。那月娥冲到，大叫：“郡主不要慌，我来助你。”取出摄魂铃摇动，野熊仙摔下马，被唐兵捆捉回营。二员女将见一双公主与金鲤仙、黑鱼仙大战，二仙口中吐出蜃楼海市，金桃、银杏眼花缭乱，如醉如痴。二妖正欲下手，金莲、月娥上前大喝道：“休伤我将！”手舞双刀架二仙。妖仙大怒，思量一网打尽，谁知月娥摄魂铃厉害，对妖道一摇，俱跌于马下，现出双鱼，涌了清泉，借水遁而去。

四员女将一同杀出。对阵冲出飞钹禅师、铁板道、苏宝同、鸡冠道人，敌住四员女将。元帅冲上前。李道符大怒，喝声：“樊梨花，你妄自尊大，不看仙翁在眼内，今日相逢，断不饶你。”梨花抬头一看，见道符仙风道骨，相貌不凡，五绺长须飘拂胸前，头戴纶巾，身披鹤氅，手执仙剑，不象邪教之人，乃问道：“本帅素与仙师无识。”李仙长道：“樊梨花，你不认得贫道么？我与你师同列仙班，兄弟相称，宝同是我弟子，虽兴兵构怨大唐，各为其主

，你不看师叔之面，竟处他个绝情，今日相见，怎肯与你甘休？”说罢举剑砍来。

不知梨花如何迎战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 6 5 回 摆列诸仙群会阵 二教斗法有高低

第 6 5 回 摆列诸仙群会阵 二教斗法有高低

再表梨花双刀架住，开言说：“原来是李师叔。且听弟子一言告诉。自古神仙该知天命，何必助纣为虐。即尔众弟子，亦当改邪归正，劝番王降书纳贡，唐王自然收兵，何劳师叔驾到关前，与弟子争其强弱？”李仙师大怒道：“梨花，你说哪里话来，天下非一人之天下，有德者居之。唐王坐镇中华，贪心不足，夺去西番土地。好好把我国之地退回便罢，并传知唐王，年年进贡，岁岁称臣，我便饶你。”梨花听此一番言语，回道：“师叔太过了，岂有唐朝大邦之天子，反称臣于小邦？你天命不识，如何做得大罗仙人？可速回山，保你体面；若再抗拒，休怪弟子无情。”道符听了，怒容满面，大喝道：“贱人休得多言。”双剑劈来。梨花又架住说道：“师叔，我看黎山之面，让你两剑；若再三次，决不肯轻饶。”仙翁听了，又举剑砍来。梨花把刀相迎，战有三十回合，不分胜负。梨花忖道：他法术高强，先下手为妙。即祭起打仙鞭来打仙翁。仙翁哈哈大笑，把袖一拂，鞭落袖中，身子一摇，背后五道金光现出，罩住梨花眼目。仙翁提剑赶来，吓得梨花魂不附体。忽然霹雳一声，打破金光，只见黎山老母，骑了一匹金鳌，飞下大叫道：“休伤我弟子。”李道符正欲与黎山老母交战，忽听半天音乐之声，想是教主到了，大叫道：“我不与你计较。西方彩云冉冉，我且去迎接教主，然后同你决一胜负未迟。”说罢，弃了老母及梨花，驾祥云接教主去了。花凤仙、野狐仙正与二刘交战，忽听教主到了，无心交锋，弃了二刘，也接驾去了。

再说那梨花在金光中，五遁亦不能逃脱，忽然师父光临，破了金光，退去道符，满心欢悦，收兵回营。迎接师父进帐，众弟子上前叩谢救命之恩，起在两旁。黎山老母开言道：“目下金壁风教主，炼就四口宝剑，要摆诸仙群会阵，与我等斗法，你们速去营外搭起芦棚，迎接诸仙下降。”梨花承命准备，中央请黎山老母端坐，分立两旁坐位，上设香火，中有鼓乐八音。

再言金壁风教主，带了十代弟子，捧了宝剑。那剑现五色红光。不料弥勒佛往西天朝如来佛，座下黄眉童子私下山，见了五色毫光，想定有宝物，即驾云而来，见教主宝贝放光，说：“老道士，这剑送我罢！”教主一看，原来是个童子，乃开言说道：“宝贝要到玉龙关摆阵斗法，你要他何用？”童子道：“我爱他五色毫光。”教主道：“不必多言，快快回去，免阻我行程。”那童子看教主不送，即将布袋用力抛起，收了此剑，抽身要走。教主晓得布袋是

佛藏天表，乃法门至宝，所以好言对童子说道：“这口剑我有用处。我有一言相告，你在佛门中，未见干戈战斗，不若同我前去，待斩了樊梨花，将此剑送你，岂不是好？”童子道：“既如此，同去看看。这剑要送与我了。”教主答道：“这个自然。”二人驾云来到玉龙关。那李道符吩咐宝童搭起高台，香花灯烛，同众仙候驾，忽听得半空音乐之声，道符同二弟子及九位大仙，一齐迎接。教主落下云头，坐在高台，众仙参见。李仙师旁边坐下，众弟子侍立两旁。

道符将捉去神龟仙，高吊旗杆，又捉去老牛仙、野熊仙，今日亲自出阵，用五道金光罩住梨花，正欲下手捉她，被黎山老母救去，故此等候教主法旨等等，说了一遍。然后说：“请教主大展神通，以灭唐将。教主听了，说：“黑狮子盗不回，反将三人捉去。我全仗此匹神驹，以建奇功。”即命弟子飞云、飞翠女仙，听法旨：“我有两道灵符，你二人速往唐营盗回神兽。”二位女仙领了法旨，接了灵符，驾云来到唐营一看，只见黑狮子拴在帐前，三仙高吊旗杆上，有人严守，不能盗得。

即等到三更时候，见军士安睡，二仙大喜，飞云道：“师兄你去盗兽，我上旗杆救了三仙。”说罢，各自分头而去。且言飞翠来至帐前，取出灵符一照，老牛仙、野熊仙见了，脱身逃去，独有神龟仙不能解脱，眼泪汪汪。飞云道：“他二人见了灵符脱身而去，你这乌龟还不快走。”神龟仙道：“师兄你不知道，他们铁链容易脱身，我是细麻绳所绑，必须窦仙童亲自念咒，方能得脱。”飞云听罢，奈何不得，只得同了二仙回营，禀见教主，说：“弟子奉法旨前去解救众友，老牛仙、野熊仙俱已回来，惟独神龟仙被捆仙绳所绑，不能脱身，特来缴旨。”教主坐蒲团上屈指一算，方知神龟仙灾难未除。老牛仙、野熊仙来叩谢。飞翠亦盗了神兽回营缴旨，教主见了神兽大悦，吩咐牵至后营，待明天乘至阵前，好会唐兵。

且言唐营元帅升帐，管黑狮子小卒禀道：“昨晚三更，只见半天毫光一闪，那匹黑狮子大吼一声，驾云而去。”梨花大惊道：“定是金壁风使法力摄去狮子，这又有一番周折。”忽小军又报道：“高杆上二妖逃去，只留乌龟。”梨花愈觉胆裂心惊，即上芦棚叩见师父，说明缘由。老母道：“昨夜音乐响彻，教主必定到了。待他布成阵图，候众仙一到，然后同你破阵。”梨花听了师父之言，抬头一看，番营顶上现出五色祥云，如同华盖。即下芦棚，传令出阵。后面老母驾鹤而来。那番营教主，带了众弟子，骑了黑狮子，齐到阵前，说：“唐营军士，快请黎山老母来答话。”话犹未完，老母来到阵前，说：“道友请了，我和你乃上古神仙，万劫修身，上朝金阙，何故来惹红尘？”金壁风叫道：“道友，你令徒樊梨花背后恶言毁骂我教，今亲自下山，只

要樊梨花出来，待我拿至营中，问个明白，方可罢兵。”老母道：“你门下弟子妄动干戈，亦不可尽信。”教主道：“我今既下红尘，待明日摆一阵图，可分二教高下。”老母道：“既如此。且摆了阵，再作道理。”两下一拱，各自回营。梨花听了，闷闷不乐。教主回营吩咐国舅请出太子，祭祀山神海岳，天地神灵。拜毕，然后教主摆起诸仙大会阵，按四方悬宝剑四口。宝同一一奉命，依法预备。

次日教主登台，令金鲤、黑鱼二仙，共守南方丙丁火，暗伏三百甲士，各藏刀戟，若有神仙进阵，祭起宝剑，斩了首级。

二仙领了法旨，同甲士守南方去了。教主又点犬、马二仙，带军士三百，镇守西方庚辛金。犬、马二仙领了法旨，领甲士守住西方。教主又点花凤仙、野狐仙按位而去。教主对黄眉童子道：“你随贫道到此，相烦前去一走。”童子道：“我乃佛门中人，常施慈悲之心，不谙武艺，叫我如何上阵？”教主道：“不劳你用武，只要将布袋抛起，将所有宝贝一概收了，其功不小，非但宝剑送你，国中尚有许多宝贝相谢。”童子贪财，应允道：“同你守中央戊己土。”教主又令宝同、铁板道人、飞钹禅师、鸡冠仙四人分为四路，左右救应。自骑黑狮子，手执令旗，指挥众仙。摆阵已完，严守不表。

且言唐营元帅见番营毫光直吐，询知摆阵已完，即见师父禀道：“此阵十分厉害，师父一人焉能成其大事；若众弟子跑进阵中，岂不枉送性命？”老母叫一声：“徒弟不必心慌，你看天上彩云冉冉，诸仙来了，快去迎接。”梨花下落芦棚，领众弟子跪迎，只见骑龙、骑凤、骑鹤、骑狮、骑象、骑牛、骑虎诸仙下了云端，步入棚内，与老母相见。第一位轩辕老祖，其次王敖老祖、王禅老祖、张果老、李靖、谢应登、张仙、孙膑共八位，依次坐在东首蒲团之上。西首坐着女仙，第一位乃五元仙母、金刀圣母、武当圣母、桃花圣母、黎山老母，又有随来的仙女，齐捧八音，奏动仙乐。梨花同众弟子上前叩见。

今日师徒大会，各皆大喜，吩咐列摆素筵，款待众仙，说及破阵之事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 6 6 回 老祖大破诸仙阵 教主群妖全逃遁

第 6 6 回 老祖大破诸仙阵 教主群妖全逃遁

且说黎山老母道：“金壁风听了一面之词，妄动干戈，摆下恶阵，与我教相斗。今推轩辕老祖掌握帅印，以便发兵破阵。”众仙皆称有理。梨花即将兵符帅印，呈与老祖。老祖接了印信，望下一看，说：“众弟子不必进阵，恐伤性命。”又对众仙拱手道：“蒙诸位道友推贫道执掌帅印，各皆犯了杀戒，以应劫数。”即令黎山老母、五元仙母二位道友，可带梨花弟子，领兵杀入南阵，取了宝剑，砍倒朱雀旗，其阵自破，即可到中央会兵。二位仙母领法旨去了

。又令王禅、王敖二位道友，可同弟子丁山、秦汉、一虎去打东阵，取宝剑砍倒青龙旗，杀到中央会兵。二仙领法旨去了。又令张果老、李靖、谢应登、孙膑、张仙五位道友，带同刘仁、刘瑞攻入西阵，取了宝剑，砍倒白虎旗，杀入中央会兵。五仙得令，各驾鹤乘云而去。又令武当圣母、金刀圣母、桃花圣母三位道友，带陈金定、刁月娥、窦仙童三位弟子，去打北阵，取了宝剑，砍倒玄武旗，杀入中央会兵。三位仙母得令，各自驾云而去。轩辕上圣自执黄旗，座下青狮，到中央会合。

再言二位老母杀到南阵，见阵内火光焰焰，那宝剑滚滚而来。二位仙母恐防有失，顶上现出两朵金花，托住宝剑。五元圣母用手一指，摘取宝剑，黎山老母砍倒朱雀旗，阵内杀出金鲤、黑鱼二妖仙，二位圣母提刀斩首，持了两个鱼头，杀入中央。王敖、王禅二位老祖杀入东阵，只见一道青烟，随着宝剑如龙舞而来，二老祖一见，即时顶上现出彩云，托住宝剑，那王禅收了宝剑，王敖将青龙旗砍倒，同弟子杀入阵中。只听得连珠炮响，杀出老牛、野熊二妖仙。二位老祖一见敌住，秦汉一棒打去，二怪正欲逃脱，被二位老祖用手一指，二妖不能走脱，一虎上前绑了，杀入中央。五位仙翁杀到西阵，见白光万道，夹住宝剑，杀将出来。五仙一见，各现顶上金花托住，孙膑取了宝剑，张仙砍倒玄武旗，阵内杀出犬、马二妖。众仙把手一指点，二怪不能转动，被二刘上前刺死，现了犬、马原形。

众仙大笑，复入中央会兵。

三位圣母来到北阵，见一道黑气，迷天遍地，宝剑如虹而来。三位圣母每位的头上放出金光，托住宝剑。武当圣母取了剑，桃花圣母将黑旗砍倒。听得一声锣响，阵内花凤仙、野狐仙杀出。仙童将捆仙绳祭起，二妖仙被捉。三位仙母复同弟子杀入中央大会诸仙。

轩辕上圣正与道符相斗。道符祭起神光珠来罩上圣，上圣大笑道：“顽仙，你的明珠敢来弄我！”即取钵盂托在手中，金光内现出一条金龙，将明珠抓住。道符知非敌手，又见众仙杀到中央，料此阵已破，思想脱身。

金壁风见势不好，吩咐童子祭起宝贝。童子大笑道：“诸位善男信女，大家看我的宝贝来了。”将布袋祭起，把诸仙弟子等人，一齐收入袋内。单走了轩辕上圣、李靖、孙膑、谢应登、黎山圣母五位仙人，其余皆被收去。

谁知唐僧师徒往西天求取真经回东土，正在云端经过，听得下面有战斗之声，唐僧道：“众徒弟，我和你等离却西天，已归东土，此是什么地方？有杀气冲天。”行者道：“师父前在西天取经的时候，那如来佛前殿弥勒佛笑对你说：‘唐三藏你回东土，到西凉国地方，有群仙斗法，擒妖捉怪，你千万不要管闲事，恐其惹祸。’想必此是西凉地方。任他下界有事，理亦无益。”话犹未尽

，只见黑气漫天，伸手五指不见，师父及八戒、沙僧俱被罩住了。行者大惊道：“师父在哪里？”唐僧应道：“行者，为何黑气漫天？想是晚了，莫非是沙漠之地，似落沙天了，怎的一时眼睛皆张不开？”急得行者无法，乃算道：“莫非师父尚有灾难临身？前日弥勒佛已晓得下方必有妖孽阻困我师父。待我往西方问个明白。”主意已定，东张西望，没缝可出，正在着急，忽见一线之光，行者大喜，遂变成了一个虱子，从毛孔处钻出，一个跟斗，早到西天，走进山门。四大天王大菩萨见了，拱手说道：“大圣你同唐僧已回东土，为何又到此处？”行者道：“因师父在西凉国经过，突被妖魔把我等师徒一齐罩住，天昏地暗，无处脱逃。幸我变花飞出，特来叩问师尊，讨个明白，怎除此怪。”金刚菩萨不敢阻拦，引见世尊。行者上前叩见如来佛祖。世尊问道：“悟空为何去而又来，得毋中途有阻乎！”行者将来意说了一回。世尊即吩咐诸天菩萨细查是何妖氛在西凉作乱。弥勒佛越班而出，奏道：“并非妖魔，乃我座下黄眉童子，私自下凡三刻，藏中失去如意乾坤袋，想必在此戏弄唐僧。”世尊听罢，即令弥勒佛收回宝贝，放了唐僧，以完众仙正果。弥勒佛领法旨，同行者驾云来到西凉，在云头之上望下一看，见了黄眉童子。弥勒佛丢下念珠，收了布袋，放出众仙与师徒三人。

黄眉童子一见主人，叩头礼拜。那番邦宝同、僧道见收了布袋，各皆大惊。金壁风、李道符二人大怒，驾云仗剑上前，大喝弥勒佛道：“看这胖和尚，乃出家之人，管人闲事，吃我一剑！”恼了行者，手持金箍棒，大喝一声：“认得我齐天大圣否？吃我一棒！”金壁风李道符听说齐天大圣四字，吃了一惊，即化一道金光而逃。行者大笑道：“我老孙之棒尚未打人，这野道就不见了。”弥勒佛即吩咐悟空，可速同师父回东土，自己即带黄眉童子回西天。

唐僧师徒四人落下云端，众仙接见，动问何方活佛，能收此袋以放我等，请上受吾一拜。三藏亦再三回谢，说道：“贫僧乃唐三藏，奉旨往西天取经，过此西凉，被如意袋所困。大徒弟孙悟空复回西天，求如来世尊，请得弥勒佛下凡，收了此袋，故放得众家仙翁。”圣母等众仙道：“原来师父就是西天取经的圣僧，失敬了。”三藏道：“诸位大仙因何到此？”众仙说：“唐王征西，自今住扎白虎关，师父何不前去复旨见驾。”三藏师徒大悦，辞别各仙而去。一霎时唐三藏师徒下落云端，正遇天子坐朝，即将真经呈上。天子大悦，即封爵土。

三藏奏道：“贫僧乃出家之人，发愿西天取经，幸得回来见驾，再不惹红尘了。乞王准奏。”天子三次苦留不得，即赐袈裟宝杖。三藏师徒谢恩出朝，驾祥云往西去了。

再言众仙对谢应登道：“如今阵已破了，金壁风、李道符二人又走，只有

苏宝同、铁板道人、飞钹和尚三人未曾除灭，恐有后患，不如道友长留于此，以便剪除，我等权且告别。”应登领命，众仙各驾祥云而去，众弟子亲送。

再表元帅吩咐诸将，杀往玉龙关而去。番卒报进，太子吓得魂不在身，两泪交流。忽见宝同及僧道三人逃回，太子忙问道：“国舅，今唐兵猛勇，破诸仙阵，教主大败而去，计将安在。”宝同奏道：“殿下不必心慌，吩咐严守关门，再作道理。”忽探子报道：“唐兵攻打甚急，请太子发令。”太子大惊。宝同上前奏道：“太子不要着急，待我三人到关上把守，然后设奇谋以破之，未为晚也！”太子道：“孤亦同去。”四人来到关上望下一看，见唐兵如潮涌相似，把玉龙关围得水泄不通。太子着忙，吩咐多设强弓硬弩，檣木炮石，以防唐兵攻关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 67 回 番王纳款朝金阙 圣主班师得胜回

第 67 回 番王纳款朝金阙 圣主班师得胜回

且说唐营元帅请师叔谢应登发落众妖邪。白牛精被秦汉打死，犬、马二精被二刘刺死，金鲤精、黑鱼精被金棋子打死，鸡冠仙被乱军所杀，尚有野熊、神龟、花凤、野狐四个妖仙未曾处置，现被捆仙绳所缚。四妖仙跪在尘埃，苦苦哀求说：“我等虽是妖精，已修炼数千年，方得同归仙教，误被宝同所惑，抗拒天兵。大仙乃好生之德，乞求释放，从今改邪归正，再不敢妄为。”谢仙师笑道：“你们虽归仙教，人面兽心，欲待放你，后又害人。”秦汉上前说道：“师父切不要放他，那野熊精曾在金牛关，助朱崖捉金桃、银杏二位公主，幸得二郎神相助，救回二人。今日被我等捉了，决不可轻放。”仙翁点头，取出葫芦，供在桌上，请宝贝转身。只见一道红光，从葫芦中飞出，变成剪刀，双翅奔来。野熊一见大惊，转瞬头已落地。又一刻间，野狐也被斩了。神龟无害于人，放他去罢，解开捆仙绳，乌龟洋洋而去。花凤仙原是仙禽，无害人之心，即放回山，以存好生之德。花凤仙得放，一声鸣叫，飞向岐山安逸过活去了。

且说谢仙发落众妖，元帅即令秦汉、一虎二人连夜进关，以为内应。二将得令，飞到关上，等至三更时分，各军士困倦，太子安歇。二人在关上见众番卒分头巡逻，二人即时取出绳索，将太子捆了，用长索吊下城边。唐兵将其接入元帅中军帐内。

元帅吩咐暂时囚禁，待破关发落。即下令用力攻关。二将在内斩关落锁，唐兵一拥而入。宝同闻知，与僧道三人杀下城来，遇见三员女将，铁板道人敌住金定，宝同遇着仙童，飞钹禅师遇着金莲，一场大战。番邦三将无心恋战，即化长虹而走。谢应登在云头见三人欲逃，即将定光珠打下，三道红光跌在

尘埃，被仙童捆仙绳绑住。此时正是天明，元帅出榜安民。秦、窦二将缴令，三员女将将宝同等解进。梨花请仙翁到营，说：“宝同、飞钹妖僧、铁板道人俱已拿到，候仙翁发落。”大仙听罢，即吩咐摆香案，将葫芦供在桌上，朝上一拱手，请宝贝诛妖。

只听得一声响，飞出一道白光，向三人头上一晃，三个妖道已分六段！大仙说道：“三害除了，不若把太子捆在军前，提军杀入西番。这回绝无抗拒天兵之人。务使他君臣降伏，即可班师，不必伤残百姓了。”即驾云冉冉而去，诸弟子拜送。元帅见仙翁已去，即将太子绑在军前，杀入西凉。

且说哈迷国王正坐早朝，忽流星一连三次飞报：大唐兵马攻破玉龙关，将宝同等三人诛却，拿了太子绑在前军，大兵直入西凉，请狼主定夺。国王听了，吓得魂不附体，惊倒龙床之上。近侍救了半晌方醒。国王大怒骂道：“万事皆是宝同惹祸，致令大唐兵临城下，太子受苦。目下有谁提兵出阵退敌，为孤分忧？”连叫三次，无人敢应。只见左班闪出雅里丞相奏道：“臣启上主公，不必着急，何不写一降表，待臣去到唐营，纳款投降，将造反之罪推在宝同身上，然后年年进贡。大唐天子乃仁德之君，必定依允。从此王子又得回朝，亦可保国长久。

未知主公意旨如何？”国王听了雅里之言，亦似有理，只得修成一本，命取金珠美玉束帛载上数车，同文武离了银銮殿，直至中途迎接。先着雅里到唐营，报知元帅道：“我邦狼主误听宝同之言，触犯天朝。今日天兵到此，我主追悔无及，今特领文武众臣出郊迎接，情愿纳款投降，年年进贡，岁岁来朝。乞元帅奏知天子，降一道旨意。”元帅听了大喜，即取降表一看，扎下营盘。令先锋罗章走马报天子。不数日到了白虎关。罗章直至殿下拜毕，呈上元帅表文及番邦降表。唐天子一看，圣心大悦，传旨着征西元帅班师之日，带同番邦君臣复旨，即日赐宴。罗章拜辞天子，一路回到营中，禀知元帅，将旨意宣读一回。元帅着番邦君臣进见，喜慰道：“这非尔等之过，乃苏宝同修下战书，侵吾中国土地，致有今日之征斗。尔等知天时，降服我主，本帅岂不保汝等！”即令丁山引路，直至番城。番邦百姓皆设香花灯烛，迎接唐朝元帅。元帅住扎人马，同了众将及丁山等，到了银銮殿。番王叩见，吩咐备酒，款待元帅将士安歇一宵。

次日元帅下令班师，士卒离本国日久，欢庆载道。不一日到了玉龙关，经金马、铜牛二关，芦花河祭过应龙。到沙江头住扎，远望白虎关约有七百里。早有流星奏捷，天子大悦，命程王伯中途迎接元帅，正遇征西大兵。咬金着先行官到樊元帅营中示知，天子命他中途迎接。元帅即引众将出营伺候程千岁。

咬金接见，各家大喜，并马入关，众功臣均在关外迎候。元帅下马，一一

相见，即进御营，早有唐天子同文武等官，在十里接见。元帅同众将叩伏道旁，天子御手相扶，诸卿平身，后即起驾回营。元帅及大小等将，俱召见山呼毕，天子开言：“卿家夫妇征服西凉，功劳浩大。”梨花奏道：“西番平服，上赖天子之洪福，下得众将之大功。今有哈迷国王，同来见驾，无旨不敢擅进。”天子即命中军官宣召，哈迷国王随同中军官，同文武进关朝见，天子大喜。番王等山呼奏道：“外邦小臣，误听奸臣之惑，兵犯天朝，今苏宝同伏诛，臣等罪该万死，故愿献出西凉地方万里，乞全百姓微命，望大皇帝准奏。”天子大喜，开言道：“尔等既知罪纳贡，朕亦有好生之德，今与尔等约，沙江以东册籍，是大唐所管，沙江以西，仍归于尔。此后若有侵犯，天兵一到，尽杀无悔。”哈迷王谢恩出朝，同了文武及太子回守本国去了。

且说丁山想起父亲白虎关归天，夫妻往山祭奠一番，重修庙宇。

次日天子封窦一虎为镇国侯；其妻薛金莲，封一品夫人，镇守白虎关。夫妻谢恩。封秦汉为定西侯；其妻刁月娥，封一品夫人，镇守青龙关。二人谢恩受职，夫妻四人，齐到元帅营中拜别，各人洒泪而行。

天子即命发兵起驾，一路旌旗招展，已至玄武关，不日至青一 2 丁山设祭，祭奠岳父，梨花十分哀痛。丁山又延僧超度二舅，劝慰梨花不必悲伤。又劝梨花将母亲同行上长安，去共享荣华，老人依允。丁山传令备军，梨花请母亲到营，即放炮起马。至界牌关，天子召见丁山，传旨：朕要先行。你同母亲妻子扶生父之棺回京后，到山西安葬。丁山谢恩。

圣驾回朝。太子同文武出城迎接。天子进入长安城，坐了金銮殿，百官朝贺，山呼毕，丞相乃张士贵之孙志豹之子。天子朝罢进去，后宫后嫔妃娥均来朝贺。

次日天子行香庵中，纳了武氏回宫，荒淫尤甚。不三月，废了皇后，立武氏，改名则天。武后为尼之时，丑声外扬，今做皇后，越发无忌。天子十日不朝，常往后宫宴乐，听见文武撞钟击鼓，只得临朝。忽有丞相魏旭抱本奏道：“主上征西初回，耽于酒色，倘外国闻知，其祸不小。”高宗听罢，传旨封秦梦为护国公，袭父之职；罗章为越国公；陈云、刁应祥已经亡故，立庙祭祀；刘仁、刘瑞俱封都督，出守河南，二人谢恩赴任。所有随征将士，均加恩荫。其子孙阵亡者，封恤倍重。

文武受天子洪恩，山呼万岁，天子回宫。

再表丁山夫妻，见了柳氏老夫人，悲喜交集。柳氏老夫人道：“怎不见你的妹子回来？”丁山说起天子封妹丈镇守白虎关，妹子亦封一品，相随任内。老夫人暗中流泪，未知何日能得相逢？丁山劝解。老夫人无奈，只得同儿媳在棺前哭拜一番，然后奉旨扶柩回长安，大小三军尽皆挂白，一路旌旗，白如霜

雪，不一日到了玉门关。回到长安，将柩停在寺中，入朝见驾。

程咬主亦回都缴旨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 68 回 丁山奉旨葬仁贵 应举投亲遇不良

第 68 回 丁山奉旨葬仁贵 应举投亲遇不良

且说大唐皇帝高宗征西回京，西番来贡七十余国，天子大悦。一日坐朝，鲁国公程咬金上朝将薛氏征西之功启奏。高宗听了，即加封薛丁山为两辽王，命工部督造王府，开销钱粮。

工部领旨。又封丁山长子薛勇汉州总兵；次子薛猛红罗总兵；三子薛刚登州总兵；四子薛强雁门总兵。大夫人窦仙童为定国夫人；二夫人陈金定为保国夫人；三夫人樊氏功劳最大，封威宁侯，一品夫人。其父薛仁贵，身丧西凉，追谥文侯，立庙四时享祭。柳氏、樊氏，俱封一品太夫人。其余部伍各官，俱恩赐一级。丁山父子谢恩出朝，向鲁国公王府叩谢。所有各家功臣，俱至薛府拜贺，丁山一一回拜。

且表工部建造王府，三月完工。丁山卜吉进了王府，长子勇，次子猛，辞了祖母、父亲和三位母亲，拜别上任而去。各府爵主相送饯行在十里长亭之上。且表丁山在府，对四子薛强道：“我儿，你二兄俱已上任去了，为父心中有一事，为儿年轻不能差你。”薛强上前欢膝跪下，说道：“爹爹有事示知，孩儿可以任用。”丁山道：“吾儿，你父在西凉时，曾许下上房州还愿，欲差你三兄前往，但他暴躁好酒，又恐中途生事，故此留在京中。你往雁门，正是顺路，所以着你前去。”薛强答应，拜别父亲并母亲三位夫人，二位祖母太夫人。窦氏及两辽王和陈、樊二位夫人叮嘱儿子路上小心。薛强领命，带了数员家将，竟往四川而去。丁山思念父亲骸骨尚未安葬，即与太夫人及三位夫人商议。窦夫人道：“这是正大之事，相公就告假辞主，速往山西安葬，不可怠忽。”丁山又道：“目下朝廷十分隆重，倘不准告假，如之奈何？”梨花道：“这不难，若主上有阻，相烦程先生一保，再无不准之理。”丁山夫妇商议已定，即写奏章，次日上朝。一面到鲁国公程咬金处，说：“欲往山西安葬先人，求上柱国在圣主驾前力保。”咬金听了，呵呵大笑道：“你夫妻有此孝心，万事俱在老夫身上力保。”丁山拜谢回府，准备明日上朝。

次日五更三点，高宗驾坐早朝，传旨众官有事奏上，无事退朝。只见左班中闪出一员大臣，象笏紫袍乌靴，俯伏金阶奏道：“臣两辽王薛丁山，有本上奏。为臣父平辽王薛仁贵，随驾平西，现停在报恩寺中，尚未安葬，非人子之本心。乞恩赐臣葬父于山西，事毕回京供职。”高宗将表细看，说道：“王兄，朕欲留你在朝，同享富贵，以报卿平西大功。卿既思葬父，亦人子之分，权

依所奏，朕仍撤宫前鼎炉，以王礼安葬，委部御祭，留威宁侯樊夫人在朝辅政。”丁山谢恩。天子进入后宫，文武各散。丁山回到府中，与二位太夫人，三位夫人说知，次日别了诸公爷，同了太夫人、少夫人，合家大小抚柩出京，只留樊梨花及三公子薛刚在京。天子即差人到山西御葬，有左相徐敬业，右相魏旭，各家公爷文武百官，送至十里之外，另备礼物助葬。天子又赐黄金一千两，白银万两，金瓜月斧，上方宝剑。倘山西有不肖官员，任先斩后奏，准告假三年，葬事完了，即回京供职。丁山望阙谢恩，百官俱在午门相候。丁山一见咬金，上前施礼：“下官有一事相托。”咬金道：“何事？”丁山说：“晚生三子薛刚在京，他性浮好酒，倘不守礼法，烦请上柱国匡正。”咬金说：“这个自然，无劳挂心。”丁山即唤樊梨花，同薛刚出堂叮嘱一番，然后放炮起马，一路官员迎接。

且说薛刚见父亲去了，更无拘束，结交秦梦之子阔面虎秦红，尉迟景诨名白面虎，罗昌诨名笑面虎，王宗立诨名金毛虎，太岁程月虎等，互相意气相投，长安城中，人人惧怕，皆云五虎一太岁。或到教场走马射箭，或到酒店中吃醉生事，城中文武官员俱不敢惹，就是鲁国公程咬金亦奈何他们不得。忽一日有一人乃山西人氏，姓薛名应举，前至京中求名，二则探亲。

其妻王氏亦随同相伴，正遇着张君左之子张保同了许多家丁在街上走过。张保在马上看见王氏生得十分美貌，满心欢喜，令家丁唤他夫妇回话。家丁领命，来到薛应举面前说道：“我家公子唤你夫妇到府中问话。”应举道：“吾与你家公子素不相识，有何话问？”众家丁道：“见了自然相识，且有好处。”说着扯住就走。王氏哀告，哪里肯听。王氏夫人大叫道：“清平世界，又不犯法，白日拿人何故？”街上人见张府势大，谁敢上前相劝。拿到府中，禀告公子道：“一双夫妇已唤到了。”张保见了，满面笑容道：“兄长尊姓大名？何方人氏？因何到此？”应举见他问得有礼，甚是放心，乃回道：“小生系山西人氏，同妻王氏到京，一则求名，二则探亲。今经唤来，两不相识，求公子发放，我夫妇二人感恩不浅。”张保道：“你既投亲不遇，在京无靠，尔妻王氏，我十分中意，今已留在府中，不若多把些银子与你，回去另娶如何？”应举听了，大怒道：“我堂堂男子，满腹经纶，岂是卖妻子的？快放我等，如其不允，不肯甘休。”张保道：“你妻子来得去不得。”吩咐将王氏锁在后堂，将应举提出府前，王氏看见，扯住丈夫，大骂张保：“你这狗男子，倚父奸雄，强逼良民妻子为妾。倘得诉于天子，处治你一门，方消我恨。”张保听了大怒：“你如此可恶。”吩咐左右将这奴才解到西安府去，说他盗取张府金银。

左右领命，将应举捆住，解往西安而去。那西安知府见是张府发来的盗犯

，屈打成招，问成死罪，次日处决。

且言那王氏被张保叫众侍女捉入后堂去，吓得魂不附体，两手被捆，无可奈何，只是大哭，泪如雨下。张保笑道：“娘子不必悲伤，且从我罢！日后少不得有个小夫人之位。若抗拒不从，亦难得回乡。你丈夫做了强盗，西安知府问成死罪，更不能活的了。”王氏听得丈夫被屈，问成大辟，越发心如刀刺，把头向张保乱撞。张保性急，正要用强，忽家人报知相爷回府，唤公子问话。张保无奈，即将王氏交老妈看守在后花园内，夜里再与她成亲，即出中堂而去。老妈同王氏到后花园中，老妈问其根由，王氏将丈夫被诬，并己之苦，诉了一番。老妈道：“我听娘子之哭，已有哀怜之心。你且坐息片刻，待晚上人静放你走。那公子害怕相爷知道，必不追究。”王氏听了老妈之言，转悲为喜，双膝跪下道：“老妈若救了贱妾，我夫妇来生犬马相报。”老妈道：“娘子请起。”待至二更，老妈开了园门，王氏逃去。王氏再三致谢活命之恩。

且言公子被相爷唤去，骂道：“有书不读，终日在后花园顽耍，今后若不在书房攻书，家法处治。”张保被禁一月有余。

及至偷闲问起，老妈回说王氏投池身死。

且言王氏逃出，无亲可投，暂在尼庵宿了一夜。次日走到街坊上，打听丈夫下落，忽闻人说，明日午时监斩大盗。王氏一闻此言，即问道：“长安城中要斩何人？”街坊道：“斩的是盗张府金银的外方人，姓薛名应举。”王氏听了丈夫名字，大叫一声，晕倒在地。街邻救醒，王氏骂道：“张保，与你前生无冤，今世无仇，何故将我夫妻害得如此？真痛杀我也。”又大哭起来。街上人尽皆怜之，奈无力可救。且言是日薛刚同一班小英雄，在酒店内吃得大醉，经过状元坊游玩，来到金字牌坊，见一妇人哭倒在地。众小英雄喝开众人，着家丁上前问道：“这妇人因何痛哭？何方人氏，从头直说。”王氏止哭，说道：“妾身王氏，丈夫薛应举，同系山西人氏，丈夫求名，顺道探亲，两不相遇，被张君左之子张保抢至府中，强逼丈夫卖奴与他做妾。丈夫不从，争论几句，一时触怒，叫家丁将丈夫诬为强盗，捆送西安知府，问成大辟，明日午时斩首。故此小妇人在这，求仁人君子化口棺材，收殓丈夫，聊尽夫妻情分。”说完又哭。薛刚等听了，大怒道：“你既如此贞节，明日我等救他回去。你不可在此痛哭，恐张贼闻知，你丈夫就活不成了。”王氏叩谢回庵而去。众小英雄各回府中。街上人道：“此是他造化，遇了三爵主，谅亦救得。”不知后来如何解救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 69 回 劫法场御赐金锤 鞭张保深结仇冤

第 69 回 劫法场御赐金锤 鞭张保深结仇冤

且言次日薛刚同了秦红等，结束停当，暗藏军器，都来到状元桥。只见西

安府监斩应举，将绳索捆好，斩条一道，锣鼓齐鸣，迎将来。薛刚一看，拔出身边短刀，大喊一声，将西安知府惊跑。众人一齐动手，杀了刽子手，劫了法场，救了薛应举。众百姓走散，众兄弟叫声：各自回去，不可连累。

自古说，好汉作事一人当。众人皆各分散，唯有薛刚一人，率同应举夫妻，说道：“只说你是我兄嫂，被张保所害。圣上问起，要说明白了。”商量已定，来至朝门，天子升殿，上前奏道：“臣有堂兄嫂，来京投亲，不料被张保相害，绑去法场，今臣救了。奏闻圣上，请究奸佞。”天子龙颜大怒，即问君左。

君左回奏：“臣实不知，或有冒了臣姓，亦未可知。”圣上亦不甚究，罚俸一年。封薛刚为通城虎，赐金锤一柄，朝中打奸臣，民间打恶豪。

薛刚谢恩出朝，同应举夫妻回家，见母亲樊梨花，假言兄嫂。樊夫人以礼相待。薛刚对母亲说：“孩儿不愿做官，登州总兵哥哥去做，孩儿在京侍奉母亲。”夫人大喜，次日设酒送行。应举夫妻感恩不浅，拜谢毕，即去登州上任。薛刚有了钦赐金锤，朝中大臣，哪个不怕？一日同小英雄，到教场玩耍比武。薛刚所用铁棍，系异入传授，有三十六棍，天下英雄闻名，称为黑三爷，犹如水磨金刚，烟熏太岁。秦红使金铜；罗昌使梅花枪；尉迟景用水磨铁枪；王宗立用长枪；程月虎太岁用抱月金斧。不料张保带了家丁，亦来观看。巡官看见，报知薛刚。

众人竟将张保拿进。薛刚明晓得是张保，只做不认得，说：“你何人，竟敢偷看？”吩咐左右拿下，重打四十。张保大叫：“我是丞相之子张保，吾父现在朝中为相，不要认错了。”众小英雄说：“张君左焉有此子，分明是偷贼，打他二十。”不由分说，竟将张保打了二十大板，打得皮开肉绽，鲜血直流，一跌一拐回去。众人大笑而回。张保见了父亲，说明此事，说薛刚甚是猖狂。君左大怒，父子上朝哭奏。天子言道：“该打，你父子生事教场，先帝分与二十四家国公，你是文官，不教你子读书，反去争斗惹祸，朕亦不究。君左父子仇恨回家，父子商议，另寻别事算计他。”

再言宫中武后，这日君左父子进朝，看见张保生得美貌，奏知圣上，将张保承继为子。天子耽于酒色，听依武后，竟将张保作为殿下，从此丑声外播。

再言丁山到山西祭奠父骨，安享了三年，奉旨钦召回京，文武相送，离了山西，径上长安。到了自己府中，三夫人梨花、薛刚迎接。次早上朝，左相徐敬业、魏旭等相见，各叙寒温，金鞭三声，驾坐早朝。丁山上前朝见，天子大悦：“久不见王兄，朕思想之甚。”丁山谢恩，天子赐宴。次日又去拜会各公爷。及至鲁国公府，咬金请酒，说起薛刚生事惹祸劫法场，天子宽恩不究，望公爷回府，必须教训一番。丁山领诺，回府埋怨夫人，唤薛刚要痛责。梨花不

好面前回护，吩咐将薛刚关进书房，不许出外生事。

再言高宗不理天下，宠幸武后，朝中大臣谏表，天子不准。

武后知帝昏庸，易以煽惑，即垂帘预政，时计依违，并肆意荒淫，竟将王怀义和尚、张保、张宗昌等，留在后宫。魏相、徐相觉其不雅，将张保等禁止于外，不许妄入，武后无可奈何，遂使心复奏帝，调敬业外任，魏相告老，从此朝廷大政全归武后，内外为之一变。

再言丁山见朝廷颠倒，且又思念母亲柳太夫人，上本回家养亲。天子准奏。遂吩咐家丁，各自看守王府，同夫人梨花、薛刚，出了长安，各官送行。鲁国公程咬金说：“两辽王，你回山西安享，想这唐朝天下，亏我们汗马功劳，不久尽归武氏，甚为可惜。”丁山说：“老叔祖，为臣子当尽忠而已，不必虑他，须要在朝力谏，自应太平，谅圣上明白。”各公家亦有一番言语。丁山辞别，竟往山西，到王府一家完聚，拜见二位母亲，设家宴。次日去拜客，忙了一日。

再言柳氏老太太，思念女儿下泪，丁山上前双膝跪下，说：“孩儿上叨父母福荫，做了二朝蕃王，不能报答亲恩，今正享受荣华，因何不悦？莫非孩儿不孝之罪？”太夫人说：“非为别事，你妹妹同你妹丈镇守西辽白虎关，久无音信，意欲差人探问。”薛刚说：“孩儿愿去问候姑丈姑母。”太夫人大悦，说：“孩儿肯去，吾愿足矣！”丁山说：“不肖三孩儿不可去，他吃酒生事，恐防起祸。”梨花说：“孩儿勇猛，万无一失。”夫人窦仙童也想兄妹，亦有一言劝去。丁山说：“要去必得戒酒。”薛刚依从父命，今日就戒。丁山说：“要立个誓来！”薛刚说：“从今后若开了酒戒，杀吾全家。”丁山大怒说：“畜生胡言乱语。”薛刚说：“不要慌，杀尽了，还有我报仇。”丁山气得目定口呆。梨花道：“相公不要听，他是呆子，颠倒说的。”陈金定也来劝解。丁山见母亲要他去，三位夫人又来说，只得允从，端整礼物，派了家丁数名。次日薛刚拜别，离了山西，往西辽而去。

一路上果然真不饮酒，又不生事。一日从天雄山经过，只听得锣声响，跳出数百喽罗，拦住要讨买路钱。薛刚大怒，打死头目。喽罗报上山中说：“大王，方才小的们出去巡山，路逢数人，内中一个黑面的使棍，十分勇猛，将头目打死，特来报知。”大王大怒，带马抬枪冲下山来，见了薛刚，大叫一声说：“不要逞强，俺来了！”薛刚见大王白面银牙，相貌堂堂，就是一棍。大王说声：“来得好！”把手中长枪，望棍上噶喇一声响，架在旁边，冲锋过去。回得马转来，薛刚又是一棍。

大王又架在旁边去了。一连数棍，打得大王满身是汗，两膊酸麻，大叫一声：“好棍！”到后棍也轻了一半，被大王一连数枪，薛刚只有招架之功，没

有还棍之力，拚命将棍抬住说：“这大王认得俺黑三爷么？”大王说道：“哪个黑三爷？”薛刚道：“我乃两辽王三公子便是。”大王听了，忙下马说：“得罪莫怪，俺不晓得是三爷。你却为何在此经过？乞道其详。”薛刚亦下了马，说道：“壮士下问，吾家父亲差我往西辽探亲，走此经过，不期遇着壮士，三生有幸。”大王邀薛刚同到山林。

薛刚问姓名，说：“吾姓伍名雄，祖名云召，父伍登，均已去世，弟故在此落草。”薛刚道：“久慕大名，相见恨晚！”即叫家人先到西凉，我就来，家人领命而去。伍雄拜薛刚为兄，留在山中，当日设席饮酒，薛刚辞谢，说：“我在家中，家父面前立誓戒酒。”伍雄说：“伯父恐于道路之中生事，所以戒酒，今日山中，只有吾二人饮酒，何妨。”薛刚说：“兄弟只是要少吃些。”当夜饮酒，次日到前后山玩耍。

再言长安高宗天子在宫中贪于酒色，二目昏花，不理朝政。

武后奏道：“圣上二目不明，明春上元佳节，大放花灯，主人看灯，二目就明亮。”天子大喜，旨下明春大放花灯，与民同乐。正月十三上灯，十八落灯，朝中大小衙门，俱端整花灯，外省行台节度，俱送名灯进京。

再言薛刚、伍雄在山，情投意合，走马射箭，比较武艺。

正南上相离数十里，有一山名曰双雄山，山上有一大王，姓雄名霸，雄阔海之孙，在山落草，与伍雄往来，最相友爱。喽罗报说：“伍大王那边，有甚么黑三爷在山较武，客人不敢过往。”雄霸听了，备马带了喽罗，报说伍大王。伍雄闻知，下山往迎，接进独角殿，说起薛刚一事。雄霸大喜，三人结拜为兄弟。薛刚见雄霸仪表非凡，豹头珠眼，燕颌虎须，声如铜钟，身長一丈，两膀有千斤之力。想道：“不枉西辽走一遭。若在家中，怎能会得二位弟兄？”心中大悦，当夜弟兄饮酒，吃得大醉，各去安歇。

次日雄霸接薛刚、伍雄到双雄山饮酒。不觉年尽，有儿郎来报，拿得灯匠十余名，求大王发落。伍雄说：“拿进来。”喽罗将人拿到独角殿，问是什么人？朱健上前说：“小人奉南唐萧大王之命，明春大放花灯，圣上解灯进京，并无财物，乞大王发放。”薛刚见朱健身材长大，也是个好汉，说：“兄弟，他说解灯，拿灯上来看。”朱健即将十余盏名灯拿上来，说：“大鳌山灯进于天子；小鳌山灯送与忠山王武三思；凤凰灯送张太师。”伍雄、雄霸叫喽罗将灯俱留下，打发他回去。薛刚说：“不可，不可。”不知说什么话来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 70 回 众英雄大闹花灯 通城虎打死内监

第 70 回 众英雄大闹花灯 通城虎打死内监

且说薛刚见武雄要全部留下花灯，便说：“二位兄弟，不可将灯一齐留下

，大鳌山灯送天子的，教他取去；小鳌山、凤凰灯，他送与奸臣，我们留下。”朱健说：“大王留下二灯俱可，小人回去难见本官，伏乞大王留下凤凰灯，还小人小鳌山灯。”伍雄说：“若再琐屑，一齐留下。”朱健无奈，拜谢而去。武雄当晚就将二灯挂上，弟兄三人赏灯。薛刚对伍雄说道：“我要到长安走走，看看灯。”雄霸说：“既然哥哥要去看灯，吾弟兄二人相陪。”薛刚说：“不可，山寨乃是根本，离不得的。况且长安城中许多公人衙役，看弟兄相貌不凡，恐防惹祸。

待兄弟一人前往，枪马留在此山。”过了年，正月初八日，薛刚别了伍雄、雄霸，一人下山而走。走至玉童山，见一伙人推一辆囚车，认得是朱健。薛刚手无寸铁，怎生相救？见路上有一枣树，扳枝拆断做了兵器，打死众人，救了朱健，问：“得何罪？打入囚车，解往哪里去？”朱健说：“解灯进京，张保道我大王不送与他，因此大怒，要将我斩首。吾说明此事，即将我解到南唐本大王发落。不料幸遇壮士救了小人。如今打死了众人，叫小的有家难归，乞壮士救我。”薛刚道：“不难，你往天雄山落草。”朱健说：“设若不肯，怎办？薛刚道：“我有鸾带，你便带去，伍雄自然收用。”朱健拜谢，接了带子，径赴天雄山。伍雄问明，叫他搬家小前来。

薛刚来到长安，到秦红府第。家人报知，秦红接进，叙起久阔，吩咐家丁即去请这班小英雄到来相见。大家欢喜，准备看灯。到了十五夜，众人多去看灯，只见那六街三市，家家户户结彩张灯，务要通宵长烛，如有灯火昏暗不明者，俱以军法处治。就是相府门首，也有紫阁楼灯穿街。小英雄看到那些走马耍戏、舞械弄棍、做鬼装神，热闹喧哗，填满街市。不一时，已到忠山王门首。那楼与兵部衙门一样，灯却不是一样的，挂的是一种凤凰灯，上面牌匾四个金字：“天朝仪凤”。旁边一副金字对联：“凤翅展丹山，天下咸欣兆。”薛刚等看了回来，又在天汉桥酒店中吃了酒，都有醉意，一同要往凤城内。凤楼台前人烟稠密，楼前有两个内监，见了大怒，叫拿下。军兵听了，一齐举棍上前来拿。这班小英雄大怒，夺了棍子，反将军兵打得东倒西歪。薛刚赶上，将内监打死，内官有人认得是通城虎，报知天子。丞相张君左正在五凤楼观看，认得果然是薛刚，奏知圣上说：“通城虎大闹花灯，打死内监。”天子大惊，二目不明，下五凤楼台，失足跌下楼，文武俱散。天子进宫，张君左叫拿薛刚。天子说：“非关他事，只怕不是薛刚，他回家已久，面貌相同，亦未可知。”张君左见圣上不准，只得回家。这班小英雄都到秦红家中，程月虎说我回家去走走。众人说：“你去就来饮酒。”月虎回来，咬金说：“你们这班出去闯祸，大闹花灯，打死内监。叫三哥快走，明日祸即随身，说私进长安。打死内监，连累薛叔父，也不得了。”薛刚一听大惊，拜别弟兄，出了长安，至天

雄山见了伍雄，说起闹花灯一事，伍雄说：“不妨，在此住下，老伯父若晓，必然说未进京，谅然无事。”朱健过来拜谢救命之恩。

再说天子闷在宫中。张君左说：“果是薛刚，主上差官往山西拿丁山来究问，便知明白。”天子不准。武后奏说：“丞相所奏不差，速召丁山回京。”天子说：“今日各处查缉，并无薛刚，反要举动，功臣面上不好看了。”张君左又奏。天子无奈，命钦差王会，到山西问两辽王，薛刚到否？王会领旨，直到山西，来到王府。丁山接了天使，天使宣读完圣旨，吩咐首案供着。旨上不过说：薛王兄，你子在家中否。丁山谢过恩，说：“天使大人，小儿上年往西辽探姑丈姑母，系奉母命前去，怎得有这一件事？望天使说明。”王会说：“今年正月十五元宵，大闹花灯，打死内监，丞相张君左奏主拿问。主上原不相信，旨上但问有无。两辽王表本上须写明白缴旨。下官告别了。”丁山送出天使，连夜修成表本，差薛贵星夜抱本进京。

天子将本章看了大悦，宣召张君左：“薛丁山上年奉母命派薛刚早往西辽去探亲。倘若依你，反害忠良。以后不必多奏。”张君左无颜，谢恩退班。天子赐黄金千两，彩缎十匹，差官出京，钦赐丁山。

再言武后请旨盖造御花园。天子准奏，传旨谕各处如有好花，都要进上。命张保监工开池，造御书楼，砌假山，百姓劳苦，万民嗟怨。命张六郎昌宗，同太监把守后宰门，不许闲杂人等出入。

再言薛刚在天雄山，同伍雄、雄霸在山饮酒，报说：“拿得一班解花木的十余人，求大王发落。”伍雄问众人：“你们一班解花木往哪里去？”众人跪下道：“小人奉南唐萧大王命，送花木上长安，主上要修造御花园，进上供用的。乞大王吩咐发放。”喽罗拿上花木，各爷欢看，留下牡丹花，余花发还。

伍雄说：“我今全要留下。”薛刚说：“不可，前次留下二灯，教朱健吃苦。如今还他去罢！”又过了几日，薛刚说：“我今别了二弟，要上长安走走。”伍雄说：“不可，前次去闹花灯，几乎连累父亲，如今更不可去。”薛刚说：“不妨，我今去会会弟兄，打听朝中之事，早早回来。况今敕赐金锤，怕他做甚？”雄霸亦劝，薛刚只是要去。伍雄阻挡不住，内中选数名喽罗，扮作家人，跟随三爷，去就回来，劝他不要生事。薛刚依言下山，带了喽罗径往长安，吩咐喽罗城外住着，自己进城，说去了就来。喽罗说：“三爷去就回来，小人们在此守候。”薛刚进城，去到秦红家，小英雄俱到，说起花灯一事打得爽快，三哥不在此，我等无兴。目下天子昏聩，宠用一班奸党，张君左弟兄父子，内有武后劝主上盖造御花园，劳民伤财，程千岁亦不进朝。薛刚听了大恼，说：“今日同众兄弟御花园走走。”当时就在秦府饮酒。

次日，五虎一太岁一路来至园首，见一班人扛抬一块假山石，吃尽气力

，口口声声说：“工钱扣减，我们受苦。”薛刚看见，问道：“你们讲什么话？”众工人说：“张爷要百姓做工，工钱又少，又受鞭笞，累死人无数。这一块大石，叫我们哪里扛抬得动？又有限期，迟了就受责。”薛刚说：“不妨，待我等与你扛进去。”众人说：“你们进出不得，我们都有字号认识，所以进得去。”秦红说：“既有认识就好了，快拿记号来。”众人说：“身边都有腰牌。”六人忙将一块大石轻轻抬起，不甚用力，竟抬送御花园。守门的见有腰牌挂着，不来查究。众人来至里面，将石放下。果然好大一个花园，但见许多人在那里挑泥种花，不计其数。只见上面坐着张保，许多红绿人侍立两旁。又见送酒饭鱼肉上来，薛刚叫：“留下，待吾来吃。”有人见了，报知张保。薛刚不知利害，吃得大醉。众英雄劝他不要进去，他不依，竟走进去。泰红等俱已外出，恐受连累，到家计议救薛刚。谁知薛刚乘酒兴，闯了进去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 7 1 回 御花园打死张保 劫法场惊死高宗

第 7 1 回 御花园打死张保 劫法场惊死高宗

再言薛刚走到牡丹台，将牡丹花插在须边。张保大怒，叫手下拿薛刚。薛刚酒醉大怒，两于—推，跌倒数人，夺了一条棍子，赶上前将张凛—棍打死。众人大喊说：“不好了，千岁被薛刚打死。”即报知与张君左。薛刚在御书楼大醉，睡在龙床。

张君左知儿子被薛刚打死，大哭一会，使人到御书楼捉拿薛刚。张君左奏上，今夜即刻开刀。天子说：“君子避酒客，传旨将薛刚监入天牢，明日处刑。”四虎—太岁打听详悉，忙至程府，告诉程老千岁。咬金听了，说：“你们这班小畜生做出好事。如主身家不保，我已一百多岁的人，我亦救不得薛刚，况朝中徐、魏二人，今又去了，张氏兄弟当朝，天子虽然明白，武后因他打死心上人，决不甘休，断不能挽回。”罗昌说：“要救得三哥便好，况吾等结同生死之交，若明日斩了三哥，侄孙们都有些不便。”程月虎上前说：“要太祖出个主意。”咬金说：“不得不如此，你等各家小搬出长安，明日打点劫法场。”次日天子想道：“亏薛家父子平东平西二路，今日要斩他，心中不忍。但是法上实不得已，朕只斩薛刚，免他父母之。”传旨监斩官，待午时处斩。这日五凤楼前开刀，余犯不究。监斩官领圣旨，将薛刚绑出午朝门去了。咬金在南门等候这一班小英雄结束停当，身藏暗器，带了家将，来至午门，假做活祭，杀死监斩官王独，尉迟景杀死刽子手。薛刚看见这班小兄弟，挣断绳索，夺过腰刀，杀散众人。三军见杀了监斩官，报与张君左。君左听报，—惊非小，传令五城兵马司，带领马兵步兵，要活捉这班小强盗，不许放走—人，违令者斩。小英雄哪里放在心上，杀散兵马，出了长安。咬金说：“你们快走

，有我在此不妨。”内官来报天子说：“有一班人劫了法场，杀死监斩官、刽子手、三军不计其数。”天子闻言大惊，大叫一声而死，在位二十四年。

张君左与武后商议，命武三思带兵三千追赶，一路而来。

至南门见咬金坐着。三思下马，问：“老千岁因何在此？”咬金说：“我往南海烧香。”三思说：“可见薛刚否？”咬金说：“未见，想是他未出南门，出西门去了。”三思上马往西门而去。咬金大笑，出南门会见众人。薛刚说：“太祖先去，我要到天雄山取枪马。”两家作别，薛刚到天雄山住下，咬金同众人往西辽。

再言三思追不着薛刚，回见昭仪武后，立太子季王为君，称中宗，葬先帝于皇陵，大赦天下。中宗在位五月，贬往湖广房州，封为庐陵王。张君左等请武后登位，号大周则天皇帝。

张君左、张君右为丞相，武三思为忠山王，怀义和尚为御禅师，张昌宗封为驸马，各文武俱加升一级。则天皇帝思念张保被薛刚杀了，深恨心中，与张君左计议，必要杀尽薛家，方雪此恨，须差铁骑捉拿。君左奏道：“臣想已久，此仇必报，但是薛丁山勇冠三军，三妻多有法术，万岁即差官往山西钦召进京，说新君初立，武后赏有功之臣。若去捉拿，必令反也。”武则天依奏，传旨一道，差官到山西，召两辽王进京就职。钦差领旨，径往山西而去。

有人向丁山报说，三爷大闹御花园，打死王殿下，众小英雄劫了法场，惊死天子，程千岁已反了。武娘娘自立为王，称为大周，差官钦召千岁入京就职。丁山听了，大叫一声：“畜生闯了大祸！”仰面一跤，跌倒在地，左右救醒，扶进后堂。三位夫人问起为什事，相公这样大恼？丁山将如此长短说了一遍。梨花说：“钦召一事是假，将相公召进京中，性命难保。”陈金定说：“我们反了罢！”丁山说落千丈：“胡说，我薛氏父子忠良，这祸是畜生闯下来的，粉身碎骨，料应分了。

今朝廷不来捉拿，是为幸也。今来钦召，国恩难报，君要臣死，不死不忠。”梨花掐指把阴阳一算，应该金牛星归位。三儿是白虎关杨藩后生，杨藩死于丁山之手，冤冤相报；张君左系士贵之孙，仁贵杀了士贵，薛刚又打死他儿子，前数已定，亦该如此。

再说钦差来到王府，开读已毕，丁山谢过恩，同三位夫人离开山西，到了长安。则天命三思将丁山夫妻拿下，发落天牢。

又差铁骑五百到山西王府，一门三百余口，全行拿下，解去京都，监入天牢。张君左奏道：“薛丁山虽入天牢，还有长子薛猛，次子薛勇，四子薛强，俱有万夫之勇，倘闻父母被捕，必兴兵杀上长安，无人抵敌。须速差兵分头捉拿，命邻近州府，须要并力擒获，如纵放去，与本犯一体同罪。”武则天依

奏，命大刀王殿，带兵三千，去云南捉薛猛；又命阔斧陈先，带兵三千，至红罗关捉拿薛勇；命姜通带兵三千，走雁门关捉拿薛强。如敢卖放走漏一人，本官处斩。众将分头而去。

再言阔斧陈先领兵来到红罗，将薛勇一家尽皆拿捉，起解进京。再言朝中徐贤，是徐茂公侄孙，原任户部尚书，见朝中不正，告老在家。闻得拿薛勇进京，对夫人王氏说：“薛氏一门受害，薛勇有子名蛟儿，年正三岁。我亦有子徐青，也是三岁，小夫人莫氏所生，吾欲将儿子抱去，竟换薛蛟，存了薛氏血脉。”王氏夫人一听此言，不悦道：“我虽有子徐青，一点骨血，叫他枉受一刀，于心何忍！”徐贤说：“夫人有所不知，蛟儿受害，绝了薛氏宗嗣。”夫人一想，吾与薛勇之妻是姑舅姊妹，就允了。只说烧香上轿，一路来至临潼山，见薛勇夫妻解来，徐氏夫人在大路上，报与薛勇之妻相见。薛夫人命众人退后，表姊妹相见徐夫人说，特来与你换子，留你一脉。二人将子对换。徐夫人即乘轿而去。陈先解押上长安，旨下将薛勇夫妻下在天牢。丁山见子伤心。薛勇将徐夫人换子说了，大家哭了一场。狱官徐元看见薛氏一家受枉，来对妻子说：“薛丁山父子有功于朝，不幸一门受害，想薛氏后代绝矣！吾子徐荣亦是三岁，此子算命平常，欲将其换下薛蛟，后来有靠。”杜氏夫人听了，想自己年轻，薛蛟相貌端庄，换了此子，后来必有好处，说：“相公所见不差。”忙对众人说明。丁山想此乃徐贤之子转换奉的，既然狱官美意，只得允从，开言道：“既承美意，有恩难报。”杜氏抱了假薛蛟到后园玩耍。八宝山香莲洞蓬头老祖在云端经过，看见假薛蛟，一阵风带回山去。杜氏夫人说：“此子命该如此。”夫人嗟叹一番。

回言云南总兵薛猛，对王氏夫人说：“下官夜梦不祥，心惊眼跳，莫非我家有甚么祸事么？”夫人说：“相公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，思念公婆，所以如此。”忽有家丁报说：“启老爷，不好了！长安朝中三爷闯祸事，害了千岁。如今差大刀王殿来拿老爷，相近云南了，老爷速作预备。”薛猛听报，胆战心惊，手足失措，昏晕跌倒在地。夫人闻知，快来扶起，只见老爷面如白纸。

不知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 7 2 回 武后下旨捉丁山 三百余名尽遭灾

第 7 2 回 武后下旨捉丁山 三百余名尽遭灾

再言薛猛听了家丁之言，跌倒在地。夫人大惊，快扶起来，半晌方醒。夫人说：“好了，相公为何如此？”薛猛说：“三爷闯祸，连累父兄，如今来云南拿我，我去是不去？”夫人说：“公公一家俱下天牢，只有相公，若到京中，性命难保。

依妻之言，尽起云南兵马，杀上长安，救了公婆叔叔，除了昏后，更立新

君。此计如何？”薛猛说：“夫人此言差矣，我上不能报故主之恩，下不能报父母，吾薛氏二世忠良，有功于国，今日那奸细张君左在朝，各家国公俱已退位，倘无人接应，薛氏受其圈套，遗臭万年。这断乎不可。”夫人流泪，大叫一声：“薛蚪正交三岁，何忍他受难。”薛猛说：“我有家将薛兴忠义，我与他结为兄弟，将子过继与他，方存薛门一脉。”薛兴说：“老爷在上，小人不敢当。”薛猛说：“如今托孤与你，休要推辞。”蚪儿过来拜叔叔为父。薛兴辞别，带公子离了云南，逃往别处去了。

忽报钦差到了。薛猛自刎而亡，夫人大哭一场，撞阶而死。

大刀王殿进内，看见已死，吩咐埋了。带兵回长安，奏知武后，说：“薛猛自刎，夫人撞阶而死。”旨下既死不究。

再言姜通到了雁门关，人说两月前就未见薛强。原来这薛强去太行山进香，闻知此事，不回雁门关，落荒而走。姜通只得回朝缴旨。张君左因薛刚被人劫去，并无下落。故这晚四更，即欲将丁山满门斩首，以除大患，倘迟延走漏消息，为害不小。

旨下，即命何先去斩首。何爷奉旨，打扫法场，唤齐了刽子手，到牢中将两辽王薛氏一家绑赴法场，四面兵马围住，四更开刀。

旨意又下，命武三思、张君左监斩。是夜灯球火把照耀如同白日，那刽子手即来至狱中，见了禁卒说：“薛家父子有万夫之勇，哪里绑得住？不如用个苦肉计。”众人齐说好计。来至里面，见了丁山，一齐跪下，开口说道：“小人们蒙千岁看顾，小人家中多有父母妻子。”丁山大笑道：“是了，今夜朝廷要斩我么？”众人道：“然也。”薛勇听得此言，叫声：“爹爹，不好了！今日要斩我一家，孩儿有话告禀。”丁山说：“我儿有话禀来。”薛勇道：“爹爹在此，三位母亲也在此，依孩儿之言，反出牢中，杀上金銮，除了武后，更立新君。不可守此待死。”丁山一听此言，大怒道：“畜生讲这些话来，今日父死为忠，你死为孝，母亲为节，仆死为义，出我一门。”吩咐刽子手：“将我绑起来！”薛勇无奈，也叫绑了。共有三百多人，一齐绑了。家人们大哭，出了监门，来至法场你看阴风飒飒，杀气腾腾，今夜屈斩忠良，天怒民怨。樊梨花抬头一看，我不救他，等待何时？口中念念有词，但见云暗天低，一阵狂风，飞砂走石，千年老树连根拔起，法场上都立脚不住。吓得那武三思、张君左魂不在身，灯火都吹灭了。樊氏将身一扭，绳索都落了，起在空中，驾住云头，望下一看，正欲救出薛家。

再言黎山老母驾坐蒲团，心血来潮，屈指一算，说：“不好了！徒弟樊梨花要救薛家，违犯天条。”忙驾云来至长安，按落云头。见梨花作法，即叫一声：“徒弟，金牛星合当归位。

犹恐你救他，违犯天条。”樊梨花见师父说此言，不敢逆天，即同了师父回山。明凤山莲花洞欧兜老祖在云端上经过，见一道杀气冲天，望下一看，原来是周天子斩薛氏一家，数该如此。

但内有孤儿不该绝命，待我救他。将手一指，带回山去。片时风息，张君左清点人犯，独不见樊梨花、薛蛟。恐事延有变，即传令开刀，将丁山等一齐斩首回旨。周天子亦就罢了。

张君左又奏说：“薛强走避，终有后患，画影图形，到处张挂，捉拿薛刚、薛强，将威宁侯王府拆去，改为铁丘坟。”旨意下：“依卿所奏。”君左领旨，将王府毁为平地，把丁山一门尸骸埋在下面。上面将生铁铸成馒首一样压住，永世不得翻身。有薛家家丁五六人，充作工匠，暗暗把尸首个个排好，一对一对，其余家丁都是乱葬的。

张君左传令各处文武官员，如能拿住薛刚、薛强，出首者官封万户侯；藏匿不报者，与本犯一体治罪。旨意下来，各处关津要害，盘查严密，画影图形，到处张挂。铁丘坟四面，武三思命大刀王殿，带三千人把守左边，又命阔斧陈先，带三千人马把守右边，再命儿郎日夜巡察。如薛刚这厮来上坟，必要拿住，碎尸万段。

再言薛强不到雁门关，欲往西辽。这一日走到八观山，一锣响，走出无数喽罗，拦住去路，要讨买路钱。被薛强杀败。

喽罗报上山中，说：“山下一人经过，小人要讨买路钱，此人十分英雄，头目被他杀得大败，特来报知。”那大王姓朱名林，有女叫金标公主，守住八观山，官军不敢迎战。朱林一闻此言，大怒，一声吩咐，备马持枪，带了儿郎冲下山来。朱林逞武扬威，大叫说：“小子不得逞强，俺来了。”薛强看见此人，面红须长，手执大刀，身骑高马。薛强将手中银枪，劈面一枪，刀枪并举搭上手，连战三十回合，不分胜负。后来朱林究竟招架不住，欲待回马，后面金标公主大叫说：“爹爹，孩儿来了。”薛强见这员女将十分美貌，弃了朱林，来战女将。不上数合，公主将红锦套抛起，薛强措手不及，被她拿住，带往山中，吩咐绑了，问起姓名。薛强说：“我乃两辽王第四子，出任雁门关兵的薛强便是。”朱林大惊，下阶亲解绳索，扶上聚义厅叩拜：“不知是爵主，误犯有有罪。”薛强回礼。

再说金标公主乃黎山老母徒弟，师父吩咐，与薛强有姻缘之分。当夜与薛强成亲。薛强即在内招兵买马，积屯粮草，待日后报父母之仇。

再言薛刚在天雄山，报说雄霸到。二人上前迎接，雄霸见了薛刚，大骂说道：“一身闯祸一身当，你遭了弥天的大祸，贻害父母兄嫂，一门斩首。如今各处拿你，你还不知。天下不孝之人就是你。”薛刚一听此言，昏倒在地，半

日方醒，大哭不止。伍雄说：“破斧沉船，哭也无益，商议一个计策，报仇要紧。”薛刚哪里等得：“吾先要到长安祭奠父母。”伍雄阻挡不住。薛刚即拜别二人，往长安而行。在路果见关津村坊张挂榜文。薛刚日间不敢行走，只是夜行，来到潼关，关尚未开，走到相国寺下马，来见当家和尚。和尚法名梁乘，和尚说：“三爷好大胆，你看到处张挂要拿你，长安怎能去得？且在寺中住下，俟有机会方好进关。”薛刚心焦，害起病来。这日小和尚来报魏相到寺烧香。主持和尚出来迎接，和尚设斋说起丁山受屈而死，魏相下泪。又说三爷在此。魏相唤来相看。薛刚来见魏相，魏相即说：“你好，做出这种大事，还来上坟。”和尚说：“三爷在此，奈不得进长安。”薛刚说：“晚生无计进长安。进了长安，就不怕他。”魏相低头一想，果然进不得长安。

忽又想起一计，开言说：“贤侄，你要进长安，躲在我轿中进城。”薛刚拜谢，魏相回到府中下轿，唤出薛刚，收拾各物祭品，一条铁棍子做扁担挑好，天晚出门。魏相吩咐说：“你祭过了父母，不许到我家来，快出城去，恐防有人知觉，性命就难保了。”薛刚挑了物件，来至墓前，十分悲苦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 7 3 回 薛刚一祭铁丘坟 武则天借春天顺

第 7 3 回 薛刚一祭铁丘坟 武则天借春天顺

再说薛刚坟前大哭，正在悲伤。内有更夫，看见坟上有灯，即来报与王殿、陈先。王殿、陈先又飞马报知张君左、武三思。

二人闻报，传令各处添兵把守，小心捉拿，多加关锁，吩咐不许放走，点起灯球火把，不计其数。薛刚在内听见外边有人把守，收拾祭礼，一条铁棍，杀将出来，无人能抵挡。只是寡不敌众，越杀人越多，三军四面围住，喊声连天，口口声声要捉拿薛刚。薛刚恨说：“今番我命休矣！”当有秦汉、刁月娥夫妻二人奉香山李靖之命，在此相救。二人杀来，放出宝贝，无人阻挡，杀到城边，斩落关锁，救出城外。秦汉夫妻借土遁回西辽去了。

薛刚出城天色已明，放天大步而行。只听得后面喊杀连天，尘头起处，有无数人马赶来，为首一将，声如巨雷，金吾大将军武安国手执大铁锤，大呼：“薛刚哪里走！”薛刚回头一看不好，我是战了一夜困乏的，哪里战得过他？只得拚命而战。只见三军纷纷将箭射来。薛刚身中三箭，正在危急。薛刚乃上方三头五鬼星转世，所以头上透出原形，变了五头，身高数丈，反杀上来，即将武安国一棍打死。三军见这般情形，竟大败而去，将城门闭了。薛刚安定心神，睁目一看，只见尸横遍野，尚属茫然，不知什么意思。慢慢行至相国寺，别过和尚，取了枪马，要到天雄山。却错走了路，来至李龙山。一声锣响，大王李龙走下来大战，问出姓名，原来是黑三爷，即请上山饮酒。

李龙有女名鸾英，与薛刚成亲，在山招兵买马，要报父母之仇。

再言周天子在朝，日与怀义和尚、张昌宗在宫淫乱，百官阻谏不听。一日宜文武百官在万花楼说：“朕贵为天子，万民之尊，今十月小春，万花凋零，朕欲借春三日，百花尽放，未知天心顺不。”众官回言奏说：“万岁，今日御言，花神怎敢违旨。”武氏甚悦，百官皆散。次日果然天气温和，御花园百花尽放，惟牡丹未开。周天子大怒，贬在冷宫。武则天果然真命帝王，普天下之百花尽放，十月应小春，天子请男妇赴鸳鸯大会，百官赐宴万花楼，各夫人赐后宴，众夫人谢恩不尽。

再言薛刚在李龙山招兵，要杀进长安，报父母之仇。探子报上长安，张君左奏知武则天：薛刚造反，须速行征伐，恐养成贼势，贻害不小。武则天依奏，命忠山王武三思为元帅，姜通为前路先锋，武状元郭靖为后队，张君左总管粮草，起兵十万，择日兴师。正行之间，探子启上说：“李龙山在山西，近此有三条路，东至河南，西至山东，正中至山西。”传令兵过河南，走山西一路。三军司命，浩浩荡荡，不一日兵至李龙山前，吩咐前军哨探，后军慢行，放炮停行，安营下寨不表。

再说李龙同薛刚夫妻正在言谈，忽喽罗报上山来说：“不好了！朝廷命武三思带兵十万，大将千员，已将前山后山团团围住，水泄不通，要杀上山来，擒拿大王。”李龙听报大怒，带领喽罗下山冲来。当先姜通使开枪，撞着李龙，两马相交，不上三四个回合，马有六七个照面，姜通挑开李龙的枪，大喝一声：“好个狠贼！”一枪刺进来，李龙招架不及，被姜通一枪刺死。喽罗见大王已死，大喊一声，四散逃命。薛刚夫妇闻知李龙身死大哭，飞马下山，大战数合败走。三思传令毋得放走反贼，众卒奋战。三军遂团团围住，姜通、郭靖同各将官又杀上山来。薛刚夫妻在内大战，约有三日三夜。武三思命副将冲上山，杀尽喽罗，放火烧山，连山寨都烧了。薛刚抬头一看，见满山通红，自思不能取胜，虚晃一枪，跳出圈子，落荒而走。

李鸾英见丈夫走了，想起苦楚，向密林自尽。香山李靖在天叫声：“鸾英，不必寻短见，后来自有夫妻相会，母子团圆。我给你随身布袄，前途自有安身之处。”鸾英听了，拜谢救命之恩，抬起头一看，一道红光不见了。鸾英望空拜谢，即打扮停当，往前而行。走了数日，见一庄院，即叩门借宿。里面老夫妻二人，并无男女，家室充足，见了鸾英，问起姓名，家住何方？鸾英说：“公公，妾河南归德府人氏，姓陈名鸾英，因武三思征讨李龙山，避难到此，望公公收留奴家，借宿一宵，明日早行。”员外说：“原来是逃难的，老汉夫妇年近六十，并无儿女，我家亦姓陈，过继于我，拜我二人为父母，在我家中住下，日后会见亲戚，然后回去。”鸾英大喜，上前拜陈老夫妇为父母，只

因大战受苦，腹中疼痛，即生下一子，雷公嘴，黄毛头发，后取名薛葵。

再表武三思大获全胜，班师回京，上表奏知天子说：“李龙山征平复旨。”圣上大悦。钦赐三思红袍玉带，将官俱升赏，赐宴金銮殿。

再言薛刚走到天雄山借兵报仇，不料伍雄有病，雄霸又不在。思想妻子不知存亡，度日如年，想起当初曾救过薛应举，他今在登州，此去不远，不如去找他。便别过伍雄，来至登州，进了城门，直至总兵署前。有人报知应举，应举一听大惊，只得出来迎接进门。夫妻见礼，谢救命之恩，设宴款待。薛刚说：“吾一家受害，今见兄嫂，欲借兵与我报仇，不忘大德。”应举闻言，叫声恩兄：“你不知我登州地方甚小，兵马又少，待我差人往莱、青两处借兵，并我处兵马，三处一起兴兵与恩公前去报仇。”薛刚拜谢。夫妻进房商议说：“我亦在武三思门下，投拜为师。目今武后势力，天下同心，薛刚一人做得何事？现今奉旨拿到薛刚者，官封万户侯，妻封一品夫人；收留者，全家处斩。我今将薛刚出首，圣上必然加封。”夫人道：“言虽如此，却是大负人心。他前年在长安救你性命，今正该恩将恩报。如反把恩人出首，忘恩之人，身家难保。”心想，不如寻个自尽，竟自缢而亡。应举知道，叹说：“他没福做一品夫人。”次日应举备棺成殓夫人。是晚将薛刚灌醉，命家丁捆绑，发在监中。应举有一家人薛安，本是丁山旧时的人，只因奉主母之命，同到登州，服侍应举。见他不仁，夫人又死，心中大恨，送饭到监，见薛刚说此因由，并说：“应举害主之事，小人无法可救。”薛刚说：“你不可泄消息，与我速往天雄山，请伍雄前来救我。”薛刚说：“恐喽罗不肯放我上山。”薛刚说：“不妨，我有鸾带一条，你带去，他认得，自然放你上山。”薛安领命而去。

再说应举命差官带本人朝，叫先见忠山王，若要活的，点兵来护送；若要死的，即就地正法。差官对三思说明。忠山王听说大喜，说此贼该当恶贯满盈。次日五更上朝，三思奏知武后，说登州总兵捉住薛刚，已监在天牢。武后一看表章大悦，旨意下，命应举带兵五千，将薛刚解送到都，朕亲自发落。三思谢恩退朝。

不知薛刚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 7 4 回 骆宾王移檄起义 薛刚二扫铁丘坟

第 7 4 回 骆宾王移檄起义 薛刚二扫铁丘坟

再说应举送礼到青州，知会拿住薛刚。薛安上前讨差，要往青州。应举吩咐路上小心。薛安领命，带了家丁，取了礼物，离了登州。不往青州，竟往天雄山大路而行。再说程咬金，同这班小英雄，在路耽搁。香山李靖指点薛刚有难，须往天雄山相救。咬金一行在路上走了多日，来到三岔路口撞见薛安，说薛刚被拿住之事。程咬金问其原因，薛安说明此事。咬金遂同薛安到天雄山。

伍雄下山迎接进去，聚义厅拜见程千岁，设宴款待。席间说起薛刚监在牢中，叫薛安前来讨救。伍雄说：“三哥有难，合当往救。目下多少英雄在此！点兵杀进登州，救了三哥如何？”咬金说：“不可，登州城池坚固，又有青州、莱州为助，弄不好反害了薛刚性命；必要里应外合，劫牢为上。”咬金即令伍雄扮做和尚，雄霸扮做道士，尉迟景扮做卖膏药的，罗昌扮作书生测字算命，在城中府前打听，听城外炮响，一齐动手打入牢中救出薛刚，随即打入府中，在城中知会带路。

点秦红带喽罗三百人，十四晚攻打东、南二门；王宗立、金毛太岁程月虎带喽罗三百名，攻打西、北二门；咬金自守山寨。

众将得令，分头下山。

伍雄来到登州府门首左右，坐下念佛，雄霸念三官经。城外炮响，有探子报说：“响马攻城。”应举闻报，点兵出府。

伍雄、雄霸二人双棍并举，将应举绑住带往天雄山发落。尉迟景打入牢中，救出薛刚。薛刚即打出牢来，将应举家老少尽行杀了，同伍雄、雄霸杀得三军大败，往北门而逃。尉迟景杀至城下，大开城门，放进英雄，打开府库，抢劫钱粮装在车内，运往山上，将登州劫掠一空。众英雄然后放炮出城，回天雄山而去。来至山中，薛刚拜谢众位兄弟救命之恩。然后咬金出来，薛刚连忙跪下，说：“侄孙儿非祖公相救，怎能再生。”咬金说：“侄孙，你父兄之事，都是你闯出大祸，你众兄弟一个公位都不做了，为帮扶你报父母之仇，连老夫一位国公都送去了。”秦红说：“祖太爷不要说了，今日与三哥贺喜。快将应举带来，听三哥如何发落？”即将应举绑至。薛刚骂道：“你这负义贼，当日我薛刚有眼无珠，把你当个好人，认你为兄弟，又将总兵让你做，今日不想你恩将仇报。汝有何言？众喽罗将他捆绑，待我取他心肝看看。”一刀刺入五脏，鲜血直流满地，呜呼哀哉！当晚众英雄尽欢而散。

再言登州官府，查点杀死百姓，不计其数，总督薛应举一门受害，具报入朝。差官带本上长安，至途中遇一队人马，乃是薛须，上前说起，一同回到京中，来见忠山王，说：响马贼劫牢，总兵薛应举一门受害，杀死官兵四千，烧毁平房，不计其数。武三思听了大惊，抱本上奏。天子武则天大怒，旨下命青州莱州，先起兵征讨天雄山，擒拿薛刚。然后命武三思操演三军，征讨天雄山。三思领旨出朝，对张君左说：“薛刚一人尚未成擒，况有助纣多雄，必须起大兵征讨。”再言咬金在天雄山，喽罗报上山来，莱、青两处兵来到山前，声称要拿大王。“咬金一听此言，说：“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今有兵有将，何足惧哉！”吩咐伍雄、雄霸带喽罗下山，杀退莱州兵马；秦红、尉迟景带人马下山，杀退青州人马。自带薛刚、罗昌、程月虎、王宗立等为中路，助杀二处

。莱州总兵郭大忠，同家将齐在山下讨战，见山上冲下一队人马，内有二将，勇不可当。这郭大忠哪里挡得住？被杀得大败。青州总兵又战不过秦红、尉迟景，听得莱州人马大败，无心交战，虚打一鞭，败下阵来。山上冲下三将，杀得二处人马七零八落。

莱州总兵郭大忠、青州总兵雷鹏均败下去有三十里路，见后面不来追赶，才收拾败残人马回到本州。上表进朝，贼寇势大，不能抵敌，请兵添将。差官星夜进京。

再言咬金对薛刚说：“今虽退去二处人马，昏后必然大怒，起大兵前来，如何迎敌？必须你去房州，奏明小主，吾等扶助庐陵王，兴兵伐周，名正言顺。”薛刚领命，拜别下山，竟往房州。不一日从登云山经过，那山上大王，一名吴琦，一名马瓚，都有万夫之勇，守住山寨。喽罗数人，用绊马索把薛刚绊倒，捉上山来。儿郎报上说：“小的们拿得牛子，求大王发落。”吴琦说：“拿去杀来。”薛刚大叹道：“可惜，我薛刚死在此处，不能一见小主，有负诸弟之情。”马瓚听得，喊声住着，亲自下阶，问谁是薛刚。薛刚忙说：“我乃通城虎薛刚。”马瓚听了，亲解其缚，扶入厅中，下礼便拜。薛刚扶起，问起二人姓名，那吴琦说：“小人姓吴名琦，此位结义兄弟名马瓚。”

今日误犯三爷，得罪了。如今要往何处去？”薛刚说明此事，要往房州见小主。吴、马二人说：“三爷既要往房州，吾弟兄同去。”薛刚大喜，当夜三人拜为生死之交，在山饮酒。

次日，弟兄二人吩咐头目看守山寨，同三哥到房州，不数日就回来。头目领命。吴马二人同薛刚往房州。这一日元帅王荆周在教场演武，看试射箭，有人射中红心者赏，不中者罚；有大刀一张，重一百二十斤，有人舞动者赏，无人动者罚。有铁香炉一个，约重百斤，有人举起者赏，举不起者罚；薛刚三人看见，这些官将有中一箭，也有一箭不中的；这大刀亦有将官举起，只使得四门，就气喘吁吁；香炉无人举得起。马瓚走进教场，一时高兴，连射三箭，俱中红心。众军喝彩。吴琦见了，亦入场中，将大刀把起如飞。薛刚左手撩衣，右手举炉，走出场外，又进来放在原处，面色不改，气也不喘。元帅一见大惊，开言说：“壮士何人？”薛刚等下拜。元帅扶起，传令散操，一同至彩山殿见驾，奏道：“臣往教场操演，遇着三位英雄，俱是万人之敌，千岁得三位大将，江山可复也！”庐陵王闻言，传旨宣上殿来。薛刚等闻言，到彩山殿山呼万岁。小主问起姓名，吴、马二人上前俯伏，奏：臣吴琦、马瓚。又问薛刚。奏：“不敢说名姓，臣有大罪，望小主钦赐免死金牌，方说名姓。”小主说：“赦卿无罪。”薛刚谢恩奏道：“臣祖薛仁贵，父名叫丁山，平定东辽，有功于国家。薛刚罪该万死，打死张保，武后将臣父母一门残害，倒埋铁丘坟。

现有程咬金太祖，在天雄山请王登位，杀进长安，以接天子位。”小主闻言，下泪说：“卿无罪。你祖与父有大功于国。孤家尽知之矣！方才所奏，接天子到长安，焉有子伐母之理？封卿为忠孝王，吴、马二卿为左右都督，在房州起造王府住下。秦、罗等卿不日钦召，母后天年之日定夺。”薛刚谢恩，住下王府，日日同元帅众将军议论军情不表。

再说朝中武三思，看见青、莱二州表章一本，起兵征讨天雄山。探子报到朝中，说：“扬州都督英国公徐敬业，勾通南唐萧大王，用骆宾王谋，以匡复庐陵王为词，移檄各州，起大兵三十万，打破城池，甚是厉害，声言要去武后，更立新君庐陵王。故不得不报。”武三思大惊，奏明天子。武后看檄文，问谁所作？曰：“骆宾王。”后曰：“此人不用，宰相过也。”

今者天雄山小事且缓，江南徐敬业系腹心之患。”命大将军李孝逸，封为元帅，魏元忠为参谋，武训为后队，起大兵三十万，并有良将百员，择日兴师，征伐江南。

再言徐敬业起兵，天下摇动，朝中只顾江南不表。另言薛刚在房州，到秋后，小主同文武在教场，望空祭祖，见此伤心，想起父母，上前奏道：“臣父母在长安铁丘坟，今臣奏知主公，要去上坟。”小主说：“卿家要去，须要小心。”薛刚谢恩，同了吴、马二人一路下来，逢州过府，无人盘问。因已过三年之久，官府亦不在心。三人来到长安城外饭店中吃酒，收拾祭礼入城上坟。至坟前天色已晚。薛刚上前将锁打落，往里而行，将石块顶住栅门，到里面摆下三牲祭物，薛刚哭拜。巡官见了，说声：“不好！想必薛刚又来偷祭。”忙报知忠山王武三思：“薛刚偷祭上坟。”武三思传令，将襄阳大炮打死他。大刀王殿、阔斧陈先领兵四面围住，开放大炮；城门紧闭，点十万大兵，处处把守，巡城官鸣锣传声，小心拿捉薛刚。百姓家家闭户。武三思在铁丘坟前把守，喊声连天。薛刚同吴、马二人在里面祭过父母，三人饮酒，名曰二扫铁丘坟。

未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 75 回 薛刚三扫铁丘坟 西唐借兵招驸马

第 75 回 薛刚三扫铁丘坟 西唐借兵招驸马

再说这铁丘坟为何武三思不杀进来？大概虎怕人，人怕虎，故只在外围住。吴琦说：“哥，外面人马守住，我等慢慢吃饱了，夜深出去。”薛刚说：“不可，外边有大炮，恐防人进来，我等早早出去。”二人闻言，结束停当，手执兵器，带马开了栅门。外面大刀王殿叫人开门放炮。因有丁山灵魂保护，炮倒转来，把王殿打为灰土，伤死军人兵马万千。薛刚三人一冲，上前大战。只见家家百姓，在楼上将瓦砖掷下，塞满街头，又听四处声声不许放走薛刚

。薛刚等三人正在危急，窦一虎、薛金莲奉李靖之命，上来相救。金莲将纸团六个，口中念咒，喝声：“起！”变成六丁六甲神人，有一丈五尺长短，将街上这些东西搬去，上前开路。三人乘势杀到城边。城门紧闭。一虎一口气吹开城门。三人一涌而去，薛刚拜谢姑父姑母，说起丁山，金莲下泪。一虎夫妻地行回西辽。

薛刚同吴、马三人回到登云山，儿郎报说：“大王去后，有九炼山两个贼人杀来，将粮草抢去。”三人大怒，即往九炼山。那九炼山贼姓南名见，弟柏青，说：“香山李靖命我来请三哥，闻知不在山，故我先把粮草金银收存在此，料三哥必来寻粮，是以我二人在此。请上山去。”薛刚大喜，一同上山饮酒。二人对薛刚说：“此山宽大，方圆四十里，左接真定，右接幽州，好招兵买马，积聚粮草，以报父母之仇。”五人说得投机，结拜为兄弟。次日薛刚对吴琦、马瓚说：“烦二位贤弟，到天雄山接程千岁众兄弟到九炼山住扎。”二人奉命来至天雄山，见了咬金，倒身便拜。即将三哥到房州，遇着晚生，同去比武，封忠孝王，我二人为左右都督；后上长安祭铁丘坟，最后到九炼山，如此长短，叙述了一遍。最后说：“今吾二人来请老千岁往九炼山住扎，好招兵买马，杀上长安，除了伪周，立小主为君。”咬金闻言大悦，同众英雄下山。伍雄、雄霸在此山寨，送别下山，来至九炼山。薛刚、南见、柏青三人过来拜见。程咬金见九炼山果然雄伟，山下有山门，四面高山围住，上有忠义堂聚义厅，有河有水，房有数百余间，又有战场，比天雄山好数倍，立起招军旗，投军不计其数，有兵数万。咬金着吴、马二人到房州奏小主，说兵已招了不少，独乏粮草，请立为帝。吴、马二将领命，竟往房州，见元帅王荆周。

次日上朝见驾，小主问起薛刚为何不来见孤？吴、马二将奏说：“忠孝王在九炼山招兵买马，奉咬金之命，请殿下到长安为君。兴复唐朝，要借粮草五万石，救众军之食。”小主开言说：“兴唐且慢，先发粮草二万石，付与二卿回去。”吴、马谢恩，领粮米回至九炼山。咬金说：“兵少成不得大事，如何是好？”想到西唐国，先前与唐天子交好，他听元帅丁天钦之言，攻打雁门关，被吾家元帅薛仁贵擒拿，以礼相待，国王投降，元帅送他归国，有恩与他，命薛刚到那里借兵十万，就好动手。薛刚领命，带了吴、马二将，至雁门关。守将总兵朱魁，原是丁山手下副将，闻报三爷来见，朱魁一见，认识薛刚。

只做不认得，问起姓名，薛刚更改名姓，到关外走走。朱魁放过关，对薛刚说：“三爷，我是认得你的。因耳目众多，只做不认得。你须小心，早早回来。明年我不在此为官，要升任去了。”薛刚拜谢，出了雁门关，来至西唐。国府前冰冷，问两边人为何静僻如此？那人说：“国王同了公主，在教场中招驸马，所以兵将不在这里。”薛刚说：“原来公主招亲，明日去看看。”三人

在饭店中住下。

次日来至教场，很多英雄在此。那张山保座下彩山殿，有女披麻公主要比武，一连三日，并无敌手。吴琦上去败走，马瓚上去又败。薛刚上去与公主战了数十回，薛刚虚晃一枪，假败下来。公主不知是计，追上来，被薛刚活捉过马。彩山殿鸣锣请驸马下骑。薛刚拜见，张山保问起姓名，原来是通城虎，即与公主成亲。命吴、马二将回九炼山见老千岁说：“我粮草一足，即行起兵。”咬金大喜，一面即差官抱本到房州见千岁报喜。说薛刚到西唐国借兵，明春准到，到即开兵。小主甚喜，留二将住在房州。

再说长安魏相先打发家眷至房州，自己来别徐贤，二人谈论，魏相说：“要到房州去见小主，特先来作别。”徐贤说：“小弟随后即来。”魏相见一少年立在旁边，问是何人？徐贤说：“是舍侄徐青。”魏相见了伤心，竟与薛勇相似，流泪而去。徐贤有一幅画图，乃征东故事，叫蛟儿前来观看。蛟儿不知，请爷爷讲明。徐贤说：“这白袍是你曾祖父薛仁贵，穿红袍是你祖父薛丁山，这一位是你父亲薛勇，汉川总兵。”将此事说知，蛟儿听了大哭，要去祭奠祖坟。徐贤把阴阳一算，说：“你不妨出去祭了，作速就回。”蛟儿收拾祭礼，当夜出门到铁丘坟来，无人把守，蛟儿打掉了锁，来到里面，摆下牲仪礼物，大哭祖父祖母，孙儿来此拜奠，望阴灵保佑孙儿，报复此仇。有巡城官看见，报知张君左。张君左对武三思说：“薛刚又来祭扫铁丘坟。”武三思带兵十万，四门大炮围住铁丘坟，吩咐城门多加铁锁，到处摆兵把守城池，喊声喧天，心想莫要又被一虎救去。蛟儿在这里边看见，欲正自尽，见丁山阴魂，头戴三山帽，身穿日月袍，叫声：“蛟儿闭了眼，救你出去。”即将蛟儿提出铁丘坟，在三岔路口放下。蛟儿如在梦中，开眼抬头一看，却是秦驸马府中后园。蛟儿跳入园中，在百花亭住下。有侍女看见，报知公主。公主宣入问道：“你何人？到后园中何故？”蛟儿跪说：“我乃两辽王薛丁山之孙，今来上坟，虚空中有人提我到此，望娘娘救命。”公主说：“不妨。”即将蛟儿换去男衣，扮做女子，说：“明日奸臣来搜，定处治他。”丫头小翠有病要死，即改换衣服，藏在里房。

再言武三思同君左弟兄见里面并无动静，想是被窦一虎土遁救去了。忽见半空中有人落在此路口，往秦府花园内去了，有人报知三思及张氏弟兄。武三思说：“这是太宗的公主，秦怀玉之妻的住所，查禁不得。”张君左说：“千岁，他是朝廷恶犯，怕甚么银瓶公主？”次日上朝奏明圣上，旨下，命张氏弟兄到秦府捉拿薛刚。张君左、张君右领了圣旨，带了众将，将秦府围住。有人报说：“娘娘，外面张氏弟兄围住府门，不知为何？”公主一听此言大怒，吩咐开了府门，放他们进来。

家丁一声答应，大开府门。张氏兄弟看见，公然进去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 76 回 张君左秦府出丑 九炼山薛刚团圆

第 76 回 张君左秦府出丑 九炼山薛刚团圆

再言君左弟兄来到银銮殿，银瓶接旨，开读已毕，公主谢恩。张君左弟兄朝见公主，立在两旁，开言说：“臣奉天子命说：‘薛刚走到娘娘家处。’望乞放出。”公主说：“各位先生差矣！自驸马去世之后，朝中大政俱不理问，你谎奏朝廷，说甚么薛刚？你可速去回旨圣上。”张君左说：“难回圣旨，容臣搜明。”公主说：“二位先生不信，任凭搜来。”张君左吩咐仔细检搜，那些军士一齐到处搜寻。前房后户，高楼后园台阁及各处，俱打开来，回复不见薛刚。这张君左好不着急，吩咐再搜。军士说：“尚有卧房，小人们实不敢搜。”君左说：“管什么卧房，速去搜来。”军士奉令赶到卧房，卧房是关的，军士冲将进去，忽听叫声：“不好了！郡主惊死床上。”宫娥出来报知公主。公主大怒，吩咐家人，将这个奸贼带着，待哀家见圣上发落。张君左弟兄大惊，吓得魂不附体，只得哀求。

哪里睬他，被这班侍女将二人剥下衣带，除去纱帽红袍，用木锁锁住。公主乘辇出来，将二人带到辇前，来至金銮殿，见了武后，朝参已毕。

公主奏道：“哀家公公秦叔宝，打成唐朝天下，驸马秦怀玉征东平西，战死沙场，有大功于国。今日张君左兄弟谎奏圣上，来搜薛刚，哀家怎敢收藏？驸马亡过之后，不管朝中之事，今明明来抢哀家先王钦赐金银，被君左叫狼奴抢得一空，惊死郡主，前后楼房全行拆毁。乞圣上速拿二贼，以正国法。”天子听奏说：“皇姑息怒，旨下罚张君左兄弟修理秦府，偿还金银。御妹惊死，弟兄做孝子，奉旨开丧，百官吊奠，送上坟莹。”

命忠山王武三思，代朕到皇姑府请罪求恩。”银瓶公主谢恩出朝。张氏虽吃一场大亏，小翠倒有福气，受百官吊奠。另言公主诈了张氏许多金银。将小翠送上坟莹已过，满心大悦。但久留这蛟儿无益，且又恐有人知觉，欺君之罪不小。只说烧香，将蛟儿带出城外，换了衣裳，叫他走往房州。蛟儿拜谢，径往大路而行。公主往泰安烧香回府。

再说蛟儿在路凄凄惨惨，不曾经过风霜，前面猿啼虎啸，好不害怕，欲投涧而死。旁有香山李靖，叫一声：“薛蛟，你不必慌张，闭了眼睛，我送你去。”李大仙同了薛蛟，驾起云头，飞在空中，不消一个时辰，来到香山，落下云头。蛟儿拜谢大仙，说：“弟子今拜仙为师，传授枪法。”李大仙吩咐童儿取枣与他吃。蛟儿吃了枣，力长千斤。蛟儿拜大仙为师，教习枪法，此话不表。再言徐贤叫蛟儿出去祭坟，即打发家小往房州，自己在府中，闻得张君左弟

兄被秦公主算计，心中大悦。

诚恐泄露，连夜往房州而去。再说江南徐敬业，即在扬州，以匡扶庐陵王为名，起兵征伐。但朝廷差李孝逸相杀数年，被李孝逸为风纵火，敬业大败，落海而去。报捷到长安，天子大悦，百官送表章上贺，旨下命李孝逸镇守江南，以防边患。

再说蛟儿在香山习练枪法已熟，气力充足，欲要下山寻叔父，再见师长。李大仙说：“徒弟既要下山寻叔父，我教你道情百首，穿了道服，鱼鼓筒板下山，弟兄相会，后去会你父。

我日后送枪马来。”是日蛟儿辞别下山，一路行来，见一庄房，腹中饥饿，上前去唱道情化斋。有一妇人出来，见蛟儿相貌堂堂，何以吃斋？送白米五斗，钱三千文。这庄客说：“少爷回来。”大骂蛟儿，喝声：“野道童。”举拳就打。妇人喝住，问起姓名，说是薛蛟。妇人道：“原来是侄儿薛蛟，这是你兄弟薛葵。”惊讶上前相见，诉说起衷肠。蛟儿说：“婶母放心，我同兄弟去房州，访问叔父。”庄客说：“有人送兵器马匹在外。”原来是李靖差仙童送来的。二人一看，说：“好枪马！”薛葵说：“这枪马何人送的？”薛蛟说：“师父李大仙送的。”又说起传授枪法，问薛葵：“你兵器马匹有么？”薛葵说：“弟那年在山上玩耍，遇见二虎相对，愚弟去拿这二虎，见它逃入洞中，被弟拿住虎尾，拖将出来，却不见虎，竟变了两柄铁锤，重四百斤，有巴斗大。后山中有一老道教习，锤法亦精通了。

有一匹马是牛头马身，待弟牵出来与哥看。”果然到后槽牵了马，一边拿了锤。薛蛟大悦，说：“兄弟本事高强，好与祖父报仇。即日到房州，访寻叔父，再作计议。”次日，兄弟拜别鸾英，鸾英说：“你兄弟路上要小心。”薛葵说：“母亲放心。”二人飞马来至房州，访问薛刚，并无下落。在城外饭店中楼上饮酒，兄弟说得投机，大笑起来。楼板是旧的，把那些灰尘落将下来。下面亦有人吃酒，灰尘都落在饭碗内。柏青大怒，喝道：“楼上的狗骨头，何等放肆，什么杂种？”薛葵听见，心头火发，跳起身来，飞奔下楼。柏青、南见亦立起身来。薛葵性急走得快，不料立足未稳，青石一滑，仰面一跤，跌倒在地。二人上前顶住，将拳打下。吴琦喝住：“不可，他失足跌倒，你要打他，不为好汉。”薛蛟亦下楼来喝打，听得说这里不动手，薛葵立起身来要打。薛蛟说：“兄弟不可，恐伤了人。”吴琦说：“二位爷不是此地人的口气。”薛蛟说：“我乃山西绛州龙门县人氏，姓薛名蛟。这是我兄弟薛葵，来房州访叔父薛刚。”吴、马二人听了，说：“原来是忠孝王之后，得罪了。我四人曾与你叔父结拜为兄弟，我是吴琦，那三位乃马瓚、南见、柏青。”薛蛟大悦。说：“原来是四位叔叔。”同薛葵上前拜见，重行吃酒。

次日同薛氏弟兄至王府门首，问黄门官要见驾。黄门官说：“大王在御花园搭彩楼招驸马。”薛氏兄弟来到御花园，彩球打中薛蛟，庐陵王传旨宣驸马进朝。问起姓名，薛蛟奏明。小主大悦，说：“原来是忠孝王之侄子。”乃招薛蛟为驸马，与公主成亲。薛葵封为大都督。小主说：“上年你父往西唐借兵，至今未见回来，闻得招为驸马，耽搁在那里。你二人回家，接你母亲同到房州安享。”薛蛟弟兄谢恩，二人回府。次日薛蛟弟兄，转至陈庄，接了母亲鸾英下来。这日天晚，寓在庙中，道士接见，说是薛蛟驸马。道士大惊，留薛蛟歇宿。八宝真人见生人到庙，即上前查问。道士说是薛驸马，薛刚之侄，并其子薛葵，同夫人寓内。儿郎报知朱林、薛强、薛孝叔侄，二人大喜。即到庙中相会，次日差官先送母亲到九炼山，兄弟二人要出雁门关寻父。

再言薛刚与披麻公主点兵十万，又到西辽请十弟兄。十兄弟的祖上乃征东结拜的周青、姜兴霸、李庆先、李庆红、薛贤徒等，有功于国，封守西边为总兵，世袭镇守。闻薛三爷相请，各助兵一万，李大元、江兴、江霸、薛飞、周龙等共有十人，与薛刚拜兄弟，一同来至雁门上。总兵吴中不肯开关，分兵把守。薛葵大怒，手执双锤，加鞭纵马，飞奔关上，一锤打死吴忠。众军见主将已死，四散奔逃，薛蛟斩关落锁，大开关门。

薛刚同公主进关到九炼山，咬金大喜，夫妻相会。吴琦、马瓚拜本上房州，见小主说明此事。小主大悦，即封薛刚为兵马大元帅，咬金为军师，诏下九炼山。咬金等谢恩。命薛蛟、薛葵弟兄二人解粮，附近州府，如山东、山西、湖、广，均归顾房州，要立小主为帝，灭伪周武氏。

探子报入长安。武三思闻报大惊，忙上本见驾。旨下，命武三思为大元帅，姜通为先锋，马立为后队，带兵五十万，出了长安，旗帜浩荡，杀奔九炼山。

后来不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 77 回 武三思四打九炼 程咬金夜劫周营

第 77 回 武三思四打九炼 程咬金夜劫周营

再言九炼山大兵相近，有探子报上山来说：“朝廷点武三思为元帅，良将千员，起大兵五十万，前部先锋姜通，好不厉害。特报与元帅知道。”薛刚说：“知道了！”赏探子银牌一面，美酒一坛，探子谢赏。咬金差人到天雄山，请伍雄、雄霸。

到九炼山，元帅命众将四边把守关门，摆下擂台，以备厮杀。

再言武三思来至山前，摆开阵势。先锋姜通在山下，差军士大骂，薛刚带领众将下山迎敌，两边射住阵脚。姜通说：“岛薛刚且住着，听我一言。你三次偷祭铁丘坟，亦是英雄。何不归顺大周，散去诸寇，保汝为将。”薛刚大怒

说：“你这贼子，我乃大唐臣子，今奉小主之命，提兵讨伐，汝食唐朝之禄，不思报恩，尚助无耻之徒，羞也不羞。”说罢，一马冲出阵来。

姜通大怒，将手中大刀砍来，薛刚将棍挡住，一来一往，战有三十合。薛刚棍法散乱，众将看见助战。姜通手下大将俱各纷纷出战。两边混杀，秦红使双铜来助薛刚，杀退了姜通。天色已晚，各自收兵。

次日武三思摆下一个五虎把山阵，旗分五色，有五员虎将守住阵门，五门有兵五千。姜通讨战，薛刚同众将下山，伍雄出马大战姜通，有数十余合。雄霸见伍雄战不过姜通，出马双战，被五虎将围将过来。二人抵敌不住，大败而走。众英雄纷纷出马接战，哪里挡得住？薛刚迎住姜通，亦不能取胜。薛刚大败而走，姜通在后追来，正在危急，只见薛葵弟兄解粮到此，见姜通追赶薛刚，薛葵大喝一声：“逆贼住了，休伤吾父。”此一声如同惊雷，姜通大惊，抬头一看，不认得薛葵，抛了薛刚，来战薛葵，把手中大刀一举，照头顶打来。薛葵不慌不忙，持锤往上一击，叮当一声，竟把大刀打断了。姜通大叫不好，展开两手，虎口震开，带鞍马没命的跑了。薛葵加鞭牛头马，赶来喝道：“哪里走！”一锤打来，打得人马变为肉泥。三军见主将已亡，秦红打死许奇，尉迟景鞭打王超下马而死，五虎将俱被罗昌、王宗立二人杀得大败。金毛太将皆亡，传令安营。

薛葵双锤打进来，人撞锤就死，马撞锤亦亡，杀开一条血路，众军士均遭其劫。武三思率败兵逃往临阳关，计点军士，损其大半，受伤兵卒不计其数。乃吩咐把关门紧闭，多各炮石樁木，与总兵程飞虎拜本进朝求救。

朝廷见本大惊说：“忠山王丧师辱国，败奔临阳，哪位爱卿出班与朕分忧？”班中闪出张君左奏道：“今有武状元马青，金吾大将军徐荣，此二人有文武全才，去到临阳，同武三思一同征讨。”天子大喜，宣二人上殿，钦赐金花御酒，封为左右副元帅，带三二十万，副将二百员，起身下教场祭旗，出了长安，来到临阳，参见元帅，来攻九炼山。此乃四征九炼山。离山十里放炮安营，一声炮响，三军扎下营盘。儿郎报上山去说：“朝廷命武状元马青、金吾大将军徐荣，同武三思起兵四十万，又来攻打九炼山。”咬金说：“马青、徐荣乃是名将，元帅不可轻战，须要小心。”西辽大将李大元、江兴、周龙、薛飞等数人，上前说：“元帅，小弟到此，未曾出战，今我兄弟出战。”薛刚说：“既诸公出阵，请各小心为要。”再言武三思来至九炼山，列左右二营，中立一座大营，摆一个四牛斗底阵，两边密伏弓弩手，以防敌人冲营。他以力为强，追来即放炮为号，两边一齐出射，他便回马，决然奔逃；我这里分兵追杀，又截断各处水道，山上无水，不战而自乱。

传令已毕，即令马青讨战。忽山上冲下一队人马，喊杀连天，来至山前。

马青大叫一声：“哪个纳命的出来会我？”江兴、周龙冲出。大将马青说：“无名小卒看枪！”向江兴面上一枪刺来。江兴不慌不忙，手中大刀抵住，刀枪并举，战有二十合，马青虚挑一枪，往左营而走。江兴不舍，追马前来。马青见他将近，即按住钢鞭，取弓搭箭，照定射来。江兴听得弓弦响，但闪躲不及，正中咽喉，撞倒下马而死。江霸见兄被射，使动双鞭，杀出救兄，被徐荣挡住，大战三十回合，被徐荣一刀砍下马来。李大元见二将阵亡，大哭。周龙一齐杀出，两下混战。

薛飞步战出阵，使五百斤大锤，身長二丈四尺，貌似金刚，杀入中营。听得号炮一声，万弩齐发，薛飞身中七箭，大败而逃。

李、周又抵敌不住，三军围来，正在危急，急见山上冲下无数人马，伍雄、雄霸、秦红等杀入周阵，救出了李、周二将。分头迎战，一场大战，天色已晚，两家收兵。

薛刚闻江氏兄弟已亡，伤感不已，计点军士，折去大半。

咬金说：“胜败兵家常事，今晚去劫寨，必然全胜。”薛刚说：“此计甚妙。”吩咐秦红、尉迟景带领人马，往左边下山，打入左营。罗昌、王宗立带领人马，从右边下山，打入右营。薛飞、李大元、周龙、伍雄、雄霸领大队人马，下山直冲周营，杀武三思。果然周营不防备，被秦红、尉迟景扳开鹿角，杀入右营。马青正在梦中，听得有人劫营，大惊，披衣起来，见满寨通红，便急忙上马，忽见尉迟景钢鞭打来。马青正欲迎敌，头晕眼花，被尉迟景一鞭打死。秦红用双铜打得三军乱逃。儿郎一齐动手，杀得横尸遍野，号哭之声不绝。左营一样如此。

薛飞打入中营，军士昏睡，要射箭来不及，半夜之中，随便杀出。武三思往后营而走，薛飞等追赶百三十里。鸣金收军，大获全胜。劫得军器无数，粮草不少。天色大明，收兵回山，设宴庆贺不表。

再说武三思见不来追，计点三军，折去七八万，又损马青、徐荣，上将数十员。即走入临阳关安身，意图报复。连夜差人持本进京求救。使者到京，奉上表章。天子一看大惊，亲问使者曰：“忠山王大兵四十万，何故又遭大败？”使者将初斩贼将二员，不料后中贼计，当夜冲营劫寨，丧将二员，折兵八万，走入临阳关，说了一遍。武则天问丞相张君左，薛刚反乱山东，十分猖狂，何以灭之？张君左奏道：“忠山王被贼偷营，非战之罪。再差御营总兵赵仁为先锋，成国公上官义为将，庆信侯姚元为副将，成魁钱通为左右使，武探花屈松彭为后队，齐国公冯贞护送粮草，起大兵十万，去到临阳关，与忠山王会合，一同征讨，薛刚可擒矣！”武则天大喜，准奏。旨下，上官义奉旨教场点兵出长安，到临阳关与忠山王合兵，商议攻九炼山之事。教场操演人马，习练

阵图，以备征讨。

再言薛刚得胜，差薛蛟、薛葵抱本到房州报捷，借粮米五万石，接济兵饷。小主得报，先拨粮米五万石，命薛氏弟兄护送回山。再言武则天朝廷点上官义、姚元、成魁、钱通、屈松彭、赵仁等，兵扎临阳关，操演三军，准备攻九炼山。薛刚大惊，忙与咬金商议说：“老千岁，如今伪周又点兵到来，如何迎敌？”咬金道：“上官义文武全才，甚是为患。赵仁有太阳枪，十分厉害，枪使开能在花光中见你，你不能见他，取上将之头，如探囊取物。屈松彭青面獠牙，使金顶铜，重一百六十斤，甚是凶勇。余不足介怀。”不知薛刚闻言如何迎敌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 78 回 尉迟鞭打太阳枪 道人圈伤众英雄

第 78 回 尉迟鞭打太阳枪 道人圈伤众英雄

再言武三思到了山前，三声大炮，扎住阵脚。先锋赵仁同副将成魁、钱通顶盔擐甲，挂剑悬鞭，命军士在山下大骂。山卒报上山去，启：“元帅，不得了！今有周营先锋讨战。”薛刚闻报，问哪位哥哥出去会他？旁边闪出四员大将，吴琦、马瓚、南见、柏青上前说：“待兄弟们出去会他。”薛刚说：“周将厉害，兄弟此去须要小心。”接令冲下山去。咬金说：“周将骁勇，四将不能胜他，传令尉迟景、秦红带三万人马，下山掠阵。”二将得令，领兵下山。吴琦四将来到山前，摆开阵势，射住阵脚。只见周阵闪出三员大将。南见抬头一看，赵仁面容恶相，黑脸，铜铃豹眼，腮下桃红竹棍须，身長九尺，使一把太阳枪。成魁、钱通，又生得恶相，喝声叫道：“狗贼，快下马受死！”柏青见了大怒：“休要猖狂，放马过来！”劈面一刀砍下。赵仁过来把手中枪一架，战有三十回合，柏青招架不住。

南见看柏青战不过赵仁，一马冲出，双战赵仁。吴琦、马瓚纷纷出马，那边钱通、成魁两人出马大战，那赵仁使这条枪，枪花中只见日光闪闪，罩定南见、柏青开眼不得，被赵仁一枪挑死柏青，回首一枪，结果了南见。尉迟景大怒，一马冲出，照日光二鞭。赵仁叫声：“不好了！”肩上着了一鞭，散了日光，大败而回。吴琦战住钱通，听见柏青、南见落马，回头一看，被钱通刺死，马瓚被成魁枪挑而亡。秦红见二将已死，大叫一声：“我来也！”即用双铜敌住成魁。尉迟景战住钱通，一场大战。薛刚闻报失了四将，恐防又失，鸣金收军。秦红、尉迟景听得鸣金，弃了成魁、钱通，走马上山。成、钱二将亦不追赶，各自收军。薛刚点兵，折了一万人马，死去四将，伤感不已。传令紧闭关门，预备檣木炮石，以防攻打。

再说赵仁全胜，但伤了肩骨。钱通、成魁来问安，赵仁说：“不妨。”葫芦取出丹药调治，立时即愈。来至中营，参见武三思，说：“杀了贼将四员

，大败上山。”三思大喜，重赏三军，呈表到西京报捷。次日赵仁等又到山前讨战。山上众将说太阳枪厉害，不敢出战。

再言薛蛟兄弟解粮到中途，遇着师父李靖，上前下拜。李大仙说：“徒弟，赵仁枪厉害，诸将不能抵敌，赠你太阳针，插在头上，好捉赵仁。”薛蛟拜谢。忽一阵清风，李靖顿时不见。薛蛟来到山前，见赵仁耀武扬威，薛葵把粮草推过，薛蛟上前大叫一声：“赵仁休得无礼，小爷来了！”赵仁看见薛蛟，却不在心，说：“这个哪里来的狗头，快来纳命！”劈面一枪。

薛蛟急还一枪，战有二十回合，赵仁用太阳枪围住本身；薛蛟将太阳针头上插了，不见什么，太阳枪被薛蛟破了。赵仁心慌，成魁、钱通看见，上前双马齐出来攻。薛葵大怒，摆开双铜，一马冲出，敌住成魁、钱通。山上得报，薛刚命诸将分头下山，薛飞用大锤打进周阵，众将纷纷落马。薛葵与钱通、成魁战到三个回合，都被薛葵打死。赵仁与薛蛟大战，不防备被薛葵冲上来，大叫一声说：“哥，待兄弟打死这贼。”赵仁心慌，被薛蛟一枪挑于马下。诸将见薛氏兄弟成功，勇增百倍，各皆冲入中营，连斩副将四员。上官义看见，横刀而出，正遇秦红，约战数合，尉迟景来夹攻上官义。罗昌往后面杀来，三将战住上官义，被罗昌从背后一枪刺死马下。薛飞用大锤打入三军，薛蛟弟兄大杀周营。武三思往后营便走，于是三军尽皆奔走。

众英雄并力前进，杀死不计其数。咬金传令收军，诸将把马勒转，大小三军俱次第回山。所得粮草衣甲，不可胜数，设宴庆贺，犒赏三军欢饮。

再言武三思败下去有百里，见无追兵，才得放心，即收拾败军人马，点一点，不见了一大半，杀死大将无数。武三思说：“孤家起兵以来，遇薛刚大战三次，折将损兵，无颜再请救兵。”副元帅姚元说：“千岁在上，今日这场大败，都伤在小蛮子这手，不料他如此凶勇，先锋太阳枪尚被他所杀，目下屈将军至此，再整兵马，调各路总兵与他再战，除去小蛮，余者不足介怀。”三思听了，安下营盘调兵。有卒报进说：“辕门外有一道人求见。”武三思令他进来。道人走入营中，说：“千岁在上，道人稽首。”三思见道人仙风道骨，行步不凡，说：“仙长少礼，住何座名山，何处洞府，到此有何见教？”道人说：“贫道乃清庐山无心洞净山道人，我因徒弟赵仁被小蛮薛蛟所害，因此贫道动了杀戒，擅入红尘，灭了薛氏，大事定矣。”三思大悦，设筵款待道人。

次日兵进九炼山，扎下营盘。净山道人持剑，排开队伍，上马出营。屈松彭坐马举金铜在顶，营前督阵。道人加鞭打马，相近山前，大怒叫道：“山上人快报与薛蛮子知道，叫他速速下山，与贫道答话。”那薛刚立起身来，说：“各位兄弟，前日周兵被我家杀得大败，今日为何又有野道人来讨战？待我亲自出去，杀这野道人，除了武三思，杀进长安城，灭去伪周，立小主为君。

”咬金说：“元帅不可轻出，三军司令，全在于你，命薛蛟兄弟下山，擒此妖道。”薛刚应命，即令薛蛟出战。

当即换了盔甲，全身结束停当下山。众英雄齐声要去杀武三思。

薛刚说：“要小心。”均已结束上马，带了军士冲下山来。秦红说：“看这道人身体细弱，有何能耐？前日长大英雄亦被俺们杀得大败。待我出去取他。”大喝一声：“妖道，俺来了！”一马冲出。道人哈哈大笑说：“你可知贫道本事厉害么？薛蛟伤我徒弟，故来取他的命。你不是薛蛟，你去罢！”秦红听了，好不自在的话儿，看得这样容易！把铜一摆，喝声：“看我一铜！”说毕，举铜当头打来。这道人将手迎住，不数合，用起连环圈，照头打来。秦红叫声：“不好！”正要逃走，被一圈打落马。道敌人欲前来取首级，却被尉迟景同众军救回。道人一连打伤柘雄、雄霸、罗昌数人。薛葵飞马用铜打来，向道人当头就是一铜。道人把剑向前敌住，震得两膀酥麻，看来敌不住，回马就走，用起圈来，将薛葵打落牛头马。道人仗剑出马，要伤薛葵。薛蛟大叫：“妖道，休伤我弟。”飞马舞枪抵住。

薛蛟上前救回薛葵，道人与薛蛟战不数合，薛蛟恐防道人放圈，勒转马就走。道人赶来，两边众军一齐放箭。道人被逼回马，遂各自回营。众将扶带伤将官上山，安顿在床。秦红等昏迷不醒，只有一息气。薛蛟等着急，到忠义堂说明此事。薛刚大惊，同咬金前来看视。只见众人闭眼合口，面无血色，伤处四边发紫。咬金说：“此必是妖圈所伤，毒气入内，无药可救。不知阵上还有何人，与他交战必定受伤，凶多吉少，只可高挂免战牌保守山寨。寻了医家，救了众人性命，然后出兵。”不知访得什么医家？后事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 79 回 余荣丹药救诸将 武三思月下遇妖

第 79 回 余荣丹药救诸将 武三思月下遇妖

众英雄俱被妖圈打坏，次日道人又来讨战，见山上高挂免战牌，道人哈哈大笑，回进帅营。武三思屈膝，接入里面坐定说：“师父今日出兵辛苦了。”吩咐摆酒上来。道人说：“千岁屡次失利，起兵四次，未闻一阵成功。今贫道下山与徒弟报仇，正在此日交战，伤他数员将官，杀得他高挂免战牌，紧闭寨门。贫道这连环圈，乃毒药炼成，受日月之精华，打在身上，不消七日必死。”武三思大喜，乞大仙早捉薛刚，班师回朝，朝廷自有升赏。道人道：“不消元帅费心，都在贫道身上，待我捉了薛刚，贫道自上山修炼，不再染红尘。”当夜饮酒。

再言八宝山香莲洞彭头老祖正坐蒲团。徒弟余荣，前年在长安救来，假作薛蛟，老祖教习枪法，两膀有千斤之力，年长十六岁，身長八尺，貌若灵官。

这日立师父身边，老祖叫声：“徒弟，你叔父薛刚，被净山道人困在九炼山，逆天行事，打伤数员大将。我今有丹药一葫芦在此，你拿起救众将性命。”余荣跪在地下说：“徒弟从师父到山，历来已久，从未说起。”

今日师父要我去救叔父，乞师父指示明白。”老祖遂将从前之事说明：“你姓余名荣，你父在房州，不少得后会有期。”余荣含泪拜别师父，骑了草龙，不一时即至九炼山，按落云头。

金毛太岁正在山前，见空中落下一道童来，吃了一惊，大喝：“妖道何来，快拿去见三哥。”余荣说：“休要捉我，我乃八宝山香莲洞彭头老祖之徒弟余荣便是。今见你们诸将有难，奉师父之命，特来相救，快报进去。”程月虎听了，叫声：“得罪！三弟在堂上，正与祖太爷商议，无计可施，请快些进去。”余荣随月虎来至堂上，拜见咬金。余荣随即将前事细说一遍，蒙师父救出，今奉师父之命，来救诸将。薛刚大悦，说：“原来是我家大恩人。”当殿拜为弟兄，即看视诸将。余荣见了伤痕，忙向葫芦中取出丹药，放在伤处，又取丹丸冲汤，灌于口中，登时散落肚中，响了三声，各将悠悠醒来。众人欢喜，两眼睁开，身上觉得爽快，起身坐在床上。薛刚、咬金望空拜谢老祖，叫声：“哥哥们，今有余荣弟在此救你。”众人见余荣立在堂上，即下床拜谢：“蒙贤弟救我等性命，有恩难报。”薛刚吩咐大开筵席款待。众人说起妖道连环圈厉害，各将难敌。

余荣说：“不妨，师父曾吩咐说，净山道人若用连环圈打来，须用一件宝贝，名曰紫金尺，可破连环圈。”薛刚大悦。

再言次日遣人来到山前，去了免战牌。武三思传令屈松彭排大队人马，来至山前。道人上马持剑，阵前挂旗擂鼓，冲将出来。令军士大骂，说叫这死不尽的下山纳命！小卒报知山上。

薛刚即同众将下山，炮响一声，领了三军冲下山来，弓箭手射住阵脚，余荣顶盔披甲，上马提枪，冲出生战场。薛强摇旗，薛蛟掠阵，下面王宗立、程月虎等在内面督阵，战鼓喧天。这边道人正撞着余荣，两下交锋，战有数合，道人回马便走。余荣追赶，道人用连环圈打来。余荣不慌不忙，袋中取出紫金尺，飞起往上一迎，只见这连环圈套在紫金尺上，一阵红光，竟不见了。道人见破了法宝，大怒，回转马来，与余荣交战。诸将见了道人，恨深切齿，见妖圈已为余荣所破，俱皆胆大，冲上前来。尉迟景执鞭前来，向头上就打。秦红双铜乱打肩膀，薛葵用双锤打去，一场大杀。那净山道人经不起众人围攻，恐防有失，借土遁走脱了。薛葵一锤打去，金花散乱，不见道人。

众皆惊讶。屈松彭在后押阵，见薛葵战住道人，大喝一声，一马冲上阵来，举起金钢铜，好不骁勇。向余荣喝道：“小蛮子，看我本事！”直望顶梁上

打下来。余荣挑枪架开，两个杀在一堆，战有数十合，余荣亦不能取胜。诸将因不见了道人，见余荣与屈松彭大战，都围上来。屈松彭哪放在心上？用金钢铜架住，又战了数合，仍不能取胜。薛飞用五百斤大锤大步出阵，喝道：“三位兄弟少住，待我来活捉这厮。”屈松彭正与三将大战，抬头见一大汉来到，心中防备。薛飞抡动大锤，向屈松彭打来。屈松彭顿觉心慌，似难招架，被余荣一枪刺中咽喉，跌下马来。尉迟景下马取了首级，得胜回山。武三思在后面帅营听报，说道人不知去向，屈松彭阵亡，大惊，传令拔寨往后而退，离山百里安营下寨，安排鹿角、弓箭火炮枪兵，严守防备。

三思闷坐帐中。其夜月明当空，三思出外玩月，在后帐上马，不带军士，悄悄独行。行了数里，见一所庄房屋内幽雅，见一少年女子立在月下。三思一看果然美丽，倾城倾国，好似月里嫦娥。三思看之，神魂不定，心中忍耐不住，开言道：“小娘子，为何黄昏夜行出门，为了何事？”女子听得，抬转头来，见三思戎装打扮，决非下贱之人，开言说：“将军不知，妾因独坐无聊，出来玩月，不料遇着将军，三生有幸，不弃贱妾，同入草庄，奉敬香茗。”三思大悦，同女子走进庄房，屋虽小，倒亦精致。走出几个丫环，亦生得清秀。吃过香茗，三思大悦。

女子道：“妾名白玉，父亲乃唐朝白太玄，早已阵亡，母亲陈氏亦死过三年，上无兄，下无弟，只有妾一人而已，年近十九，婚姻未就，颇有庄田，尽可度日。不知将军何故到此？”武三思就将失机之事，说了一遍。女子说：“原来是忠山王，贱妾不知，得罪官家。妾生将门，晓得武艺，又遇异人传授兵法，可与将军报仇前去。”三思大悦，同女子出了草庄，来至帅营。

大小三军因当夜不见三思，向各处访寻，忽闻千岁回营，众将大喜，问安已毕。次日封为白玉夫人，调河南河北人马，前来征剿。河南总兵方天定，带领勇将十数员，人马二万，前日旨下调兵，准备正要起程。今闻忠山王令箭来，催同河北总兵桑十鹏，一齐来到帅营。军士报知，方天定带领勇将及桑十鹏，进营参见三思。三思命白玉夫人操演三军，然后征剿九炼山。

再言阴风山莲花洞欧兜祖师，救了徐青回至山中，教练枪法，传授兵法，力有千斤。近日在山无事，同了仙童玩耍。忽一阵大风吹来，徐青见一只斑花豹，跑出擒住，被徐青打了几下，那豹立着不动，徐青骑在豹上，竟走入洞中。老祖说：“徒弟，尔如今有脚力了，快往九炼山见你叔父薛刚，帮助小主杀进长安，灭伪周，立大唐。你功行完满，再度你上山修成正果。

你到半路，如遇着穿鼠色衣，尖嘴微须黑面的道人，即梟了首级，前去请功。”将斑花豹一催，念了咒，徐青拜别。骑上豹，只见那豹四足腾空即起，不一时来到中路。跨下豹来，果见一道人喘息方定，在那里坐着。徐青便问

：“仙长哪座名山？”住何处洞府？往何处去？“净山道人抬头一看，原来是一个道童，身不满四尺，面色不雅，开言说：“道童，你不知我乃清虚山无心洞净山道人，因薛葵伤我徒弟，我下落红尘，与薛家交兵，不料他收我法宝，我意欲回山，合同各洞仙长，再炼宝贝，再来复仇。”徐青一听此言，把手中枪往他背心一刺，透心而过。道人不防备，大叫一声，跌倒在地。徐青取了首级，将尸埋了，上了豹径往九炼山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 80 回 莲花洞徐青下山 三思五打九炼山

第 80 回 莲花洞徐青下山 三思五打九炼山

再言徐青来至山前，兵卒报知山上。薛刚连忙问说：“仙童从何处来此？”徐青道：“小侄乃阴风山莲花洞欧兜祖师徒弟，向年斩两辽王时被师父救出，已十有六年。今命下山见叔父，路上遇见净山道人，被我杀了，特作进见之功。”薛刚大喜，即命坐下，满心疑惑道：“我侄儿现在此处？怎得又有薛蛟？待我问程千岁，便知端的。”就开言说道：“老柱国，这些事情，谅必晓得。”咬金大笑：“我久在长安，怎不晓得？前日破圈的余荣，乃是狱官之子掉换的；这位小将军，乃徐贤之子所调换的，不知以后何如？”徐青说：“果然师父所言，与老千岁之言相合。”薛刚欢悦不过，设酒庆贺，同了这班小弟兄，在堂饮酒。

再言武三思见白玉夫人垛演兵马已熟，起大队人马，一声炮响，起兵来至九炼山，离山半里扎下营盘，排队出营。白夫人身骑高马，手执两口绣凤鸾刀，后面跟了二十四名女将，均是狐狸精。两旁方天定并桑十鹏，带同众将，从随五百名钩镰枪，准备拿人，恐防日前一样，又被救去。安排停当，令军士叫骂。山上闻报，薛刚众将下山，分列阵势。薛葵出阵一看，原来是一员女将，绝色标致，不觉大喜，说：“公子爷会你。”白玉夫人一见，说：“这病鬼，也要与你娘娘打仗么？叫薛刚出来。”薛葵说：“俺家父亲不合来会你这贱婢。你不晓得公子爷双锤厉害。且罢，我看你千娇百媚，这般美色，走遍天涯千金难买。我没有妻子，待我活捉过来，与你结为夫妻。”白玉夫人听言，满面通红，大怒道：“你这匹夫乱说胡言，照刀罢！”说罢，一刀望薛葵面上砍来。薛葵叫声：“不好。”把手中双锤往刀上一声响，架在一边。双锤又向马前一击，打将过去。白玉夫人看势不好，把双刀用力一架，一声响，火星迸溅，几乎跌下马来。自想这匹夫虽小，力气还大，不如放出宝珠，伤了他命。口中一喷，吐出圆果大一颗红珠，望薛葵迎面打来，光华眩目。薛葵眼前昏乱，看不明白，头一低，正打在额角包巾上，喊声：“痛杀我也！”忽然跌落马下。白玉夫人把口一张，将红珠仍收在口内。这里薛强、薛孝、伍雄、雄霸上

前去救，被那边钩镰枪搭住，一齐拿了去。方、桑二将大悦，得胜回营，吩咐弓箭射住。薛蛟等大哭回山。薛刚闻知大哭，对咬金说：“老千岁，向年为吾，父兄受害。今要兴兵报仇，不料又将吾薛家兄弟捉去。复仇之事休矣！要此性命何用。”拔剑欲自刎。咬金劝住说：“元帅不可如此！尚有救护。”徐青说：“师父有言，诸将各有小灾，不会伤命，必有人相救，叔父不必忧虑。”余荣亦相劝。薛刚无奈，半信半疑。

再言武三思见白玉夫人本事高强，心中大悦，拿下诸将，打入囚车，差副将孔大金，带兵五百，押解长安，候朝廷发落。

吩咐摆酒庆贺。

再言薛兴同主薛猛拜为兄弟，薛猛之子薛蚪拜薛兴为父，逃奔定军山。闻薛猛已死，就在定军山落草，有十六年。薛蚪长成十九岁，力大无比，身长九尺，使一把开山斧，重一百六十斤，左近草寇俱皆归伏，喽罗数千。这日闻知薛刚在九炼山复仇，来见薛兴说：“叔父在九炼山招兵，孩儿意欲前去，但不知爹爹意下若何？”薛兴听了，说：“一向因你年少，不好对你说。今年纪长成，不妨对你说明。”就将往事一一说来。

薛蚪听了大哭，决意要去报仇。薛兴就分散了众喽罗，放火烧山，带了数十名妥当小卒，离了汉中府，一路下来。来到临阳关相近，见一队人马，有数十辆囚车上。薛兴上前，打死孔大金。薛蚪杀散众军，救出薛葵及诸将。众人上前拜谢救命之恩，说起来原是弟兄，各皆大悦。薛强说：“侄儿如此英雄，不若先取临阳关，然后到九炼山杀武三思，请小主起兵取长安，灭去张氏弟兄，而父母之仇亦报矣。”诸将皆悦。伍雄说：“四哥之言有理。”薛葵一马当先，诸将随后到临阳关。守将程飞虎战不过，被薛葵打死，即占了临阳关，差人去报九炼山。

再言武三思在营，忽闻报：“有草寇杀死孔大金，劫去囚犯。”三思大惊，命白玉夫人出马，捉拿薛刚。山上闻报，薛蛟要下山去。咬金说：“薛氏一门只有你，不可出阵，恐伤性命。”薛蛟说：“叔父弟兄俱被这婆子捉去，难道我薛蛟不去报仇，岂不枉在世间为人了。”即上马飞奔下山来，薛刚阻挡不住，吩咐众将下山押阵。

薛蛟来到阵前，白玉夫人抬头一看，只见当前来了一人，甚是整齐，两道秀眉，一双凤眼，鼻正口方，似潘安再世，如宋玉还魂。白玉夫人自己暗暗说：千年修炼成精，变成人体，到处戏迷，从未见这等人品貌，不如且来迷他。薛蛟见白玉夫人，大骂喝声：“你这贱奴淫妇，放俺家之叔父弟兄出来，吾亦不来捉你；若不肯放俺家之叔父弟兄出来，吾乃与你誓不两立。”即出马一枪，由面门挑进来。白玉夫人把刀架住，冲杀过来，大战数十合，竟不分胜负。

众将恐其有失，鸣金收兵。

薛蛟仍奋勇杀过去，不肯收军，左冲右突。白玉夫人把刀一起，向薛蛟头上砍来。薛蛟把枪撇在一旁，二人在战场上又战十余合。这夫人心中暗想：这人貌又美，枪法厉害，不要当面错过，不若引他到荒僻之所，与他苟合。算计已定，把刀虚晃一晃，叫声：“儿郎，娘娘不是你对手，我去也，勿得追来！”带转马望野地走去。薛蛟说：“贱妇不要走！”把枪一抖，快马赶上，紧追有十余里。白玉夫人躲在庙中，薛蛟便下马，被白玉夫人戏弄。薛蛟色胆如天，精被白玉夫人收去而回，四肢无力，不能起身，奄奄死去。李靖在云头经过，见徒弟被狐狸缠死，按住云头，来至庙中，用金丹救醒薛蛟，传他法术，教他明日如此。薛蛟即吃了丹药，精神胜常，拜谢师父回山。

再言薛飞、徐青、余荣、李大元，见薛蛟与白玉夫人相杀，夫人败去，薛蛟赶去，不知去向。诸将上前杀进周阵，方天定、桑十鹏挡住大战。那余荣杀死方天定，徐青枪挑桑十鹏，忽见白玉夫人飞马来，众将大惊。薛刚即鸣金收军。白玉夫人看见伤了二将，料不能胜，吩咐收军。武三思见伤了二将不悦，白玉夫人说：“虽然今日伤了二将，薛蛟被我杀死荒郊，除其大害。”再说薛蛟当夜回山，对薛刚说明此事。师父说狐狸精明日必死。薛刚大悦。次日闻报白玉夫人讨战，薛蛟仍下山与白玉夫人交战，两下相与过的，旧情复发，又追到庙，重又戏弄。

夫人口中吐出珠来，被薛蛟一口吞下肚中去了。白玉夫人大惊，大叫一声说：“罢了，罢了！可怜千年修炼，一旦被你收去，若要此珠，再不能够了。”只得起身含泪而别，来到营中。武三思一见大惊，说：“为何夫人神色俱失，想必沙场辛苦，快到后营歇息。”夫人无心无绪，来到后营，全身困倦，伏几而卧。当夜三思看完兵书来到后营，见几上卧着一只狐狸，心中大怒，拔出宝剑，一剑砍了。众女兵见斩了老狐，现出原形，大叫一声，俱出后营奔走了。

再言薛蛟吃了红珠，满心大悦，闻报薛强等在临阳关，已夺了关寨，请哥哥攻前，兄弟攻后，杀进长安，先杀武三思。

薛刚听报大喜，次日点兵下山，点齐众将，冲下山来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 8 1 回 武三思大败回京 薛蚪走马取红泥

第 8 1 回 武三思大败回京 薛蚪走马取红泥

再言武三思斩了白玉夫人，心中怏怏不快。又闻报子说：“临阳关已失，后面杀来。”又报：“山上薛刚起大队人马，杀下山来。”武三思大惊说：“两头夹攻，吾命休矣！”同了诸将，齐上马夺路而走。后面薛刚等领了诸

将，三军赶上杀来。

这条铁棍，好不利害，架在马前，就是一棍，被棍打死者，不计其数，叫喊连天。又有薛飞、李大元、周龙、徐青、余荣领三千人马，冲过周营。徐青使动银枪，见一个刺一个，人人惧怕。余荣使把宝剑，见敌如斩草。这薛飞举起大锤，见人就打。

李大元、周龙使金背刀，逢人乱杀。只杀得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河。自相践踏，不计其数，各自逃散。薛强四虎一太岁，听得前面杀声喧嚷，炮声如雷，持了军器，领了人马，从后追来。

杀得周兵无处投奔，可怜血如长江水，头如地上瓜。武三思得众将保护，吓得魂不附体，伏在马上，不象生人气象。幸而敌人未追，不走临阳关，向大路径往青州。青州总兵接进城中。

诸将上前叫道：“千岁苏醒，已到青州了。”三思那时方醒，说：“孤家险些死了。”吩咐诸将出去收军，三通鼓完，周兵四十万，只剩败残三四万，伤大将三十员。三思说：“孤家起兵五次，未尝如此大败，今杀得如此模样，何颜立于朝廷。

且罢！吩咐坚守青州，孤家回朝，再起兵复仇。”诸将依令，武三思连夜回朝而去。

再说薛元帅发令吩咐鸣金收军，一声锣响，各众将扣住了马，大小三军兵将，都归一处，退回九炼山。薛强将薛兴相救之事，一一说了。薛刚大喜，见了薛兴，上前拜谢，愿称为弟兄。薛蚪过来拜见叔父，今日父子叔侄团圆，合家叩谢天地，设筵作贺。薛刚对薛强说：“张君左兄弟之仇未报，吾今手下有将，杀入长安，报复此仇。”程咬金说：“这个用不着，擅自兴兵，难逃反叛之罪。不如弃下九炼山，扎兵在临阳，差官到房州，请小主登位，然后杀上长安，名正言顺复兴大唐。我等立守臣节，张氏弟兄之仇可报矣！”薛刚说：“老千岁之言有理。”薛刚依言，命伍雄、雄霸守山，五千人把守各路山口，以备退归。自领众英雄大小三军，来至临阳关驻扎，查盘仓库钱粮，各处该管地方令将镇守，然后差薛蛟往房州报捷，接驾登位。薛蛟奉令来至房州，先见大元帅王荆周，同上银銮殿，报知小主。小主大悦，命忠孝王起兵取长安。旨下，薛刚谢恩。

立起忠孝王旗号，然后下教场操练，演了半日，当起兵马二十万，点薛兴带领一万人马为先锋，须要逢关斩将，遇水搭桥，候本帅到了，然后开兵打仗。这薛兴好不威风，鲁国公程咬金为护国军师，点薛飞解粮，小将双锤非常厉害，护送粮草。薛强为第二路护粮。点齐已毕，然后薛刚同诸将离了临阳关，留西羌国借来的大将李大元、周龙等诸将守关，因前年丧了江氏弟兄，故留

在此。

再言薛刚西进，不一日已到红泥关，传令放炮安营。一声炮响，营已安毕。因武三思战败，命各守将日夜严巡。红泥关有一位镇守总兵，姓莫名天佑，其人身长八尺，面黑短腮，两膀有千斤之力。善用一条丈八蛇矛。莫天佑正在书房与偏将谈论，忠山王失机，临阳关已失，少不得要来打红泥关。说犹未完，探子报进来了说：“将军，不好了！薛刚二十万大兵，立起忠孝王旗号，护国军师程咬金带了数十员战将，前来攻打红泥关了。”莫天佑闻言，不觉骇然说：“离关多少路？”探子说：“前部先锋已到关前。”莫天佑吩咐大小三军，关上多加灰瓶炮火，强弓弩箭，如薛兵一到，速速来报本镇听令。

再言先锋薛兴领了一万人马，候元帅到，听得放炮，薛兴远远相接，禀：“元帅，小将在此迎接。”元帅薛刚吩咐兵将攻关，说：“哪位兄弟去讨战？”闪过薛蚪上前，说道：“叔父，侄儿情愿前去攻关。”薛刚说：“侄儿须要小心。”接令来到关前。大叫：“快报与主将得知，今大兵到了，早早出关受死！”探子报进：“启上将军，薛将在外讨战。”莫天佑听了，吩咐备马抬枪，顶盔擐甲，上马提枪，来到关上，吩咐放炮开关。一声炮响，大开关门，放下吊桥，直奔上前，把枪一起，照薛蚪面上刺来。叫道：“反贼，看枪！”薛蚪叫声：“来得好！”把枪一架。莫天佑勉强战了七八合，招架不住，却待要走，被薛蚪一枪，正中前心，跌下马来。薛兴上前取了首级，令军士抢关。那边军士闭关，通城各官大小，都得报了。有偏正牙将，全身披甲上马提刀，杀将上来。薛兴、薛蚪二人，两下夹攻，好不厉害。这一场大战，连人带马，自相残踏者，不计其数。元帅令众将抢了关。咬金说：“果然贤侄孙骁勇，取了红泥关，薛家忠义，皇天佑之。”众皆欢悦。元帅清点钱粮，查盘府库，当夜设筵，与薛兴、薛蚪贺喜。养马三日，放炮起兵，兵进宁阳关，离城十里，传令前军速进，后军先行。放炮三声，扎下营寨，明日出兵。

再言镇守宁阳总兵，姓孙，名国桢。那一日升堂，有探子报进：“启爷：薛刚攻破临阳关、红泥关，大兵已到关外了。”孙国桢听得失了红泥关，吓得魂不附体：“本镇知道，再去打听。”一面差官报长安讨救兵，一面小心严巡，保守关头。

再言此日薛元帅升帐，聚集众将两旁听令。薛兴父子披挂上马，启声：“叔父，侄儿愿去取关。”薛刚说：“侄儿，日前红泥关被你取了，其功不小，此关厉害，点别将去罢。”薛蚪说：“叔父，此关利害，待侄儿出马成功，取此一关，以立微功，乞元帅老爷下令。”咬金说：“那贤侄孙言之有理。少年英雄，但要小心。”薛蚪顶盔擐甲，佩剑挂鞭，持枪上马。

同了薛兴，带上军士，冲出营门，来到关前，大叫一声：“守关军士，快

报与孙国桢知道，今大唐元帅要灭你们这班奸党，红泥关已破，早早出关受死！”关上探子忙去报道：“关外薛刚人马已到关前讨战。”孙总兵听得大怒，说：“无名小将，也来讨战。”吩咐取盔甲过来，备马提刀，打扮结束停当，带过马骑上，提刀出府，来到关前。开关一声炮响，大开关门，放下吊桥，带领兵将冲出。薛蚪抬头一看，见来将生得恶相，头带铁盔，身披鱼鳞铁甲，面如蓝色，发似朱砂，一脸黄须，坐下一匹青鬃马，手挽大刀。喝声如霹雳，叫一声：“看刀！”望薛蚪顶上打将下来。薛蚪叫声：“来得好！”把枪往上一架，国桢叫声：“不好！”刀直往自己头上架转来了，一马冲锋过来，薛蚪把手中枪紧一紧，喝声：“去罢！”一枪当心刺进。

不知孙国桢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 8 2 回 薛蚪兵打宁阳关 薛孝争夺打潼关

第 8 2 回 薛蚪兵打宁阳关 薛孝争夺打潼关

再言孙国桢叫声：“不好了！”闪躲不及，正中前心，扑咚一声，跌下马去，复一枪结果了性命。吩咐诸将快抢关。薛蚪一马冲上吊桥冲营前先锋薛兴在那里押阵，见薛蚪已上了吊桥，把手一招说：“诸位老将军，快抢吊桥。”那秦红、尉迟景、罗昌、王宗立、程月虎、四虎一太岁，上马提枪持剑用鞭执斧，亦抢过吊桥来了。这些周兵往关外走了，闭关亦来不及，被薛兴一刺便死了。众将用剑枪大杀一场。兵马死了大半，余均投降。

元帅同军师咬金，大小三军，陆续进关，来到帅府。查盘钱粮，开清存库，薛蚪上前缴令。薛刚对薛兴说：“全赖哥哥之功，走马取关。”薛兴大悦。咬金说：“真乃将门之子，还算少年英雄。”薛孝在旁听得称赞，忍耐不住，走上前来对薛刚说：“哥哥连取两关，前面潼关，待侄儿去取，以效微劳。”薛刚说：“潼关守将厉害不过，姓盛名元杰，年有六十余岁，骁勇无比，有三个儿子，俱武艺精通，雄兵十万，周朝算为首。”程咬金说：“盛元杰吾晓得他本事，他幼年在我标下为将，果然非常。”薛蚪说：“兄弟，你年轻力小，还是让哥哥去取。”薛孝说：“哥哥不要轻视我，我即在叔父面前比试高低。”薛蚪说：“如此，各皆上马。”薛刚喝住说：“今日起兵，与祖报仇，你兄弟争论，倘比起武艺来，若有一失，大事休矣！”薛孝说：“一样侄儿，自当同立功劳。”咬金说：“二位小将军本事高强，老夫已久仰，目下潼关，非前二关可比，须立左右先锋，薛蚪为正先锋，薛孝为副先锋。”二人拜谢。薛刚大喜：“老柱国之言有理。”一面差官到房州报捷。庐陵王大喜，当赐御酒犒赏诸将。为何薛蛟在房州不来？有个缘故，徐贤又在房州，魏相亦在那里，小王封为左右丞相。薛蛟见了徐贤，叩谢救命之恩，又是继父，故此有些耽搁。再言薛刚在宁阳关，扯起忠孝王之旗号，养马三日，放炮起程。离了宁阳

关，势如猛虎，众将似天神，一路上来，前往潼关。探子预在那里打听，闻得失了宁阳关，飞报进潼关去了。这里在路行兵，三日来到关外，把人马扎住。后队大元帅人马已到，吩咐离关一里安营。

放炮一声，安营已毕，传令明日进兵。

再说潼关守将盛元杰有三个儿子：盛龙、盛虎、盛彪，俱有万夫不当之勇。有一女儿，年已十六，美貌超群，英雄了不得，用两口双刀，是金刀圣母徒弟，有一件宝贝：小个圈儿，带在手中，名为四股须。这一日盛将军正在衙内，有探子报进说：“薛刚已得三关，如今大兵已到关外。”元杰听报大惊，说：“再去打听。”盛总兵一面修本到长安，一面吩咐三军，关上多加兵卒严巡，小心保守，兵马一到，即报与本帅知道。

再言差官到长安，上本求救。武后荒淫已极，耽于酒色，不理朝政，武三思丧师辱国，损兵折将，朝廷从未查究。告急表章，俱被张君左弟兄拦住不奏，圣上安然无事，并不知觉。

再言薛刚次日，命薛兴、薛蚪、薛孝攻打潼关。三将得令，带了三军来到关外讨战。军士报进关中：“启上帅爷，今有薛刚在外讨战。”盛爷得报，问：“哪个孩儿出去会战？”盛龙上前说：“孩儿愿去杀此反贼。”盛爷道：“出去须要小心。”盛龙得令，上马提枪来到关上，吩咐放炮。炮响一声，开了关门，放下吊桥，飞去关外，后队三百名弓箭手射住阵脚。薛兴抬头一看，见一少年后生从吊桥上飞来，见他头戴束发紫金冠，身穿锁子黄金甲，坐下一匹黄花马，左悬弓，右插箭，手执一条蛇矛枪，直奔上前，把枪一起。薛兴持银枪架住说：“来将留下名来。”盛龙说：“你要问小爷之名么？我乃镇守潼关盛元帅大公子盛龙便是，你可晓得小爷枪法厉害之处么？快通下名来。”薛兴说：“你问俺家之名么？洗耳恭听，吾乃忠孝王大元帅麾下，前部先锋薛兴便是，难道不闻久占定军山，薛爸爸的厉害么？快快献上了潼关，仍封你一位大总兵；倘有半字不肯，打进潼关，鸡犬不留。”盛龙哈哈大笑说：“原来就是定军山草寇，正要活擒你这狗强盗。”薛兴大怒，说：“勿得多言，看俺家的枪法！”持枪往前杀来，名为月内穿梭，直望盛龙面上刺来。盛龙不慌不忙，把枪架住，一来一往，二人正是对手。战有四十回合，盛龙越有精神，枪法如雨点，左插花，右插右，好枪法。薛兴是五旬以外的人了，怎及得少年人？只得招架，没有还手之力。薛孝、薛蚪在旁掠阵，见继父不能胜，大叫一声，拍马向前冲去夹攻，盛龙就当不起了。薛蚪取出打将鞭在手中，等他交肩过去，喝声：“照鞭罢！”盛龙只一闪，一鞭打中肩膀。盛龙大叫一声，口吐鲜血，伏在马上大败而去。

薛兴父子说：“你往哪里去？我来取你之命。”打开坐马，追了上来。盛

龙走过吊桥，那边军士把吊桥扯起，乱箭射住。薛兴、薛蚪拉住马说：“关上的，快快报与老匹夫，叫他早早献关就罢了！如若闭关不出，打进关踏为平地。俺家暂且回营。”带马回到本营说：“元帅，小将打败潼关将士盛龙，回来缴令。”薛刚说：“哥哥与侄儿果然英雄，明日再到潼关前讨战。”再言盛龙败进关中，来见父亲说：“爹爹，薛将果然厉害，第一次遇着一员老将，本事倒亦平常，与孩子战了四十余合，正想杀他，不料又来了一员年少将军，本事高强，被他肩背上打了一鞭，甚是厉害，吐血而回，来见爹爹。”盛将军听了说：“孩儿受伤辛苦。”令回后营安歇。盛龙应诺进去。再言盛虎、盛彪来见父亲说：“爹爹，今日兄长出兵，胜败如何？”盛将军说：“我儿不必说起，今薛刚大队人马已夺了三关，今你哥哥出去交战，被他打了一鞭，甚是厉害。”盛彪、盛虎不听犹可，听了此言，大怒说：“孩儿们出去，替哥哥报仇。”盛元杰说：“两个孩儿，动不得，薛家父子厉害不过，你兄的本事尚然不胜，何况于你。”盛虎说：“爹爹，不妨，将门之子，未及十岁，就要替皇朝出力，况且孩儿年纪算不得小了，正在壮年，不去雪恨，何人肯为爹爹出力？”盛元杰说：“我儿虽英雄，只是年轻力小，骨骼单薄，武艺不精，只怕你兄弟二人不是他们的对手。”这盛将军有意归唐，所以这般说，不料他两个儿子执意复仇。盛将军说道：“孩儿不可出去，待朝廷救兵到了，为父的与你一齐出兵。”盛虎说：“爹爹，孩儿在后花园中日日操演，枪法皆精，今日定要去报一鞭之仇。”盛将军说：“今日晚了，安歇罢！俟明日再酌。”次日，弟兄二人顶盔贯甲，上马出关，与薛兵交战，不到三个时辰，弟兄二人又大败进关。盛将军说：“如何？你二人不听我言，被他杀得大败。”盛虎弟兄说：“爹爹，他们将兵甚多，孩儿杀不过，待救兵一到，孩儿齐出关，杀他片甲不回。”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 8 3 回 盛兰英仙圈打将 美薛孝帅府成亲

第 8 3 回 盛兰英仙圈打将 美薛孝帅府成亲

再言兰英小姐闻知哥哥打伤，二兄又被杀败，便来至堂上。

见爹爹与哥哥闲谈，走上来问：“爹爹，为何愁闷？”父亲说：“女儿你不知，你兄被他打了一鞭，大受其伤；二兄亦被杀败。

故此商议军事。”小姐说：“爹爹，不必忧心，待女儿出去，必要杀尽薛将，以洗三兄之耻。”盛爷说：“不可，你三兄尚且如此，何况于你。不必去。”兰英说：“爹爹不知，女儿有师父传授双刀精通，且有法术，怎怕他什么高强。定要出战。”盛虎，盛彪听言大喜，说：“妹子既有法宝，待二兄弟与你押阵。”父亲无奈，想道：这女儿不听父言，性命难保，由她去罢。

再言薛营诸将正要打关，又报道：“运粮官薛飞到。”薛刚说：“解粮有

功升赏。”又报运催粮官薛葵到了，来至营中，见了父亲，拜见已毕。薛刚说：“兵多将众，正缺粮草。”当问：“哪位将军前去攻关？”旁边薛飞说：“小将初到，未有功劳，待我前去得功。”薛刚大喜，你与薛葵一同前去会盛氏兄弟，吩咐军士，叫开关门。

兰英得报，说：“都该死了。”小姐上马，手提两口绣凤鸾刀，忙至关前，后随二兄，带领兵将，吩咐速开关门。一声炮响，开关放下吊桥，冲出阵势，抬头一看，只见一位金刚，手中拿着大锤，喝声：“婆子，看锤来了！”望小姐面门上打下来，犹如泰山一般，好不厉害。小姐叫声：“不好！”把绣鸾刀用力一架，不觉火星直冒，两膀震动，花容上微有红光。

想这大汉气力甚大，不如放起宝贝，伤了他罢！算计已定，把手中圈起在空中，念动咒语，青光冲出，指头点定，直取薛飞。

薛飞抬头一看，好玩耍，原来是圈儿，起在空中，下来有如井栏圈大。薛飞叫声：“不好了！”那圈望顶梁上打来了，薛飞把头一偏，哪里避得及，打中脑门，身子打为肉酱。小姐又将此圈收去。薛葵见薛飞身故，怒甚，把牛头一拍，双锤一起，大叫一声：“妖婆休得逃走！，我来了。”冲出阵前，把双锤一起。这小姐当不起锤，又将圈祭起空中，打将下来。薛葵见势头不好，下马望本阵而走，竟打死牛头。盛兰英呵呵大笑，说：“原是多少夸口，竟不上几合，死的死，走的走，不敢出阵会我。”这里薛孝对薛蚪说：“此功劳让了兄罢！今日不替哥哥报仇，不要在世间为人了。”飞身上马，怒气冲冲，直追上去。

这小姐抬头一看，见来的是齐整后生，貌若潘安，美如宋玉，我枉在世间，若嫁了此人，三生有幸，开言说：“小将军，你是何人？姓什名谁？乞道其详。”薛孝说：“你要问小爷之姓名么？吾乃雁门关总兵薛强之子，忠孝王之侄，薛孝便是。”小姐说：“原来是功臣之后嗣，俺家今年十六岁，我父潼关总兵，奴家尚未配人，意欲与小将军结丝萝之好，况你也是总兵之子，奴乃是总兵之女，正是天赐姻缘，未知允否？”薛孝听了，大怒说：“好一个不识羞的贱婢，你把我薛飞叔父打死，小爷要报仇，谁与你这贱人成亲？休得胡言。看枪罢！”提起一枪，直望咽喉刺进来。小姐把刀迎住说：“小将休得悔恨，你的性命，系在奴家之手，你若依允，奴家与父兄商议，投降献关。如其不允，我把指头取出宝圈，就要取你性命了。”放起圈来，小姐哪里舍得打他，便把指头点定。薛孝大惊说：“既然是小姐美意，待我回去与叔父商量，再来议亲。圈子不可打下。”小姐说：“不妨，我指头点住，不下来的。”心中不胜欢悦说：“小将军一言为定，驷马难追。你且回去，明日来议亲。”薛孝怕圈子凶，只得回军。薛蚪说：“兄弟好造化，在阵上配了一个绝色佳人。

薛孝说：“圈子厉害，哥哥休如此说，勉强应承了，与叔父计算，除了此女，潼关可破矣！”二人同诸将来到寨内，见了薛刚，说明此事。薛刚大怒说：“畜生，打死薛飞，不报其仇，反与敌人对亲，况且薛飞哥乃西辽借来的将，今被她伤了。要你这畜生何用？”吩咐斩了报来。

左右将薛孝绑定，正要推出辕门，众将见元帅怒气不息，不敢上前相劝，只有程咬金说：“刀下留人。”对薛刚说：“元帅不必发怒，老夫有一言相劝。”薛刚说：“老千岁有何言语？快快说来。”咬金说：“潼关盛元杰乃忠厚君子，况且他女儿貌美，又有宝圈阻住潼关，我愿何日得遂？父兄之仇难报，况且名门巨族，正好匹配。若进了潼关，长安指日可破矣！你弟只生一子，若斩了他，伤其手足。依老夫言，待我唤孙儿程千忠为媒，以成秦晋，共破伪周，此为美计。”薛刚听了甚喜，果然我失于检点。乃开言说：“吩咐放绑。”命薛孝拜谢咬金。

再言盛兰英见薛孝回军，即收了圈子，走进关来见父亲，盛虎、盛彪兄弟二人在关外押阵，见妹子打死了薛飞，打走薛葵，心中大喜。又见妹子竟与薛孝私自对亲，心中大怒，见妹子进关，也来到堂上。见了兰英，二人各拔出宝剑来要砍。兰英着慌，亦拔出剑挡住。盛将军喝住。盛虎说：“这贱婢如此不知耻？”将阵上私自对亲，一一说上。盛将军说：“孩儿你不知为父的原是大唐臣子，今武后灭唐改周，武三思丧师辱国，又失三关，目下小主在房州，不久为帝，难道我助周不成？况且薛氏兄弟，世代忠良，赤心报国，武后将他满门斩首，难道他子孙不要报仇么？你妹子之师金刀圣母曾对父言，后来她与薛孝有姻缘之分，前生已定，孩儿不必如此。”盛虎听了，默默无言。盛龙说：“妹妹明媒正娶才好，在阵上私对，岂非苟合，还要三思。”忽有军士报进关来，说：“关外有世袭鲁国公程千忠千岁要见。”将军说：“他带了多少人马来？”军士说：“一马，四个家丁跟随。”将军说：“既如此，大孩儿出去请进来。”盛龙领命，接进程千忠来至堂上，主宾相见。程千忠亦有七旬之外年纪，胡须皆白。盛将军即时见了程千忠，说：“千岁到关内，有何见教？”程爷说起求亲之事，要与薛孝为媒。盛将军满口应承，将庚帖送过，程爷接了回营。

次日薛刚亲送薛孝同诸将进城，正是黄道吉日，关内结彩迎亲。是日就在帅府成亲，即令潼关扯起忠孝王旗号。停搁了半月，起兵竟往临潼关，离长安有二百余里。这镇守总兵官名陈元大。这一日升堂，有探子报进说：“老爷，不好了，薛刚打破潼关，已到临潼关了，请令定夺。”陈元大见报各关已失，胆战心惊，手足无措，料想此关难以抵挡大兵，况且兵微将寡，不如上表到京求救。城上多加兵卒，严巡防守，坚闭关门，不与他交战，待朝廷救兵到了

，然后出关。差官连夜到京，见武三思说：“薛刚打破潼关，事在危急，乞千岁奏明圣上，发兵派救，保守临潼，以阻薛兵。”武三思听了大惊，如今耽搁不得，上殿奏知天子。武则天见本，大惊失色，忙问：“差官，薛刚反贼怎能到得潼关？”差官奏道：“薛刚先居临阳，起兵三十万，锐不可当，打破三关，潼关总兵盛元杰献了潼关，与敌人共做亲事。今兵已到临潼关前了，请旨定夺。”武后传旨，如有人退得薛兵者，封为万户侯，两旁文武闭口不言。连问数次，并无人答应。武则天大怒。班中闪出武三思奏道：“臣闻大厦将倾一木难扶，目今仓库空虚，都城虽有兵十万，并无良将，陛下遍悬榜文，有人退得薛兵，重爵荣封，彼必出力，以解其厄。”武则天说：“此言有理。”一面将圣谕张挂讫，一面整顿兵马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 8 4 回 驴头揭榜认太子 梨花仙法斩驴头

第 8 4 回 驴头揭榜认太子 梨花仙法斩驴头

再言西番莲花洞历辰祖师，这一日在洞中，驾坐蒲团，屈指一算，晓得武则天有丧国之变。忙唤徒弟薛驴头到来说：“你在我山中一十八年，力长千斤，枪法精通，命你下山到长安，见你母后，领令前去，捉拿薛刚，不可伤他性命，牢牢记着。”薛驴头跪在地下说：“弟子不知，望师父说明，好去认父母，以退薛兵。”师父说：“你不知，但你父薛敖曹与武后交好，生下你来，将你抛在金水河中，我救你回来，传授枪法。你母后被薛刚打破潼关，事在危急，作速前往。”驴头拜悟，带了火尖枪，骑上狮子马。师父又与一件宝贝，名曰飞镗，发起拿人。驴头拜别师父，上了狮子马，把马一纵，四足腾空而去。

不片时已到长安，落下云头，来到朝门，果见榜文。命军士通报武三思，三思闻报，正在用人之际，急忙请见，说起情由，一齐来到朝门。驴头朝见。说：“母后在上，臣儿朝见。”武后一见其人异样，驴头人身，道童打扮，因问道：“因何称朕母后？”驴头奏说：“臣父薛敖曹，前母后宠幸，自后生下臣儿，抛在金水河中，被师父救去，今已长大。我奉师父命下山，与薛刚交战，力擒到他，以扫灭薛兵，天下太平。”武则天听了，不觉心中大悦，封驴头太子为兵马大元帅，张昌宗为军师，起兵十万，出了长安，来至临潼关。总兵陈元大出城迎接，接进千岁并军师。到了帅府下马，摆酒接风。他们几个俱是一样格式，你道为何？原来都是酒色之徒。二人一到，就接了几个妓女前来陪酒。一个叫做就地滚，一个叫做软如绵，筵席间就在帅府房中行乐，二女极其奉承。次日问陈元大，薛兵到关几日？陈元大说：“前好多日到的，打关几日，并未出兵迎战，紧闭关门。今千岁到了，传令开放迎敌。”太子说：“且慢出兵，只是吃酒，夜间多唤几个陪妓。”陈元大应诺，奉承得驴头太

子不亦乐乎！军师张昌宗对安童二人说道：“朝廷用酒色之徒为将，国家休矣！武后春秋甚高，其情不忘，不如弃了周朝，去投南唐，此事如何？”安童回说：“老爷之言有理。”当夜主仆二人逃出潼关，竟往南唐。

再言薛刚领了三军，在关外对诸将曰：“本帅出兵以来，未亲临交锋，今已得三关，临潼关待本帅亲自讨战。”诸将皆曰：“元帅出兵，小弟同为押阵。”薛刚大喜，带同徐青、余荣来到关前，诸将随后跟着，即吩咐军士叫骂。那城上兵卒报主将知道，大兵已到三次，你等闭关不出，今若再不出战，要攻破城头。驴头太子正在吃酒，听了此言大怒，吩咐备狮子马，抬枪顶盔披甲。打扮已毕，来至关前，吩咐放炮开城。一声炮响，大开关门，一马冲出，放下吊桥，来至阵前。陈元大带同三军分立两边。薛刚抬头一看，见来将生得异样，莲蓬嘴，尖耳长鼻，铜铃眼，头带紫金盔，身着锁子乌金甲，座下一匹千里狮子马，声如雷鸣。那将喝一声：“谁敢前来纳命！”薛刚大怒，飞马上去，把手中棍一起说：“留下名来。”太子说：“孤家乃当今武后所生驴头太子是也，可知孤家枪法厉害么？严劈面一枪，向前心刺了进来。薛刚将手中铁棍往上打将过去，带转马来回手一棍。太子把枪一架，一来一往，战有二十回合。

驴头念起咒来，祭起飞镗，一道红光，黄金力士平空将薛刚拿住，只剩得一匹马。薛葵见父亲被拿，大慌，飞马出阵，不三合又被红光拿去。徐青、余荣叫声：“不好了！”双马齐出，来战驴头，战到十余合，又见红光飞出，大惊，借土遁而回。

驴头太子打得胜鼓回朝。这里诸将面面相视，出声不得。咬金见此，流泪说：“此次拿去，性命不保，则复仇之事休矣！”薛强护粮到此，听见兄被拿去，欲同薛蚪、薛孝上去救护。徐青晓得阴阳，屈指一算，说：“各位将军，元帅拿去不妨，自有仙人相救，明日必到，指日临潼可破。”薛强说：“果有此事么？”余荣说：“阴阳算定，一丝不错。”薛强无奈，半信半疑，收军回营。

再言驴头太子打得胜旗，拿了薛刚父子，装入囚车，解上长安，候朝廷发落。陈元大设酒筵庆贺说：“千岁拿了巨魁，功劳不小。”太子说：“孤家明日捉尽了薛氏，班师回京。”当日就在相府行乐。

再言囚车解薛刚父子在路上，薛刚怒气冲天。樊梨花在云端走过，被五鬼星怨气冲入云头，即望下一看，方知薛刚父子有难。待我救了他。一阵风将薛刚父子提出囚车，往临潼落下云头。薛刚见是母亲，躬身下拜：“母亲久别多年，今日怎得来救孩儿？”樊梨花说：“孩儿你不知，驴头邪术多端，待为母除了他，好进长安。”正在闲话，儿郎报进营中说：“元帅回来了。”薛强等

大喜，同众将出来接进营中。薛强拜见母亲，薛蚪兄弟拜见祖母，众将又过来见礼。

再言解囚车军士见大风一阵，闭眼难开，风息一看，不见了薛家父子，大家忙回报与太子。太子一听此言，大怒说：“今次拿住，立即斩首。”传令开关，一声炮响，关门大开，冲出阵前，一声大叫：“快叫叛贼早早出来会我。”这里探子报进营中。薛刚大怒。樊梨花说：“孩儿，不必挂心，待为母出去斩他。”薛刚甚喜，点齐大队人马，来到阵前。驴头太子抬头一看，原来是一员女将，说：“何不叫薛刚出来。你是妇人，有甚本事？枉送性命。”梨花大怒，把手中剑劈面砍来。太子把枪一架，战有数合，太子祭起飞鏢，红光一道冲起，被梨花把手一指，红光倒望后去了，梨花随后把袖一张，将飞鏢收了。

驴头见她收了飞鏢，大怒，把手中枪向前刺来。梨花把枪一指，枪已落地下，两手摇动不得。梨花赶上去，将剑将驴头砍死。

薛刚见母亲砍死驴头，吩咐诸将抢关。陈元大闭关不及，诸将即冲入关中，将陈元大杀死，取了临潼关，立起忠孝王旗号。

樊梨花对诸将说：“我不染红尘，今救了吾儿，我去了。”一阵清风，回山而去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 85 回 狄仁杰一语兴唐 唐中宗大坐天下

第 85 回 狄仁杰一语兴唐 唐中宗大坐天下

樊梨花一道清风回山，薛刚等望空下拜。随即养马三日，查盘仓库，次日起大兵六十万，三声炮响，向长安而来。离城十里，放炮停营，又一声炮响，扎营已毕，传令明日起兵攻长安。

守城军士忙报入午门，当驾官奏道：“驴头太子阵亡，临潼关已失。今薛兵六十万，战将千员，锐不可当，请陛下定夺。”武则天听奏，吓得魂不附体，跌下龙床，半晌方醒，问道：“哪位爱卿与朕分忧？”闪出一位大臣，娄师德上前奏道：“不若遣一善辩能言之士，陈说君臣之义，令其回兵，庶可保其无事。”武则天道：“卿举何人前去？”娄师德道：“臣保举谏议大夫狄仁杰前往，可解此危。”即依所奏，宣狄仁杰上殿领旨。武则天开言道：“今有兵部尚书娄师德，保举卿前往薛营，大义说他讲和，退军回朝，朕当加封。”狄仁杰奏道：“陛下春秋鼎盛，宾天之后，并无后嗣，今庐陵王乃先帝之子，去周复唐，天下太平也。武三思丧师辱国，张君左兄弟按本不奏，一并拿下，送入刑部天牢，候新君发落。若不依臣，臣不敢往。”武则天想道：料我八十多岁的人，久后天下必归庐陵王。如不依奏，危在旦夕，薛刚打入长安，自立为帝，周朝绝矣！便开言道：“依卿所奏。”传旨将武三思、张君左、张君右三

人俱发下天牢。

狄仁杰退朝，出了长安，来到营中。见薛营四方遍处刀枪，千军万马。狄仁杰命军士通报：“朝廷差官谏议大夫狄仁杰求见。”军士报进说：“营外有一员朝臣狄仁杰求见。”薛刚说：“请进来。”狄仁杰传入，只见两旁刀斧手排列辕门，两边列坐大小军士，正中坐着薛刚，咬金旁坐。狄仁杰上帐说：“薛将军，小官皇命在身，不能全礼。”薛刚忙起身迎曰：“狄大夫此来有何见谕？”狄仁杰即说：“特来奉谒。今有一言奉告，但不知将军肯容纳否？”薛刚说：“大夫何事见教，但有可听者，无不如命；如不可行者，大夫谅之。”咬金见狄仁杰气宇不凡，即连忙出位让座。狄仁杰居然高坐，开言说：“将军起兵，为何旗上扯起忠孝王，还要请教。”薛刚说：“大人不知，我父母为奸臣所害，今起兵代父母报仇，尽忠于国，小主封为忠孝王。今日兵到都城，破在旦夕，捉住奸臣，碎尸万段，方泄此恨。不必在此饶舌，去吧！”狄仁杰说：“将军不必发怒，且待下官一言。你的祖父受朝廷大恩，封为王位，封你为登州总兵，圣恩极矣！不去为官，劫法场，打死西安府。张君左所奏，先帝不准，赐金锤一柄，上打奸臣，下打恶棍，君爱臣不过如此矣！后回到山西，你私进长安，大闹花灯，打死张保，惊死天子，你之罪不小。周主将你父捉拿，你该挺身面出，公然远避他方，你父母兄嫂尽忠而死，你不忠不孝。勾连草寇，劫夺关口，后世落叛盗之名。请将军三思。”薛刚一听此言，立起身来说：“狄大夫上坐，但本帅不明，愿大夫教之。”狄仁杰说：“将军你不知，目今小主在房州，迎接到长安为帝，张君左弟兄和武三思，圣上今已拿下天牢，候新主一到，奏明施行。奸臣已除，仇恨已泄，岂不是忠孝两全。上匡君以报效先帝，下可以救万民而安社稷。不知将军意下如何？”薛刚听了大喜，传令去了忠孝王旗号，扯起大唐新主旗来，差官到房州接驾。狄仁杰说：“将军前去接小主，待下官回朝同文武大臣，打扫金銮殿迎圣驾。”薛刚领命，送出辕门。仁杰回长安不表。

再言薛刚传令军士，不许乱离队伍，候小主一到，一同进城。如有妄取民间一物者斩，照军法梟首示众。

再言庐陵王闻报薛刚大胜甚悦。今差官来接，即同了徐贤、魏相、驸马薛蛟，一路下来，径上长安。薛刚闻报，同咬金、四虎一太岁以及诸将出寨跪伏迎接。小主安慰一番，一同进城。

百姓皆灯花香烛，挂红结彩，满朝文武出城远迎。咬金传令，祷告天地社稷，然后请小主上金銮殿登位，百官齐呼万岁。改国号中宗。圣天子传旨赐宴，百官群臣共贺。众官酒过数巡，俱皆谢恩而出。

次日出诏，天下文武百官各加升二级，立韦氏娘娘为正宫，在朝文武各皆

升赏。狄仁杰加少保，娄师德为吏部尚书；徐贤封为英国公；魏相为太保；薛刚为忠孝王大元帅；薛强袭父职为两辽王；薛孝封红罗都督；薛蛟驸马封为都尉；薛蚪封为青州总兵；薛葵封为无敌将军；秦红、尉迟景、王宗立、程月虎世袭国公；程咬金年高爵重，无可封加，命家居安享，赐黄金万两，彩缎千端，荣归山东。子铁牛、孙千忠俱封侯爵；伍雄封南阳侯，雄霸封西平侯；借来西辽大将阵亡者，子孙世袭，生者各加爵还乡。余外各路总兵，俱皆加级。旨意一出，众皆谢恩。次日又出赦文，通行天下，除犯十恶大罪不赦，其余流徙斩绞，不论已结未结，已发觉未发觉，均一概赦免。中宗以前，周朝钱粮尽赦除。颁行天下，欢呼载道，万民乐业。

薛刚上殿哭奏说：“臣祖仁贵征东，臣先父丁山扫清西番，被奸臣张君左、张君右屈陷，将臣父一门三百余口，尽行杀害，颠倒葬铁丘坟；臣兄子薛蛟，幸徐青、余荣掉换，救臣兄子，被仙人救出，俱皆下山帮扶，徐青、余荣大恩未报。武三思助恶不仁，伏望圣上许臣恩仇报明，特此上奏。武三思和张氏兄弟，应该何罪？”天子听言，大怒说：“朕早晓得三人罪恶。

听王兄之言，把三人拿下处治，为你父兄报仇，待朕定罪便了。”薛刚谢恩出朝回府。

再言有旨意下来，命徐青、余荣认父封节度侯，命光禄寺备筵，又命程老伯代朕御祭，打开铁丘坟两辽王夫妇及薛勇夫妻骸骨，归葬山西，金顶御祭御葬，地方官春秋致祭。两辽王王府重新起造，将三贼斩首，在坟前活祭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 86 回 笑杀咬金哭死铁牛丁山安葬薛家

第 86 回 笑杀咬金哭死铁牛丁山安葬薛家

团圆再言程咬金领旨，同薛蛟往监中取出三人，即来到铁丘坟，摆下祭礼。鸿胪寺读祭文，派程咬金代圣上行礼，薛刚弟兄还拜，然后往北谢恩。薛刚、薛强大哭，拜了三跪九叩，然后薛孝、薛蛟、薛葵、薛蚪俱皆叩首。薛刚立起身来，同薛强各抽出一口宝剑，叫声：“父母兄弟有灵，今日圣恩，命程老千岁在此赐祭，大仇人在此，孩儿为你报仇了。”就把剑一扬，望张君左兄弟心内刺去，鲜血直冒，取出心肝。二位奸臣，望阴司去了。下面武三思吓得魂飞天外。薛刚、薛强把两副心肝放在坟前，禀上哭道：“父亲，仇人心肝在耻活祭，父亲泉下仇恨可消，从此超登仙界。”程咬金说：“两辽王，你孩儿在此祭奠，你可得升仙界。”薛刚命将武三思斩首。咬金说：“张氏兄弟是你之仇人，武三思却无大恶，乞宽恕之。”薛刚依言，将武三思免斩了，打了四十大棍，羞辱一番。传令将君左之弟兄子孙，满门三百余口，斩首示众。

随即吩咐军士匠人，掘开铁丘坟。哪里掘得开，乃生铁铸成，馒头一样

，年深日久，不能动弹。薛刚无计可施，只得与薛强打开，越打越固。薛刚等拜告天地，只见樊梨花落下云头，叫道：“要开铁丘坟，且等今宵半夜，为娘的前来摄去铁盖，好让你等安葬。”薛刚听了此言，望空拜谢。当夜兄弟在坟前，守到半夜子时，只听得一阵大风，梨花命黄巾力士，一声响动，即不见了铁盖。众人大喜，一齐上前，只见一堆白骨，不分黑白，怎么认得出父母兄嫂骸骨，茫茫然乱到天明。即吩咐军士，将榜文张挂，如有人晓得薛千岁骸骨者，官封总兵；如不肯出首，将作工匠，不分男女，一齐斩首。榜文一挂，来了叶位老军，名唤王六，入内见了薛刚，说道：“老千岁骸骨，我晓得。”薛刚大喜，一同来看。王六说：“这一堆老夫人，此一堆二夫人，这二堆大老爷、大夫人；以外这些乱骨，都是家人妇女。”薛刚听了称谢，封他官职，以报大恩。王六说：“小人岂敢受封。”薛刚见他不要做官，赏银千两。王六叩谢而去。

薛刚将父母兄嫂骸骨，官封棺木中，停在坟前，其余骸骨，安放在城外，堆在坟前，开丧七日。文武大臣，均来吊祭。

再言徐青认明了父亲，徐贤抱头大哭，说起衷肠，王氏夫人已生二子。徐青见有兄弟，别了父母，上山修道。徐贤夫妻不忍，再三苦劝。徐青说：“爹娘不必烦闷，师父有言，不可久在红尘，早早回山。”徐贤苦留不住，徐青次日上表辞官而去。余荣探知父母已丧多年，母亲杜氏生下一子，亦上本辞官回山去了。

再言程咬金祭过薛丁山回来，想起贾柳店结拜的三十六人，都已人亡物故，自己今已百廿岁，阅人多矣！看薛仁贵投军征东平辽，今他子孙开铁丘坟，我今五代亲见，好不快煞人也。

哈哈大笑，一口气竟接不着，就笑死了。程铁牛亦是九十八岁的人了，看见父亲死了，大哭一场，又哭死了。其孙千忠，拜本进朝说：“臣祖臣父相继而亡。”天子闻言，亲自祭奠，百官俱去吊祭，忙忙祭过了七日，旨下命千忠送丧，还山东安葬。

文武百官、薛氏兄弟送出城外，回山东不表。

再言薛刚在京半月，次日上朝辞王别驾，往山西葬父，满朝大臣送出城百里，天子差官到山西御葬。一路下来，逢州过府，俱皆设祭焚香。非止一日，来到绛州平辽王府开丧。山西一省文武俱来祭奠。薛刚守制三年，回朝复职，自不必说。直到唐明皇，薛家子孙还在朝中。

中宗登位以来，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四方朝贺，安享太平，在位五年而崩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